2 019 4490 4

周易哲理与现代人生

温振宇 著

中国书店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周易》经传，内容湛深，
含有丰富的智慧，至今
仍能启人神智。阐发
《周易》的哲理，启迪
现代的人生，这是有重
要意义的。为
《周易哲理与现代人生》
题辞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　　张岱年　题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武漢大學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录「周易大傳·系辭」以贺

「周易哲理与現代人生」

唐明邦



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明邦　題辞

目　录

献辞 …… 1
绪说　认识命运　掌握命运 …… 2
附：六爻成卦的基本知识 …… 6
本论上　周易上经
1，当你独立创业时　乾卦 ䷀ …… 1
2，当你充当副手时　坤卦 ䷁ …… 7
3，当你事业萌芽时　屯卦 ䷂ …… 12
4，当你事业启蒙时　蒙卦 ䷃ …… 15
5，当你需要机遇时　需卦 ䷄ …… 20
6，当你卷入诉讼时　讼卦 ䷅ …… 24
7，当你从军参战时　师卦 ䷆ …… 27
8，当你加入群体时　比卦 ䷇ …… 31
9，当你小受阻碍时　小畜 ䷈ …… 35
10，当你履行职责时　履卦 ䷉ …… 39
11，当你亨通光明时　泰卦 ䷊ …… 44
12，当你闭塞黑暗时　否卦 ䷋ …… 49
13，当你需要同人时　同人 ䷌ …… 54
14，当你大有作为时　大有 ䷍ …… 57
15，当你能够谦虚时　谦卦 ䷎ …… 61
16，当你处于安乐时　豫卦 ䷏ …… 65

17，当你需要随和时　随卦 ䷐ …… 69
18，当你克服腐败时　蛊卦 ䷑ …… 73
19，当你身为领导时　临卦 ䷒ …… 78
20，当你观察社会时　观卦 ䷓ …… 82
21，当你执行法律时　噬嗑 ䷔ …… 86
22，当你遵行礼仪时　贲卦 ䷕ …… 91
23，当你面对衰落时　剥卦 ䷖ …… 95
24，当你面临复兴时　复卦 ䷗ …… 99
25，当你以诚处世时　无妄 ䷘ …… 103
26，当你大受阻碍时　大畜 ䷙ …… 107
27，当你需要颐养时　颐卦 ䷚ …… 111
28，当你矫枉大过时　大过 ䷛ …… 116
29，当你陷入艰险时　坎卦 ䷜ …… 120
30，当你依附别人时　离卦 ䷝ …… 124

本论下　周易下经

31，当你恋爱求婚时　咸卦 ䷞ …… 129
32，当你夫妻行房时　恒卦 ䷟ …… 136
33，当你必须撤退时　遁卦 ䷠ …… 143
34，当你实力大壮时　大壮 ䷡ …… 148
35，当你需要晋升时　晋卦 ䷢ …… 153
36，当你大难临头时　明夷 ䷣ …… 159
37，当你回到家中时　家人 ䷤ …… 166
38，当你悲欢离合时　睽卦 ䷥ …… 173
39，当你陷入困境时　蹇卦 ䷦ …… 181

40，当你解除困难时　解卦 ䷧ …… 187
41，当你遭受损失时　损卦 ䷨ …… 193
42，当你得到益处时　益卦 ䷩ …… 199
43，当你必须决断时　夬卦 ䷪ …… 205
44，当你邂逅相爱时　姤卦 ䷫ …… 212
45，当你聚会结社时　萃卦 ䷬ …… 216
46，当你事业上升时　升卦 ䷭ …… 221
47，当你陷入穷困时　困卦 ䷮ …… 226
48，当你渴求人才时　井卦 ䷯ …… 231
49，当你面临变革时　革卦 ䷰ …… 237
50，当你育才用贤时　鼎卦 ䷱ …… 242
51，当你受到震惊时　震卦 ䷲ …… 246
52，当你需要停止时　艮卦 ䷳ …… 251
53，当你需要渐进时　渐卦 ䷴ …… 255
54，当你终于出嫁时　归妹 ䷵ …… 260
55，当你事业丰隆时　丰卦 ䷶ …… 267
56，当你羁旅在外时　旅卦 ䷷ …… 272
57，当你寻求知音时　巽卦 ䷸ …… 277
58，当你寻求和悦时　兑卦 ䷹ …… 283
59　当你挽救涣散时　涣卦 ䷺ …… 287
60，当你需要节制时　节卦 ䷻ …… 293
61，当你恪守诚信时　中孚 ䷼ …… 297
62，当你矫枉小过时　小过 ䷽ …… 304
63，当你事业完成时　既济 ䷾ …… 310

64，当你事业未成时　未济 ䷿ …… 317
结论　各卦综合用法 …… 324
附录　占筮方法简述 …… 327
系辞上传今译 …… 331
系辞下传今译 …… 343
说卦传今译 …… 355
序卦传今译 …… 361
杂卦传今译 …… 368
错综卦统计 …… 370
跋 …… 371

本论上　周易上经

1，当你独立创业时

独立创业的精神最为可贵。当然，事业本身有高低之分，大小之分，但是创造性同样都需要有明睿的眼光，有预见能力，有想象力，有坚强的意志，能摸索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创造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乾卦会告诉你怎样一步步去做——

乾  乾上
乾下

乾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

乾是阳性的，刚健的。乾重卦由两个乾单卦的六个阳爻组成，相对地说是纯粹的阳和最大的刚健。所以《文言传》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这是非常正确的。

乾卦卦辞：元、亨，利贞。

卦辞是确定各卦的性质的。那么乾卦的这四种性质有怎样的含义呢？

首先解释"元"是创始的意思。

《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是说乾之元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统领天道的。《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这就是说：元是万物的创造者，天道的统领，因此是至善的。如果引申到人事

上，元就是仁。周敦颐认为："元，始也，于时配春。言万物始生，得其元始之序，发育长养。"我们用"创始"这个词去理解"元"，当是无误的。

其次解释"亨"是亨通的意思。

《彖传》说："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是说乾之元的创造功能是亨通于全宇宙万物的。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文言传》说："亨者，嘉之会也。"是说乾之元所创造的万物皆嘉会于全宇宙。如果引申到人事上，亨就是礼。北宋周敦颐又认为："亨，通也，于时配夏。夏以通畅含其嘉美之道。"我们用"亨通"这个词去理解"亨"，当是无误的。

再次解释"利"是有利的意思。

《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其中的"乾道"也就是所说的"天道"。程颐说："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朱熹说："乾道变化，无所不利。"其中的"各正性命"是指万物各自有其该有的性质和命运。程颐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其中的"保合大和"是指保持成全宇宙万物之和谐的关系，这就体现出天道之有序，当然也是有利的。《文言传》说："利者，义之和也。"也是说这种合乎规律的和谐的关系就是有利。所以引申到人事上，利就是义。北宋周敦颐又认为："利，义也，于时配秋。秋以成实得其利物之宜。"我们用"有利"来解释"利"，当然是没错的。

最后解释"贞"是正道的意思。

《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这是把"利贞"合在一起来解释的；坤卦的卦辞"利牝马之贞"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也是一个整体，与这里的"利贞"相对应，可做旁证。看来"利贞"就是说"有利于贞"。"贞"是个补语，附在介词之后对利加以限制，说明有利的范围只限于贞。贞是固守正道。"利贞"合在一起就是：有利于固守正道。反之，如果是邪门歪道，就无利了。因为贞是固守正道，所以才是聪明人做事情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文言传》说："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唐朝人孔颖达解释说："贞，正也。"如果引申到人事上，贞就是智。贞是智慧的表现，因为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分辨什么是正道，什么是歪门邪道。北宋周敦颐也认为："贞，正也，于时配

冬。冬以物之终，纳于正之道。”

周敦颐能够把“元亨利贞”的四个本义放在一旁，而配之以“春夏秋冬”这一四季周期，这是一种思维上的“代数学”方法，很是可贵。有了这种代数学的思维方法，“易学”便可有大用处了。同时，作为一种周期，贞下又可起元。而“贞元之际”就成了周期交替的代名词了。这种无休止的周期运动的天道，便正如同《象传》上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鼓舞独立创业之人的座右铭。

乾卦是独立创业的君子的象征，独立创造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因为唯有创造才能使宇宙生生不息，才能使人生光辉灿烂。而为了完成伟大的创造事业，就必须有乾卦的那种刚健中正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毅力。

从周易取象的这种象征方法角度去看，创业的君子就象一条龙，创业君子的一生，也就是龙的一生。这条龙的一生，可分为六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是六条龙。这六条龙在一个太阳昼夜周期中，处于六个不同的位置，这六个不同的位置就相当于乾卦的六爻。因此《彖传》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所以，从周易六爻的角度去看，独立创业的君子的一生，必须依次经历以下六个发展阶段：

初九：潜龙勿用。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独立创业的君子就象一条潜藏在地下的龙一样，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他是“阳在下也”（《象传》）。那么独立创业的君子这时怎么办呢？“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文言传》）这就是说：创业君子此时还只是一个潜在的伟大人物，社会地位很低，你必须怀着伟大的德行而暂时安于隐居的生活以等待出世时机的到来。在这种隐居的生活中，你的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不要因世俗的影响而改变。你还没有成名。在隐遁的生活中你不要苦闷，甚至别人找上门来非难你你也不要苦闷。令你愉快的事，你就去做；令你忧愁的事，你就回避。你有了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念，你就够得上是一位潜在

的伟大人物——一条潜龙了。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开始出世了，你开始成为一个显现于世的创业者了。你的德行和能力可以发挥出来了。所以《象传》说："见龙在田，德普施也。"也就是说：你初步取得了一个有利的社会地位，你的创造事业初步为世人带来利益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能够见到伟大的人物，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对于你的创造事业，将是非常有利的。这就是"利见大人"的含意。

但是，你还应该知道：你刚刚出离遁世状态，你的社会地位还不算高，知名度也并不大，你只是刚刚取得一部分人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因此你就不要受宠若惊，忘乎所以。你须特别注意言语的信实和行为的谨慎，即使是平常的一言一行也须这样小心注意。这就叫做"龙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文言传》)你要极力防止邪妄，要诚心待人(《文言传》："闲邪存其诚")；你要尽力多做贡献，但又不能夸耀自己(《文言传》："善世而不伐")；你要以博大的德行感化世人(《文言传》："德博而化")。对自己，你还须加强修练，努力学习积累知识(《文言传》："学以聚之")；置疑问难明辨是非(《文言传》："问以辨之")。对别人，你还须宽厚而有涵养(《文言传》："宽以居之")；行仁爱之道(《文言传》："仁以行之")。只有这样，你才能身居下位而又真正具有独立创业的伟大人物的人格。

最后一点是你不要满足于既得的小小成就。你现在只是"见龙在田"，田非龙久居之地，所以《文言传》说："见龙在田，时舍也。"比喻伟大的创业者不能长久处于创业初期。田只是龙的暂时栖身之所，他要继续向上奋斗。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创业君子又向上进入成长阶段。为了发展你的事业，你须终日努力不懈，进取而又进取，不断反复努力(《象传》："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都是为了充实自己才"进德修业"(《文言传》)。那么怎样才能增进自己的品德和修练自己的功业呢？只有忠实

和守信用才能增进自己的品德，使你建立起崇高的威信，这就叫做“忠信所以进德也”(《文言传》)；只有注意修饰言语表达诚意做到心口如一，才能积累你的功业，使你建立起巩固的基业，这就叫做“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文言传》)

独立创业的君子处在这个第三阶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文言传》)，这是一个由基层（下卦）向上层（上卦）迈进的阶段，很不安定。但是，如果你能够“夕惕若”，即终日提高警惕，避免事故的发生，那么虽然有危险(“厉”)，还是不会犯错误的(“无咎”)。在这个第三阶段，阳刚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但却没有一个稳定的位置(《文言传》：“重刚而不中”)，所以阳刚一方面有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势，又有一定的危险。你了解到这种趋势，并实现了这种发展，这就叫做“知至至之”(《文言传》)；你能够看出事态发展的这种苗头，并能掌握住向前迈进的时机，你就可以参与几微之事了(《文言传》：“可与几也。”)。你认识到这种发展的终极会陷于穷困危险，并能时时警惕而掌握住行事的分寸，你就懂得义理了(《文言传》：“可与存义也。”)。因此，你居上位而不骄傲，居下位而不忧愁；有前进的机遇便前进，无前进的机遇便耐心等待时机。这样你在自强不息修养自己品德和壮大自己功业的同时，又能时时提高警惕，虽然处境危险，你也不会犯错误。

总之，你尚处在发展时期，羽毛未丰，实力不强，竞争激烈，强手如林，你只有与时偕行，才能逐渐壮大自己的事业。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的事业已经羽毛丰满，实力雄厚了，于是进入上层，并待机跃向事业的黄金时代。由于你是处于一个试练的阶段，只要有适当时机可以跃进，便去跃进，不会有什么灾难。这个待机跃进的阶段，显然是一个变革的阶段(《文言传》：“或跃在渊，乾道乃革。”)。你处在这种阶段，或上或下，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完全不必走歪门邪道，这就叫做“上下无常，非为邪也”(《文言传》)；或进或退，都不是脱离群众，这就叫做“进退无恒，非离群也”(《文言传》)。所以创业君子，还须继续进德修业，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因此是不会

有什么灾难的。朱熹也说：在这“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随时进退，则无咎也。”（《周易本义》）程颐认为：九四爻恰与“舜历试时”相当（《伊川易传·卷一》）；干宝认为：九四爻恰与“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的试练阶段相符。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龙飞腾于天上，是说有大德的创业君子即了人君之位，也好比其他一切独立创业的伟人，经过一次成功的跃进，便达到了他的事业的鼎盛阶段，他的创业理想，也便完全实现了。所以《象传》说：“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孔颖达注曰：“造，为也。”可见“大人造也”就是独立创业的君子到了大有作为的时期。至于“利见大人”则是说：君王居上而治下（《文言传》：“上治也。”），天德之功已成（《文言传》：“乃位乎天德”），利于大德之人出现。这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传》）对于一切独立创业而获得巨大成功达到自己事业的鼎盛期的伟人来说，也都是这样。这时，你应当多多会见一些伟大人物，争取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和拥护，这样会更加巩固和发扬你的既成事业；同时，许多英雄豪杰也都会自愿地归顺到你的伟大事业的旗帜之下，甘心为你效力，你不要拒绝他们而是任用他们，这样对你更为有利。

上九：亢龙有悔。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独立创业的君子之事业已达到隆盛的顶点，因而不能继续上升，所以必然要产生下降的忧虑，怕有朝一日一头栽下来，这就叫做居高思危。子曰：“贵在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文言传》）这是说：位最高贵，就等于无位了；高高在上，就脱离了人民了；有贤人在下位也不能辅助你，所以动不动就要被可怕的孤独感所包围，于是后悔：还不如当初做个隐遁君子更自由自在。然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文言传》），这种“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文言传》）的心理，是无法控制的，是欲罢而不能的，而且愈争扎便愈加速

衰落。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登高跌重。正如那《象传》所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穷之灾"（《文言传》）就在眼前，末日就在眼前，结果将降复如初，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在六爻之外又有个用九，也相当于一爻。这个用九，是指乾卦六个阳爻如果都是老阳便要转化为坤卦这样一种情况。就用九的爻辞来看：一群龙，虽然都刚健勇猛，但却能和衷共济，这样就会吉利。《象传》说："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传》说："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说："乾元用九，乃见天则。"这实际上也是说：群龙皆非老阳，乾卦就不会产生变卦；群龙皆为老阳，乾卦就要转化为坤卦，而那个坤卦必皆为老阴，又要转化为乾卦，结果乾坤便要处于反复转化之中。这都是吉祥之象。乾坤这种周而复始的转化，表明宇宙万物之生生不息。掌握这个生生不息的转化规律并能善加运用，也一定会大吉大利。

综上所述，乾卦具有阳刚的性格，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恰恰是独立创业者的象征。当你独立创业时，就要努力培养自己这种纯阳的刚健性格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同时，你还要从乾卦的卦爻辞中汲取智慧，善于修练自己，又善于把握时机，深明进退之道，这样去做，你的事业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2，当你充当副手时

做一个好副手很不容易。怎样才能使正于对你十分满意？副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才能？怎样发挥这种才能？为什么必须豁达大度？为什么必须善于团结众人？为什么要注意收敛自己？为什么特别需要谦虚而不可居功？坤卦会详细地

告诉你。

坤 ䷁ 坤上 坤下

坤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卦。

坤是阴性的，柔弱的。坤重卦由两个坤单卦的六个阴爻组成，相对地说是纯粹的阴和最大的柔弱。所以《文言传》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也是非常正确的。

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元、亨"：也是创始与亨通，但又与乾卦的元、亨有区别。《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是说坤之元也是万物的创造者，但却是承顺天道的。坤就是大地。大地深厚，承载万物。大地的品德是与天结合并顺从天，所以它发挥出来的作用就是无边无际的了。大地承受并容纳阳气，使其发扬光大以凝结成万物并亨通于世。

"利牝马之贞"，就是利于牝马之正道。这是对坤卦的利加以限制，只限于牝马之正道这个范围；如果超出，就会不利了。天与龙，为阳；地与马，为阴。所以干宝说："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牝马，即母马，其性格更为更为柔和温顺，所以用牝马兼喻坤地之柔顺。《彖传》说："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意思也同。总之，作为一个副手，你如果在你的领导者之下行至顺的坤道，就会有利；反之，你如果与你的领导者相抗拒，便要不利。所以王弼说："坤贞之所利，利于牝马也。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马，顺之至也。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周易注·卷一》）。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这是说：具有坤德的副手们也是君子，但是这种人单独创业时，先要迷路；后来才找到自己的主人，跟从主人才走上正路。《彖传》说："先迷失道，后顺得常。"程颐说："阴从阳

者也，待唱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也。”（《伊川易传·卷二》）因此具有坤德的副手们，千万不要逞强引路。引路必迷失，还不如做个忠顺的副手，与人与己，都更有利。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要说明这一句，首先须说明西南和东北在八卦中的位置和性质。崔憬说：“西方坤兑，南方巽离，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二》引）因此，这里是说：你具有坤德，做了具有乾德之人的副手以后，你会得到和你一样具有坤德的人做朋友，你与他们共事，这对你很有利；那些具有乾德的人，必然要与你的领导人争雄，所以不会成为你的朋友，你失去这样的朋友，对你也很有利。所以《彖传》说：“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至于“安贞吉”，则是说：你只要安于牝马之贞这种做副手的正道，紧跟你的领导人前进，你就会吉祥。所以《彖传》说：“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道柔弱，只有安于顺从乾道才能吉祥。

正如坤道也是伟大的一样，副手也是伟大的。因为伟大的创业者不能没有副手的帮助。副手象大地一样承担着繁重的日常工作。为了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工作，必须善于容纳和任用具有不同性格和各种才能的人，因此需要有宽厚的德行。作为一个副手还必须精明强干，能把一切繁琐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副手没有创业引路的能力，一领先便要迷路，因此必须在伟大的创业者的领导之下，才能发挥他的无穷才能。

副手也是值得赞美的。副手应是至柔的，而行动起来又须是至刚的；副手应是极静的，而其德行也是方正的。所以《文言传》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因此副手也有自己那优美的人格。

作为一个副手，辅佐独立创业的伟大人物去完成一个伟大的创造事业，也要依次经历以下六个阶段：

初六：履霜，坚冰至。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阴气初生，凝结为霜，脚踏着秋霜，便可预知严寒结冰的冬季将要来临了。所以《象传》说：“履霜坚冰，阴始凝

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后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所以《文言传》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个“盖言顺”便是告诉人们：坤道的柔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的渐变过程，达到极点之后就要向阳刚方面转化了，于是要和阳刚争雄了。因此对这种情况应该及时有所察觉，尽可能达到见微知著的地步。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阴气已经出世，也初步获得了一个适当的社会地位，可以体现坤德之正直、方正而又盛大。所以《象传》说：“六二之动，直以方也。”《文言传》则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朱熹则说：“柔顺正固，坤之直也；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顺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纯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周易本义·上经一》）坤德既然这样纯正美好，所以任其自然，无须学习，也无所不利。因此《象传》说：“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而《文言传》也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这是是，坤道的光辉是自然生成的，不必怀疑她的行事，因此，具有坤德的人，一出世便会受到具有乾德的创业君子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副手，即使不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的。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具有坤德的君子，作为副手的地位又有所提高，即使有美丽的文采和卓越的才能，也必须含而不露，这才能保住你那纯正坚贞的追随者的形象，不被你的领导者怀疑。所以《文言传》说：“阴虽有美，含之。”王弼说：“处下卦之极而不疑于阳，应斯义者也。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而发，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贞也。”（《周易注·卷二》）但是，你的才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露出来，所以《象传》说：“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工作中不可追求个人的成就，更不可居功自傲。你要象大地那样，虽然孕育了万物，却归功于天，即归功于你的领导人或引路人——那位重用你的伟大的

创业者，这样他便会更加信任你和重用你。所以程颐说："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伊川易传·卷一》），相反，你如果功高盖主，又自矜其功，就要有成无终了，而无终也就不能真正的有成。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具有坤德的君子，作为副手的地位又有所提高，已经近于君位了，因此有了危险。所以，你更应该收敛自己，谨言慎行。你要象结扎口袋那样（括囊），藏志不伸，隐智不用，持愚守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象传》说："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文言传》说："天地闭，贤人隐"，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处于凶险地位上的副手们明哲保身的诀窍。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六五：黄裳，元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作为一个副手，已经升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了，于是处世更须谦虚谨慎，遇事不要走极端，态度要中和一些，你的才能更不能显露在外，这样你就会保住现有的地位，当然这也就是大吉大利了。所以《象传》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这个中，也就是居中，而黄又是中色，裳又是下服，含有文饰，都表示中和与臣服。《文言传》则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也都是在主张中和与臣服。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作为一个副手，你已经升到极高的位置上去了。阴极反阳，你会不满意这个做副手的地位，想发泄一下多年来处在他人之下的怒气，于是想夺取正手的地位。结果你与你的主子相争，两败俱伤，你也走向穷途末路，你的事业到此也就终止了。所以《象传》说："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文言传》则说："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孔颖达注云："以阳谓之龙，上六是阴之至极，阴盛似阳，故称龙焉。盛而不已，故阳气之龙与之交战。"交战的结果是：双方都流了血，阳血玄，阴血黄。物极必反，结果也是要降复如初，成为初六之阴，仍循序渐进，隐含走向反面与阳抗争

的用心，最终便走到这个臣弑君篡位的地步。

用九：利永贞。

在六十四卦中，只有坤卦在六爻之外又有个用六，也相当于一爻。这个用六，是指坤卦六个阴爻如果都是老阴便要转化为乾卦这样一种情况。就用六的爻辞来看："利永贞"，是指永远坚持阴柔的纯正坚贞的正道，才会得到有利的结果。由于乾不可终，创业伟人的事业不可终，所以坤如果能够利永贞了，作为副手能够永远保持作为副手的谦逊态度，反而有可能继承乾的事业，而终于转化为乾，转化为独立创业的伟大人物，这不也是一种大吉大利吗？

综上所述，坤卦具有阴柔的性格，是独立创业者的副手的象征。当你没有独立创业的能力而容易走错路时，你就应该不再逞强，而甘心情愿地归附于一个有能力独立创业的伟大人物的旗帜之下。这样一来，你就应该培养自己的纯阴柔的性格，忠诚老实，谦虚谨慎，含蓄收敛，恭顺随和，追随而不超越，做伟大创业者的终生副手，最后反而可能继承他的事业。总之，坤卦的卦爻辞会给你无穷的智慧，使你这位副手终生受用不尽。

3，当你事业萌芽时

萌芽期是植物生长最艰难的时期，好比艰难的创业时期。这就正如俗语所说："万事开头难。"但是，这又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时期。那么，你将怎样克服这种困难呢？怎样避免各种危险呢？怎样挣脱进进维谷的境遇呢？屯卦会给你满意的回答。

屯 ䷂ 坎上 震下

屯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卦。

屯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下动上陷，正如植物萌芽于大地之上，充满生的希望，但也十分艰难。《说文解字》上说："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屈曲之也。一，地也。"《序卦传》也说："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犹如新国家之刚建立，所以《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是说要根据屯卦的创业维艰的精神，兢兢业业而又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这样才能邦基日固，邦运日兴，蒸蒸日上。这也正如创业君子，处于事业萌芽之时，真是希望很大而又困难重重，处在艰险不安之中。

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的性质是：伟大创始、亨通顺畅，祥和有益，纯正坚贞，但暂时能力还不能发挥出来。不过只要明确前进的方向，又不断地努力奋斗，就可为你日后的伟大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彖传》说："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这是说西周建国之初，动荡不宁，充满危险，应该建立诸侯王国，以屏藩周室。孔颖达也说："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我们的事业初起，也不是独自一人力所能及的，必须广资辅助，才能奏效。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的事业正处在草木发芽的初期，种子埋在土中，上面却有一大块磐石压住，阻碍生长，于是幼芽屈曲细长，犹如徘徊不进，踌躇不前。朱熹说："船桓，难进之貌。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爻，故有船桓之象。"《周易本义·上经·》然而，总的说来你仍利于居贞，总还能发出芽来，得到生长的机会。这时你需要广泛争取多方的资助与扶持，以巩固你的基业，这也就叫做"利建侯"。所以《象传》说："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就是说"居贞"，志行必正，必得到众人的同情支持。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在前进中仍遇到很多困难，“屯如邅如”就是不能摆脱困境的样子。你的事业，好象四匹马合拉的一辆车，“班如”是马儿盘旋不进的样子。由于马的行动不齐，有的盘旋不进，所以你的事业之车就难以前进，而是在那里左摇右撞，忽进忽退或原地打转。这时，你又好象一位志向高远而又坚贞的女子，心中本有一个理想的爱人（九五爻），由于太远，暂时联系不上，身边一个你不中意的男子（初九），却死命地纠缠你，要你下嫁给他，你又百般不从。十年以后你才摆脱这坏男子的纠缠，嫁给你的如意郎君，但这已经耽误了你的青春，造成反常。正因为这样，《象传》才说：“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朱熹则说：“至于十年，数穷理极，则妄求者去，正应者合，而可许矣。”正是说这种情况。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仍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你正如一个猎人去猎取鹿，然而没有遇到看林子的人做向导。正如孔颖达所说：“惟陷入林莽中”，不免要迷路走不出来，这是十分危险的，甚至可以丧命。好在没有这么倒楣，只是没有找到鹿，只是跟在飞禽后面追了好久，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因此《象传》说：“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这是说，不如放弃这次打猎活动，如果不放弃，前往必然遇到艰难，甚至走上穷途末路。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乘马班如）。因此，你只有勇敢地向前迈进，才会吉祥，而没有任何不利。所以《象传》说：“求而往，明也。”崔憬总结本爻时说：“屯难之时，勿用攸往。初虽作应，班如不进，即比于五，五来求婚，男求女，往吉无不利。”其实不一定限于男求女，而是教导你勇敢地冲出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的能力已经很强了，但仍陷在困难的包围

之中。你的恩泽不能广施于民众。所以《象传》说："屯其膏，施未光也。"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做小事，动机纯正，行为肖明磊落，你还会遇到吉祥；如果做大事，即使你同样的动机纯正，行为光明磊落，也不会吉祥，甚至会遇到凶险。你这时是虚有君位，失其下民，仍处于艰难之中，不利大有作为。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仍困难重重，无法前进一步。由于你陷入绝境，血泪涟涟，悲痛不已。但是这一阶段不会太久，所以你也不必悲观失望，你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因此《象传》说："泣血涟如，何可长也。"程颐解释这爻时则说得更为详细，也说："六以阴柔居屯之终，在险之极而无应援，居则不安，动无所之。乘马欲往，复班如不进，穷厄之甚，至于泣血涟如，屯之极也。"（《伊川易传·卷一》）

综上所述，屯卦虽然具有两个阳爻，但却陷在四个阴爻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十分困难，这正是伟大事业处在萌芽时期的象征。处在这种时期的创业者，应该向发芽的种子学习，动机纯正，意志坚定，不屈不挠，逐步前进。当处于进退两难的境遇时，应当努力拼搏，冲出困境，奔向光明。应当追求并珍惜这一时期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在缓慢的渐变中积蓄自己的力量，这样不断地努力下去，你便会度过这一艰难的发芽时期，为你未来的事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你的事业，前途无量！

4. 当你事业启蒙时

人的一生，有受教育的启蒙阶段。启蒙阶段的特点就是

明确前进的方向。人的事业，也有明确前进方向的启蒙阶段。那么，怎样明确前进的方向呢？怎样积蓄自己的力量呢？怎样保护自己的精力呢？怎样对待粗暴的干预呢？蒙卦会清楚告诉你。

蒙 ䷃ 艮上 坎下

蒙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卦。

蒙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所以《彖传》说："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封下陷上止，恰好与屯卦相反，所以你的事业便也走向光明了。

蒙字从草从豕，本义是高地上长着草，引申义为蒙昧。蒙卦的卦象是山下有水始出，不知要流向何处，这正如人处于童年时期，前途未定。所以《序卦传》说："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卦多言教与学，所以有启蒙的意思，说明事业的早期阶段需要启蒙教育。

蒙卦卦辞：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屯卦是艰难险阻，转向反面，蒙卦便是畅通无阻了。所以本卦的卦辞中的占断之词便是"亨"和"利贞"，因此《彖传》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这是说：蒙卦的亨通，是由于这种启蒙教育太适时了，不早也不晚，无过之或不及。程颐也说："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谓亨道时中也。时谓得君之应，中谓处得其中，得中则时也。"（《伊川易传·卷一》）当然这种亨通也是利于贞，心地坚贞恪守正道，使有利而亨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是说幼稚的蒙昧者是主动要求启蒙教育的。这正如我们的事业处在早期，也需要启蒙教育一样，因此才主动地进行智力投资；但是启蒙的施教者的志向，也得到了响应者。所以《彖传》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但这位需要接受启蒙教

育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位弱智的君王，一个相要创立伟大事业而又缺乏智谋的创业君子；相反，启蒙教师则是一个在下位的贤士。这位贤士不可能主动去为弱君启蒙，而必须是弱君出于事业的需要主动邀请贤士去为他启蒙。所以程颐才说："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伊川易传·卷一》）

至于"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是说卜筮启蒙的规则，只能筮一次，不能连续筮几次。求筮的人初来求筮，则为之筮，而告诉他休咎吉凶；如果他不相信初筮，反复多疑而再三求筮，那就是和筮者开玩笑，亵渎筮者，那就不再为他卜筮了。所以《象传》说："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当然，圣功是不可亵渎的。另外，渎者渎而不思，不复告是为了令其思。所以郑玄说："弟子初问，则告之以事义，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义而干事也。"程颐则认为是来筮者之心意烦数而不能诚一时才渎慢的，因此"不当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为烦渎。"总之，从"匪我求童蒙"到"渎则不告"这几句话，本来是卜筮者的规矩，不应该系在此卦之下。

蒙卦卦辞实际上只有"亨"和"利贞"，这就说明你的事业处在启蒙阶段时是亨通而利于坚守正道的。它就如同蒙卦卦象所描绘的那样，山下泉水是河流的发源，水势虽小但一往直前，因此你必须向流水那样主动向前流淌。你要有很强的求知欲望，怀着一颗虔敬的心，以果决的态度，培育你的高尚的德行和超人的智慧，正如《象传》所说的那样："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可使你的事业，有一个光明而美好的开端。

你的事业的启蒙时期如此重要，让我们进一步考察它所必经的六个阶段：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的事业刚刚开始发蒙。"发蒙"就是启蒙，

启发蒙昧。这种发蒙，是从作为“一个人”的角度，让你知道：为人之道也就是为民之道。正如程颐所说，这是一种“下民之蒙也”。作为一个人或一个普通的下民，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因此须首先学习法律。我们举办一种事业，也要知道它是否合法。而学习法律，最初步的方法就是利用犯法受刑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说明犯法就要受刑，带上桎梏，失去自由；改恶从善才能免去刑罚，脱下桎梏，恢复自由。这种教育需要极其严厉的态度，做起来是很艰难的。《象传》说：“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是这个意思；程颐说：“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教导之”，（《伊川易传·卷一》）也是这个意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的事业既已启蒙，便须兼收并蓄，包容宏富，容纳妇人之善，则可避其自专，从而可以得到吉利。所以程颐说：“苟恃其明，专于自任，则其德不弘，故虽妇人之柔暗，尚当纳其所善，则其明广矣。”至于“子克家”，即叫儿子治理家政，也是父亲对儿子的包容。所以《象传》说：“子克家，刚（九二）柔（六五）接也。”也就是说：九二之所以能成为发蒙之主，是因为六五与之相接济。用程颐的话说则是：“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专也；二之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专也。”（《伊川易传·卷一》）这些，都是吉利的，因此你的事业会因广为包容而一帆风顺。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的事业经过包容广泛的启蒙，已经收到一定的成效。因此，你不可见异思迁，不可娶妻；一旦娶妻，见到臾金，就会使你忘乎所以，忘掉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象传》说：“勿用取女，行不顺也。”在此我们不从王弼之说，而大体上从高亨之说，就是不把心意放到女子身上，而是说处于启蒙时期应当一心一意求学向上，不可见异思迁，荒废学业。这是启蒙有成以后一个重要的信条。

六四：困蒙，吝。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更充实了，更明白事理了，但却忽然失去了贤能的启蒙教师，于是陷入困境。所以《象传》说："困蒙之吝，独远实也。"王弼注曰："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以鄙矣。"（《周易注·卷一》）这些话生动地描写出失去贤能的教师而陷入昏暗之中的失学的悲哀。离开启蒙教师，你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这就是"吝"。

六五：童蒙，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出离了无师的困境。又有机会接近贤能的启蒙教师，进入顺境。所以《象传》说："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朱熹也说："柔中居尊，下应九二（发蒙之主），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周易本义·卷一》）你只要态度谦虚，接受教导，虽然仍处于童蒙时期，也会大有进步，所以说，是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启蒙教育的最后阶段里，贤师走向反面，成为一个刚健的人物，给予蒙昧以震击，所以才叫做击蒙。因此王弼说："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者也。故曰击蒙也。"（《周易注·卷一》）但是这种严厉粗暴的启蒙手段，用于进击蒙昧者是不利的；只有在防御蒙昧者的进击时才可使用，才会吉利。因此《象传》说："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综上所述：你的事业处于启蒙时期，正象黄河、长江，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麓，虽为涓涓细流，却有足够的进取心，沿途又善于容纳百川，才能形成巨流而朝宗于海。这又正如处在读书求学早期阶段，理应循序渐进，兼容并蓄，谦虚谨慎，努力奋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不可见异思迁，不可半途而废。至于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则应宽严适度。过于宽松，要引起懈怠；过于严厉，要引起抗拒。贤能的启蒙

者必须牢记。

5，当你需要机遇时

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有充分的主观条件。但是机遇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机遇呢？怎样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机遇呢？人的主观条件与机遇有什么关系呢？在等待机遇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机遇如果与险阻又结合在一起怎么办呢？请看——

需 ䷄ 坎上 乾下

需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卦。

需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这就是说：你虽然刚健进取，但是前途多有险阻，因此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不可盲目冒进。所以《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也。"

需的另一含意是需要给养。因为你的事业初起，需要资助，这就好比青少年正是长身体、长力气的时期，需要丰富的营养。所以《序卦传》说："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养而成。"也是这个意思。

从字形上来看："需"字，从雨从而。其实，"而"是本是"天"字之隶变，所以"需"字原来本是从雨从天。雨从云来，所以程颐说："云气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阴阳合洽，然后成雨。云上于天，未成雨也，故为须待之义。"（《伊川易传·卷一》）云在天上，待时遇冷而下降为雨，以膏泽大地，滋生万物。这样就可引申为人需要饮食。因此，《象传》才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但是，饮食宴乐的目的也是明确的，所以程颐说："饮食以养其气体，宴乐以和其心志，所谓居易以俟命也。"同

时，“饮食宴乐”与沉湎于酒食并不相同。我们以需卦来阐明饮食宴乐之道，本是为了养成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其中也包含继续丰富你的学识，增长你的才干，以便时机一到，便可充分发挥你的潜力大干一番了。因此，待机与养生，便可以在需卦中统一起来。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就是这样主张的。

需卦卦辞：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孚”是诚信或信用。《诗经·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就是成王的信用，这是从自己方面讲的；从他人方面讲，“孚”是信服。《左传·庄公十年》云：“小信未孚”，就是未得到信任。等待时机的创业君子，必须有信用，能叫人信任、信服。所以程颐说：“诚信充实于中，中实有孚也。”（《伊川易传·卷一》）“光亨”是光明亨通。正如程颐所说：待机而起的创业君子，“有孚则光明而能亨通。”（《伊川易传·卷一》）“贞吉”是因为坚贞守正道而吉利，这当然也是待机而起的创业君子的人生选择。《彖传》说：“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程颐说：“五居尊位……得贞正而吉也”。可见，贞是吉的条件；不贞，则不能吉。因此对于待机而起的创业君子来说，不仅饮食宴乐是重要的，增长学识是重要的，增进道德则更为重要！“利涉大川”是说你此时有利于涉过大江大河，虽有险阻也能通过，成功指日可待。所以《彖传》说：“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程颐也说：“虽险无难矣，故利涉大川。”（《伊川易传·卷一》）这是因为你秉赋刚健之阳气，又能待机而动，所以不会陷于险境，这就叫做“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也！”（《彖传》）。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距离你所要等待的机遇还很远，好比是等待于城外的旷野之上。《象传》说：“需于郊，不犯难行也”；朱熹说：“郊，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周易本义·卷一》），都是这个意思。因为距离险阻还很远，所以你是安全的，因此你难免放松懈怠；因为距离机遇还很远，所以你又须久久等待，因此你又难免焦躁不安。放松懈怠是不去努力，焦躁不安是无法努力，这都对你和你未来的事业有害。要知道：“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尼科尔）那么怎

样才能追求到机遇这位掷骰子的统计的女神呢？只有不断地追求，因此贵在有恒。“恒”，就是常。“利用恒”就是“宜守其常”，要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所以《象传》说：“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程颐也说：“处于旷远，利在安守其常，则无咎也；不能安常，则躁动犯难，岂能需于远而无过也。”（《伊川易传·卷一》）。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又前进了一步，等待于水边的沙滩之上，距离险阻不远了。从卦象上看，则如程颐所说：“坎为水，水近则有沙，二去险渐近，故为需于沙。”（《伊川易传·卷一》）水边之沙为流沙，所以《象传》说：“需于沙，衍在中也。”“衍”是漫延扩展的意思。《穆天子传》云：“天子东征，绝于沙衍”，“沙衍”就是流沙。由于你这时在流沙上等待你的机遇，所以便不能安定。你会受到一些小的语言的伤害。从卦象上看，也正同程颐所说：“二……渐近于险难，虽未至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难之辞，大小有殊，小者至于言语之伤，至小者也。”（《伊川易传·卷一》）但是你不要怕，最终你还是会得到吉祥的，所以《象传》接着又说：“虽有小言，以吉终也。”处在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还是不断的努力和不断地追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又前进了一步，等待于水边的淤泥之中，距离险阻更近了。从卦象上来看，正如荀爽所说：“亲与坎接，故称泥。”（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二》）这时，你处在危险的边缘上，随时有招致贼寇袭击的可能，所以爻辞上说：致寇至”。《象传》说：“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这就是说，只要你采取恭敬谨慎的态度去对待，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如程颐所说：“苟非敬慎，则致丧败矣。”（《伊川易传·卷一》）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已经进入到上卦坎水的险阻之中了，等待于杀伤之地，但是，只要你能采取一种柔顺的态度，顺应情势的变化，你最后还是能够脱险的。这时切忌不可逞强挣脱，那样反而会受到更惨

重的伤害。因此《象传》说:"需于血,顺以听也"。从卦象上看,则正如朱熹所说:"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四爻坎体人手险矣,故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又为出自穴之象。"(《周易本义·上经一》)总之,这时你还须忍心等待时机,不可妄进。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已经摆脱了上爻的险情,处于安定的环境之中。这时你不要妄为,要注意饮食,养好身体,等待时机的来临。所以《象传》说:"酒食贞吉,以中正也。"从卦象上去看,正如程颐所说:"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尽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获?放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须必得也。"(《伊川易传·卷一》)所以,你只要坚守正道,就会吉祥。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你经过长久的等待,如今已经到了不能再等待的终点,于是你便进入到一个洞穴之中。正如朱熹所说:"阴居险极,无复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这个洞穴具有二重性:既是机遇之穴,又是险陷之穴。接着,便有许多不速之客前来,给你提供各种施展能力的机会,使你无法拒绝。因此,你必须以真诚谦恭的敬意来对待这些不速之客,才会最后得到吉祥。你现在虽然还不当位,但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损失。所以《象传》说:"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这里的奥妙,还是以柔制刚啊!

综上所述:在事业初创时期,你一方面已经具有了成功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需要有适当的机遇。因此,你必须一面充实自己又一面等待机遇。在这中间,诚心、信心、恒心与耐心最为重要,而后三者又都基于诚心。因此,你必须有一颗敬业的诚心才行。你既不可为闲言碎语所动摇,又不可轻举妄动、急躁冒进。如果陷入危险,便须冷静对待,要采取

柔顺的态度和手段，逐渐摆脱这种危险，不要过分偏激，拼死争扎，以免陷得更深；一旦步入平静安闲，便须继续以中正之心再谋进取。你不但要有知识才能，更需要有健康的体魄。最后，定有许多良好的机遇纷纷向你走来，令你迎接不暇。但你仍须谦恭对待，并进行慎重的选择，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结果——终吉。

6，当你卷入诉讼时

平常的人，谁也不愿意去打官司。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能避免诉讼呢？万一卷入诉讼中去，又该怎么办呢？明知官司打不赢，该怎么办？明知官司必定打赢，又该怎么办？官司打赢了以后，又该怎么办？讼卦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讼  乾上
坎下

讼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卦。

讼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下卦险陷下降或水流东去，上卦刚健上升或天象西转，二者相互背离，相违而行，象征人们彼此两相乖戾，因此造成诉讼。所以《彖传》说："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程颐也说："若健而不险，不生讼也；险而不健，不能讼也。险而又健，是以讼也。"（《伊川易传·卷一》）《象传》则说："天与水违行，讼。"

从字形上看："讼"字，从言到公，犹如说"到公家去讲理"。但是，讼卦并非在唆使人去打官司，而是劝诫人尽可能避免争讼。因为争讼要耗费掉很大的精力乃至财力，往往两败俱伤，所以总的来说是凶险的、

不幸的。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诉讼的发生呢?《象传》说:"君子以作事谋始。"这就是说:君子做事,一开始就应该有深谋远虑,这是避免诉讼的根本办法。王弼也说:"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周易注·卷一》)程颐也说:"君子……凡所作事,必谋其始。绝讼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伊川易传·卷一》)联系今日社会的实际就是:各种规章制度要事先确定好,人事交往要慎重,人际关系要清楚明朗,各种证件、契约要完备各种手续要健全,等等,等等,难以历数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学习法律,这样一来,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诉讼,也可减少很多。

当然,诉讼有时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尤以物质利益的背反引起的矛盾最多也最为基本。因此《序卦》形象地说:"饮食必有讼"。讼卦不是回避矛盾,逃避诉讼,而是教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诉讼。

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有孚窒"是说诚信被阻塞窒息了,这样便要引起争讼。在争讼中,双方胜负都有待于法官判决,所以"惕"。"惕"就是畏惕、惧怕。"中"是持中、得中。抱着持中的态度,不过分地逼迫对方,使他能够接受,这样才会吉利;如果态度偏激,久讼不止,必然得到凶险的结局。所以《彖传》说:"终凶,讼不可成也。"

卷入诉讼,本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遇到公正廉明的大法官来裁判,就会有利于案子的正确解决,这就是本卦卦辞中"利见大人"的含意。所以《彖传》才说:"利见大人,尚中正也。"至于"不利涉大川"则是说:诉讼不宜陷入险境。《彖传》说:"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就是说有可能沉入深渊而绝命。程颐说:"讼非和平之事,当择安地而处,不可陷于危险,故不利涉大川也。"(《伊川易传·卷一》)。其实"不利涉大川",也可解释为不宜于长途跋涉去告状,因为样做的损失更大,即使是迫不得已的,也还是尽量避免才好。

人们卷入诉讼时,也要依次经历六个阶段: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已经不幸地卷进诉讼，那就要力求尽快结束诉讼，不可长久进行下去。虽然你会受到小的责难，但是可以分辩明白，结局还会是吉祥的。所以《象传》说："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从卦象上看，正如程颐所说："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终极其讼者也，故于讼之初，因六三才为之戒曰：若不长永其事，则虽小有言，终得去也。"（《伊川易传·卷一》）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自知在诉讼中没有胜诉的希望，便只好放弃诉讼，及时逃避诉讼，归来或逃亡。这样一来，你也可以不因败诉而连累别人。

高亨说："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为大夫者，受封邑三百户，虐其邑人。邑人讼其主于公所或王所。其主败诉，邑被夺，且将获罪，乃归而逃。其邑人遂免于灾虐。故曰：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可供参考。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仍然自知没有胜诉的希望，便只好放弃诉讼。你应当满足于既得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好象继承世袭爵位和俸禄的小贵族那样，满足于先祖的遗业，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你还须坚守正道，虽然身处危险之中，最终也会吉祥。你即使为国家做了许多工作，但那都不是你个人的成就，你不可因此而居功自傲。所以《象传》说："食旧德，从上，吉也。"王弼也说："体夫柔弱，以顺于上……，不见侵夺，保全其有，故得食其旧德而不失也。"（《周易注·卷一》）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还是自知没有胜诉的希望，就反过来就正理，安守自己的社会地位。"渝"是改变，指改变你最初那种争讼的打算，放弃争讼的念头，心安理得地去坚守正道，就会吉祥，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象传》说："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在诉讼中一定获得全胜，所以说是大吉。元就是大。你这时会遇到公正无私的裁判者。所以《象传》说："讼元吉，以中正也。"王弼也说："处于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元所偏，故讼元吉。"(《周易注·卷一》)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心中非常明白：即使你获得胜诉，也不会持久，就象朝廷赐给你的表明身份的腰带，一个早上就被褫夺了三次。这是说，即使官司打赢了，别人也不会尊重你。所以《象传》说："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王弼也说："以讼受锡，荣何可保？故终朝之间褫带者三也。"(《周易注·卷一》)

综上所述，人皆处于矛盾之中，难免卷入争执乃至诉讼之中。但是争讼是迫不得已的，总的结果是有害的，因此还是尽可能化解掉才最好。如果不能，一旦卷入诉讼，也应及早结束它。对于对方，应尽可能地忍让宽大，怨宜解不宜结。何况诉讼即使能够获得胜利，后果也不能持久，更不会因此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最好还是不要卷进诉讼。

7，当你从军参战时

战争是迫不得已的。尽管这样，公民从军，为正义而战，总是一种光荣，因此，就应该做一个好军人。但是，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军人？怎样正确对待军纪？怎样对待战略、战术？特别是怎样才能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师卦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

师 ䷆ 坤上 坎下

师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七卦。

师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说："地中有水，师。"这是说：坎水在坤地之下积聚起来，有师为合众之象。所以程颐也说："地中有水，水聚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伊川易传·卷一》）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师的本义是满山遍野都是人，所以《说文解字》说："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何晏说："师者，军旅之名。"段玉裁也说："五旅为师。"朱熹说："师，兵众也。"从卦象上来看，师卦一阳爻在九二，六五在上，象征君王将军权完全授给统帅；其馀阴爻则是接受统率的士兵。

师卦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贞"就是说：军队的建立和战争的进行，必须以正义（贞）为先决条件。没有正义作为基础的军队，不就等于土匪了吗？"丈人"是指老成持重的人，军队必须由这样的人统率着，才能团结住兵众。所以《象传》说："君子以容民畜众。""丈人"就是这种"容民畜众"的君子。王弼也说："丈人，严庄之称也。"（《周易注·卷一》）丈人，就是军队的总司令。《彖传》说："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这就是说：军队兵众，必须以正义来端正思想和作风。兵众的思想作风端正以后，便可以推行王道于天下了。"刚中而应"是指：军队的指挥官居于军中有实权的地位，又得到君王的无限信任；"行险以顺"是指：军事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但却可以顺利进行。军事行动虽然要给天下人带来损害（"毒"），但是人民都顺从而拥护，因此是吉祥的，又有什么过错呢？所以程颐才这样分析卦象："言二也，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伊川易传·卷一》）朱熹也说："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

民悦而从之也。"总之，师卦的基本精神只有两点：一是为正义而从军征战；一是必须有老成持重的君子做统帅。

在从军征战时，当会经历六种情况或阶段：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军队刚要出发作战，必须有严格的军法制度和军事纪律。扩而大之，还包括要有军乐与军歌，才能使全军团结一致，上下齐心，斗志昂扬，取得胜利。所以王弼才说："为师之始，齐师者也。齐众以律，失律则散，故师出以律。"(《周易注·卷一》)程颐也说："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伊川易传·卷一》)臧，是善；否臧，是不善。这是说，如果这一切都不善，便要遇到凶险。所以《象传》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否臧"就是失律。另一种说法认为："否臧"是善恶得失，认为无论胜败，如果失律，都不是个好的开头，所以还是凶的。这是从长远上看。总之，在出师伊始就强调军律，是非常正确的。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应该考察司令官在军中的地位了。如果司令官在军中处于中正的位置上，能够团结并指挥全军，那就是吉祥的，没有错误。政府给予军队厚重的赏赐，使司令官有很高的威信，就能取得士兵的信任，这对军队的巩固十分重要。因此《象传》说："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程颐也说："既专意任，复厚其宠数，盖礼不称则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伊川易传·卷一》)

六三：师或舆尸，凶。

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性格柔弱，而且没有治军的才能，在军中又不能处于中正之位，无法指挥全军。这样陈师而出，必定要战败，或许会用军车装载着官兵的尸体而归来，这当然是凶了。所以《象传》说："师或舆尸，大无功也。"朱熹说："舆尸谓师徒挠败，舆尸而归也。以阴居阳，才弱志刚，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如此。"(《周易本义·上经一》)由此可见，司令官在军中该是多么的重要了。

六四：师左次，无咎。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次”是长期驻扎。《左传·庄公三年》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象传》说：“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这是说：军队在左方长期驻扎，合乎兵法的常道，所以不会犯错误受损失。这是在要求军队应驻扎在安全地带，宜进则进，宜退则退，完全是量力而行。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田地中有禽兽侵入，祸害庄稼，应该捕捉住禽兽才有利，这就可以比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定消灭他们。我们不要做好战者，而应该做后发制人的和平保卫者，以战争制止侵略，这样才会不犯错误。所以朱熹说：“六五用师之主，柔顺得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而占利以搏执而无咎也。言，语辞也。”（《周易本义·上经一》）

至于“长子”，是指刚健中正的君子；“弟子”，则是指柔弱偏邪的小人。用君子统帅军队，是好的；如用小人统帅军队，必然吃败仗，用军车装载着官兵的尸体而归，和六三爻的情况一样，即使正义的战争，结果也必然是凶。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担任司令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象传》才说：“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这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战争已经结束，国家要对军人论功行赏，所以《象传》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王弼注曰：“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在封建时代，当然是要分封诸侯国并允许其子孙承袭其爵位；现代社会则不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对于“小人”，则不能重用。因为重用了小人，就是非不明了，必然导致“乱邦”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处于矛盾斗争之中。争讼还是较小的矛盾，战争就是大矛盾了，有时也是不可避

免的。因此，在你的一生中，难免要从军参战。战争，是很危险的。我们只能参加正义的军队，而且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慎重。作为军官，尤其是司令官，必须老成持重，公正廉明，指挥有理、有利、有节、不可好战喜功。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高超的战略战术，讲究兵法，注重军事科学，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做军人则已，做军人就要做一个优秀的军人。

8，当你加入群体时

人不能孤独生活，总要加入一个群体。但是在群体中你将怎样生活？怎样对待与你一样的人？怎样对待地位比你高的人？怎样对待领袖人物？在群体内外，你怎样去做才更有利于你的发展？你该怎样对待破坏群体团结的人？比卦会给你指出明路。

比 ䷇ 坎上 坤下

比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八卦。

比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象传》说："地上有水，比。"大地得到水，变得更柔；水得到大地，可以奔流。所以程颐说："夫物相亲比而无间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为比也。"（《伊川易传·卷一》）水在地上，是相辅相亲的象征。古代先王正是这样建立诸侯国，使诸侯国亲附先王，以屏藩王室，稳固邦基。所以《象传》又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程颐也说："建立万国所以比民也，亲抚诸侯所以比天下也。"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比"是密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上说：

"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比包含并比、亲比等含义。《周易本义》解释"比"为"相亲比"、"亲辅"。凡是一个群体，都需要团结，需要有凝聚力。所以《序卦》说："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比卦就是讲群体中各个分子之间的亲密比辅的道理，但是其中主要是讲在下位的人服从在上位的人，即讲服从领导的道理。因此《彖传》说："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从卦象上看，比卦是除九五以外全是阴爻，说明一个群体中只有一个领袖处在上卦中至尊的中心位。低于它的四个阴爻，都追随着它；高于它的一个阴爻，也回过头来尊重它。这样一来，整个群体就团结了。

比卦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卦首先说能够做到比就是吉利的。但是是还须追根溯源，考察前来亲附的人抱着怎样的动机，这就叫做"原筮"，即原清筮意。程颐说："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这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投效的动机可恶，就不要吸收他进入群体。其次，要挑选那些知名度高的有德才的长者，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元"，"元老"，才会永守坚贞的正道。这样去做，才会不犯错误，才不会惹来麻烦，造成损失。所以《彖传》说："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程颐解释说："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从卦象上来说，"以刚中也"，就是本卦的九五爻，阳刚而处于阳位，这叫重刚；而且处于上卦的中位，这叫得中。最后又指出：亲比之时，宜速不宜缓。这就是说：最先来投效的，多数是坚定的分子；最后来投效的，多数是凶险的分子。这些凶险的分子，是由于看到大势所趋，发觉自己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才勉强来投效的，所以要警惕他，甚至就不理他们或拒绝他们进入你们的群体。所以，《彖传》说："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来，其道穷也。"

比卦总的来说是吉利的，但是以下有三个但书，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有区别地对待了。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是一个群体开始创立的时期。有诚信之心的

人来参加，不会有灾。所以程颐说："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中心不信而亲人，人谁与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伊川易传·卷一》）有诚信之心的人，就好比一个装满了酒而无纹饰的瓦罐子，（《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终来，还会有其它吉利的际遇。这种"它吉"，就是事先意料不到的吉利。每一个伟大群体的早期参加者，后来都得到了当初意想不到的辉煌结局，这是司空见惯的，根本不必举例说明。所以参加这样的群体，宜早不宜晚。因此《象传》也说："比之初六，有它吉也。"这就是说：比附的关键在于开始得早，开始时便诚心加入这个群体，最终必然要得到意想不到的吉利。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经参加到一个群体之中去了，虽在基层，也得到了一个适当的领导地位（卦象是六二阴位得中），与最高层的领导人（卦象是九五阳位得中）可以沟通了。这时你便应当从内心自愿地靠拢上级领导人，以中正之道而不是以阿谀奉承与上级领导接近，这不会有损于你的人格。所以《象传》说："比之自内，不自失也。"程颐说："二与五为正应，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处于内。自内，谓由己也。择才而用虽在手上，而以身许国必由于己。"这是说，靠近领导，必须自己主动。但程颐也告诫说："以中正之道应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伊川易传·卷一》）。

六三：比之匪人。

这是另一种情况。"匪人"是不正派的人。与不正派的人亲近比辅，结果是可悲的。所以《象传》说："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又一说认为"匪人"即非己亲之人。如王弼说："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周易注·卷一》）其实，这两种解释是可以相容的，总之是相亲相辅的人不合适。不合适还比附于它，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还不是很可悲伤的吗？

六四：外比之，贞吉。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这时，在内找不到可亲近比附的人，便到外面

去寻求，只要坚守坚贞的正道，便是吉利的。所以《象传》说："外比于贤，以从上也。"这是说，你可以到外面去寻找能够了解和支持你的伟大贤人并依附于他，只要坚守正道，就会吉祥。

至于"外"是指何而言呢？可以是你所在的群体之外，甚至外地，外省，外国，都可以。

六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已经在你所在的群体中处于至尊之位了，所以可比彰显亲比之道了。正如《象传》所说："显比之吉，位中正也。"程颐也说："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这就是说，你应当以诚信仁德待人，为天下人造福，你这才算是彰显了亲比之道。张载从反面看问题，认为能惩治破坏团结的人，也是在彰显亲比之道，所以他说："不比者不惩，非用中也，故比必显之。"（《横渠易说·卷一》）

"王用三驱，失前禽"是用古代君王怎样围猎的故事，来说明群体中的领导人团结全体的策略。古代君王打猎时，命令下人从三个方面驱赶禽兽。迎面向君王跑来的禽兽即所谓的前禽，全放掉，这就是失；背着君王跑去的禽兽，则射杀掉。所以《象传》说："舍逆取顺，失前禽也。"王弼也说："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其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之道者也。"（《周易注·卷一》）

"邑人不诫"，是指群体中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加防诫。群体中的领袖，只惩诫那些破坏群体团结的异己之人，而不防诫维护群体团结的自己人，这样就会吉祥。群体中的领袖这样做，是由于他在上层而又处于中坚的位置。所以《象传》说："邑人不诫，上使中也。"王弼也说："用其中正，征讨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

总之，群体中的领袖，既要以诚信仁德对待自己群体中的成员，把他们当成知己而不加以防备；又需要适当教育乃至惩诫那些破坏群体团结的人。这样做，就能彰显亲比之道，就会吉祥。

上六：比之无首，凶。

这是最后一种情形。“首”即先；“无首”，即落后；落后于比的人，就是卦辞中说的“后夫”，当然都是“凶”了。因为这些前来比附的人，都是为时已晚的，是看到大势所趋，不得不来比附的人，他们实际上没有诚意，所以是“凶”的。《彖传》说：“后夫凶，其道穷也。”《象传》说：“比之无首，无所终也。”王弼则更进一步地说：“无首，后也。外卦之终，是后夫也。亲道已成，无所与终，为时所弃，宜其凶也。”（《周易注·卷一》）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初积极参加的人，尚且不一定都能贯彻始终，有一个好结果，所以《诗经·大雅·荡》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何况是这些无始的“后夫”，那里会有一个终呢？因为他们要给这个群体带来灾难和凶险，所以不应为这个群体所吸收、包容。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无始无终”的人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卦便是讲人们形成群体的哲理。在群体中，必须有个刚毅中正的领袖。所有的成员，都要精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共同奋斗。这里边中正诚信最为根本。同时，大家都应该主动积极，但又不强求；还要择善弃恶，消除不团结的因素。这样这个群体才会兴旺发达，大家的事业都能有所成功。

9，当你小受阻碍时

当你有些积蓄时，又可能会受到小的阻碍。由于你积蓄的力量还不大，所以这小的阻碍便足以挡住你的去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敢不敢坚持正确的道路？有没有同错误决裂的决心？当你克服了障碍之后又怎么办？小畜卦会给你一个满意回答。

小畜 ䷈ 巽上 乾下

小畜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九卦。

小畜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巽风长女，性入。《象传》说："风行天上，小畜。"风行天上，密云集聚，还没有普降甘霖，所以，这既是积蓄力量的时刻，又是小受阻碍之时。对于人来说，好比是修养文章道德以待机遇之时，所以也是小受阻碍之时。因此《象传》又说："君子以懿文饰。"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畜"有畜养、畜聚和畜止之义。《说文解字》上说："畜，从田从玄。玄，益也。"段玉裁注曰："草木多益也。"由此可知，畜是田间谷物滋生蓄积的意思。《释文》说："畜，又作蓄，积也，聚也。"郑玄说："畜，养也。"程颐说："畜，止也，止则聚矣。"（《伊川易传》）

从小畜卦的卦象上看：主爻六四以柔居于阴位，是为重阴得正而不得中，上下两卦共有五个阳爻包围它，并与它呼应，所以叫做小畜。小畜卦的卦旨是在于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的"以小畜大"和"以阴畜阳"的道理。其中畜聚的主体是少数的阴，而畜聚的程度也是微小的。所以《彖传》说："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朱熹也说："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故为小畜之象。"（《周易本义·象上传》）

小畜卦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卦是亨通的。因为小畜卦的下卦乾性质为健，上卦巽性质为入，健而且入，所以志意可以亨通。其中九二和九五，又都是阳爻居中位，说明刚健、中庸、有实力，这也是志意可以亨通的象征。所以《彖传》说："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程颐也说："二五居中，刚中也。阳性上进，下复乾体，志在于行也。……言能亨，则由刚中。"（《伊川易传·卷一》）

但是小畜卦的积蓄仍是不足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还不能大有作为。“密云不雨”，说明阴阳二气未能和顺，积蓄的力量尚未达到饱和的状态，所以还不能下雨，密云还在往上升。因此《彖传》说：“密云不雨，上往也。”风性好动，不能久行天上，这就说明所积蓄的物质和能量都还较小。所以程颐才说：“君子观小畜之义，以懿美其文德”，而“文德方之道义为小也。”（《伊川易传·卷一》）

“自我西郊”，这是说：密云从城西方向向我飘来，也还是雨前的景象。所以《彖传》说：“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总之，小畜卦是亨通的，并有暴雨来临的迹象，你须受到暴风雨的洗礼，这样你才能越过这前进中的小的阻碍，走上光明而又平坦的大道。实破这小小的阻碍，你也须经过六个阶段：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要回到你从前走过的不断向上进取的正道上去，有什么错误呢？当然是吉利的。所以《彖传》说：“复自道，其义吉也。”从卦象上看，王弼说：“处乾之始，以升巽初，四为己应，不距己者也。以阳升阴，复自其道，顺而无违。”（《周易注·卷一》）这是说，你能顺利地越过这小的阻碍。

九二：牽复，吉。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要与你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回到你们从前走过的不断向上进取的正道上去，当然，更是吉利的。所以程颐说：“夫同患相忧，二五同志，故相牵连而复。二阳并进，则阴不能胜，得遂其复矣。”（《伊川易传·卷一》）这是说：小小的阻碍，更无法阻挡住你们二人走回正道。至于《象传》所说的：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则是说：你们二人携手，一同回到当初的正道上去，而且不离开中正的原则，那就更不会迷失方向，因此把握更大一些。这是说，你们更能越过阻碍。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阻碍就在你的面前，你要想突破它，必须下很大的决心。就象车子的辐条脱落，致使车子不能前行；就象夫妻相互

敌视，要闹离婚一样。《象传》说："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这是说，丈夫不能管住妻子，妻子也不服从丈夫的管制，所以家室不正。因此程颐说："三以阳爻居不得中而密比于四阴……不能前进，犹车舆说去轮辐……反目，谓怒目相视，不顺其夫而反制之也。"(《伊川易传·卷一》)为了能冲破阻碍，便须断然行事。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正是突破阻碍之时，但只要有一颗诚信的心，就能够避免伤害流血和忧虑惧怕，这样就不会犯错误造成损失。这是因为诚心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象传》说："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从卦象上来看，则正如朱熹所说："以一阴畜众阳，本有伤害忧惧，以其柔顺得正，虚中巽体，二阳助之，是有孚而血走惕出之象也。"(《周易本义·上经一》)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阻碍业已突破，六四之阴在下承九五之阳，双方精诚团结，九五得六四之养，又是处于中位的重阳，所以处境甚好。只要有一颗诚信的心(有孚)，又能连带其它诸阳相从(挛如)，九五富有起来之后，便与邻人共享。所以《象传》说："有孚挛如，不独富也。"这也正如程颐所说："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则其类皆应之矣，故曰挛如，谓牵连相从也。五必援挽与之相济，是富以其邻也。五以居尊位之势，如富者推其财力与邻比共之也。"(《伊川易传·卷一》)这便是叫人要有一颗诚信的心，自己富有之后，也要帮助邻人都共同富裕起来。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走向反面了。由"密云不雨"到"既雨"，就是下雨了。当然，雨也又停止了，这就是"既处"；由九三爻"舆说辐"到"尚德载"(尚得载，德与得通)，车又可行了。《象传》也说："既雨既处，德积载也。"从卦象上看，阴和于阳，又能畜止阳。阴阳合和，方有雨；阴畜止阳，故雨又止。上九爻居卦终，处在巽卦体之极，为六四所畜止。所以程颐才说："既雨，和也；既处，止也。

阴之畜阳，不和则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伊川易传·卷一》)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压制限止自己的丈夫，即使是居心纯正坚贞，也必然危险（厉）。"月几望"就是月既望，即阴历十六，月亮已经圆满，当然也是阴极阳消之时，妇盛而敌夫。程颐也是这样说："月望则与日敌矣。……于几望而为之戒曰，妇将敌矣。"(《伊川易传·卷一》)在这种情况下，君子远行是凶险的。《象传》也正是这样说的："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坤卦上六文言："阴疑于阳必战"，这里也是"阴疑于阳"，所以君子征凶。

小畜卦阐明了人们的事业小受阻碍时该如何应付的哲理。在暂时的困顿面前，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坚定信心，积蓄力量，准备克服这些阻碍。当这些阻碍被一一突破后，又必须适可而止，以免陷入新的困境中去。这就是我们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应抱的态度。

10，当你履行职责时

你要工作，便须履行你的职责。有时，你会顺利，踩了老虎尾巴也没被老虎咬；有时会不顺利，踩了老虎尾巴被老虎咬了。那么，老虎尾巴该不该踩？踩了以后又该怎样办才能消灾免祸？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又该怎么行使？履卦会给你满意回答。

履 ䷉ 乾上 兑下

履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卦。

履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象传》

说："上天下泽，履。"《说文解字》上说："履，足所依也。"所以说，履就是鞋，本为名词，当作动词来用，就是行动、践履和履行的意思。人们的行动，必须遵遁一定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在中国古代便叫做"礼"，因此履又有"礼"的含意；反之，"礼"也只有靠人去履行，才成其为礼，所以履卦便有履与礼的双重含意。从卦象上来看，兑泽这位和悦的少女跟从于乾天这位刚健的父亲，态度恭敬，所以安全而又通达。

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音碟，是咬与吃的意思。你踩到老虎尾巴上了，老虎却不回头咬你，这不是亨通顺利的象征吗？但是也应看到，履卦是有危险的，甚至充满危机感。不过由于是以柔履刚，虽然面临危险却仍亨通无灾。所以《彖传》才说："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王弼从卦体上解释说："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为履主，以柔履刚，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见咥者，以其兑而应乎乾也。"（《周易注·卷一》）

履卦之所以能"履虎尾不咥人亨"，是因为"刚正"。《彖传》说："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意思是说，如果有一颗刚正的心，就是就位皇帝的尊位也不内疚，更无所失，因为光明正大呀！所以王弼又说："乾，刚正之德者也。不以说（悦）行夫佞邪，而以说应夫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周易注·卷一》）这就更明确地说明了履虎尾而不被虎咬的原因。

履卦之所以能在危险中有安全，是因为有礼的内涵。礼，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范。程颐从卦象上说："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伊川易传·卷一》）这是将自然现象中的上下正理，引申到阶级社会了。《象传》也这样说："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程颐又进一步认为："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又说："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而"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亨有限，故皆有定志。"（《伊川易传·卷一》）实际上，如果从反面去看，这种安全是坐在活火山顶上的安全，是建立在危机上面

的安全，而且时机一到，终于要走上不安全。因此，履卦是充满了危机感的。实际上，整个周易都具有这种危机感。所以《系辞下传·十一章》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这实际上就是周易的中心思想，而履卦又是体现这种中心思想相当明显的一卦。

人们在社会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要经历以下六种境遇：

初九：素履，往无咎。

这是第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你还是一个布衣之士，平常的老百姓，所以是穿着没有文饰的素服。初九是阳爻，象征你是一位有才能的性格刚健而富于进取心的君子，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上，可这个地位又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地位。这时，你还没有被荣华富贵所诱惑，所以仍然抱着自己平素的志向，去履行你的社会职责。因此《象传》说："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因此你有所往而无咎，不会有过失。王弼说："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周易注·卷一》）荀爽说："素履者，谓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独行礼义，不失其正，故无咎也。"必须注意的是：这不是说叫人"我行我素"或"特立独行"。因为如果违背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敢于"我行我素"的"特立独行"者，就不是"无咎"而是有"凶"了。要注意到，履卦从始至终都不违背"礼"。只有根据"礼"，去履行社会职责，才会"无咎"。当然，这种"礼"也不局限于封建时代的"礼教"；它应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所规定的行为准则。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这是第二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你是一位隐士（幽人）。你性格刚健中正，由于与当权者（九五）同性相斥，所以不能被重用。但是你能心胸开阔而坦荡地甘于做个隐士，既不求闻达于世，又不被世俗扰乱和诱惑，能够奉行自己纯正坚贞的人生信条，所以吉祥。这样说来，你履行你的社会职责的道路，不是平坦而又平坦的吗？《象传》说："幽人贞吉，不自乱也。"孔颖达解释说："不以危险以自乱也。既能谦退幽谷，何有危险自乱之事？"（《周易正义·卷二》）王弼从卦象上分析说："二以阳

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履道坦坦，无险厄也。"(《周易注·卷一》)从九二爻处于内卦中位(相当于地方官)和王弼在这里说的"隐显同"可知：九二这种"幽人"还不是真正"归园田居"的陶渊明式的隐士，而是隐于地方官位置上的隐士。这种隐士，安于低下的地方官的位置，以一种隐士的心胸对待世事，并履行自己分内的职责，不求轰轰烈烈的政绩，不幻想青云之上式的提拔，是一种"隐"与"显"同的境遇，当然是既有适当作为，又可吉祥了。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这是第三种境遇，与第二种境遇恰恰相反。你是一个性格柔弱、能力低下的人，竟然处在地方大官的重要位置之上。向下，你卑视安于现状的有能力的人(初九、九二，这叫做逆乘二刚)；向上，你紧紧靠近和跟随阳刚之君九五，好比跟在老虎的后边。你能力弱，好比是瞎一只眼睛的人，只能用一只眼睛去看，这样看得不明；好比是瘸一条腿，只用一瘸一拐地去走路，这样走得不远。所以《象传》说："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但是你却逞能，居于阳刚之位，所以王弼说："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周易注·卷一》)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处境就很不好了。你跟在老虎后面，踩住老虎尾巴，就要被老虎咬了，甚至是吃了。所以《象传》说："咥人之凶，位不当也。"处在这种不利的位置上，你如果还想逞强，企图拥兵自重，心怀不轨，叛乱夺权，以武力凌人而想自为大君(国王)，那是凶险的，一定要失败。所以《象传》说："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王弼曰："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有夺九五尊位的野心)，顽之甚也。"(《周易注·卷一》)这种失败和凶，是你不能正确履行你的职责而顽固地要实现个人野心造成的。你自不量力，结果适得其反了。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六三爻，是本人柔弱无力，却处于阳刚的位置上，因而凶；九四爻则是本人刚强有力，却处于阴柔的位置上，所以，

即使无意中不慎踩了老虎尾巴，但是由于表示出一种诚惶诚恐的样子，最终还是吉祥的，仍可以履行你的职责，施展你的抱负。所以《象传》说："愬愬终吉，志行也。"王弼说："逼近至尊，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以谦为本，虽处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周易注·卷一》）

九五：　履，贞厉。

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九五这里，由于阳刚处于阳位而又居中，实乃处于君王之位，而下卦兑泽少女，又都能和悦服从，唯命是听，这就给九五造成了独断专行的机会。夬是果决。九五性格阳刚，最喜独断专行，他自己独裁一切，即使动机纯正，行为正确，也仍然是危险的。本爻爻辞，乃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闪闪发光，很值得我们重视。《象传》说："夬履贞厉，位正当也。"程颐说："五以阳刚乾体居至尊之位，任其刚决而行者也。如此则虽得正，犹危厉也。"（《伊川易传·卷一》）也是在告诫君王，不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这是最后一种情况。由于上九爻处在履卦的终极之外，所以可以回过头来考察，从履行职责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以便发现祸福的征兆，其中结果周旋圆满的，当然就是大吉大利的了。《象传》说："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这是说大吉大利，必有大庆。王弼也说："祸福之祥（征兆），生乎所履。处履之极（上九），履道成矣，故可视履而考祥也。居极应悦，高而不危，是其旋（圆满）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周易注·卷一》）

总之，履卦是讲履行职责的哲理，用"履虎尾"作为象征，说明履行职责时须有危机感，要时时刻刻小心翼翼，不可马虎大意。履行职责须遵守正道，又须有中正柔顺的态度。不可逞强好胜，争权夺利；也不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要以实践的结果作为评价履行职责好坏的客观根据，要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11. 当你亨通光明时

红运降临。你走在光明大道上，众人向你招手欢呼。那么你将怎样对待这种红运呢？能容纳那些不成熟、有缺点的追随者吗？你不会想到这光明的尽头便是黑暗吗？在黑暗将要到来时，你又将怎样办呢？请看泰卦，它会告诉你一种减少损失的办法。



泰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一卦。

泰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说："天地交，泰。"《说文解字》说："泰，滑也。从手水。段玉裁注："手在水中，下溜甚利也。"《序卦》说：泰者，通也。"曹丕说："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是其志同。'由是观之，'交'，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这就说明了事物因"交"而"泰"的道理。泰卦正是通过上下交通、阴阳应合来说明事物亨通光明康泰之理的。

从卦象上来看则正如《象传》所说：由于泰卦之"上下交"（地重由上下降，天轻由下上升，二者不是互相背离，而是互相交合），所以"其志同"。泰卦是"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的，也就说是"内君子而外小人"的，所以其"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这样就决定了泰卦的性质。

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

"小"是指坤阴，"大"是指乾阳；"往"是说离去，"来"是说近来。坤阴是大地，本是在下的，但却前往，由内卦（下）走向外卦（上）了；乾阳是天空，本是在上的，但却近来，由外卦（上）走向内卦（下）了。

这种小往大来的卦象，象征着君子之道在上升而小人之道在下降，这也就是“阳息而升，阴消而降”（李鼎祚），当然是吉利而亨通的了。因此《彖传》才说：“天地交而万物通”；《象传》也说：“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调整）民。”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使人民生活得泰平安康了。

在泰平安康的境遇之中，你的事业便可亨通光明了。那么你应怎样正确对待这种境遇呢？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刚刚进入亨通光明的境域，康泰平安。你是富有进取心的人，力求前进，你就应该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前进，这样一定会吉利。这就好比你从地上去拔一根茅草，由于茅草的根与其它茅草的根相互牵连着（茹），结果便连带拔下一簇草来（以其汇）。王弼从卦象上分析说：“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己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这是说：团结起来，都有向外（上）发展的愿望，前进后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是共同行动才有吉利。《象传》也强调“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因此你们应务求向外（上）发展，千万不可满足眼前的一点安乐泰平。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又前进了一步，得到一个有利于向上发展的基层领导的地位。这时，你要宽宏大量，以恢宏的量度去包容和利用那些业务上不熟练的人（荒），和道德品质上有错误的人（秽）。这正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国君含垢”的故事。那是说：当国王的，应如俗话所说：“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河流湖泊里面，容纳着污泥浊水；山林草木之中，暗藏着毒虫猛兽；美玉隐匿着斑痕；君王忍受着耻辱；这是上天的常道。老子也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你能够容纳这些人，这些人定会对你感激涕零，为你拼死卖力。所以程颐也说：“治泰之道，呈二而言……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安之。”（《伊川易传·卷一》）因此，那种不管工作效

率和经济效益，单纯对社会发展进行道德批评的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那样做，是无法发展你的事业的。

这时，你还须有“暴虎冯河”的果敢作风。(《诗经·小雅·小旻》篇中说：“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论语·述而》篇中也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赞成）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四平八稳的保守作用。）暴虎，是徒手打虎；冯（凭）河，是泅水过河。这两种行为，都是一种果敢的表现。程颐说得好：“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情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伊川易传·卷一》) 处在这个对你事业顺利发展极为有利的阶段，你不仅自己要有“暴虎冯河”的果敢的开拓精神，也要善于吸收和任用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用冯河”；否则，你的事业便不能很快的发展，耽误了时间，错过了大好时机，那是太令人遗憾了！

这时，你不要忘掉那些远离你的贤才。你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招引到你的身边，加以团结任用。这就叫做“不遐遗”。“遐”是远的意思；“遗”是遗弃的意思。王弼说：“用心弘大，无所遐弃，故曰不遐遗也。”(《周易注·卷二》) 程颐也说：“虽遐远，不可遗。若事之微隐，贤才之在僻陋，皆遐远者也。”(《伊川易传·卷一》)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隐居南阳的诸葛亮，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这时，你也不要结朋党，搞小圈子，这就叫做“朋亡”。因为结了朋党，搞了小圈子，被狭隘的宗派主义蒙蔽了眼睛，你就无法广交一切对你有利的人了。失去这些人的帮助，你的事业要大受损害。所以王弼说：“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周易注·卷二》)。

总之，在这个有利的第二阶段，你应该崇尚不偏不倚的德行，这就叫做“得尚于中行”。《象传》说：“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你的事业，一定能够发扬光大起来。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阳刚的极盛时期。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早就表明：盛极必衰，泰极否来，事

物无不走向自己的反面。"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说明这个辩证的道理的。"无平不陂"是说：安平终于要变成险陂。这就是说"泰将转化为否。程颐说："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伊川易传·卷一》)"无往不复"是说：前往终于要转为返复。这也是说：泰将转化为否。《象传》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程颐也说："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那么"九三"处于天地交界之处，不正是处于"天地际"吗？在这样一个天地交际之处，你的事业虽然兴旺发达，但却困难重重。但是，只要你坚持你那纯贞的正道，就不会犯错误而遭受损失。不要担忧（恤）别人信任不信任，在吃饭时还是有福酒可饮的，这就是"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这是第四阶段，是泰中之否的开端。这时，你已经由亨通光明开始向闭塞黑暗转化了。你虽然翩翩如仙身居上位，但并不殷实而富有馀力，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在前三十六回前，富裕中多亏损，大有大的难处。这时你的邻人也同你一样衰落了。你不告戒他们，他们也相信你，愿意与你同道。所以《象传》说："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我们在分析介绍泰卦初九爻时已经说过：在你向上进取之时，就如"拔茅茹"一样，三阳同志，俱志在向上进取，真是一荣俱荣，相反，如今你与你的两个邻人（六五、上六），三阴同道，无可奈何向下复归，这正如与贾家同道史、王、薛三家也日趋没落，又是一损俱损。程颐说："六四处泰之过中，以阴在上志在下，复上二阴亦志在趋下。翩翩，疲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三阴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实，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不待戒告而诚实相合也。"(《伊川易传·卷一》)

金景芳在讲到本爻时说："朱子本义和程传都把这句话（指本爻爻辞）当坏意思讲，但有的人当好意思讲。泰卦的时候，不是坏的。翩翩，表示上下交，上边谦虚接乎下，下边刚直事乎上，不戒，不待告

戒，不必事先告知。我想，还是庆当作好的方面讲，因为是泰嘛，全卦是泰，不光下边乾卦是泰。"其实，单纯讲成好坏都是不符合本卦本爻原意的。正确的讲法是："泰中有否"或"泰中之否"，这正如《红楼梦》一书中，贾府于隆盛中有衰颓一样。用易理的语言来说，就是："阳中有阴"和"阳中之阴"。至于"翩翩"，既不是疲飞之貌，也不是上下交和谦虚待下。"翩翩"就是轻快飞舞的样子，也形容风度文采之优美。翩翩不富，正是没落贵族的生动写照。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仍为泰中之否。这是殷代已走向衰落，但纣王之父殷高宗帝乙决定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周文王姬昌这位在其属下而有能力的人物，当然是有福（祉）的，是大吉大利的事。程颐说："自古帝女虽皆下嫁，至帝乙然后制为礼法，使降其尊贵，以顺从其夫也。"（《伊川易传·卷一》）公主下嫁，虽属正常，但总还是一种下嫁，是泰中之否中之泰，所以仍为"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已经到了泰卦的极点，极盛而衰的衰，十分明显了，相当于《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以后的时期，晴雯已死，十分凄惨。古代修城和挖护城壕（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工程：以城壕中的土来修起城墙。这时到了衰败时节，城墙倒塌于城壕之中，城墙与护城壕都不存在了，所剩只是一片废墟。程颐也说："掘隍土积累以成城，如治道积累以成泰。及泰之终，将反于否，如城土颓圮，复反于隍也。"（《伊川易传·卷一》）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动用武力了。因为城墙已经倒了，无法防守了，更无力进攻别人了。把本邑城复于隍之事上报于君王，即使是纯贞而合乎正道，处境仍旧十分艰难。这就是，泰极否来，所以《象传》说："城复于隍，其命乱也。"泰平之治世，终要转化为否邪的乱世了。

总而言之：我们处于亨通光明的泰平盛世之中，首先要

力求发展。为了发展，就必须善于容纳人、团结人。但又应该知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因此必须居安思危。在衰落必然到来时，应因势利导，尽量减少损失。切记不可死硬对抗，因为那样必然损失惨重从而加速衰落乃至灭亡。现代世界讲究安乐生与安乐死，这与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周易哲学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伟大的智慧。

12，当你闭塞黑暗时

厄运向你袭来。你走投无路，举目无亲，眼前一片黑暗。那么你将怎样对待这种厄运呢？能承受各种不幸吗？能承受各种侮辱吗？生活的转机，何时才能来临？你有决心等待吗？只要你能坚持下去，光明定会到来。不信，请看下卦

——

否 ䷋ 乾上 坤上

否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二卦。

否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地重下降，天轻上升，二者相互背离而不相交合，所以《象传》说："天地不交，否。"《经典释文》说："否，备鄙反。闭也，塞也。"所以否是闭塞的意思。《序卦》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这是说泰极而否，泰否互为综卦，可以相互转化，正如白天和黑夜可以相互转化一样。所以泰卦是亨通光明，否卦就是闭塞黑暗。这叫做"否泰反其类"（《杂卦传》）。

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匪人"即小人。在闭塞黑暗时当道的小人们，不利于君子坚守正

道。泰卦是小往大来：小人之道下降，君子之道上升；相反，否卦则是大往小来：君子之道下降，小人之道上升。崔憬说："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时，小人道长，故云匪人。"程颐认为"匪"为无，"人"指人道，所以"天地不交则不生万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伊川易传·卷一》）这个讲法也可通。《彖传》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这时，坤阴进主于内（内卦可象征朝廷），而乾阳退居于外（外卦可象征草野），政治黑暗，国将不国，这就叫做"天下无邦"。这时，君子应当收敛自己的才华，持愚守拙，不可进取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所以《象传》说："君子以俭（压抑、约束）德辟（僻）难，不可荣以禄。"以南宋初年秦桧当权岳飞被害为史例可知：当权的投降派为"内阴"、"内柔"和"内小人"，他们占了上风，这就叫做"小人道长"；岳飞等抗战派为"外阳"、"外刚"和"外君子"，他们终于失败，这就叫做"君子道消"。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的北宋，就这样灭亡了。所以《彖传》才说：否卦是"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但是在这种黑暗时代，从个人安危上来讲，君子当然须"以俭德辟难"，但从国家民族的安危上讲，君子则应挺身而出，但不是为了"荣以禄"，而是为了坚持大义而抗争。屈原在这方面便是光辉的榜样。

在闭塞黑暗的时代，你的事业无法亨通。那么你应怎样正确对待这种境遇呢？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刚刚进入闭塞黑暗的境域。你仍富有进取心，力求前进。你的周围这时有一群小人。你一前进，必然要连带牵动他们，遭到他们的嫉妒和非议。这就好象你拔一根茅草，由于茅草根部相互牵连着（茹），结果你便拔下了一簇茅草来。但是，如果你坚持为国为民的坚贞正道，还是会吉祥亨通的。所以《象传》说："拔茅贞吉，志在君也。"这就好比屈原，身处黑暗时代，但是一开始时还是吉祥亨通的，因为那时屈原"志在君"，而楚怀王当时也还信任他，周围的小人如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椒等人还无可奈何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就

应坚持孤独奋斗的正确道路，不可与世浮沉，随波逐流。

程颐说："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但是在这同一的取象之中，泰与否两卦还是有区别的。泰卦是"征吉"、"志在外"；否卦则是"贞吉亨"、"志在君"。这种"征"与"在外"，是阳性的、积极独创的；这种"贞"与"在君"，是阴性的、消极服从的。但是，无论是积极独创还是消极服从，都是一种前进。在泰卦中，这种前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性，所以叫做"征"；在否卦中，这种前进具有明显的消极性，所以没有"征"字，只有一个"亨"字。"亨"是亨通，当然有进的含义；讲成退守，是不恰当的。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正好处在黑暗与闭塞之中，处境更加艰难了。所以，你只好以柔顺的态度，委屈自己，包涵承受下去。这就好比屈原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楚怀王疏远了他。他那"志在君也"的"贞吉亨"，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小人吉"，如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椒等佞臣得势，而"大人否亨"。"否"就是不，"否亨"就是不亨通。屈原不能亨通，是他不能同昏睡的众人同道，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象传》才说："大人否亨，不乱群也。""不乱群"，就是不肯乱于群盲之中。这时，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一个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人，你应该学习屈原，不怕孤独寂寞，独自一人，踽踽独行，坚持你的正道。当然，为了等待时机，你也需要学会如何保存自己。其方法，不外乎"包承"二字。

六三：包羞。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是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如是冬夜，则更为寒冷，叫做连小鬼也冻得呲牙的时候，最难坚持了。这时，你仅仅"包承"都不行了；还须能够包涵你所不能包涵的"羞辱"，这就叫做"包羞"。这就相当于屈原被流放之时，所以《象传》才说："包羞，位不当也。"程颐说："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穷斯滥矣，极小人之情状也，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伊川易传·卷一》）程颐这种说法，忽略了人的二重性。其实，包羞的

人，还可以外似小人而内为君子的。这种二重性格，完全是极恶劣的环境造成的。我在拙著《〈红楼梦〉的真味之谜》（又名《三个贾宝玉之谜》）中便指出：非贾宝玉，即处在蛹期的贾宝玉，即高鹗笔下的出家前的贾宝玉，便是这样一个"包羞"的非贾宝玉。至于受宫刑后忍辱含垢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也是一个"包羞"的典型人物。因此，程颐之所见，未免浅矣！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闭塞黑暗中已经露出一线光明。你刚刚脱离"包承"乃至"包羞"的可悲境域，虽有阳刚向上的性质，但却没有有利的地位，所以向前迈进，尚须等待机遇，这种"机遇"，就是所谓的"命"。你有了这样的"命"（机遇），便可向前迈进，而且不会犯错误。你的同类（畴），也都会附丽于你，团结在你的身边，共同得到福祉。所以《象传》说："有命无咎，其志行也。"程颐则说："四以阳刚健体居近君之位，是以济否之本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辅上济否。然当君道方否之时，处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动必出于君命，威炳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矣。"（《伊川易传·卷一》）这是说，要切忌居功取忌。自己不居功，就不会取忌于任何人；如再能按照国家的法令去行事，把功劳成绩归于上级领导，那就不会犯错误，而且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因为此时你的这点顺利，还只是闭塞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总的说来，小人的黑暗势力还没有消退，还在包围着你。你须有自知之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虽然仍然处于否卦的闭塞黑暗之中，但是，一线光明已经扩大如东方的曙光了。阳刚更加强壮，也取得了中坚的位置，因此可以推行休美之事于这否塞黑暗之时了。所以孔颖达说："估否者，休美也，谓能行休美之事于否塞之时。"当然，"休"又有休息之义。《释文》曰："休，美也，息也。"程颐也说："休息天下之否"。（《伊川易传·卷一》）可见此解也可采用。总之，在休否之时，大人可以吉祥，著名人物，可以先平反改正；普通人物，仍须等待一时。因为黑暗尚未消退。乍暖春寒料峭之时也！又有一说，认为休否只能是大人物的事，

所以《象传》才说："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大人当位，力主改革时弊，但是，仍须时时警惕小人的破坏，要有"其亡、其亡"（其是语助词，亡是危亡）的危机感，时刻警惕到有灭亡的可能。只有这样，"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传下》）"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说，只有念念不忘危亡，才能使国家牢固，就象丛生的苞草的根那样，盘结在一起，就象桑树的根那样扎入很深的地层，十分牢固。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这是第六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否卦已经到了终极的一爻，物极必反，倾覆否塞黑暗，其势已成。《象传》说："否终则倾，何可长也？"程颐说："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物极必反，理之常也。"而且，九居上位，具有阳刚之才，所以程颐又说："反危为安，易乱为安，必有阳刚之才，而后能也。"否既可倾，而又能倾，于是否极泰来，这就是"先否后喜"了。喜为喜事，意指通泰。孔颖达解释说："先否后喜者，否道未倾之时，是先否之道；否道已倾之后，其事得通。故曰：后有喜也。"（《周易正义·卷二》）

总之，否卦告诉我们，要度过闭塞黑暗的时期，首先要有坚定而纯贞的理想和信念，还要善于在忍耐中逐步求进取。而只有这种忍耐成为难以忍耐的忍耐时，即由"包承"进到"包羞"的程度时，你才算真正有了忍耐力。所以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忍为难忍，方为忍。"当然，这种忍耐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在忍耐中迎接曙光。在"小鬼呲牙"的时候，东方便也透出一线微熹。这时黑暗势力并没有完全消退，穷凶极恶的小人们还在伺机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则必须提高警惕，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13. 当你需要同人时

要想完成你的事业，就必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没有很多这样的朋友的帮助，你的事业便不能成功。然而，怎样才能得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呢？单靠门人、族人能行吗？追求同人，也同追求爱情，同人一卦，可以向你透露玄机，助你成功！

同人 ䷌ 坎上 离下

同人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

同人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天轻上升，火明上升与天求同，所以《象传》说："天与火，同人。"《诗经·幽风·七月》一诗云："二之曰其同，载缵武功。"句中的"同"，就是会聚、会同的意思。人们从一个闭塞而黑暗的"否"的世界中冲出来，首先会感到孤独无援，所以便急于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同人，因此《序卦传》才说："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卦中六二在内卦当位得中，其余五爻都为阳，六二又与九五相应，这正是"同人"的象征。所以《象传》说："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于野"，字面上是说：君子应在广阔的野外，会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这其中就蕴含着君子应当有广阔的胸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德行。这就正符合火向天上升的同人卦卦象。因此《象传》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象传》也说："君子以族类辨物"。存小异，求大同，以通天下，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这样一来，当然是"亨通"无阻了！因此，在这时，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完成伟大的事业，利于君子坚守坚贞的正道。

要想求同于人，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也须经历以下这个阶段。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首先要打破门户之见，走到门外，求同于人，当然是没有什么过错的。所以《象传》说："出门同人，又谁咎也？"王弼也说："居同人之始，为同人之首者也。无应于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周易注·卷二》）这里是说，虽然没有上面大人物对你的支持，但也说明你没有借助于私情，而以一片大公无私的忠心与诚心求同于人，所以就不会犯错误。

六二：同人于宗，吝。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接着要打破宗族之见，走到宗外，求同于人，就发生困难（吝）了。所以《象传》重复说："同人于宗，吝道也。""吝道"，就是难于执行正道。因为这个六二阴爻当位得中，有权有势，又与九五爻相应，得到九五尊位的支持，由于循了私情，不能以一片大公无私的忠心与诚心求同于人，所以难以打破宗族之见。

另一种说法是：把"宗"字讲成"主"字，接着改为"主"字。理由是：六二爻与九五爻相应，引为人除与主子相应外，目中无人，这就背离了同人卦大同的卦德。王弼也这样解释说："应在乎五，唯同于主，过主则否，用心偏狭，鄙吝之道。"（《周易注·卷二》）这种改字解经的方法，是不足取的。同时，本卦下列各爻的句法一致，实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卦辞：同人于野，亨……（应为：于野外）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应为：于门外）

六二：同人于宗，吝。（应为：于宗外）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应为：于郊外）

如果改"宗"为主，这四句的句法就不一致了，成为"求同人于主上"，那显然是不合乎本卦语法规律的。因此，我们不取王弼的解释，而是自作解释。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求同人而不可得，便想动用武力去夺取。你埋伏军队于草莽之中，你又登到高高的丘陵上去观察敌情，结果发现

敌军强大，你无法取胜。就这样，你一直拖延了三年，也不敢动兵。你为了安全，结果毫无所得。所以《象传》说："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崔憬说："与二相比，欲同人焉，盛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隐兵于野，将以袭之。王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为一年，自三至五，频遇刚敌，故三岁不兴，安可行也。"总之，这是欲得同人而不能。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求同人仍不可得，便仍想动用武力去夺取。你登上高墙（墉）观察敌情，结果你发现此举不义所以无法取胜。就这样，你放弃这次战争，不去攻克敌军了，于是你就可以得到吉利。《象传》说："乘其墉，义弗克也。"王弼说："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攻三求二，尤而效之，违义伤理，众所不与，故虽乘墉而不克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仍求同于人，先头你追求不到，因此号咷大哭一场；最后你追求到了，因此又大笑一场。因为你动用了大批军队，战胜了九四和九三的阻隔，而与六二相遇了，这样就达到了你追求同人的目的。所以《象传》说："同人之先，以中直（中正率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王弼也说："体柔居中，众之所与；执刚用直，众所未从。故近隔乎二刚，未获厥志，是以先号咷也。居中处尊，战必克胜，故后笑也。"（《周易注·卷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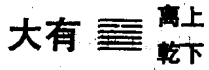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仍求同于人，但是你在郊外，荒僻无人，当然求不到。所以《象传》说："同人于郊，志未得也。"王弼说："处同人之时，最在于外，不获同志，而远于内争，故虽无悔吝，亦未得其志。"这是自鸣清高，虽然无成，但也无悔。

总之，求同于人，有如众男追求一女。不积极地追求，是求不到的。积极地追求，由于所处地位、所具条件不同，

也不一定能追求得到。求同于人，要破除门户和宗族的狭隘偏见，要重大同而轻小异，求大同而存小异，要大公无私，遵守道义。遇到障碍，也得坚决果敢地加以排除，这叫做君子当仁不让。如果脱离群众，孤芳自赏，那就无法得到广大同志的拥护。

14. 当你大有作为时

人人都想大有作为、大有收获、大有成就，都想进入大成境界。可是当你一旦进入这种境界后，怎么对待别人的嫉妒和羡慕、诋毁和颂扬？你能抑制住自己心头油然而生的骄傲么？能在拿出巨额捐献时不怀有更大的野心么？为了平安，请看——



大有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四卦。

大有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离火（日）中女，性附。火（日）在天上，光辉四射，普照万物，足以明察秋毫之末。所以《象传》说："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程颐解释说："君子观大有之象，以遏绝众恶，扬明善类，以奉顺天休美之命。"（《伊川易传·卷一》）

"有"字的本义是以手持月（肉）以耕种，所以"有"为丰收之意。《诗经·鲁颂·有駜》篇云："自今以始，岁其有。"《传》曰："岁其有，丰年也。"因此，"大有"就是大丰年。《序卦传》说："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这是说：你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物必归向于你，你就会大有收获、大有成就了。虞翻注为"大富有"。（李鼎祚《周易集

解·卷三》)

从卦象上来看：大有卦是一阴居于五的尊位，得到五阳之应，正具有"大富有"的形象。所以《彖传》说："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这是说：大有卦，阴爻（柔）六得尊位五，高大而能守中庸之道，上下五个阳爻（刚）纷纷与之相应，所以就会大有收获。朱熹也说："柔处尊位，群阳并应，大能所有，故曰'大有'。"

大有卦卦辞：大有，元亨。

大有卦是大善亨通的卦。《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天而行时，是以元亨。"这是说：大有卦的性质兼有下卦乾的刚健和上卦离的光明，顺应于天道而又符合四时的运转，所以就大善，亨通。

在这大善亨通的境遇中，你也要经过六个阶段：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刚刚步入大善亨通的境域。你如果能够与你的同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而无交互侵害的行为，就无相互指责的事情发生，自己也不会觉得有过错；你如果遇到艰难，就会更引起你奋发的勇气，这样更不会犯错误。有人认为"交"字有交互和骄傲双重含义。例如程颐说："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盛，处卑无应与，未有骄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伊川易传·卷一》)李镜池则认为"交"只有交互的含义。(《周易通义》)这种分歧不至于影响对本爻辞基本含义的理解，故录以备考。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经开始大有收获了，所以用大车装载，无论前往到什么地方，都没有过错。《象传》说："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孔颖达说："大车以载者，体是刚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倾危，犹若大车以载物也。"(《周易正义·卷一》)李镜池认为这是大车装载农产品，一派丰收景象。(《周易通义》)这就更加简单明白。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这里"亨"字即为"享"字。《朱子语类》说："古文无享字。亨、享、

烹，并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说"亨享二字，据《说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当亦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虽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大义，亦甚害事也。"

"亨"即"享"。朱熹又说："亨，《春秋传》作享，朝献也……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刚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贤，故为亨于天子之象。"（《周易本义·上经一》）所以说："公用亨于天子"，就是公向天子奉献了丰富的贡品，天子当然要礼遇他，赐给他酒食。这是小人所做不到也得不到的，所以才说"弗克"。至于《象传》说的"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则为警戒之辞，含义就更宽了：一是说，小人做不到这一点，因而相形对比之下就得不到天子的好感，当然处境要变坏而有害；小人做到了这一点，天子错给他以恩宠，国家就会受害，结果小人本身也会受害。

总而言之，进入这第三阶段中，你已经更加大有作为、大有成就和收获，需要向国家有所奉献，也会得到国家的奖赏。但如果有小人之居心，不作奉献，或虽作奉献但又企图谋取非分，则都有害。既有害于国家，又有害于自己。这很值得人们警戒！

九四：匪其彭，无咎。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更加大有作为、大有成就和大有收获了。你给国家的奉献也很多了，国家也给你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了。这时，你应该特别谦逊，不要盛气凌人。只要你处处都能抑制自己，而不要野心勃勃僭上夺权，这就不会犯错误。你应有这样一种自知之明。

彭是盛大的意思。《诗经·齐风·载驱》一诗中说："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是说行人众多，场面盛大。《诗经·大雅·大明》一诗中说："驷骐彭彭"，是说武王戎马之盛。"匪其彭"，就是不要让它太盛大了。九四爻居于上体，切近六五，得到大有卦的盛大，但处在阴柔之位，居于六五之下，如果太盛大，就要有腿粗于腰、功高盖主的情况出现，当然是危险的。因此《象传》说："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就是叫人有

这样一种分辨事理的聪明，看清这种不利的形势。程颐说："九四居大有之时已过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近君之高位，苟处太盛，败到凶咎。"（《伊川易传·卷一》）

六五：厥孚交加，威如，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已经达到了大有的顶峰。你主要是面对处在你下面的人。你对这些下人要拿出一颗诚心，犹如同他们交朋友的样子，让他们感到亲切，从而更加觉得你伟大；你对这些下人还要拿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让他们感到必须敬畏你。你能这样恩威并济，才会征服他们的心，因而吉祥。

这里的"厥"是语助词，相当于"其"字；"孚"是诚信；"交"是交互。《象传》说：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这是说：以诚信之心象交朋友一样对待下人，真是可以激发他们的志气；威严也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不要使下人戒备你。这样当然就会得到吉祥了。王弼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居尊以柔，处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应之，信以发志，故其孚交如也。"这是解释上句；"不疑于物，物亦诚焉。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这是解释下句。总之，王弼在这里阐发了以柔治国和行不言之教的老子思想，它和本爻爻辞的精神是非常切合的。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第后一个阶段。这时，你虽然达到了大有的最大限度，但是也失去了最好的位置，不再有权。因为你是最大的大有者，所以你是吉无不利的；但是，你又是一位无位的颐养天年的大有者，所以你的"吉无不利"，皆决定于"天 "，而不象六五那样，有权有位，其吉祥皆决定于"人助"。如果老天保 你，你就"吉无不利"。但是，谁能知道老天保 不保 你呢？因此，你处在这个阶段究竟是吉是凶，是无法确定的。

总之，上九对于六五来说，是一和中物极必反的衰落阶段，上九决不高于六五。但是上九是阳在阴位而失中，六五是阴在阳位而居中。所以上九好比一位太上皇，六五好比是一位孝顺的皇帝。太上皇不会遭到

什么凶险之事，除非天年已尽。

大有卦说明大有作为、大有收获和大有成就时人们应该遵循的人生哲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是要克服困难奋勇前进，有了收获和成就，首先要报效国家、社会；有了荣誉和地位，首先要防止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有了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力，便须对下诚信谦和而又恩威并济。最后是功成名就便退居二线颐养天年。能够这样明哲地审时度势，便可大善亨通。

15，当你能够谦虚时

什么是谦虚？为什么要谦虚？谦虚能使人进步吗？谦虚和实事求是相容吗？能够让谦虚掩盖住真理之光吗？在竞争之中如何谦虚？在压抑之下如何谦虚？谦虚与谦卑有何区别？中国古人为什么最重谦德？现代人怎样对待谦虚，请你仔细玩味谦卦！

谦 ䷎ 坤上 艮下

谦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五卦。

谦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山本来比地高，却处在地之下；内心知道应该抑止，外表又柔顺。这两种形象，都是谦虚的表现。所以《象传》说："地中有山，谦。"这是说谦卦以艮山在下比喻自己，以坤地在上比喻别人，甘愿降己而升人，这就是谦道。所以刘表说："谦之为道，降己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体之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引）这就是说：自甘卑下者，内蕴却更崇高。

因此程颐也说："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下，处卑下而内蕴高大之象，故为谦也。"（《伊川易传·卷二》）

从文字学角度去看，"谦，敬也。"（《说文解字》）"谦，让也。"（《玉篇》）所以，"谦"有谦敬让人之义。《释文》说："谦，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但是"谦"并不是本来卑下，而是崇高的大有者的一种美德。所以《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

从卦象上看，谦卦只有九三这一个阳爻，为乾天，却处在下体，所以《彖传》说这是"天道下济"；这个九三阳爻处于五个阴爻之中，所以《彖传》说"天道下济而光明"。与此同时，坤（地）体本应在下，却处于谦卦的上体，所以《彖传》说："地道卑而上行。"

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

谦卦，亨通无阻。君子终生实行谦德，必有重大成就。所以《彖传》说："谦尊而光，卑不可踰，君子之终也。"程颐进一步阐述说："君子志存乎谦巽达理，故乐天而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安履乎让，终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显，此所谓君子有终也。"（《伊川易传·卷二》）这里的关键是"不竞"、"不矜"与"不易"，结果正相反，"人益尊之"、"德益光显"，这就叫做"君子有终"。《彖传》又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象传》也说："君子以裒（音抔，减少）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是说：天行之道，使盈满者亏损而增益谦虚者。所以程颐说："以天行而言，盈者则亏，谦者则益，日月阴阳是也。"（《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地行之道，使盈满者变少而流注谦虚者。所以程颐说："以地势而言，盈满者倾变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保祐谦恭者。其实，鬼神就是泛指的天地造化万物的规律，不过人格化了。所以程颐说："鬼神，谓造化之迹。盈满者，祸害之；谦损者，福祐之。凡过而损，不足以益者，皆是也。"（《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人情厌恶骄盈而喜好谦逊，君子减少多的而增益少的，衡量事物之多寡而使其平均。所以程颐说："人情疾恶于盈满而好于谦巽也。谦者，人之至德。故圣人诗言，所以戒盈而劝谦也。"（《伊川易

传·卷二》)

那么什么是谦虚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有什么功效呢？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虚而又谦虚的君子，甘心居于最下位，用这种态度，就是徒步涉过大江大河，也会吉祥。《象传》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卑以自牧"就是以自甘卑下的态度自我约束。由此看来，谦而又谦的自甘退让并不是目的，积极进取用涉大川得到吉利才是目的，而且，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王弼说："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其唯君子。"(《周易注·卷二》)

六二：鸣谦，贞吉。

"鸣"本为鸟叫，引申为一切鸣叫或发响，在此当"声闻"讲。谦虚的名声远近传闻，只要坚守纯贞的正道行事，就会吉祥。《象传》说："鸣谦贞吉，中心得也。"王弼解释说："鸣者，声名闻之谓也。得位居中，谦而正焉。"孔颖达又解释说："处正得中，行谦广远，故曰鸣谦。"(《周易正义·卷二》)这都是从卦象上得到的解释：六二阴爻阴位在下卦得中位，因而柔顺中正，象征着谦逊的美德就在心中，名扬在外，得到共鸣，这才叫做真正的谦虚，也才会贞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是功劳。有功劳而又谦虚的君子，会有重大的成就，美满的结果，会吉祥。《象传》说："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指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会佩服他、归心于他。《系辞传》解释这一爻辞时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这里的"伐"字，是夸耀的意思；"德"字当作动词用，是显示德行的意思。不夸耀也不显示，所以是至厚之道。有功而自甘下于人的劳谦君子，当然就"万民服"、"有终吉"了。

由此看来，劳谦君子是有功劳的，有骄傲的资本但是偏偏不骄傲，这是最难得的真正的谦虚。

六四：无不利，㧑谦。

"㧑"字，音义同挥，是指手指或手的动作。"㧑谦"是指一举一动都

发挥出谦逊的美德，这样，当然就没有不利的了。《象传》说："无不利，㧑谦，不违则也。""不违则"，是说谦虚要适度。程颐解释说："㧑，施布之象，如人之　也。动息逢迎，必施其谦。盖居多惧之地，又居贤臣之上，故也。"（《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六四爻所处六五尊位之下，是多惧之地，有可能动辄得咎，以阴柔之性又处于阴位之上，而且不能得中，所以就须拿出"　谦"的样子。"逢迎"一词，说明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谦虚已经过度了，会使人感到不是谦虚而是虚伪。实际上，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谦虚的分寸也最难掌握，过之而犹不及也。不过，总的说来，只要"　谦"了，不管怎样，是否有虚伪之嫌，总还会"无不利"，这是可以肯定的。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以其邻"这句话也出现在泰卦的六四爻。"以"是与的意思；"不富"是不富实，不富有殷实。这句话是说：自己不富实，但能够谦虚地与其邻人同道，必得其邻人的拥护和爱戴。所以程颐说："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伊川易传·卷一》）这样一个谦虚的当权者，其对外政策也一定是维护和平的，对外用兵征伐，一定是出于不得已，正如《象传》所说"征不服也"，所以，不会有不利的结果。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鸣谦"，还是谦虚的名声远近闻名，但是内涵与六二的鸣谦已有不同。六二的鸣谦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处于下层，但是得位居中而有实权，所以其鸣谦也是实实在在的。上六的鸣谦是徒有其名的。虽然处于上层，但不能得位居中，并无实权，所以《象传》才说："鸣谦，志未得也。"王弼解释说："最处于外，不与内政，故有名而已。"（《周易注·卷二》）

上六鸣谦，徒有其名，所以不能得志，也就无法用兵征伐不服的外国了，最多也就是可以"利用行师"征伐自己的国中之国——邑国罢了。

谦卦六爻，依次体现谦卦卦义。初六"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以

谦德严于律己，这是第一阶段：修身；六二"鸣谦"，"中心得也"，以得之于心的谦德行之于世，这是第二阶段：得位治国；九三"劳谦"，是成功弗居而万民咸服的第三阶段。以上三个阶段，都是处下得谦，所以都是吉爻。以下三个阶段，又都是处上失谦，所以都是"利"或"无不利"，显然逊于下卦之"吉"。六四"　谦"，谦中含伪，过犹不及，这是第四阶段：好似公侯，上有君王，下有功臣，处境多惧；六五不言谦却言"侵伐"以"征不服"，这是第五阶段：已居君位；上六不言谦只言"行师"以"征邑国"，这是第六阶段：君位已失，退保邑国而已。

总而言之，"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尚书·大禹谟》）但是：谦"在外表上是一种退让，实际上却是一种进取，是一种积极有为。尽管这样，谦虚还必须是真诚的，而不应是矫揉造作的。当你需要谦虚时，一定是你骄傲之时；当你能够谦虚时，一定是你进步之时。谦卦六爻，三吉三利，这就说明，我们应该谦虚。只有这样，你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16，当你处于安乐时

人生不能没有安乐。人总是要追求安乐的。但是，应该怎样对待安乐？一天只知享乐，无所事事，行吗？为了得到安乐，不惜对人低三下四，好吗？安乐中也有疾苦，安乐中更埋伏着危机。为了不在安乐中烂掉，为了能在安乐中崛起，请看——

豫 ䷏ 震上 坤下

豫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六卦。

豫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雷出地奋，豫。"这是说：上卦震为雷，下卦坤为地，雷出地上，这就是豫卦的卦象。所以郑玄注说："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豫、说乐之貌也。"

《说文解字》上说："豫，象之大者，从象予声。"段玉裁注云："引申之，凡大者皆称豫。……宽大则乐。"所以《尔雅·释诂》云："豫，乐也。"《序卦传》上也说："有大而能谦，必豫。"

从卦象上来看，下体坤为顺，上体震为动。时当春日，雷出地上，顺应时机而惊醒万物，欣欣向荣，所以安乐。因此《象传》上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是说：先王据此制作出音乐来歌颂鬼神之德，以隆重地举行仪式以献给上帝，并且同时祭祀祖先的亡灵。从爻位上来看，豫卦只有一个阳爻九四居于五个阴爻之间，与其应和，因此志向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彖传》才说："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故天地如之。"当然就是安乐的了。

豫卦卦辞：豫，利建侯行师。

豫是安乐。你能给人安乐，人们才追随你。这样一来，就利于你去完成伟大的事业，即使是建立公侯那样的伟大事业也行，即使必须用兵也行。因此《彖传》说："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侯果解释说："四为卦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郑玄解释说："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莫不得其所"。这就好比你去做一件大事业，必然有许多人愿意追随你，所以你那刚健进取的志向，才能得以充分地实现；众人都顺从你去行动，无不各得其所，结果事业成功，大家都得到利益。《彖传》又说："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这就是说，豫卦的顺动，是完全符合天地自然规律的，它对于建立王侯基业的战争来说，又算得什么呢？简直是不在话下！天地根据豫卦之道而顺动，所以日月运行不失时而四季交替不出差错（忒）；圣人根据豫卦之道而顺动，则法律清明而民众心悦诚服。豫卦的时义，是非常

伟大的！因此，你遵循着豫卦之道，当然就会“利建侯行师”，有利于你去创造伟大的事业。

你进入安乐的境域并创造自己的伟大事业，也要经历六个阶段，面临六种不同的情况。

初六：鸣豫，凶。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不得位，玩物丧志，过于逸乐，成为远近闻名（鸣）的逸乐之徒（豫），所以是凶的。《象传》说：“初六鸣豫，志穷凶也。”这是说你胸无大志，只知贪图安乐，所以凶。王弼说：“处豫之初，而得志于上（初六与九四相应又均不在正位），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这就是告诉我们，安乐固然好，但不可因为好安乐而出名。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有了正当的地位。“介”为界；“于”为如。“介于石”是说立界如坚硬的石头，比喻处于安乐之时而不失分寸，从而确保节操；“不终日”是说不可终日耽于安乐。这样坚守坚贞的正道，就会吉祥。《象传》说：“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是说在安乐中仍能头脑清醒，恪守中正之道。侯果说：“得位居中，柔顺正一，明豫动之可否，辩趣舍之权宜，假如坚石不可移变。”（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这一爻是全卦中最好的一爻。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虽有升迁，但却失去了从前的正当地位。于是你只是睁开眼睛向上看（盱，音须），看上头的脸色，以求迎合他们的心意，从而得到自己的安乐。你如果改悔得迟了，就要真的有后悔药可吃了。

“盱”字，王弼解释为“睢盱”；向秀认为“睢盱”是“小人喜悦佞媚之貌”，所以盱豫便是媚上而取乐。《象传》说：“盱豫有悔，位不当也。”程颐也说：“六三阴而居阳，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而处豫，动皆有悔。”（《伊川易传·卷二》）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进入上层，又是全卦中唯一的阳爻，与五个阴爻相应合。所以你是安乐的源头（由）。《象传》说："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你这时在安乐中阔展宏图，大有所得，志向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王弼说："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众阴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周易注·卷二》）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怀疑你的朋友会与你聚会在一起。"盍簪"，是合起发簪，就是朋友聚会的意思。崔憬说："以一阳而众阴从，已合簪交欢，故其志大行也。"总之，你成为欢乐的源头，志向得伸，宏图大展，硕果累累，朋友来聚，十分得意，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了。

六五：贞，疾，恒不死。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升入中位，然而是居正而患病，久久不死。《象传》说："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这是说：六五爻居尊位，所以是"贞"；下乘九四爻之刚，受凌于专制之臣，所以"疾"；以阴柔处中自守，未至于受害，所以"恒不死"。程颐说："居得君位，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你虽然处于安乐之中，但是心中有疾苦（不一定是得病）；你虽然处于高位之上，但是手中无实权（不一定是死）。这个爻辞中的"疾"与"死"，只是形象化的比喻和象征。这也是周易卦爻辞的共同性质，必须注意。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走上了穷途末路，但由于尚得其位，便在安乐中极尽享乐之能事，这就叫做"冥豫"。"冥"是黑暗昏冥的意思。在这耽于安乐的极点，乐极便要生悲了，但既成事实如能改变（成有渝），就可以无咎了。《象传》说："冥豫在上，何可长也？"这是说：你不可长久沉迷于安乐之中，须尽快地改变。王弼说："处动豫之极，极豫尽乐，故至于冥豫成也。过豫不已，何可长乎？"（《周易注·卷二》）

总之，豫卦阐明了人处于安乐之中的哲理。在大有成就而且谦逊的情况下，人就要进入安乐的境遇之中。安乐的境遇，本来是有利于人们继续建功立业的，但是，子弟靠父兄的事业成就，在青少年时期容易腐化堕落起来，成为远近出名的花花公子，这就是本卦初六爻鸣豫凶的体现；大有成就的人也容于沉迷于安乐之中不能自拔，这就要乐极而生悲。只有象六二爻那样，安乐以时，并且树立起如坚石一般的严防腐败的信念，才能吉利。总之，人不能没有安乐。但是应该适可而止，不可沉迷；应该奋发第一，安乐第二；应该人乐我乐，天下同乐。如果抛弃这一切正确的原则，一人沉迷于无休止的享乐之中，忘掉伟大的事业，那就要自取灭亡。

17，当你需要随和时

“拉大锯，不在行，一个人干不了，两个人干不长。”这是说不随和一点，便什么事也干不成。因此人总得随和一点。但是，怎样才能随和一些呢？遇事总是坚持己见，只顾自己的利益，行吗？无原则的随和，行吗？怎样做才好？请看随卦——

随 ䷐ 兑上 震下

随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七卦。

随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泽中有雷，随。”这是说：上卦兑为泽，下卦震为雷，泽中有雷，象征随从。所以郑玄说：“震，动也；兑，说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

言，则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

《说文解字》上说：“随，从也。从是隋声。”段玉裁注云：“行可委曲从迹，谓之委随。”《广雅·释诂》上说：“随，顺也。”所以“随”有随从、随和、顺随、追随的意思。

从卦象上来看：刚卦震居于柔卦兑之下，刚动而柔顺，相互配合，动中取乐。所以《彖传》说：“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另外“震”在东方，象征日出；“兑”在西方，象征日落。由“震”到“兑”，又象征由春天到秋天，具有随着时间顺序而转换的意思。所以《象传》中又说：“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这就是说：君子据此理，白天工作，傍晚（晦）则要进入室内休息。由此可见，随卦之道，在于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随意而为；在于遵循道德规范，而不是随意作恶。

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

《序卦传》说：“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这是说：安乐幸福的社会，给人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必定都来追随。这么一追随，安乐幸福的社会便会更加安乐幸福。所以一切都好，创始、亨通、有利、正道，没有过错和损失。因此《彖传》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这是说：随卦大为亨通，没有过失，是因为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可见，随卦的时间意义是伟大的。

程颐说：“君子观象以随时之宜，万事皆然。”周易的六十四卦所表示的，就是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在某一特定时间中的具体形态。因此每一卦都有其特定的时间意义。用周易的话来说就叫做“时义”，而随卦的时义更加重要伟大。

随卦的时间意义，又可详细区分为六个阶段：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在追求别人时，自己因有的主张便难以完全是坚持，不得不有所变通（渝）。但是这种变通不能违背原则，你仍须坚守正道才会吉祥。所以《象传》说：“官有渝，从正吉也。”“正”就是原则。朱熹从卦象上分析说：“初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卦之所以为随者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惟得其正则吉。”这是说：

你是主体（官），是主动者。你这时的“追随”，实际上是一种“追求”。但在“追求”之中，也必须向被追求者有所迁就，改变或放弃自己固有的主张。这种变通当然也是一种顺随。不过这种变通只能是非原则性的，因为你如果放弃了原则，你就失去主体和主动者的性质，那对你是不利的。

你为了保持自己作为主体的有利地位，就必须坚持原则办事。但在家门之内或亲族之内，人际关系复杂，坚持原则办事很难行得通。于是你应走出门去，与生人交往，反而容易取得成功。这就叫做“出门交有功”。《象传》说：“出门交有功，不失也。”“不失”就是不犯过失。另外程颐又说：“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出门而交则有功也。”这是“有失”的另一种情况。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须走出门外，到广大的社会上去创业，这样你才会取得重大的成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经走向广大的社会了。你虽然有了社会地位，但是并不高；你的实力也还不强大。这时你须追随别人。但是你所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低于你的人物（小子），不合你的理想；你所理想的高于你的人物（丈夫），一时还接近不上。这正如恋爱结婚，如果急不可耐，饥不择食，剜筐是菜，嫁给了小子，就会终生失去丈夫。这虽然不能说是多大的凶险，但是不能如意，也是明显的不幸。所以《象传》警告说：“系小子，弗兼与也。”得到了小子，就不能再兼得丈夫了。程颐也说：“二若志系于初，则失九五之正应，是失丈夫也。”（《伊川易传·卷二》）因此，我们不可贪图眼前的利益而丧失了长远的利益。但是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那长远的利益太渺茫了，便只好迁就，只有委屈求全。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的社会地位又有所提高，能够接近上比你社会地位更高的较比理想的丈夫了。可是你在得到这样的壮年的丈夫

时，又会失去那些年轻的男朋友了。但是总的说来，你追随这样的丈夫，随时有所求，便可随时有所得，是有利于你坚守纯贞的正道的。所以《象传》说："系丈夫，志舍下也。"你必须舍弃年轻的男朋友。王弼注曰："舍初系四，志在丈夫"；程颐则说："三之随，四有求，必得也。"（《伊川易传·卷二》）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的社会地位又有所提高，进入上层。你追随在上的当权者，当然随时都会有收获。所以王弼说："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这是说九四爻处于上卦的初爻阴位，在下有两个阴爻追随它，其中三爻已经求系于自己了，不要多远则可有获。可是九四之位又系阴位，在九五尊位之下，难于承处。九五在上，害怕你扩大势力，股粗于腰，功高盖主，所以千方百计地压抑你。所以，即使你一心侍奉他，动机纯正、恪守正道（贞），也还是凶险的。所以《象传》说："随有获，其义凶也。"不过，如果你有一颗诚实的心（孚）并坚定地遵守正道，有阳刚进取之才能够建立功勋并又能得到下人的追随，这种情况明于己心也明于当事，又会有什么过错呢？所以《象传》说："有孚在道，明功也。"王弼说："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能干其事，而成其功也……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信在道"，当然就是无咎的了。所以孔颖达才说："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明立其功，故无咎也。"（《周易正义·卷三》）

九五：孚于嘉，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升到尊位。只要你信守于善（嘉），便会吉祥。《象传》说："孚于嘉，吉；位正中也。"王弼解释说："履正居中而处，随世尽随时之宜，得物之诚，故嘉吉也。"这是说：九五阳爻得正位又得中位，有下卦中位六二阴阳相应，这是以中正应中正，善与善相追随，所以吉祥。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就象失位的太上皇，已经达到无可追随的极点，于是被紧紧地拘束起来，无法摆脱，所以你

只有象太王那样，到岐山去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表示自己的至诚之心。因此《象传》说："拘系之，上穷也。""上穷"就是无可再追随了。无可再追随，就须回过头来依附于九五。

"拘系"是用绳子束缚住。"维"是系两道绳子，所以虞翻解释说："绳两系称维。""从"是重迭，总括加在一起，就是重重系固的意思。所以程颐说："上六以柔顺居随之极，极乎道者也，拘系之，谓随之极如拘持縻系之。乃从维之，又从而维系之也，谓随之固结如此。"（《伊川易传·卷二》）

"王"是指太王；"亨"是享，祭祀；"西山"，指岐山。太王到岐山去祭祀，众人坚定随从太王，但太王已失去君位，成了太上皇。然而众人在这时仍坚定随从太王，说明太王恪守阴爻无位之德，尊重当朝皇帝，所以团结紧密，为随卦之极。

总之，随卦是阐述随和于人的哲理。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就必须依群；要依群，就必须随和；要随和，就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私利，需要采纳别人的见解并照顾到别人的利益。但是，随和又须坚持正确的原则，要善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只有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坚持精诚团结的原则，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创造出共同的幸福。单独一人，则无幸福。

18，当你克服腐败时

腐败现象令人憎恨，因为它会断送前程。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掉府败现象？如果腐败现象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怎么办？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又怎么办？怎样处理才能有分

寸并收到好效果？下面的蛊卦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蛊 ䷑ 艮上 巽下

蛊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八卦。

蛊卦下卦是巽风长女，性人；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说："山下有风，蛊。"这是说：上卦艮为山，下卦巽为风。风为空气之流通，现受阻于山下，不能畅通，久而久之，物必霉坏腐烂；或者，上卦艮为止，停滞不前，不思改革，下卦巽为人，深居简出，不思开放，久而久之，社会必腐败丧乱。所以《彖传》才会这样说："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这"刚上而柔下"是指蛊卦是由泰卦爻变而形成的。泰卦是乾下坤上，当初九（刚）向上升升而上六向下降，两爻相互置换爻位时，就成了蛊卦——巽下艮上。初九阳刚升到上爻，所以说是刚上；上六阴柔降到下爻，所以说是柔下。因此虞翻解释说："泰初之上，故刚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之"，都作动词用。（《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至于"巽而止"，也就是说"顺而固"。"巽"为顺从；"止"为固守。在上者固守旧法，在下者卑屈顺从，社会也一定会腐败。

从语义上来看，蛊有两个含义：（一）器皿中的食物腐败后所生的毒虫，可害人；（二）迷惑人。由此二义便引出一件事：克服腐败或防止被迷惑的行动。《说文解字》上说："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段玉裁注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序卦传》说："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蛊卦刚卦刚爻都在上，柔卦柔爻都在下，由于刚柔不交，上下不接，所以有久绝不通而生事之象。《周易正义·卷三》引褚氏语云："蛊者，惑也。物既惑乱，终致损坏，当须有事也，有为治理也。"可见这里所说的"事"，便是腐败毒害所引起的克服腐败与反毒害的行动。所以《象传》才说："君子以振民育德。"就是君子根据蛊卦的卦象而掀起的振起民心、培育德行的克服腐败的社会行动。

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在随卦阶段，人们追求随和，因此容易同流合污，走向腐败；如今已经腐败，就须着手克服腐败，进行革新。这是大得人心的事，因此是一种创始（元）的行为，一定亨通，甚至涉过大江大河这样的大的危险举动，也会有利。所以《彖传》说："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这个"事"就是改革之事。但是，这种大事，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即：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国古人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记时。甲为天干之首，为一周期的开始，所以引申其义，为创制新法令的最好日子。先甲三日，为辛，音同新，是改新前下自新决心之日；后甲三日，为丁，音同叮，是改新后作叮咛遵守之时。所以《彖传》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这是说：世道乱到极点（终），便会有新的开始（治）了。所以朱熹说："治蛊至于元亨，则乱而复治之象也。乱之终，治之始，天运然也。"这就是说：乱终必有治始，天运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同则不继。

处于乱世，克服腐败，力求改革创新，也要经历六个阶段或面临六种情况：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尚处在事业腐败的早期阶段，各种坏事还比较容易治理。同时，这是晚辈人纠正克服父辈留下的腐败现象，有这样有见识而又能干的儿子，父亲（考）当然就没有过错了，纵然危险（厉），最终还是吉祥的。

"干"是树干，与树枝相对而言，树枝为偏，树干为正。而正，又有纠正、治理的含义。所以"干"就是纠正、治理的意思。"父"指父亲、父辈、或前代人。"蛊"为腐败之事又可转义为纠正、克服和治理腐败之事。这种由乱到治、由衰到兴，当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前后相继，所以本卦各爻都采取子女继承父母事业的形象，因其爻的体性与位置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因此朱熹才说："干如木之干，枝叶之所附而立者也；蛊者，前人已坏之绪。故诸爻有父母之象。"（《周易本义·上经一》）

《象传》说："干父之蛊，意承考也。""考"为年迈之父，本无过世之意，原意也不是"老"。(注) 这是因为许慎弄错了，如何能解？其实，考老皆从人毛，是说头发变白。老又从七，七为雌性生殖器，所以老是年迈之母；考又从5，5为雄性生殖器，所以考是年迈之父。因此考老二字"建类一首"尚可；"同义相受"则不可，而应当是"同异相比"。这样一来，"转注"也就理应改为"同异"才是。此说乃吾学兄尤德峻先生之发明，实属重大，我又加以发展，特插入此处，虽与周易无大关系，却也尚有关系。"考"为老父，"老"为老母，不可互训。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这是第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纠正母亲的过失，就不可过分地坚持正道（贞），不可过分认真地谴责母亲的过失；如果过分认真，便要伤害母亲，因为母亲与父亲不同，更应家丑不可外扬。所以《象传》说："干母之蛊，得中道也。""中道"就是适当的缓和的处世之道。朱熹从卦象上解释说："九二刚中，上应六五，子干母蛊而得中之象。以刚承柔，以治其坏，故又戒以不可坚正，言当巽以入之也。"(《周易本义·上经一》)

九三：干父，小有悔，无大咎。

这是第三种情况。你以过于威猛的态度纠正父亲的过失，犯了急躁过激的错误，效果不好，产生了副作用，因此你产生一些懊悔的心情，但是没有大的错误，因为从主流上看，你对父亲还是柔顺的、尊重的，动机也纯正，还是取得了克服腐败的重大成就。所以《象传》才说："干父之蛊，终无咎也。"朱熹也说："过刚不中，故有小悔；巽体得正，故无

注："考"字，历来解释有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言六书："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学者多不解，所以"意承考"意为继承父亲的事业。这种继承，不是父业已经腐败，儿子顺势腐败下去；相反，应是挽救父亲的事业，所以才是"干父之蛊"。朱熹说："初六蛊未深而事易济，故其占为有子则能治蛊而考得无咎。"当然，干父之蛊很危险，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得到吉祥。

大咎。"(《周易本义·上经一》)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这是第四种情况。你以过于宽容（裕）的态度对待父亲的过失，不能彻底整顿腐败的局面，克服腐败的现象，结果愈陷愈深，虽然有心前往，但是却得不到什么。所以《象传》说："裕父之蛊，往未得也。"虞翻说："裕不能争也。孔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朱熹则从卦象上分析说："以阴居阴，不能有为，宽裕以治蛊之象也。如是则蛊将日深，故往则见吝。"(《周易本义·上经一》)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这是第五种情况。你处在尊位上，又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纠正父亲的过失，因而由乱世而进到治世，因而获得很高的荣誉。《象传》上说："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这是说：你纠正父亲的过失，但又继承了父亲的德行，所以得到令誉。程颐则从分析卦象角度说："五居尊位，以阴柔之质当人君之干，而下应于九二，是能任刚阳之臣也。虽能下应刚阳之贤而倚任之，然己实阴柔，故不能为创始开基之事，承其旧业则可矣。故为干父之蛊。夫创业垂统之事，非刚明之才则不能。继世之君虽柔弱之苟，敬能任刚贤则可以为善继而成令誉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誉者也。"可见，关键也在于任用贤能。用了贤能，才能克服腐败以继大业。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这是最后阶段：功遂身退，不在伺候君王，而去寄情江湖，做个隐士，自鸣清高。范蠡是这样的人，介之推也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而是具有高才的豪侠之士。所以荀爽说："年老事终，不当其位，体艮为止，故不事王侯。"(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程颐则说："刚明之才无应援而处无事之地，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伊川易传·卷二》)但也有的是因父母祖辈年老为守孝而不仕者，所以惠定宇说："人臣亲老，人君有听其归养之象。故《王制》载三王养老之事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四》)不从政便可免祸，其理至明！《象传》说："不事

王侯，志可则也。”这是对功成而弗居的隐士志向的歌颂，说这种志向，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天下人学习的准则的。

总之，蛊卦是阐述克服腐败、纠正时弊的人生哲理。这里着重的是掌握分寸和放眼未来。因此谴责过去和当前的腐败现象不可过激，过激必然引起强烈的反作用，反而不利于改革；但是又不能过于宽容，过于宽容便无法彻底革新，结果陷入更为严重的腐败之中进而走向灭亡。要想彻底克服腐败和纠正时弊，就须采取不激不缓的态度，又要善用任用刚健的正派人物，长期坚持改革下去。成功之后又不居功，有一种隐士般的高尚节操。这样既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自身的安全。

19，当你身为领导时

走上领导岗位，身负一定的行政责任，这是一种光荣，但又是一件麻烦事，弄不好还会惹出许多意见，甚至犯错误被撤职查办。因此，怎样才能做好领导工作？怎样对待你所领导的人？怎样避免撤职查办的不幸结局？下面的临卦会详细告诉你——

临 ䷒ 坤上 兑下

临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九卦。

临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说：“泽上有地，临。”地高泽低，居高临下，所以说是临。荀爽说：“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

"临"字的繁体作臨。臣是目的隶字变形，金文作𠂤，当作居高而视下讲，引申为威逼、监督、领导和统治等意义。《说文解字》上说："临，监也。"《尔雅·释诂》上说："临，视也。"《谷梁传·哀公七年》上说："有临天下之言焉。"范宁注云："临，抚有之也。"总括以上三说可知："临"字都含有"由上视下"、"以尊临卑"的"治"的意义。《序卦传》上说："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这个"大"，便是事业成长壮大的"大"。所以《象传》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这就是说：君子以无穷无尽的教化和思念，容受安保民众无有止境。这样一来，在上者和顺，在下者莫不喜悦，社会便可安泰了，事业便可壮大了。

从卦象上来看，临卦六爻，二阳在下而四阴在上，正是阳刚渐渐向上成长而逼迫阴柔的形象，所以《彖传》说："临，刚浸而长。"这个刚，便是指初九、九二两爻，浸是渐进，长是生长。陈梦雷说："此独取以阳临阴。浸长内兼二意：有渐长不骤之意，又有方兴未艾之意。"（《周易浅述·卷三》）临卦为消息卦之一，配以建丑元月，即夏历十二月，正是阳刚之气渐长之时。

临卦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卦所阐述的领导的事业，也是创始的，亨通的，有利于坚守纯贞的正道。但是，这种亨通和有利不是永久的，而是周期循环往复的。十二消息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配以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十一月为始（建子），经过八个月正好到六月。六月为遁卦，与临卦正好相反，是二阴在下渐长而有逼迫阳逐渐消退的形象，程颐也说："八月，谓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阴长而阳消矣。"（《伊川易传·卷二》）这个阴长阳消之时，便是颐卦的卦运由"元亨利贞"走向了极端从而转化为"凶"了。由此可见，临卦的好运并不长。所以《彖传》说："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这是说：临卦的阴消不会长久，到时候又要走向反面阴长阳消了。

临卦本身的发展也分为六个阶段，面对六种不同的情况：

初九：咸临，贞吉。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新步人领导阶层，必须以感召（咸）力来领导别人，坚守坚贞的正道，就会吉祥。所以《象传》说："咸临贞吉，志行正也。"志行正"，就是思想和行为都端正。只有以这样的人格来感召人，人们才会拥护你的领导。王弼从卦象上分析说："咸，感也，感应也。有应于四，感而临者也。四履正位，而已应焉，志行正者也。"（《周易注·卷二》）这是说初九与六四阳阴相应，相互感召，初九阳爻阳位得正，虽不得中但仍具备纯正的德行，足以使六四感动服从，结果便纯正吉祥了。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上升到中位，更有利于你了。你仍以人格的感召力感动别人，所以吉祥，没有不利。但是《象传》又说："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这"未顺命"又作何解释呢？王弼解释说："有应在五，感以临者也。刚胜则柔危，而五体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与相违，则失了感应。其得咸临吉无不利，必未顺命也。"（《周易注·卷二》）这是说：九二接近上面的四个阴爻，如果阳刚强了，要损害六五，但可以逼迫另外三个阴爻顺从；如果刚弱了，会适合六五，但无法逼迫另外三个阴爻顺从。身处两难之中，所以"未顺命"也。因此，九二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必须刚柔相济才行。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这是第三种情况。你如果性格软弱，又处于不中不正的地位，领导地位岌岌可危，这样你便以甜言密语来扰络下属，当然不利；但是你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危险地位和错误态度，因而忧虑戒备起来，便不会犯错误。《象传》说："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这又被充说：即使有错误（咎），也不会长久。王弼解释说："甘者，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刚长之世，而以邪说临物，宜其无攸利也。"（《周易注·卷二》）"无攸利"便是无所得利，也就可以直接说成是无利。

六四：至临，无咎。

这是第四种情况。如果你以至诚之心（至）进行你的领导工作，本身正当，又能正确任用下面的贤能，便不会犯错误。陈梦雷说："至，非至极之谓，言诚意以相与也。"（《周易浅述·卷三》）《象传》说："至临无咎，位当也。"这是说："六四爻处阳刚浸长之时，以其正位下应初九，所以是位当。王弼说："处顺应阳，不忌刚长，而乃应之，履得其位，尽其至者也。刚胜则危柔，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周易注·卷二》）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这是第五种情况。当你升到尊位之时，虽然性格柔弱，但地位中正，只要明智（知）地进行你的领导工作，善于任用贤能之人，这是伟大的君王最适宜的态度，所以吉祥。王弼说："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政，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周易注·卷二》）所以《象传》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这就说明：最高领导应当实行既不过激又不保守的中庸之道。这就需要有运用组织的智慧。

上六：敦临，吉无咎。

这是第六也是最后一种情况。你处于临卦的至极之处，尚能用敦厚的态度对待下人，十分温柔，所以就会吉祥而无过失。《象传》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王弼解释说："处坤之极，以敦而临者也。志在助贤（内卦二阳爻），以敦为德，虽在刚长，刚不言厚，故无咎也。"（《周易注·卷二》）这是说：上六与初九、九二两个阳爻，爻位本来不相应，但在这个临卦中，仍遥遥与之间接相应，站在六五和六四之后，极力助贤，心志敦厚之至，所以在集体领导之中，仍有发言之权，吉利而不会犯错误。

总之，临卦阐述了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生哲理。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人格，对于群众要有感召力，恩威并济；不可以甜言密语诱骗属下以博得好感；要有充分的用智

慧和知人善任，敢于任用下属的刚强有为的贤士；律己要严格，待人要宽容敦厚；处事既不过激又不保守。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众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完成伟大的事业。

20，当你观察社会时

只有正确地观察社会，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从而有正确的行动。人人都相信自己的观察能力，所以都容易犯自以为是的毛病。但是，究竟怎样去观察社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保证自己不走上邪路呢？下面的观卦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

观 ䷓ 巽上 坤下

观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卦。

观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巽风长女，性入。《象传》说："风行地上，观。"以风比喻人，风行遍及万物，就象是人无所不观察，所以就定卦名为观。程颐说："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由历周览之象。"正是这个意思。

"观"是观看、观察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观，谛视也。""谛"是详细、仔细的意思。所以段玉裁注云："《谷梁传》曰：常视为视，非常曰观。《小雅·采绿》传曰："观，多也。此亦引申之义，物多而后可观。"这是说"多而可观"。孔颖达说："观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观者。"（《周易正义·卷三》）这是说"美而可观"。朱熹说："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者。"（《周易本义·上经一》）这是说"高而可观"。《序卦传》说："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这又说"大而可观"。程颐的《伊川易

传》认为"观"一字两音两义，他说："凡观视于物则为观（音关），为观于下则为观（音贯），如楼观之谓观者，为观于下也。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音关），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音贯）。"这就是说，作为动词的，音关；作为名词的，音贯。金景芳认为："观字两读，其实是后分的，原来不分。"（《周易讲座》）段玉裁则表示反对说："凡以我谛视物曰观，使人谛视我亦曰观。犹之以我见人，使人见我皆曰视。一义之转移，本无二音也。而学者强为分别，乃使周易一卦而平去错出，支离殆不可读。"其实，一个"观"字两音两义乃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观"字是有观察与显示两个含义，但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首先确切地理解"观"字的含义，对于理解观卦确为重要。

从卦象上来看，观卦的九五爻以其盛大的德行在尊位上而为万民瞻仰，又能反之以中正之道观察天下。上卦坤而下卦巽，象征人有柔顺谦逊的美德。所以《彖传》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象传》也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是说，古代的圣明君王，周游四方观察民情以设立教化，程颐说："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伊川易传·卷二》）

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这是说：必须以极其庄重的态度，极其诚信的心情，极其大度的风范来展示自己，才能客观地观察事物从而正确地认识事物和制定对策。

"盥"是祭祀开始时主祭人洗手，然后把酒倒在地上以求神灵，这时最为庄严肃穆。"荐"是献牺牲贡物，这时祭坛前一片忙乱，人心不免浮动。所以程颐说："盥，谓祭祀之始，盥手郁鬯于地，求神之时也；荐，谓献腥献熟之时也。"又说："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伊川易传·卷二》）由此可知："盥而不荐，不是对祭祀本身的描述或指示，因为祭祀本身总是要"盥而荐之"的；"盥而不荐"乃是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始终保持极其庄重的态度去展示自己和观察事物。所以王弼才说："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周易注·卷二》）

"有孚"是有诚心。"颙（音庸）若"是大度的样子，《诗经·小雅·六

月》上说："四牡修广，其大有颙"；"颙若"又是严正虔诚的样子。

总之，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指态度庄重、诚信、大度、严正和虔诚。只有这样展示自己，才能使人敬仰你；只有这样观察事物，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使人信服你，所以《彖传》才说："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神妙的）道（规律），而四时不忒（差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察事物是为了认识事物以制定出正确的对策，从而得到有利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遇到各种情况。但原则上还是分作六步：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还很幼稚。所以你的观察，好比是儿童的观察，也很幼稚。这种幼稚的见解，对于小人来说，不算是过错；对于君子来说，则就难说了。从卦象上来分析，初六爻的体质阴柔，所居位置最低又不当位，距离可观的九五爻又最远，所以观察不清。王弼说："处于观时，而最远朝美；体于阴柔，不能自进，无所鉴见，故曰童观。趣顺而已，无所能为，小人之道也。"(《周易注·卷二》)《象传》也说："初六童观，小人道也。"这"小人之道"，就是狭隘幼稚、不能高瞻远瞩的儿童观点。儿童的看法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让儿童处理国家大事，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六二：窥〔阙〕观，利女贞。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经长大了，不幼稚了，但好比一个女子，久居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越。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从门缝(阙)里往外瞧，或者从小洞（窥）中往外瞧，都是一种偷看。所以这种"窥观"，只利于女子本身坚守贞洁的正道。此外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象传》说："窥观女贞，亦可丑也。"如果对于一个观察家来说，这种深闺中的妇人之见，当然就显得太丑陋了，因为这种看法太偏狭了。从卦象上来看，六二以阴爻处于阴位，当然得中，但是这种"中"正是女子的"闺中"，不能面对广大的世界。所以王弼说："处在于内，寡所鉴见，体于柔弱，从顺而已。犹有应焉，不为全蒙，所见者狭，故曰窥观。"闺中女子的看法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让她们处理国家大事，这不也是

很明白的吗?

当然，这里不是说女子的看法必然偏狭，女子不能处理国家大事，而是强调一个“闺中”。“闺中”的男子也必看事偏狭，处理不好国家大事。这样的男子，还不少呢!

六三：观我生，进退。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不再是无位的幼童，也不是深闺中的女子，而是在社会中有相当地位的人，不过还未能进入社会的上层。你需要仔细观察自己的生活道路，总结经验，以决定自己的进退。朱熹说：“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君）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泰否）以为进退。”（《周易本义·上经一》）这话非常正确，而且说得十分明白。荀爽说“我谓五也。生者，教化生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张载也说：“观上所施而进退，虽以阴居阳，于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体而应于上，故曰进退。”（《横渠易说·卷一》）《象传》说：“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这“未失道”是对的。既然已经“观我生”而知“进退”了，当然是不会失道的了。至于荀爽和张载所说，“我”即“五”和“上所施”，对不对呢？我认为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你的生活道路与国家所施行的政令，虽然是两件事，其实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什么时代，也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国家的政治而孤立地谈个人的生活道路。因此这两说对于这一爻都同样有效。总之，应有主见，决定进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你已升入社会上层，已经能观察到国家社会的各种情况，从风俗民情中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由于政治修明，你担当国家的公职，就会很有利。所以《象传》说：“观国之光，尚宾也。”古代君子进入朝廷，君王以宾客之礼迎接招待，所以叫做宾。因此，“尚宾”就是做官很高尚荣耀。程颐从卦象上分析说：“观莫明于近。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圣贤之君也；四切近之，观见其道，故云观国之光，观见国之盛德光辉也。”很对。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升入尊位。你观察你自己的生活道路，也

就是观察你治国的效果。所以《象传》说:"观我生，观民也。"君子能够从观民中认识自己施政的好坏，从而坚持好的，改正坏的，当然就不会犯错误了。王弼说:"居于尊位，为观（卦）之主（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周易注·卷二》)这就是说，当政者应该观察民情，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策，便可不犯错误。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在旁观君王治国之得失和民生之苦乐之时，仍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君子之心，不能平静下来，这样是不会有错误的。所以《象传》说:"观其生，志未平也。"程颐注曰:"平，安宁也。"是对的。《周易折中》引陆希声的话说:"民之善恶，由我德化，其志未平，忧民之未化也。"也是对的。这是在说：虽不在位，不谋其政，但仍忧国忧民，这才是君子之道。

总之，观卦是在阐述观察社会的人生哲理。观察社会不可幼稚偏狭，要光明正大，心地纯正，追求光明的善政，时刻不忘民众的疾苦。要爱国爱民，要从实际的观察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施政方针与方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不能不观察社会，不能不忧国忧民，这才是高尚的君子之道。

21，当你执行法律时

执法断案，依罪量刑，当然是公事公办。但是，除了平民百姓的轻罪微刑和罪大恶极分子的极刑之外，也有许多难办之处，特别是犯人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或有强大的政治后台

时，这块肉就更不容易吃，这块骨头就更不容易啃了！怎么办？请看——

噬嗑 ䷔ 离上 震下

噬嗑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一卦。

噬嗑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雷电，噬嗑。"上卦离为电，下卦震为雷，雷电交加，令人震慑，象征法律刑罚的威严和明察。所以宋衷说："雷动而威，电动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滥；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须雷电并合而噬嗑备。"（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其说甚明。

从语义上来看，"噬"是用牙咬东西；"嗑"是上下门牙对咬有壳的或硬的东西。二字近义联合成词，是说上下牙咬合，也就是合牙的意思，用以象征法律之公正和判决之符合案情。所以《序卦传》说："可观而后有所后，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从卦象上来看，《彖传》说："颐中有物曰噬嗑。"这是说："物在口中，则隔其上下；若啮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为义，以喻刑法也。"这是说：嘴里含着食物而咀嚼之，就叫做噬嗑。《象传》说："先王以明罚敕法。"这就是说，先王用这一卦说明刑罚颁布法律。这一卦的主爻是六五，阴爻阳位，刚柔相济，既威严必宽厚，能够明察秋毫之末恰好可以象征英明的君主在上，能够执行法律刑罚，惩罚并教育挽救恶人，保护人民。

噬嗑卦卦辞：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卦是亨通的，有利于推行法律、执行刑罚。

不论什么事情，不能亨通，都是有什么障碍在中间阻塞着，就象嘴里塞满食物一样；如果能够嚼碎这些食物，嘴里当然就亨通了。所以《彖传》说："噬嗑而亨。"为什么说这一卦"利用狱"呢？这又正如《彖

传》所说："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位不当，利用狱也。"这就是说：噬嗑卦的阳爻（刚）和阴爻（柔）是分隔开来的，这种分隔，象征着能够明辨是非曲直。所以程颐说："以卦才（天人地三才）言也，刚爻与柔爻相间，刚柔分而不相杂，为明辨之象。明辨，察狱之本也。"（《伊川易传·卷二》）噬嗑卦不但"刚柔分"，而且"动而明"。这"动而明"是说：震（雷），行动；离（火），光明。依法判案，必须行动有力，是非明察。这正如"雷电合（交加）而章（相得益彰）"。所以程颐说："雷震而电耀，相须并见，合而章也。照与威并行，用狱之道也。"（《伊川易传·卷二》）至于"柔得中而上行"，"不当位"，好不好呢？这是说六五爻为本卦的主爻，阴柔之性而居上体之中位，但是阴爻居阳位这种"不当位"不但不坏，对于执法断狱反而更好。因为阴柔的执法者在上，刑罚仁厚，重在教育挽救，所以"利用狱也。"总之，正如程颐所说："电明而雷威，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饬（敕）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预防者也。"（《伊川易传·卷三》）

执行法律，施加刑罚，也须经历六个阶段或面临六种情况：

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犯人没有社会地位，只是犯了一点小过，便给予了一种轻微的刑罚，这是没有错的。

"屨"音巨，是古代的一种用麻、葛等制成的鞋，可称为"麻鞋"。在此，是名词转为动词用，为穿鞋；又引申为穿鞋走路，于是就有用脚向前拖拉着的意思。高亨说屨当读为娄，《诗经·唐风·山有枢》上说："子有衣裳，弗曳弗娄。"《毛传》说："娄，曳也。"曳就是拖拉。"校"是木制刑具之总称。加在颈上的为枷，加在手上的为梏；加在足上的为桎。因此"屨校"便是脚拖拉着桎。"灭"是遮没的意思。"趾"是脚。因此"屨校灭趾"就是拖拉着的刑具（桎）都庶没了脚。所以《象传》才说："屨校灭趾，不行也。"这"不行"，便是犯人不能方便地行走，这是防止他重新犯罪。因此王弼才说："居无位之地，以处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屨校灭趾，桎其行也，足惩而已，故不重也。"（《周易注·卷三》）对于

这种不大的罪恶，施以不重的刑罚，这对于小人来说，反而是因祸得福。所以《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本爻占断之辞为"无咎"，正是说这样处置小人的轻罪没有错，因为可以防止他的恶行蔓延开去，对他也是个挽救。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以温和柔顺的性格处在中正地位上执法断案，就会很容易，也不会犯错误。这种情况正好比你吃一块煮烂了的嫩肉（肤），捧起来吃，都遮没了你的鼻子，不用咀嚼，就能达到你闭嘴合牙（噬嗑）的目的。你执法断案之所以这样顺利，除了你本性温和柔顺而又处于温柔的中位以外，还是由于你在刚爻之上，背后有阳刚做后盾，犯人既感恩你的宽大，而畏惧你藏在心中的严厉，所以对你就只好心服口服了。因此《象传》才说："噬肤灭鼻，乘刚也。"程颐说："用刑得其中正则罪恶者易服，故取噬肤为象。"（《伊川易传·卷二》）这是对的。但是程颐又说："噬啮人之肌肤，为易入也。"（同上）则是错的，这里绝对不是说咬或吃"人之肌肤"。至于朱熹说的："祭有肤鼎，盖肉之柔脆噬而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肤之易。然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周易本义·上经一》）这是说"灭鼻"同初九爻的"灭趾"和上九爻的"灭耳"一样，就是一种遮没，也是一种"小小的伤害"。但这种伤害是小的，在初九和六二都是"无咎。"

九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这是第三阶段或另一种情况：你太刚强了，本身阳刚又处于阳刚之位，所以是双重的刚强。但不在中位，所以你执法断案就会遇到困难。但这只是小的困难，不会犯错误。这种情况正好比你吃一块腊肉，由于腊肉是经过风干而烘制成的陈年干肉，很费你的牙口；又遇到箭毒了，使你食物中毒，但不会丧失性命，只是一点小的挫折，没有大过错。《象传》说："遇毒，位不当也。"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坚。岂唯坚乎？将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周易注·卷三》）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这是第四阶段或又一种情况：你本性阳刚却处于阴柔之位，而且不得中正之位，所以你执法断案还会遇到困难。但这也是小的困难，只要你克服困难坚守正道就会得利，结果仍吉祥。这种情况正好比你吃一块干肉脯带骨头（胏），在你小心啃骨头之时，又发现肉中有一块金属的箭头。其中肉难咬，骨难啃，却受到金矢的刚直之教。陆绩说："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干胏也。金矢者，取其刚直也。噬胏虽复艰难，终得信其刚直。"（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程颐说："九四居近君之位，当噬嗑之任者也。四已过中，是其间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干　。肉之有连骨者，干肉而兼骨至坚难噬者也。噬至坚而得金矢，金取刚，矢取直。九四阳德刚直为得刚直之道。"（《伊川易传·卷二》）《象传》说："利艰贞吉，未光也。"这是说你在这时执法断案还未能光明亨通。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这是第五阶段或再一种情况：你本性阴柔，却处在阳刚中正的尊位之上，所以你执法断案虽然也有困难，但困难更小了，只要你坚守正道就能度过危险，不会犯错误。这种情况正好比你吃一块干肉，虽然也费牙口，但比吃腊肉、干胏要容易一些。在你吃干肉时，又发现肉中有一块黄金。"黄"为中色，金象征刚强，这是告诉你要刚强又守中正之道。所以《象传》说："贞厉无咎，得当也。"这是说：你刚柔得当，执法断案用刑都能得当，你就是坚持了纯贞的正道，虽然还有危险，但是可以不犯错误。王弼说："干肉，坚也；黄，中也；金，刚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以噬于物，物亦不服，故曰噬干肉也。然处得尊位，以柔乘刚而居于中，能行其戮者也，刚胜者也；噬虽不服，得中而胜，故曰噬干肉得黄金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种情况：罪大恶极的犯人，扛着（何＝荷）木制刑具（校，此指枷），都遮没了耳朵，这是凶险的。《系辞下传》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

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那么这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上来呢？《象传》解释说："何校灭耳，聪不明也。"是由于他平时不听别人的劝告，才终于犯了大罪。孔颖达说："何谓担何，罪及其首何担枷械，灭没于耳，以至诛杀。以其聪之不明，积恶至此，故《象》之聪不明也。"（《周易正义·卷三》）程颐也说："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为其无所闻知积成其恶，故以校而灭伤其耳，诫聪之不明也。"（《伊川易传·卷二》）

总之，噬嗑卦阐述了执行法律的人生哲理。执法断案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愈是严重的案件愈难处理，所以用啃腊肉、干肺和干肉来比喻。执法断案，必须公正无私、严肃认真，还要恩威并济，刚柔得中，将惩治与教育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保卫社会的安宁。

22，当你遵行礼仪时

人都需要外表的文饰，这种文饰进一步的系统发展便是礼仪，因此社会交往不能不有礼仪。但是怎样对待礼仪呢？不重内容的实质，只追求外表的奢华，行吗？简单、朴素、大方，不是更好吗？人的外表也是一样，贲卦会给你很好的教益。

贲 ䷕ 艮上 离下

贲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二卦。

贲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

说："山下有火，贲。"这就是说：山下有火，火是光明，用光明去照亮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别（止），说明人类集体生活不能不有一定的分际，这些分际，就要用文饰（贲）去象征或标志。所以王廙说："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为体，层峰峻岭，陡峭嵯峨参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饰，复火照，弥见文章；贲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

从字义上来看，贲也是文饰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贲，饰也，从贝卉声。"《释文》上说："傅氏云：'贲，古斑字，文章貌。'郑注云：'变也，文饰之貌。'"贲字的本义是贝壳的光泽，也有文饰的意思。对于社会来说，礼仪是最高而又最系统化的文饰，所以贲卦便是讲礼仪的。

噬嗑卦是讲法律的，贲卦是讲礼仪的，两卦正好是相反的综卦。所以《序卦传》说："物不可以苟且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象传》则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就是说：贲卦只可用文饰来表明各种政事，不能用它去治狱断案；治狱断案，必须去掉文饰礼仪，而求真实案情。所以程颐说："贲亦自有无敢折狱之义。折狱者，专用实情。有文饰则没有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狱也。"（《伊川易传·卷二》）

贲卦虽然讲的是文饰和礼仪，但其含意只限于以下两点（一）刚柔上杂成文（《系辞传下》云："物相杂故曰'文'"。）（二）不尚华艳（《杂卦传》云："贲，无色也。"）所以说，贲卦虽尚文饰，却不尚华艳。

贲卦卦辞：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卦是亨通的。但仅仅是有所往而有小利。《彖传》解释说："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贲卦亨通的原因是，有柔爻来而文饰了刚爻，所以亨通。柔爻怎么文饰了刚爻呢？这当然是变卦带来的问题。但是，任何一卦，都可变为六十三卦；六十三卦，也都可变为这一卦。那么寻找变卦，不就可以任意寻找了吗？苏轼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易》有刚柔往来上下相易之说，而其最著者贲之《彖传》也。故学者治是争推其所从变，曰：'泰变为贲'（京房以来有此说），此大惑也。

一卦之变为六十三，岂独为贲也哉？徒知泰之为贲，又乌知贲之不为泰乎？凡《易》之所胃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代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代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程颐也说："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苏轼和程颐说得很对，把贲卦《彖传》中的"柔来而文刚"解释清楚了。由于"柔来而文刚"，贲卦的下卦就由乾变成了离，两个刚爻为质，一个柔爻为文，外表柔弱而本质刚强，所以能够"亨"。项安世也这样说："二刚为质以柔文之，则卦之内体固有能亨之道也。""分刚上而文柔"，贲卦的上卦就由坤变成了艮，两个柔爻为质，一个刚爻为文，外表刚强而本质柔弱，所以只能是"小利有攸往"。项安世也这样说："二柔为质而以刚文之，卦之发用如此，岂堪大用哉？""（刚柔交错），天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是说：刚柔交错，就是天文，观察了天文，就明察了时序的变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礼仪文饰，就是人文，观察了人文，就教化养成了天下之人。

总之，讲究礼仪，就能亨通。但是有所前往，只靠礼仪，只能得些小利，还必须靠实质才行。那么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情况下，怎样讲究礼仪呢？贲卦六爻回答了这些问题。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处在社会的底层，好比脚趾，但是你是一位具有阳刚气质的人，仍以礼仪修饰自己，拒绝坐车，而要徒步而行。《象传》说："舍车而徒，义弗乘也。"这是说，你舍去车而徒步行走，是因为"义"的缘故，才不乘车的。这样刚义之士，当然很好。所以程颐说："初九以刚阳居明体而处下，君子有刚明之德而在下者也……惟自贲饰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伊川易传·卷二》）

六二：贲其须。

须即胡须。贲其须，就是修饰他的胡须。《象传》说："贲其须，与上兴也。"这是说：修饰他的胡须，这是攀附在上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从而得以兴盛。程颐说："饰于物者不能大变其质也，因其质而加饰耳，故取须义，须随颐而动者也。动止唯系于所附，犹善恶不由于贲也。二之文明惟为贲饰，善恶则系其质也。"（《伊川易传·卷二》）从卦象上来看：六二阴爻处于阴位之上，为重柔，但又居中，有权势。与六五同为阴爻，所以不应；只有就近攀附九三，随九三而动。所以俞琰又说："二无应而比三，三亦无应而比二。相与之相贲。贲以柔来文刚故亨。文当从质，非质则不能自饰。阴必从阳，非阳则不能自进。六二纯柔，必待九三之动而后动，故曰：'贲其须'。"（《周易折中》引）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濡如"是说象水湿一般的光泽。文饰得水泠泠的，永远坚守正道就会吉祥。《象传》说："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陵就是凌辱，是说最终也无人能凌辱他。从卦象上来看，九三处于离（火）之上，与六二相比而文，所以贲如；又与六二、六四成坎卦，坎为水，所以濡如。卢文绍说："有离之文以自饰，故曰贲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润，故濡如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音婆，白色。"翰"，徘徊等待，或解释为飞。这句是说：装饰得就象未加饰，白马也备好，在等待（飞），不是抢劫，而是娶亲。《象传》说："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意思是说：六四本来与初九正相应，但是九三在中间，并与九并更接近，所以六四所在（当）的位置，使她不知如何是好（疑）。但是九三也不是来抢劫她，而是要与她成亲，六四断然拒绝九三，终于与初九成婚，所以最终也无怨尤。程颐说："四与初为正应，相贲者也。本当贲如，而为三所隔，故不获得相贲而皤如。皤，白也，未获贲也。马，在下而动者也。未获相贲，故云白马。其从正应之志如飞，故云翰如。匪为九三之寇仇所隔，则婚媾遂其相亲矣。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初四正应，终

必获亲，第始为其间隔耳。"这话非常正确。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去装饰山丘林园，五匹一束的帛又轻又少（戋戋），看来是吝啬艰难，最终还是吉利。《象传》说："六五之吉，有喜也。"也是说吉利而有喜悦。这是说，身居尊位而不事奢华，如此文饰，最终必吉。孔颖达也说："丘谓丘墟，园谓园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周易正义·卷三》）

上九：白贲，无咎。

白贲就是不加文饰的文饰，当然不会有过错。《象传》说："白贲无咎，上得志也。"连尊位的六五都不事奢华，吝于文饰，失位的上九，当然就更不加文饰了，结果便是无咎，这是无位的上九得志的表现。王弼说："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也正是这个意思。

总之，贲卦阐述了执行礼仪的人生哲理。礼仪是一种外表的文饰。讲究礼仪，当然有好处，但是事情还是要看实质，而不是看外表。同时，外表的文饰还必须恰如其分，不可羡慕虚荣而铺张浪费。如果陷入烦琐的礼仪中去，那就更坏。文饰礼仪也应以自然朴素为最高。

23，当你面对衰落时

事物完成之后，必然要逐渐剥蚀，走向毁灭；事物兴盛之后，必然要逐渐衰落，走向灭亡。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剥蚀和衰落呢？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吗？甘心与小人同流合污吗？明哲保身对吗？这一切剥卦会告诉你。

剥 ䷖ 艮上 坤下

剥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三卦。

剥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说："山附于地，剥。"这就是说：山，本来是高耸于地上，但是因为风吹雨打水土流失剥落，逐渐颓倒委附于地上，这就是剥落的象征。又有一说认为：坤的三个阴爻与艮的两个阴爻相连接，是山脚被剥蚀的景象，所以山附于地就为剥了。卢文弨说："山高绝于处，今附地者，明被剥矣，属地时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孔颖达也说："山本高陵，今附于地，即是剥落之象，故云山附于地，剥也。"（《周易正义·卷三》）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剥，裂也，从刀录，录，刻也。"剥有剥落、剥蚀的意思。《释文》上说："剥，马云'落也'。"郑玄说："阴气侵阳，上至于五，万物灵落，故谓之剥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序卦传》上说："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上，故受之以复。"段玉裁注也引了这句话，说剥有"尽"的含意。并说"裂则将尽矣"。

从卦象上看，剥卦是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阳"被"阴"剥落的情形。《彖传》说："剥，剥也，柔变刚也。"这是说阴柔使阳刚不断变化剥落的意思，所以"变"是使动词。其中主要是指第五爻位（尊位），已被阴所浸蚀占有，而阳气仅据上失位。所以荀爽说："谓阴外变五，五者至尊，为阴所变，故曰剥也。"（李鼎祚《周易集解》）比喻人世，艮山则为贵族，坤地则为平民。贵族没落，下降为平民，就是剥卦之象。《象传》上说："上以厚下安宅"，是说在上的统治者只有施惠于民，才能安居。所以程颐说："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因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伊川易传·卷二》）刘牧也说："君以民为本，厚其下，则君安于上。"（李光地《衍纂周易折中》引）这就是剥卦的教训意义。

剥卦卦辞：剥，不利有攸往。

剥卦卦辞说剥卦不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因为人们一味地注重文饰礼仪，最后也会走向极端，礼仪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于是就要产生剥蚀衰落的现象。《彖传》说："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这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小人（阴）的势力在增长，君子便不宜积极行动，而应该顺应这种形势并使它停止下来以减少损失，并仔细观察这种现象。君子应该理解，事物都有消长盈虚，这是自然规律，夫法违抗。孔颖达说："君子通达物理，贵尚消息盈虚。若值消虚之时，存身避害，危行言逊也；若值盈息之时，极言正谏，建事立功也。"（《周易正义·卷三》）这就是教人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兴盛和衰落，在衰落面前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衰落也是一个过程，依次表现为各种不同情况，可如下述：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衰落从根上开始。好比一张床，床脚先被剥蚀腐烂。王弼说："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剥床以足，犹云削床之足也。"孔颖达说："在剥之初，剥道从下而起。剥床之足，言床足已剥也。床在人下，足又在床下。今剥床之足，是尽灭于下也。"（《周易正义·卷三》）所以《象传》才说："剥床以足，以灭下也。""蔑"同灭，古文蔑灭通用。"蔑贞凶"，就是灭正而导致凶。王弼说："正削而凶来也。"（《周易注·卷三》）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衰落日渐发展，已经达到床板下方和床足上方的分辨之处。孔颖达说："辨谓床身之下、床足之上，足与床分辨之处也。今剥落侵上，乃至于辨，是渐进人身，故剥床以辨也。"（《周易正义·卷三》）六二之所以与初六一样，进而剥蚀到床辨，是由于六二上方无九五之应，所以加入小人行列。因此《象传》说："剥床以辨，未有与也。"断辞还是"蔑贞凶"，就是灭正而导致凶。

六三：剥之，无咎。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六三虽然也剥去了阳爻，但是能与上九正应，所以这种剥，便没有过错。《象传》说："剥之无咎，失上下也。"这

是说："六三"脱离了六二（下）和六四（上），而与上九正应。荀爽说："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这说明，在衰落时期，不可与小人们同流合污，才会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衰落更加发展，已经达到睡在床上的人的身上，伤了他的皮肤。所以《象传》说："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因此当然是凶险的。王弼说："至四，剥道浸长，床既剥尽，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将失身。"（《周易注·卷三》）这时的"凶"是无条件的凶了，因为阳消阴长都已进入上卦，衰落已经十分严重了。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五个阴爻都已齐全，排成一列，首尾相连，如鱼贯而行。其中以六五为皇后，处于尊位，为五阴之首；其它各阴爻好比后宫嫔妃，依次侍寝于帝王，才不会争风吃醋。孙振声说："依照古时的礼法，满月夜由皇后侍寝，满月前，由御妻、世妇、嫔、夫人，依身分由低的开始；满月后，由身分高的开始，依顺序每夜进御。"（《易经入门》）《象传》说："贯鱼以宫人宠，终无尤也。"这就是说，这样有次序的排班侍御寝，无不利，最终也无怨尤。何安也说："夫剥之为卦，下比五阴，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鱼为阴物，以喻众阴也。夫宫人者，后夫人嫔妾，各有次序，不相渎乱，此则贵贱有章，宠御有序。"（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程颐认为：这个"宠"，就是"获宠爱于在上之阳。"（《伊川易传·卷二》）由此可见，剥卦卦象正如唐高宗失位和武后掌权之象，李唐衰落，社会却仍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上九为唯一未被剥蚀的阳爻，但是却已失去尊位，正如一硕大的果实，放在那里，但也不予食用，再生有据也有望。所以程颐说："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见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伊川易传·卷二》）在这种情况下，上九爻处于被

之极的地位，物极必反，反而得到一辆大车（舆），足以装载万民，从而得到万民的拥护；在下五个阴爻也处于剥人之极的地位，物极必反，反而剥去了自己的庐舍，结果无处存身。这就是说：君子在失败中，博得了万民的同情；小人在胜利中，陷入了极端的孤立。所以程颐说："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君子得舆也。……若小人则当剥之极剥其庐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论爻之阴阳，但言小人处剥极则反其庐矣。"（《伊川易传·卷二》）《象传》说："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这是说，小人最终还是要走到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步。

总之，剥卦阐述了事物衰落的哲理，以便于我们面对衰落时能有一个正确的抉择。事物走向衰落，是事物发展全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君子不应与小人同流合污，只是尽量减少损失，保存自己，以等待衰落过去，兴旺时代还会来临。

24，当你面临复兴时

事物不能永远衰落下去，物极必反，它必然还要再度复兴，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复兴呢？是及早觉悟还是中道徘徊呢？是蹙着眉头还是执迷不悟呢？不同的选择结果大不一样，复卦会一一清楚详细地告诉你。

复 ䷗ 坤上 震下

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四卦。

复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

说："雷在地中，复。"中国古人误认为冬季一来雷会潜藏在地下，所以有雷在地中之说。这个说法虽然不对，但是复卦所具有的潜藏休养的含意，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潜藏和休养，就不会有复归过程；同时，雷在地中，也具有阳气复甦的含意。所以陈梦雷说："天地之一阳初动，犹人善念之萌，圣人所最重。"（《周易浅述》）

从字义上看来，《说文解字》上说："复，往来也。"引申义为往复、反复、反本、回复、复归、回归等等。

从卦象上来看，何妥说："复者，归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反复。阳气复反，而得交通。"（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所以《象传》才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是说：古代帝王，至冬至那一天关闭关口，不许商旅通行，君王（后）自己也不去省视四方。等到冬至日一尽，才恢复正常，这也有"复"的含意。《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卦为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子之月（夏历十一月），那时自然界阳气正在开始回复，充满了生机。复卦也正是要表明大地回春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节律。

复卦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这是说：复卦是亨通的，出入不会得病，朋友来不会犯错误，有所前往也是有利的。至于"反复其道"是指乾阳反过来复归于当道的地位。虞翻说："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阳为道，故复其道。"（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程颐说得更简直："反复其道，谓消长之道反复迭至。"）《伊川易传·卷二》）这实际上就是说：阴阳往复消长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七日来复"是说阳消达到极点后而又复归于阳长的过程，要经过七次变化。因为乾阳以日为取象，所以说七日，并不是正好是七天时间。虞翻说："刚为昼日，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七日其实就是七爻。可见"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说一个周期反复，要经历七个阶段，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彖传》才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同时《彖传》还指出了复卦亨通的原因，是"刚反动而以顺行"。

这是说：复卦是由剥卦反转过来而构成，刚爻由上九反过来为初九，这就叫做“刚反”；刚爻发动，顺着六个柔和的阴爻上行，所以叫做“动而以顺行”。这种卦象用卦辞表示，就是“亨”。最后《彖传》还指出“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是说：周期循环往复，是天地（自然界）的中心规律。这一点特别重要。

复兴的过程也可分以下六种途径：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这是第一种途径。不要走远就返回，就不会有到达（祇，同适）的悔恨。这是大（元）吉呀！《象传》说：“不远之复，以修身也。”这是说：及早改过，用以修身最好了。《系辞传》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就是说“颜回几乎没有犯过错误。有不善的地方，不曾不知道；知道，不曾重犯。这不正如本爻爻辞所说的那样吗？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修身之道。程颐说：“复者，阳反来复也。阳，君子之道，故复为仅善之义。初刚阳来复，处卦之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这种不远之复，当然就没有到达的悔恨，是最大的吉祥呀。

六二：休复，吉。

这是第二种途径。休是美善，《左传·宣公三年》上说：“德之休明。”就是德之美善和光明。引申义为喜庆，常休戚连用，是喜庆与悲哀的意思。休复是美善喜庆之复归，所以是吉利的。《象传》说：“休复之吉，以下仁也。”这是说：六二向下符合仁德的初九，跟随其后，尽早复归。王弼说：“得位处中，最比于初。上无阳爻，以疑其亲。阳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矣。”这复归之善美，当然吉祥。

六三：频复，厉无咎。

这是第三种途径。“频”是皱着眉头。频复是皱着眉头回来，又勉强，又不顺利。因为六三已经离初九较远，好比人离开正道已远，回复当然就有难处，所以频眉。因此王弼说：“频，频蹙之貌也。处下体之极，虽愈于上六之迷，已失复远矣，是以蹙也。蹙而求复，未至于迷，

故虽危无咎也。"(《周易注·卷三》)频复虽然有危险(厉),但是没有过错(无咎),所以还算较好。

六四:中行独复。

这是第四种途径。走在半路途中(中行),独自一人返回来了,其他的人当然没有返回。《象传》说:"中行独复,以从道也。"这是说,唯有六四与初九相应,所以独复是从正道。这一爻辞,没有吉凶断语,因为吉凶难断。但是走在中途,在道义上感到应当返回,所以就顾不上是吉是凶,也一定要返回。董仲舒说:"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也是说,为了道义,不计功利了。王弼说:"四,上下各有二阴,而处厥中,履得其位,而应于初,独得所复。顺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独复也。"(《周易注·卷三》)朱熹则说:"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为与众俱行而独能从善之象。"这话说得确切。

六五:敦复,无悔。

这是第五种途径,以敦厚的态度复归于正道,不会有后悔。《象传》说:"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意思是说:能够自己慎重考虑,是吉是凶,皆无怨言,所以敦复就可无悔了。王弼说:"居厚而履中。居厚则无怨,履中则可以自考;虽不足以及'休复'之吉,守厚以复,悔可免矣。"这话确切。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是执迷不悟,迷途而不知返。王弼说:"最处复后,是迷者也。以迷求复,故曰迷复也。"(《周易注·卷三》)程颐也说:"以阴柔居复之终,终迷不复者也。迷而无复,其凶可知。"(《伊川易传·卷三》)迷复的断法是有凶险,有灾难和过错(眚)。如果是用兵打仗,最后必然大败,还要累及国君,也遭到凶险;这样的战争,打了十年也不会胜。莫索里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都是走的这条道路。《象传》说:"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反君道"是指违背了为君之道。程颐说:"复则合道,既迷于复,与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国君凶,谓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众,当从天下之善,乃迷于复,反君之道也。"(《伊川易传·卷

二》)

总之，复卦阐述了事物复兴之哲理，以便于我们面临复兴时能有一个正确的抉择。事物走向复兴，是事物发展全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无法抗拒的。君子要认清大势，力求促进复兴。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其含义与复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顺从和掌握这个天地的中心之道——复道，做个复兴的促进派。

25，当你以诚处世时

虚伪的人，人人厌恶。妄想、妄言、妄行、妄求，皆为虚妄，不能兑现。唯有无妄，以一颗坦诚的心处世为人，才是君子之道。但是坦诚的人一定能得善报吗？不得善报可怎么办呢？小心遭遇无妄之灾或罹患无妄之疾，为此只好求助无妄卦了。

无妄 ䷘ 乾上 震下

无妄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五卦。

无妄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象传》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这是说，天的下面有雷在动，赋与万物以生机，毫无虚妄，完全真实。所以程颐说："雷行于天下，阳阴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与纤洪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正是这个意思。

从语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妄，乱也。"无是不，无妄就是不乱。不乱，就是老老实实按规律办事，一切都正常有序。无妄，是对人无妄言也无妄求。无妄言，便是说话诚实；无妄求，便是要求合乎实际。总括起来，都是没有虚妄，以诚处世的意思。

从卦象上来看，上卦乾是天，下卦震是雷，天下雷行，这是有序的象征，万物的生长便也与天下雷行同样，有规律而不乱。所以《象传》才说："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是说，古代帝王效法这种无妄的精神，以勉励（茂）百姓，针对季节时序（对时），以培育万物。

无妄卦卦辞：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如果你能无妄言、无妄求，以诚处世，便可以独立创业、亨通，有利于你坚持坚贞的正道。如果动机不纯正，便要犯错误，不利于有所往。

为什么是这样呢？《彖传》解释说："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这是说：无妄卦下卦震的刚爻初九，是从上卦（外）来的，而成为下（内）卦中的主爻。下卦震的性质是动，上卦乾的性质是健，所以无妄卦便是内里好动而外部刚健两种性质的结合。因此程颐说："五以刚居中正，二复以中正相应，是顺理而不妄也。"（《伊川易传·卷二》因此，只要能坚守正道，就会大亨通，这是自然规律（天命）；相反，如果不守正道，便要犯错误，不利于前往。"天命不祐"就是天道不帮助。程颐说："天命谓天道也，所谓无妄也。"（《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天命"即是"天道"，就是自然规律，都是无妄的。人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无妄。人违背客观规律办事，就是妄行；人违背客观规律去想象，就是妄想。妄行妄想，皆有灾眚。程颐又说："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将何之矣？乃人于妄也。往则悖于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这种理解，其实是错了。这里所说的"更有往"，是说离开无妄的正理而更有所往，也就是说比真理更前进一步，不是进入到"妄"中去了吗？所以"往"便违背天理，天道不会保祐，可以行走吗？显然，程颐是误解了卦辞的后句，就完全否定了"无

妄之往”。这样下去的话，以下初九和六二两爻爻辞就无法解释了。其实，《彖传》所说的十分明白：“无妄之往，何之矣？”就是无妄所谓的往，是向那里去呢？天命不保祐，走得了吗？这就是说：“无妄之往”是有条件的，有时会吉利，有时不吉利，必须区别对待。

无妄卦的六爻，便详细地区别了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为阳爻又在阳位，充实而不虚妄。以高贵的品德而居于平民的贱位之上，处在二阴爻之下，又与九四同为阳爻相斥而不相应。这样的人，自然无妄想、无妄言、无妄行也无妄求，是最能体现无妄卦义的。所以所往必吉。《象传》说：“无妄之往，得志也。”王弼说：“体刚处下，以贵下贱，行不犯妄，帮往得志。”这些话都说得很确切。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不去耕种，也不期望收获；不去开荒（菑音兹），也不期望种熟田（畬音余）。《象传》说：“不耕获，未富也。”抱着这种无所作为也无所期望的态度，当然就未能富起来。但是“未富”也有未富的好处，那就是无牵卦。六二阴爻阴位，虽得中，又与九五相应，但也只是作为一个臣子，每日例行公事，不能独立创业，也不会犯错误，生活安全而有保障，利于有所往。王弼说：“不耕而获，不菑而畬，代终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尽臣之道。”前一句理解是错误的，除了加上两个“而”字是添字曲解经传以外，也与“未富”相矛盾。纵观历代注家都不能讲清“未富”，也都犯同病；但是后句的解释则是对的，仍可取之。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妄之灾是平白无故所受到的损害。朱熹也说：无妄之灾就是“无故而有灾”。（《周易本义·上经一》）或者就象拴在邑中的牛，被行人顺手牵走，邑中的人被怀疑是偷牛的贼。《象传》也说：“行人得牛，邑人灾也。”意思一样。那么，为什么“六三”会有无妄之灾呢？程颐从卦象上进行分析说：“三以阴柔而不中正，是为妄者也，又志应于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为灾害也。”（《伊川易传·卷二》）这就是说：六三本身妄，违反了无妄，所以就是“非无妄”了，这种“非无妄”行无妄之道是个

灾难，所以便得到了“无妄之灾”，这也就是“其匪正有眚”。简言之，不中不正并有妄念的人，行无妄之道反会得无妄之灾。换言之，不中不正并有妄念的人，如果以诚处世，反而会得无妄之灾。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九四：可贞，无咎。

可以坚守纯贞的正道，所以不会犯错误。《象传》说：“可贞无咎，固有之也。”这是说，可贞无咎是九四爻所固有的德性。所以王弼才说：“处无妄之时，以阳居阴，以刚乘柔，履于谦顺，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这话甚切。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疾是小病。九五无妄的小病，不必用药，就会自己康复。《象传》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是说不可用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王弼说：“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也。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而取药焉，疾之甚也。非妄之灾，勿治自复。”（《周易注·卷三》）程颐则说：“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药治，则有喜也。”（《伊川易传·卷二》）王弼是说，九五所害的小疾，不是自己招致的，如果取药而试（用），小疾倒反而会严重起来。所以不治自然康复。程颐的解释也是一样，不过又强调：不以药治，反而有喜。但两位古人都未能说明九五何以无妄还会有疾呢？徐志锐说：“无妄的六爻，唯刚爻为能行天道，但是刚爻又必须纯而不杂才可以真正称作无妄。九五，以刚爻居阳位，阳刚居中得正，可谓纯而且正。然而共应爻六二为阴柔，相应则相感相合，不能不影响九五的纯正，故称‘无妄之疾’。”高亨则说：“无妄之疾者，当得之疾也。如食过饱，酒过量，贪色过度，服事过劳等所致之疾，皆是也。”皆勿药有喜。此两说皆可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爻失位，又以阳居阴位，与六三相正应，皆不中不正，如果实行无妄，以诚处世，反而行必有眚（过错、灾祸），无所利。这是因为上九已经达到无妄卦之极点，物极必反。所以《象传》说：“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崔憬说：“居无妄之终，有妄者也。妄而应三，上下非正，穷

而反妄，故为灾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

总之，无妄卦阐述了以诚处世的人生哲理。当社会复兴以后，人们便应当以诚处事，不妄想、不妄言、不妄作、不妄求。但是，并不是以诚处世就会吉祥有利。初九吉得志；六二利有攸往未富；六三有灾；九四无咎；九五有疾；上九有眚无攸利有灾。可见是喜忧参半。但是人生在世，总还是应该不虚伪，以坦诚的心对人对事，才算正人君子，也才能不泯灭良心。无妄卦的深刻哲理是在教导我们：必须有纯正的思想动机，坦诚才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有中正的地位和适当的社会环境，这种坦诚才会得到善报。因此，这里也有告诫意义，那就是，为了不遭受无妄之灾，人也需要一定的策略，否则，就只有怪你自己太傻了。

26，当你大受阻碍时

当你大有积蓄时，又会受到大的阻碍。虽然你积蓄的力量很大，但是这大的阻碍却挡住了你的去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停止前进，不是断送前程吗？冒然前进，不要造成损失吗？究竟怎么办？大畜卦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大畜 ䷙ 艮上 乾下

大畜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六卦。

大畜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

说："天在山中，大畜。"张清子说："天在山中，畜其气也。凡山中有雷雨云风之气，皆天也。"这就把天的含义更具体化了。朱熹则认为："天在山中，不必实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周易本义·象上传》）天在山中的形象，象征着大有积蓄，但是这种大的积蓄，却受到山体的大的阻碍。所以《象传》又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说，君子应当效仿这种精神，多多熟记前贤往哲的言论和德行，以修养自己的道德。孔颖达也说："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周易正义·卷三》）与小畜卦相比，大畜卦的气魄要大得多了。陈梦雷说："小畜言懿文德，不过文章才艺之末而已。此则就道德性命言之。"（《周易浅述·卷三》）由此可见：大畜的结果是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一到冲破阻碍必将大有作为。

从语义上看，"大畜"为大有积蓄之义。但是积蓄是由节制而造成的。节制就是阻止、阻碍。没有阻止、阻碍，便没有积蓄。因此，大有积蓄也就是大受阻碍。程颐说："畜，止也，止则聚矣。"这话当然也是正确的。

从卦象上看，《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这是说：大畜卦的下卦乾为天，是刚健的；上卦艮为山，是笃实的。其德辉光，日新月异。孔颖达说："以其刚健笃实之故，故能辉耀光荣，日日增新其德。"（《周易正义·卷三》）程颐也说："乾体刚健，艮体笃实。人之才刚健笃实，则能畜能大充实而有辉光，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伊川易传·卷二》）大畜卦䷙和需卦䷄之不同在于：上两爻相互交换。大畜卦的阳爻在上，所以说"刚上而尚贤"。程颐说："刚上，阳居上也，阳刚居尊位之上，为尚贤之义。"（《伊川易传·卷二》）其实应说阳刚居六五阴爻尊位之上"才真"为尚贤之义"，如在九五阳爻之上，同性相斥，便无尚贤之义了。大畜卦的上卦艮山，阴多阳少，为少阳卦，也有阳刚性质，力量笃实而强大，足以阻止住刚健进取的乾天。两种强大力量对抗，所以叫做大畜；以阳阻阳，所以叫做大正。这种积蓄和阻止都是暂时的，具有等待时机的性质。时

机一到，冲破阻碍，君子便必然要大有作为了。

大畜卦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不家食”，是说不在家自食。《彖传》说：“不家食吉，养贤也。”孔颖达解释说：“不家食吉者，已有大畜之资，当须养贤也，不使贤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周易正义·卷三》）总之，这是说：大畜卦利于坚守纯贞正道，养贤吉利，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彖传》又说：“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这是说，大畜卦的六五与九二正应，下卦为乾天，这是顺应天道的象征，所以能够克服艰险，涉过大川。

大畜卦吉祥，但是需要善于对待暂时的阻碍，其中情况复杂，也由六爻分述：

初九：有厉利已。

“厉”是危险；“已”是停止。这里是说：有危险，利于停止。《象传》说：“有厉利已，不犯灾也。”王弼说：“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进则有厉，已则利也。处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已。”（《周易注·卷三》）这是说：有危险，利于停止，就不会遭灾。六四是阻碍初九进取，不可侵犯，所以初九前进就有危险，停止就有利。初九是处在刚健的乾体之开始，还没有达到刚健的顶点，所以也能够停止住。

九二：舆说辐。

“舆”是车；“辐”是卡住车轴的曲木。《释文》：“辐，似人屐，又曰‘伏菟’，在轴上似之。”舆说辐，是车厢脱离了卡住车轴的曲木，也就脱离了全部可运行部分，不能行车了。《象传》说：“舆说辐，中无尤〔忧〕也。”这是说：九二爻被六五爻所阻止，不能前进了，这是因为九二能够守中而无危险忽尤或忧虑。王弼说：“五处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进，故舆说辐也，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为冯河（徒步过河）死而无悔，遇难能止，故无尤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良马逐”，是骑着好马去追赶。《象传》说：“利有攸往，上合志也。”朱熹解释说：“三以阳居健极，上以阳居畜极，极而通之时也，又皆阳爻故不相畜而俱进，有良马逐之象焉。”（《周易本义·上经一》）这是

说，九三与上九同为阳爻，上九已达畜之顶点，物极必反，转阻为通，所以两个阳爻不再互相阻碍而是共同前进，这就有了“良马逐”的形象了。所以《象传》才说“上合志”。

“曰闲舆卫”，郑玄说“曰”是“日”字之误。“闲”是娴熟。“舆”是车夫赶车的功夫。“卫”是卫士保卫的功夫。程颐说：“舆者，用行之物；卫者，所以自防。当自日常闲习其事舆与其防卫。”（《伊川易传·卷二》）这是说：每天都要加强练习赶车和防卫的功夫，使之娴熟。

九三爻辞是说：骑着好马向前追赶，只有坚守正道，克服艰险，才能有利。每天熟练赶车和自卫的功夫，才会有利于有所往。这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你可以前进了，但是充满了艰难险阻，需要提高警惕，加强准备。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是小牛，初长角而未坚；“牿”是装在牛角上的横木，以防触伤人。小牛角上装的牿这一形象，象征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设法防止了，因此大为吉祥。所以《象传》说：“六四元吉，有喜也。”非常正确。朱熹说：“童者，未角之称；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这话不确切而且自相矛盾：“未角”何所施呢？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音坟，去势的猪。《释文》上说：“刘（表）云：‘豕去其势曰豶’。”“豶豕之牙”是去势的猪的牙。这一形象，象征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它化解了，因此吉祥。所以《象传》说：“六五之吉，有庆也。”六五爻辞比六四爻辞退了一步，是因为事故（牙）已经长成，只好釜底抽薪，用将猪去势的办法。陈梦雷说：“二之阳已长，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五以柔中居尊，是以得其机而可制。如豕牙之猛利，制其牙则力劳；惟豶去其势，则刚跡自止。”这就讲得更清楚了。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通荷；“衢”，四达谓之衢（马融），就是十字路，可扩大而言之为四通八达的路。郑玄注说：“乾为天，艮为径路，天衢象也。人君在上位，负荷天之大道。”（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四》）这是说，艮（山）上

有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为“何天之衢”，即“天衢”。艮山有阻碍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了艮山的顶点——天衢，正如徐志锐所说：“其云霄之路四通八达无所阻碍。”所以《象传》说：“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物极必反，最高的阻止方法就是不阻止，所以，大畜之道至此而亨通——不通了。

总之，大畜卦阐明了“有了大的积蓄必受大的阻碍而有了大的阻碍也必有大的积蓄”这一人生哲理。在进取的一方，必须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形势，能前进，便前进；不能前进，便停止。不可冒然前进造成损失。在防守的一方，也必须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形势，可防患于未然，或抽薪于釜底，最后以不阻止为阻止、不防守为防守，以疏导免去决隄（堤）之灾。可是到这时，矛盾双方也就统一起来，大畜也就不成其为大畜，完全化解了。

27，当你需要颐养时

人生在世，首先要吃饭、穿衣，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必须首先满足。简单说来就是“养活”二字。要想生活，必须颐养；没有颐养，便无法生活。但是靠谁养活自己呢？用什么手段养活自己呢？要不要养活别人呢？颐卦会给你指出明路。

颐 ䷚ 艮上 震下

颐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七卦。

颐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

说："山下有雷，颐。"山是静止的，雷是震动的，这种形象恰恰与人吃东西时上颌不动、下颌动的形象相似，所以用来比喻颐卦。刘表说："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中说颐字本作臣，象形，指面颊。《尔雅·释诂》上说："颐，养也。"所以"颐养"是同义联合的复音词，有自养和养人两种含义。

从卦象上看，颐卦的六爻，初与上为阳爻，中间四个阴爻，形象很象人吃东西时张着口，上下牙齿相对。其目的，当然是养生。《象传》说："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这是说，说话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这也是从卦象上的张口形象中看出来的。

颐卦卦辞：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卦说：只要坚守正道，就会吉祥。《彖传》说："颐贞吉，养正则吉也。"所以这个"贞"就是养正，养以正道，就能得到吉利。《彖传》又说："观颐，观其所养也。"这是在下者观看在上者之所养。孔颖达说："观颐者，言在下观视在上颐养，所养何人。故云观其所养也。"（《周易正义·卷三》）"自求口实"，《象传》说是"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郑玄说："颐中有物曰口实……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所以说，从"自求口实"中可以看出"正"与"不正"，吉与不吉。《彖传》还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这是说，颐养之道非常广泛，包括养物、养人、养德，包括自养与养他。所以颐卦的时义，是非常伟大的。

颐道的伟大时义，也多有变化，可用六爻分别叙述如下：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这是说：舍弃了你的灵龟，观看我鼓腮帮子嚼东西吃，有凶。

《礼记·礼运》篇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尔雅·释鱼》说龟之类时说："二曰灵龟。"灵龟的甲能够卜卦，肉很好吃。《周礼·鳖人》说："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由此可见，古人是好吃龟肉的。"朵颐"是吃嚼东西鼓起腮帮子的样子。《象传》说："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王夫之说："此言贪躁之人，见我动颐而嚼，而注目凝视，咎不在

朵颐而在观，虽未觊分其润，而情已淫，故曰'亦不足贵'。"王弼说："以阳处下，而为动始，不能令物由己养，动而求养者也……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合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羡我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由此看来，初九是个富贵之人，本有灵龟之肉可吃，却不去吃，偏要看我吃东西的样子。但是，另有一解，认为初九象征未得位的穷苦百姓，并不是已有什么灵龟之肉可吃，而是可以象灵龟那样少吃少喝却可长寿，（苏轼说："龟者，不食而寿。"）但却不安分守己，而是觊觎我的俸禄。这当然是不好的，凶的。这个人来说，这种觊觎必然使人卷入社会斗争中去，所以有凶。两说皆可。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颐"是说颠倒了养颐的关系；"佛经"是违反了经常的惯例；"丘"是山丘，这里是指上九爻。这句是说：颠倒了养颐关系，违了经常的惯例向上求养颐，前往便有凶险。

那么六二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六二是阴爻居阴位而得中正，应该遵循自养的正道。但是阴爻本身虚而不实，没有力量自养，于是便颠倒了养颐关系向下面的初九寻求养颐；或者违反经常惯例向上九寻求养颐。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前往（征）必有凶险。程颐说："以上养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养，必求养于阳刚。若反下求于初，则为颠倒，故云颠颐。颠则拂违经常，不可行也。"《象传》说："六二征凶，行失类也。"这个"行失类"是说六二无论求养于初九和上九，都不得应，而且与四个阴爻脱离。因此"征凶"。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是说违反了颐养的正道。这样一来，就是坚守纯贞的动机，由于手段错误，也是凶险的，以致于十年功夫得不到供养，没有利益。

那么六三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这是因为它是阴爻却处于阳位，不中不正，又处在下卦震体之最上位，与上九正应。这说明它没有自养的能力，只能求上九来供养它。由于不中不正，所以用不正当的献媚手段。王弼说："履夫不正，以养于上，纳上以谄者也。"（《周易注·卷三》）而且它对于上九的供养又极不满足。所以它即使要求供应的动机

纯正，理由正当，也仍然是有凶，十年（长期）得不到上九的供养（因为距离太远，向下也够不上初九），没有利益可言。所以《象传》才说："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三违背了养颐的大道。王弼也说："处颐而为此行，十年见弃者也。立行于斯，无施而利。"可见只能作如此解。

六四：颠颐，吉。虎视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爻也颠倒了养颐的关系，但却与六二征凶不同，反而是吉。六四向下虎视耽耽，样子十分凶恶，六四的欲望也是难以填满的（逐逐，追逐而又追逐），但是却可以不犯错误。

那么六四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这是因为它是阴爻正好处于阴位，又处于上卦的最下位，与初九正应，因此它不能自养却可求养于在下（颠）的初九。由于这种正应关系，所以六四的颠颐就是吉的了。但是六四必须向初九摆出一副威武的在上者的态度，即使向下索取无尽无休，也不会犯错误。六四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好的地位，也是由于上九对它有恩施，给它以在上的地位。所以《象传》说："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六四从上九可得恩施，从初九可得供养，所以可以吉而无咎。程颐说："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又柔顺而正，是能顺于初，赖初之养也……故曰颠颐。然己不胜其任，求在下之贤而顺从之以济其事，则天下得其养而己无时败之咎，故为吉也。"这种解释显然也是对的。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还是说违反了颐养的经常惯例。"居贞吉"是说居于尊位而又能实行纯贞的采纳贤人意见的正道便会吉祥。所以《象传》说："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但是不可以涉过大江大河，不可做类似的冒险之事。

那么六五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这是因为它阴爻又正好处于阴性的尊位，它不能自养却可求养于在上（拂）的上九。在上九（贤人）的供养下，所以"居贞吉"。项安世说："六五之居贞，非自守也，贞于从上也……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颐六五之贞也。"程颐也说："六五颐之时居君位，养天下者也。然其阴柔之质才不足以养天下，上有刚阳之贤，故顺从之赖其养，……反赖人之养，是违拂于经常。"这话确切。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颐”是颐养之所由，即颐养之源出。上九以阳刚处于颐养之极，下面有四个阴爻，都依赖它来供养，所以才这样说。王弼说：“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主，必宗于阳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故曰由颐。(《周易注·卷四》)

但是，上九虽然有阳刚之性，却无阳尊之位，而是无位的人，全是由于六五对他的“顺以从”才有了地位。这一地位取决于君王的一喜一怒，所以是有危险（厉）的，但是还是吉祥的，有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做类似的冒险大事业。所以《象传》才说：“由颐厉吉，大有庆也。”就是说大有吉庆。

由此可见：颐卦的上卦都是吉利的，下卦都是凶险的。原因正如吴慎所说：“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艮三爻皆养人者，震三爻皆美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养口体，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养其德以养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颐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颐之贞也。可以观颐而自求其正耶。”这话有理，可信。

总之，颐卦阐明了颐养的人生哲理。人生在世，首先应该有独立的自养能力，而且，自养要以养德为重，因此，自养的手段必须正当，不要羡慕甚至觊觎别人优裕的生活条件，更不要因此丧失自己的道德与人格。其次，最好能有养人的能力，并以颐养天下为己任。当然，颐养天下还是须取之于民才能用之于民，让人民都能具有自养的能力并获得谋求自养的机会。因此，国家应该有好的经济政策，不断地发展经济才行。治国养民者必须以发展为第一大要务。离开发展，一切都是空谈。

28，当你矫枉大过时

矫枉是不是一定要大过呢？不大过能不能矫枉呢？人类的历史，是不是一连串的矫枉的历史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矫枉会获得成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矫枉会遭到失败？矫枉的成功与失败各有怎样的意义呢？大过卦会详细地告诉你。

大过 ䷛ 兑上 巽下

大过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八卦。

大过卦下卦是巽风长女，性人；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泽灭木，大过。"泽本来应当在木的下面，使木湿润；如今泽在木的上面，水淹没（灭）了木，所以叫做大过，意思是说太过头了。孔颖达说："今云泽灭木者，乃是泽之甚极而至灭木，是极大过越之义。"（《周易正义·卷三》）《彖传》也说："大过，大者过也。"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或举动。

从语义上来看，大过就是"矫枉大过"。矫枉大过，是一种必要的但又不得已的举动。因此它本身便具有好坏的二重性，应该肯定其好的一面，尽量缩小坏的一面才行。

从卦象上来看，大过卦四阳爻居于中间，阳性过度旺盛，阴性不能相称。这种阴阳不调，阳亢过盛的形象。可以象征"大为过甚"的情状，所以太过又叫做"阳过"。

大过卦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栋"是栋梁；"桡"通挠，各本也作挠，是弯曲的意思。《彖传》说："栋桡，本末弱也。"是说做屋脊的栋梁，中间结实，两端软弱，承受不住重压，因而向下弯曲了。这正如大过卦，中间四个阳爻，两端各一个阴爻的形象。向秀说："栋桡则屋坏，主弱则国荒。所以桡，由于初、上

两阴爻也。初为善始，末是令终。始终皆弱，所以栋桡。”（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

但是，“栋桡”并不一定就坏，卦辞仍说是“利有攸往，亨。”《彖传》也说：“刚过而中，巽而悦行，利有攸往，乃亨。”“刚过而中”是说大过卦九二、九五两个阳爻不能正应（过）而都居于中位。“巽而说行”是说下卦巽风性人顺从，上卦兑泽性和悦。阳刚过于强盛，奋力前往，阴柔顺从和悦无力抗拒，所以利有所往，可以亨通。孙振声说古代帝尧让位给平民虞舜，殷汤王、周武王的革命，都是极其过度的行为，都不得不采取非常的手段，这说明置身于非常过度的时刻，就必须有非常过度的才能，才能够担当起非常过度的重任。这就说明：大过卦所象征的因时利宜的意义，太伟大了。所以《彖传》才说：“大过之时大矣哉！”《象传》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这就是说：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君子需要矫枉过正，就要有“独立不惧”的大无畏的精神，逆潮流而追求真理，即使暂时被埋没也不怕，也不会感到苦闷。

当你进入矫枉过正的非常时期后，也会经历六个阶段：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刚刚进入这一阶段，本身柔弱，又无地位，所以处事需要十分小心谨慎，就象人在祭礼之时，在地上铺上（藉）白色的茅草，表示恭敬。所以《象传》说：“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你以这种极端柔顺的态度对待各种事情，就可以不犯错误。《系辞传》说：“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贵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也。”也是说处在此时，唯有如此慎审，才能无过。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已经成长壮实起来，性质阳刚，进九二爻阴位，而且得到中坚的位置，可以试行你的重大变革了。你这时虽然在上面没有能和九五相正应，但是可以乘在下面的初六阴爻之上，得到她的帮助。因此你就好象一棵枯老的杨树，从底下又生出一个嫩芽，获得了新的生命；你又好象一位老年男子，娶到一位年轻的妻子，重新获得

了青春。这种婚姻虽然不相称，但是阴阳毕竟都可以相互依傍了，从而又得到一线生机，所以没有什么不利的事。程颐说："杨枯槁而复生稊，阳过而至于极也。九二阳过而与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则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与初，故能复生稊而无过极之失……稊，根也。"(《伊川易传·卷二》)

九三：栋桡，凶。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你的阳刚之性又有所壮大，阳爻居阳位，但又失中，你想矫枉过正，对现实进行重大变革，那就象栋梁弯曲了，房子不知何时坍塌一样的危险，所以有凶险。九三本来可以与上六相应，但是九三是阳爻阳位，过于刚强；六四是阴爻阴位，过于柔弱，无法相辅。所以《象传》说："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本身有凶，又失去阴辅，自然凶险就更大了。程颐说："夫居大过之时，兴大过之功，立大过之事，非刚柔得中，取于人以自辅，则不能也。既过于刚强，则不能与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独立，况大过之事乎？以圣人之才，虽小事必取于人，当天下之大任，则可知矣。九三以大过之阳，复以刚自居而不得中，刚过之甚者也。以过甚之刚，动则违于中和，而拂于众心，安能当大过之任乎？故不能胜其任，如栋之桡倾败其室，是以凶也。"(《伊川易传》) 俞琰也说："卦有四刚爻，而九三过刚特甚，故以卦之栋桡属之。"吴慎说："九三栋桡，自桡也，所谓太刚则折。故《彖》有取于刚过而中，巽而说行也。"九三失阴，外强中干，投身矫枉过正的大事业有凶。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由于你的地位向上升迁，居于阴位，阴阳可以相济，消除了过刚易折的危险，能够承担起重负，所以正合乎栋梁向上隆起的形象，所以就是吉利的了。但是九四与初六正应，受初六阴柔的影响而柔性有所增加，这就给他承担大任带来了困难（吝）。所以《象传》说："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其综合结果便是"吉有它吝"：吉祥中有其它困难，可以为矫枉过正的大事业做出成绩。

李过从大过卦的上下体去看，说明了九三爻与九四爻为何恰恰相

反。他说："下卦上实而下弱，下弱则上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栋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实，下实则可载，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栋隆吉，言下实而不桡也。"（《周易折中》引）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这是第五阶段。这时，你的阳刚之性又有所成长，地位也有所上升。你以阳刚之性居于阳位而又得中正尊位。但是与下卦九二不能形成正应关系，不能得下之助从而完成大过之勋业，于是又只好承上面的阴爻上六，与她阴阳相比。可是上六是个过极之阴，好比枯槁的杨树上开的花，失去了生育能力，也是开不多久的。所以《象传》说："枯杨生华，何可久也？"也好比是个年老的妇女，得到一个年轻些的壮年丈夫，当然不算犯错误，但是这种婚姻也不光荣。所以《象传》说："老妇士夫，亦可丑也。"程颐说："九五当大过之时，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应助，固不能成大过之功。而上比过极之阴，其所相济者如枯杨之生华。枯杨下生根稊，则能复生，如大过之阳，兴成事功也。上生华秀，虽有所发，无益于枯也。上六，过极之阴，老妇也。五虽非少，比老妇则为壮矣，于五无所赖也。故反称妇得，过极之阴，得阳之相济，不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妇，虽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誉，《象》复言其可丑也。"（《伊川易传》）

项安世对比九二与九五时说："二五皆无正应，而过以与阴者也。二所与者初。初，本也，故为稊。亨者，木根新生之芽也。过而复芽，故有往亨之理。五所与者上。上，末也，故为华。故无久生之理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你阳刚已过，转为阴爻阴位，达到大过卦的极点，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是顺随着刚强的人从事矫枉过正的大事，所以即使整个事业失败了，正如涉水过河，由于河水太深而有灭顶之灾，丧失了性命，这当然也是杀身成仁，所以不算犯错误。

总之，大过卦阐述了投身于矫枉过正的大事业时的人生哲理。投身到这种事业中去，当然，即使过分了些，总的来说也有利亨通的。最初要特别谨慎，以后，只要不是过于偏激急进从而遭致失败，总是吉利的，或者无咎无誉，牺牲了自己也值得，也是死得其所的。矫枉过正是一种革新事业或革命事业，有些过激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也是正常合理的现象，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不过正是无法矫枉的。人类至今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也许永远也创造不出来!

29，当你陷入艰险时

人生在世，应当尽力避免陷入艰险之中，但是，有时也难免陷入艰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怎么办呢？靠别人解救，现实吗？靠自己挣脱，怎么挣脱呢？操之过急行吗？轻举妄动行吗？如何耐心地逐步摆脱艰险？这是一种哲学，请看坎卦便知。

坎 ䷜ 坎上 坎下

坎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九卦。

坎重卦的下卦与上卦都是坎水中男，性陷，所以坎重卦是陷穽中又有陷穽，象征重重的艰险。《象传》说："水洊（音渐，屡次）至，习（反复拍翅膀）坎。"《彖传》说"习坎，重险也。"也是说重重的艰险。

从字义上看，汉帛《易》作"习赣"。《说文解字》上说："赣，赐也。"《经典释文》上说："坎，本亦作陷，京、刘作欿。险也，陷也。"《说卦传》则说："坎，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

从卦象上看，坎重卦上下都是坎卦，一个阳爻陷在两个阴爻之中，

而且两个坎卦重迭，是坎上加坎，险上加险，陷穽中又有陷穽，所以又称作"习坎"，从而强调艰险重重。《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这是说：矫枉过正的结果，便要陷入重重的艰险之中。但是坎卦是着意于勉励人们在艰险中不要丧失信心，以一片至诚之心排除千难万难，寻求光明的前途。因此《象传》又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告诉君子提高自己的德行学业，并学习布教施化的方法。王弼说："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孔颖达则说："君子当法此便习于坎，不以险难为困，当守德行，而习其政教之事，则可便习于险也。"君子如果能这样做，便可逐步化险为夷了。

坎重卦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这是说：在重重的艰险之中（习坎），只有诚信维系于心中，便可亨通，行为要有高尚的目的。《彖传》上说："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程颐说："阳实在中，为中有孚信，维心亨，维其心诚一故能亨通。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伊川易传·卷二》）这里的着重点仍是两点：有诚信维系于心中，便可亨通；行为有高尚的目的，前进便可成功。

《彖传》不是消极地对待艰险，而是积极地想从艰险中总结出有用的治国修身的哲理，所以又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程颐解释说："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其有险之时，其用甚大。"（《伊川易传·卷二》）因此，我们既要善于克肥一切险阻，又要善于利用一切险阻，必要时甚至还要制造一些险阻，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人们陷入艰险，突破艰险，也要经历六个阶段，面临六种情况：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你陷入陷穽中的陷穽之中。"窞"音旦，是深坑。你本身柔弱无力，又无地位，处在坎重卦的最下方，没有力量脱险，所以凶险。《象传》说："习坎入坎，失道凶也。"所谓"失道"，是指

你违背了客观规律。初六爻与六四无应，得不到外力的解救，自己又不能自拔，所以王弼说："最处坎底，上无应援可以自济，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你的性格变得刚强了，又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仍是阴位，与上卦九五又无正应，所以仍然相当危险，难以摆脱。不过，有所求时，可以小有所得。为什么能这样呢？《象传》说："求小得，未出中也。"这乃是受"中"的地位决定的。正如程颐所说："二当坎险之时，陷上下二阴之中，乃至险之地，是有险也。然其刚中之才，虽未能出乎险中，亦可自济……是所求小得也。君子处险难而自能保者，刚中而已。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这是第三种情况。"来"是由来之处；"之"是所去之处。"枕"是枕头，是人们休息时头部所倚靠的东西。这句是说：来处有陷穽，去处还是陷穽，危险但是还得依靠它，陷入到深坑之中，不能发挥作用。

那么六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这是因为六三本身是阴爻无力，却处于好动的阳位之上，又不中不正，不能安分守己。同时，六三又处于上下两个坎卦卦体之间，居于下坎之上而要入于上坎，进退唯坎，皆不能出险。所以《象传》说："来之坎坎，终无功也。"终于不会成功。王弼说："既履非其位，而又处两坎之间，出则之坎，居则亦坎，故曰来之坎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谓也。出则无之，处则无安，故曰险且枕也。"（《周易注·卷三》）王申子说："且者，聊尔之辞。"这是说，聊且在此休息。这是告诉人：此时不宜行动，只宜等待；不会招祸，但也无功。这是叫你汲取初六爻"习坎入于坎窞凶"的教训。

六四：樽酒簋（音鬼）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这是第四种情况。这时，你仍处在艰险之中，同时，你也没有力量自拔。但是你如果以一颗虔诚的心，谨慎而恭顺地服务，这样至终就不会犯错误。这个意思，各家基本相同。

但是就本爻爻辞来说，却很不好解释。其"樽酒簋贰"是一樽酒，两盘饭；"用缶"是用粗瓦器盛装；"纳约自牖"是纳入时采取简约的手段从窗

口（纳入）。这是描述六四顺从地为九五服务的样子。所以《象传》说："樽酒簋贰，刚柔际也。""际"是交际、交往。所以王弼说："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馀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周易注·卷三》）朱骏声说："牖，穿壁以木为交窗，在室西南。古者一室一户一牖，饮食供于堂。荐酒食者，不从户而从牖，简约愈甚也。礼简而情笃，故无咎。"总之，大意是一致的，都是讲虔诚恭顺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这是第五种情况。"祇"是恭敬的意思。这句是说：坎中之水没有盈满，恭敬而平安，没有错误。《象传》说："坎不盈，中未大也。"这是说，九五处于中正之位，但是没有九二爻的正应辅助，阳刚的作用尚未能大大地发挥出来，因此尚未能最后脱险，只能无咎而已。俞琰则说："九五阳爻，大也。'中未大'者，九五虽有刚中之才，唯有祇于既平而无咎，未足以为大也。"项安世也说："水流而不盈，谓不止也。坎不盈，谓不满也。不止，故有孚；不满，故中未大。凡物盈则止，水盈则愈行，故坎有时而盈，水无时而盈也。"他们都未能指出"中未大"的原因。我们认为无九二之应才是"中未大"的真正原因。这正是坎卦的特点。

上六：系用徽缧，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这是第六种情况。用三股麻绳（徽）和两股麻绳（缧）捆绑住，放到牢狱中去，牢狱的墙上有刺，三年不得释放，所以凶险。

上六为什么有这种处境呢？程颐说："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伊川易传·卷二》）郑玄则说："上六乘阳有邪恶之罪，故缚以徽缧，置于丛棘，而使公卿以下议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矣，以明刑耻之。能复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终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杀，故曰凶。"这就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蹲牢狱的情景。《象传》说："上六失道、凶三岁也。"这是说，凶险要延续三年。其原

因，就是“上六乘阳”阻止了九五出险。

总之，坎重卦阐明了陷入艰险时的人生哲理。从卦辞上来看，是有条件（有孚维心）的亨。但是从六爻上看，初六、上六皆凶；九二有小得；六三勿用；六四和九五皆无咎。由此可见，全卦的亨是极力摆脱重重艰险的有限的亨。但是，这种艰苦的斗争却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孟子·尽心上》中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这是说：人之所以有德行、智慧、学术、知识，经常是存在于患难中。英国谚语也说：“逆境使人聪明。”人在重重艰险之中应当有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目的和充分的耐力，进行韧的奋斗，这样才能逐步摆脱艰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够得上是个勇士了。

30，当你依附别人时

人生在世，不能完全离群索居，总要依附别人，得到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你的事业。但是，我们应该依附什么样的人呢？根据怎样的原则呢？采取什么态度呢？刚愎自用又有什么害处呢？所有这些，你都可以从离卦中找到答案。

离 ䷝ 离上 离下

离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卦。

离重卦的下卦与上卦都是离火中女，性附，所以离重卦象征相互依附。《象传》说：“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这是说：离重卦由

两个象征光明的离单卦组成，象征无限的光明。伟大的人物也应当这样，以无限的光明普照四方。《彖传》说："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这是说，"离"就是丽。"丽"是两关并排着的鹿，有相互依附的意思。太阳和月亮，在天上相互依附；各种谷物和草木，依附在土地上；两个光明的东西相互依附必须依据正道，这样才能达到教化天下众人的目的。

离重卦卦辞：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相互依附，只要是坚持纯贞的正道，就可以有利亨通。象畜养母牛那样，就会吉祥。《彖传》说："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这是说：阴柔的事物依据中正之道相互依附，所以亨通；因此，畜养牝牛则吉祥。从卦象上看：六二爻和六五爻，都是阴爻占据着中正之位，都柔顺中正，所以亨通。程颐说："牛之性顺，而又牝焉，顺之至也。既附丽于正，必然顺于正道如牝牛，则吉也。畜牝牛，谓养其顺德。人之顺德由养以成，既附丽于正，当养习以成其顺德也。"这是恰当的。

那么应该怎样依附才能成其顺德呢？也以六爻分别说明之：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是步履，脚印；"错然"是交错的样子。这是说：你是一个刚强的人，进取心很强，在开始寻找依附对象时，由于方向未定，目标不明，所以心神不定，脚步杂乱，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因为你有恭敬谨慎地态度，就可以避免错误。所以《象传》说："履错之敬，以辟（避）咎也。"王弼说："错然者，敬慎之貌也。处离之始，将进而盛，本在既济，故宜其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这是对的。

六二：黄离，元吉。

"黄"是黄色，是土的颜色。在五行学说中，东木、南火、西金、北水，土居中央，所以黄色是中色。六二阴爻阴位又得中正，所以说是"黄离"，那中正而又光明之意。"元吉"是大吉。《象传》也说："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得中道"就是得中正之道。这说明，你在依附于别人时，要遵守阴柔的中正之道，就一定会大吉。孔颖达说："黄者中色，离者文明，居中得位而处文明，故元吉。"（《周易正义·卷三》）也是这个意

思。《象传》说："柔丽乎中正，故亨"，充分地体现于六二爻。

九三：日昃（音仄）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音碟）之嗟，凶。

"昃"是太阳西斜；"耋"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句是说：太阳西斜时的光明，不能乐观地敲打着瓦缶而歌唱，则必然发出老年的嗟叹，所以有凶险。孔颖达说："时既老耄，当须委事任人，自取佚乐。若不委之于人，则是不鼓击其缶而为歌，则至于大耋老耄而咨嗟。"（《周易正义·卷三》）这是说，人老就该退休颐养天年。程颐描述这种情况时说："大耋，倾没也，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不达者则恐怛，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伊川易传·卷二》）对比以上三爻可知：九三日昃为日西斜，六二黄离为日中，初九则为日出，这是推论出来的。荀爽也说："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九三居于下卦离体之终爻，具有太阳西斜将落的形象和寓意，因此《象传》才说："日昃之离，何可久也？"由于不可久，又由于缺乏对权力和人生的达观态度，所以就"不鼓缶而歌"而产生老死将至之嗟叹，这当然就要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要遭到凶险了。而这，正是违背了离卦依附的中正之道才造成的。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离卦所讲的相互依附之道，是柔丽乎中正乃亨。九三年老过于刚强不肯让位，得凶；九四年轻过于刚强不等让位便"突如其来"的要继位接班，因此被众人痛恨，被烧死抛弃。正如《象传》所说："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程颐说："九四离下体而上体，继明之初，故言继承之义。在上而近君，继承之地也，以阳居离体而处四，刚躁而不中正且重刚，以不正而刚盛之势，突如其来，非善继者也。"至于其可悲亦复可鄙的下场，程颐则说："承六五阴柔之君，其刚盛陵烁之势，气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祸害，故曰死如；……众所弃绝，故云弃如。"（《伊川易传·卷二》）这里除对"焚如"有异解之外，其它全无差别。由此可见，相互依附的离道，最怕过于刚强陵烁和偏斜之气，而需温柔和悦中正之气。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流泪如滂沱的大雨，面带一种悲戚嗟叹的样子，这样柔弱，反而吉祥。

六五为什么会有这种处境反而吉祥呢？原来六五柔弱而居中正的尊位，下无六二之正应，却有九四阳刚之逼迫，所以正如王弼所说："履非其位，不胜所履，以柔乘刚，不能制下，下刚而进，将来害己，忧伤之深，至于沱嗟也。"（《周易注·卷三》）但是六五却可吉祥，这是因为六五以其阴柔中正的德性，可以依附于王公的同情与支持，所以《象传》才说："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这是说：国王用兵出征，有嘉美之事是在于折获魁首，而不折获（即宽恕）其胁从的丑类。采取这种"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严与宽相结合的政策，便可不犯错误。《书经》上说："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就是一个很好的古代遗训。程颐也说："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伊川易传·卷二》）由此可见，这是离卦所讲的又一种相互依附的正道。所以王弼说："离，丽也。各得安其所丽，谓之离。（上九）处离之极，离道已成，则除其非类，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时也。"（《周易注·卷三》）所以《象传》才说："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这正邦，就是大伸离卦之道。

但是上九本身的爻位居阴，又为无位之位，也是不中不正的。只是六五居尊位有崇尚贤人的性质，所以才委任上九领兵出征不肯依附的反叛者，以伸离道。因此"王用征伐"不是国王亲自统兵出征，而是任用"上九"统兵出征。

总之，离重卦阐明了相互依附的人生哲理。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须相互依附。但是相互依附也须选择合适的对象，依据中正的原则，采取柔顺的态度；过于刚愎自用，不利于相互关系的友善。所以离卦六爻，六二、六五皆吉；九

三不可长，九四无所容，都不好；初九和上九由于敬而受命，才无咎或有功。总之，离卦所阐述的相互依附之正道就是如此，值得我们重视遵行。

本论下　周易下经

31，当你恋爱求婚时

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这既是人伦道德，又是自然规律。但是应当怎样求爱？怎样恋爱？怎样求婚？贞操观念是不是已经陈腐，已经过时？轻易许身失贞好吗？始乱终弃或性解放好吗？咸卦会给你教诲！

咸  兑上 艮下

咸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一卦。

咸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山上有泽，咸。"这是说：泽在山上，山泽之气可以相通。所以孔颖达说："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周易正义·卷四》）崔憬则从另一个角度说："山高而降，泽下而升，山泽通气，咸之象也。"（《周易集解·卷七》）

从字义上来看，"咸"是感的古字，音义同于感字，有相互感应的意思。《彖传》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因此，咸卦是说明天地万物阴阳相互感应的道理的。

从卦象上看，咸卦上卦兑为少女，下卦艮为少男，万物交感，尤以

少年男女最为敏深。《象传》说:"君子以虚受人。"这正如少男艮山在少女兑泽之下,以极为忠诚笃实的态度向少女求爱;少女则以欢悦的心情和态度回答这位少年,二人相亲相爱,经过浪漫的恋爱阶段,终于结婚,成为夫妇。咸卦从少年男女的恋爱结婚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宇宙万物阴阳交感的深刻哲理。所以《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由此可见,少年男女的感应不过是宇宙万物阴阳感应的一种典型形象;我们应于咸卦中深刻理解宇宙万物的阴阳感应的规律。

咸卦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是亨通的,利于坚守纯贞的正道,娶妻是吉利的。

咸卦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首先是因为咸卦的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孔颖达说:"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者,此因上下二体释咸亨之义也。艮刚而兑柔,若刚自在上柔自在下,则不相交感(刚升而柔降),无由得通。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柔降而刚升),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所以为咸亨也。"(《周易正义·卷四》)

刚下而柔上也就是男下女。《彖传》说:"止而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男下女,是男子主动求女之意。王肃说:"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为礼也。礼通义正,取女之所以为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孔颖达也说:"婚姻之义,男先求女;亲迎之礼,衔轮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后女应于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周易正义·卷四》)

由男女感应之道推及宇宙万物,无不为阴阳感应之理,又由万物阴阳感应之道推及圣人感召天下人心而至天下和平之理,也都是亨通利贞的。

男女恋爱结婚,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由咸卦六爻依次表述如下:

初六:咸其拇。

这是第一阶段。这时，这位少年男子刚刚爱上一位少年女子。这种钟情的初恋处在最低阶段，以人的身体取象，好比起于脚的大拇指。孔颖达说："拇，足大指也，体之最末。初应在四，而处卦始，为感浅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故曰感其拇。"（《周易正义·卷四》）这时，这位少年的心志钟情少女九四。所以《象传》说："感其拇，志在外也。"但是这位少年，感情很柔弱，怕羞得很，不敢向那少女表白自己的爱情，所以爻辞中无断语，根本谈不上吉凶悔吝厉吝。如王子服郊游偶遇婴宁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王子服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婴宁走过去几步，回头对婢女说："个儿郎目灼灼似贼！"于是遗花地上，笑语自去。王子服拾起梅花，怅然无主，神魂丧失，怏怏返家。王子服对婴宁的一见钟情，正是"感其拇"的阶段。

六二：感其腓，凶，居吉。

这是第二阶段。这时，这位少年又成熟一点了。他心中的爱情也已经成长起来，以人的身体取象，好比已经达到腿肚子了。正如王弼所说："感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孔颖达注解说："腓，足之腓肠也。六二应在九五……阴性本静，今能不躁而居，顺其本性，则不有灾害，免凶而获吉也。"（《周易正义·卷四》）作为六二阴爻阴位而得中，这时这位少年感情阴柔而且纯正，害起相思病，象少年维特那样，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所以说是凶。但是如果安居下去，还是吉利的。《象传》说："虽凶，居吉，顺不害也。"这是说：只要能够顺其自然，也不会有害。这正如王子服回家以后，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肌革锐减，忽忽若迷，害起相思病。嘱托舅氏子吴生代其寻访婴宁。吴生慷慨答应说"成事在我"，包在哥们身上。王子服听了，不觉解颐，现出笑容，渐渐食亦略进。后来吴生又来，说已经打听到，在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喜溢眉宇，日就平复。这不正如本爻辞所说："感其腓，凶，居吉"吗？

九三：感其股，执其随，往吝。

这是第三阶段。这时，这位少年心中的爱情更加成熟，以人的身体取象，好比已经达到了大腿。这时这位少年摆脱了相思阶段的柔情折

磨，坚强起来了，由阴柔转为阳刚。由于阳刚的个性又处于阳位，过于阳刚了，于是决心执行他那追求少女（下求上）的行动。但是，前往必要遭到许多困难（吝）。这正相当于王子服病好之后，久等吴生不来，于是探视枕底，见花虽枯而未凋落，遂怀梅袖中，负气自去寻找婴宁。王子服伶仃独步，一行三十多里，又在婴宁家门之外盈盈望断，整整一天，何其苦也！这不是"吝"吗？所以《象传》才说："咸其腓，亦不处也（不能再等待下去）。志在随人（追求那个意中人），所执下（男甘心居下向上求女）也。"

以上是下卦三爻，主要说艮山少男；以下是上卦三爻，主要说兑泽少女。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这是第四阶段。这时，这位少女坚守坚贞的正道，不能马上答应少男的追求。这样不但无损于恋爱成婚，反而是大吉之事。不会因为少男一求，少女便答应，以后成为话柄儿，造成某种悔恨，这便是"贞吉无悔"的含意。但是，这位少女也爱上了这位少男，心中嘭嘭直跳，这便是"憧憧往来"的含意。"憧"是不安的意思（《说文》）；"往来"是反反复复的意思。王弼说："处在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周易注·卷四》）这就恰恰描绘出少女在遇到心爱少男追求时的不安感觉。结果，这位少女经过反复思考，愿意做这位少男的朋友，这就是"朋从尔思"的含意。所以《象传》才说："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这是说：少女心中初次爱上了这位少男，但是必须矜持一些，不受男女交感的损害，这就是"未感害也"的含意；同时，这种心揣小兔似的初次结交男朋友，也是爱情未能光大，只是处于初恋阶段的心理特点，所以才说"未光大也"。因此王弼也说："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得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朋），故有憧憧往为，然后朋从其思也。"（《周易注·卷四》）少女本具阴柔的体性，但此时必须刚毅，方能守贞吉祥，所以作为一爻，是九四而不是六四。但九四毕竟也是阳居阴位，而且不中，很不稳定，所以心中"憧憧"。婴宁初见王子服，说他"个儿郎目灼灼似贼！"，但又遗花于

地，笑语自去”，就充分表现出九四爻的这种特殊心理。婴宁再见王子服找到她家大门外时，正值婴宁执一杏花，俯首自簪，举头见王子服，遂不复簪，含笑撚花而入，不理王子服，令其苦苦等在大门外；可是过了些时，婴宁又露半面来窥王子服，似讶其不去者。这又进一步写出初恋少女的心理反应。九四一爻，以人的身体取象，好比已经达到心脏了。古人误以为心脏主思，但是爻辞中并不说“咸其心”，这是因为古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所以不写“咸其心”，而只具体描述初恋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潜藏的大智慧，令人惊叹！

九五：咸其脢（音梅），无悔。

“脢”是后背上的肉，程颐和朱熹都这样认为。程颐说：“脢，背肉也。与心相背而所不见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所见而说者，则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伊川易传·卷三》）王弼则认为脢为“心之上，口之下。”陆师农等认为是“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何楷同意陆师农之说，认为脢“今谓之三思台是也。动而迎饮食以咽，思则噎。”把脢解释成背肉，是想说明背肉感觉最为迟钝，反应不灵敏；把脢解释成梅核，是说少女在少男求爱面前，由于感情过分激动而又不得不严肃地控制住自己，如被食物噎住说不出话。总之，都是说少女在这种情况下不应马上答应少男的要求，应该故意装作不明白或无动于衷，或干脆不说话。这样，就少女方面来讲，既是恪守贞操，又是显示自己贞洁无瑕；就少男方面来讲，这是对他的忠诚的严肃考验。这样可以免去某种悔恨还算小事，足以五成美好纯法的爱情与永恒婚姻才是使终生幸福的大事呢。所以爻辞才说：“咸其脢，无悔”，真是千真万确。王子服向婴宁求爱时，从袖中拿出枯梅给婴宁看，意思十分明白。婴宁接过说：“枯矣，何留之？”王子服说：“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婴宁又问：“存之何意？”王子服说：“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得怜悯。”婴宁却说：“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子服说：“妹子痴耶？”婴宁说：“何便是痴？”王子服说：“我非爱花，爱撚花之人耳。”婴宁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王子服说：“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

之爱。”婴宁说：“有何异乎？”王子服说：“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后来婴宁又把这话告诉给养娘老媪，说：“大哥欲我共寝。”这就使王子服大为困窘，急目瞪之，婴宁微笑而止。婴宁问王子服：“适此语不应说耶？”王子服说：“此背人语。”婴宁又说：“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王子服恨婴宁之痴，无术可以悟之。其实，婴宁在此真痴也好，装痴也好，都是一块脊肉——“脢”。正是这种“脢”，才证明了她的贞洁无瑕，造成其恋爱与婚姻之美满“无悔”。因此，我奉劝那些并不痴的少女，也要学会作一块脊肉——“脢”。正如《象传》所说：“咸其脢，志末也。”这个“末”，就是始末之末。在少男的求婚面前，装得迟钝一些，这是少女有志于缔造那美满的结局——“末”，即终生不渝的婚姻。为此，少女这个阴柔的性格，也必须阳刚而又处于阳刚之位，必须是九五，而不应是六五。但是到下一阶段，就必须恢复其本来阴柔的性格和地位，成为——

上六：咸其辅、颊、舌。

这是第六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时，少女经过周密的考验，才放心地答应了少男的追求。爱情完全成熟，少女便嫁给了少男，成为他的妻子了。这时女子必须恢复自己阴柔顺从的本性，对待男子，不可叫男子永远屈膝在下，保持求爱的姿势，那样太累了，是阴盛阳衰，与全家不利，对妻子也不利。所以作为妻子应该是上六，而非九五；应该是辅颊舌，而不是牙。

男女的恋爱求婚，达到了成功的目的，以人体来取象，就如由九五的脢，进到头部的辅颊与舌了。来知德说：“辅者，口辅也。近牙之皮肤与牙相依，所以辅相齿舌之物，故曰辅。颊，两旁也。辅在内，颊在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之，三者相须用事，皆所用以言者。”《象传》说：“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何楷认为：“滕，水超涌也。张口骋辞之貌。”总之，这是说男女结婚后成为夫妻，可以尽情地说话了。“滕口说”就是描述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上六与初九一样，爻辞中没有断语，不指出吉凶悔吝厉咎。这就隐含一个问题：这婚姻不一定美满和谐。张口骋辞可能是开怀说笑，也可能是絮絮叨叨吵嘴骂架。妻子对丈夫，多为

千缕柔情百般怨恨而又絮絮不休的。《周易》爻辞作者在此回避了这个问题，是个大聪明，而不是小疏忽。有人用辅颊舌来比喻夫妻之间的亲密，但是民间俗语又说："牙没有不咬舌头的"，牙咬腮帮子或嘴唇子也是常事。人们用这些话比喻夫妻吵架，也是十分贴切的。王明先生说"辅颊舌"是男子"亲她的脸儿，吻她的嘴和舌"（见《中国哲学》第七辑），与《象传》中的"滕口说"不相符合，这是妄断咸卦上六为吉的又一例证。王子服与婴宁婚后也并不完全美满，特别是婴宁与邻家子的恶作剧招致人命官司以后，王母训斥了婴宁，婴宁在现实的压迫之下，矢不复笑了。婴宁终于说出自己隐瞒的狐女身分，不过婚姻仍能维持正常，生一子，亦大有母风，爱笑。

总之，咸卦阐述了男女恋爱结婚的人生折理，寓意十分深刻，可以推及一切人伦道德和宇宙之阴阳大化，具有明显的超旨效应。世间男女，本都不应孤身独处，那样阴阳皆不能长。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恋爱结婚，这是自然规律，又是道德伦理。对于男子来说，必须真心钟情，以礼求之；对于女子来说，必须慎重考虑，适时答复。在男子方面，主动性是完全必要的，要有勇气追求；在女子方面，矜持性也是完全必要的，要有冷静态度。在这里，有人可能产生疑问：如果是少女钟情于少男了，可不可以主动追求少男呢？根据《周易》哲理来看，是不可以的。那么，《周易·咸卦》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不是太封建了，与男女平等的观念不符合呢？我说不是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引述一下一首有名的歌曲的歌词来说明问题。

俄国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写道：

红莓花儿开

红莓花儿开在野外小河旁，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日夜想。
心中热烈的爱情使我多痛苦，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对他讲？

少女心中的思恋天天在增长，

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
河边的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
让我的心上人你自己去猜想。

在伊萨科夫斯基看来，这位少女是不可以主动追求那位少男的，只好独自唱起这首忧郁的歌儿。如果那位少年始终猜想不到怎么办呢？少女没有别的办法吗？我认为有个办法，那就是：这位少女可以想办法经常出现在这位少年的面前，看这位少年感应不感应。如果还是始终不感应，那么这位少女便应让自己心中的爱情死灭。即使叫它死灭，也不能向那少年表白。因为表白了也没有什么好处，仍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男女的这种区别，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女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矜持，必须有冷静的态度，否则会造成不幸的后果。婚姻是终身大事。那种始乱终弃的恋爱与婚姻是要不得的。无论男女，都要讲究贞操，不可轻易许身换贞，这才合乎人伦道德，这才合乎自然规律，这才能缔造出纯洁美好而永恒的爱情和婚姻。

32，当你夫妻行房时

男女之间的性生活，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作为社会的人，不能象禽兽那样性交繁殖，而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道德和法律，只允许夫妻之间有这种行为。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怎样对待婚外恋和通奸？恒卦会正确告诉你。

恒 ䷟ 震上 巽下

恒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二卦。

恒卦下卦是巽风长女，性入；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雷风，恒。"这是说：雷在上面，风在下面，风雷的活动是永远相互配合的，可以象征永恒的结合，简言之，就是象征永恒和有恒，可以引申到一切方面去。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恒，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古文恒从月，《诗·（小雅·天保）》曰：'如月之恒'。"段玉裁注云：心以舟施，是"谓往复遥远，而心以舟运旋，历久不变，恒之意也。"又说："月上弦而就盈，于是有恒久之义。"所以"恒"字，训常久、长久。

从卦象上看，咸卦少男在下，少女在上，是少男向少女求爱求婚，跪着一只腿的形象；恒卦则反过来，长男在上，长女在下，是夫妻二人性生活时男在上女在下的形象。这是古代人的一种生殖崇拜，并不奇怪。这种男上女下的性交姿势，据学者统计比较，是三百六十多种性交方式中唯一科学合理的姿势。基督教只承认这种性交姿势，认为这是上帝确定下来的；其它三百六十几种性交姿势，都是病态与罪恶。这种神学解释与周易恒卦的解释，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男上女下的性交姿势应是永恒的①；再扩而大之，一男一女的这种性交关系也应该是永恒的，轮流性生活是罪恶，也违反科学；再扩而大之，一夫一妻性生活应该是永恒的；再扩而大之，男女都从一而终，更应该是永恒的。所以婚姻是极其严肃的事情，要经过热烈但又严守道德的恋爱过程，要有庄严而隆重的结婚典礼，才能在夫妻二人心田上种上永恒的爱情与婚姻的种籽，进而发芽生长，成为一棵繁茂的大树。马虎从事，不严守道德，婚前同居，不举行结婚典礼，吃几块喜糖完事，很容易使人产生杯水主义

①阳上阴下则顺，则吉；阴上阳下则逆，则凶。

和性解放的思想，这样的婚姻难以美满幸福。所以《序卦传》上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妇之道的范围很广大，但核心是夫妻的性生活，不可以不长久，所以应该是恒久的。恒卦在这里明显地反对杯水主义、露水夫妻和卖淫嫖娼等错误行为，认为那样会不吉利，有凶险和悔恨。这种种错误行为不仅违反道德乃致法律，而且违反自然规律，性病和艾滋病便是自然规律对这种错误思想行为的惩罚。

由夫妇之道扩而大之，在人事上，人们立身行事也要有恒心，有"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所以《象传》上说：君子以立不易方。"孔颖达解释说："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犹道也。"（《周易正义·卷四》）这就是说：君子必须恒久不变地坚持方正的处世原则。再扩大到自然界去，正如《彖传》所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也是一种永恒的常道。圣人在长久的观察中认识和掌握这种永恒的常道，从而化成天下万物。我们只要观察这种永恒的常道，便可从中看出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这是恒卦彖辞对我们的最后教导。

恒卦卦辞：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卦总括来说是亨通的，没有过错，利于坚持纯贞的正道，利于有所前进。

为什么恒卦有这样好的际遇呢？《彖传》回答说：这是因为"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这是说：夫妻进行性生活，阳刚的男子在上，采取主动的置入、摩擦和冲撞以及压迫抚摩的方式；阴柔的女子在下，采取被动的承受而又多方配合的态度和动作。在双方共同进入性兴奋高潮时，阳刚的男子以雷霆万钧之力袭击，发泄，闪电一直插入海底；阴柔的女子如狂风，掀起海浪，巨蟒般的双臂紧紧缠住男子，将雷电吞服。男女的性生活，是一场雷厉风行的大搏斗，蕴含了宇宙万物的深远哲理，这是古人生殖崇拜的真正原因。夫妻的这种雷厉风行的性搏斗，却是以温柔的抚摩和偎依开始，而又以

温柔的抚摩和偎依终结的。而且，每次性生活的结束——终，又是下一次性生活精力蕴育的开始，这就是《彖传》上说的"终则有始"。而且夫妻二人是必须"久于其道"才行的，一生都这样周而复始地搏斗着，这就是"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为此，宋代大哲学家程颐才这样隐晦地说："雷风相与，雷震而风发，二者相须交助其势，故云相与乃其常也。"(《伊川易传·卷三》)

作为周易恒卦核心蕴含的夫妻性生活，从卦辞上来看是这样的和谐美好，这只是从大观上粗略地去看婚姻生活的核心部分。其实，男女夫妻在这种搏斗中是有胜败的。所谓胜败，就是一方敌不过另一方，满足不了另一方。通常来说，是雷电满足不了狂风，男人满足不了女人。有许多驰骋沙场的常胜将军，最后会败在自己妻子的身上，被奚落"不够一个真正的男人"。这种男女之间的胜败，便以相反的方式，具体表现在恒卦六爻的爻辞中。以往的许多学者和哲学家弄不懂：恒卦的卦爻辞为什么正相反呢？这个秘密就在于：大体上美满的婚姻关系中，包含着难以协调的性生活关系。即使是性生活协调的夫妻，性生活成功的比例在六次中也有如下的分配：

吉（成功）0.5次；占1／12

无（一般）：2次；占4／12

吝（艰难）：1次；占2／12

凶（失败）：2.5次；占5／12

这个比例，与恒卦的六爻爻辞完全符合，让我们逐爻讨论吧！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历来的学者和哲学家都奇怪：恒卦是那样的亨通有利无咎，怎么第一爻就是一个凶呢？而且是"贞凶"，坚守正道还是凶，这不是叫人无路可走了吗？这正是他们没有理解夫妻性生活的规律造成的迷惘。

初六是个性格阴柔的女子，可是却处在阳刚的位置上，而且不能中正，但是上面与九四爻相应。九四是个性格阳刚的男子，可是却处在阴柔的位置上，而且也不能中正。夫妻两个性生活能力的强弱不大容易分清。

"浚"是挖深河沟的意思，引申为求深或者就是一个深字。初六是新婚夫妻的性生活。由于是新婚，心中一片纯真的爱情，便深深地迷恋在性生活中，而且愈纯真、愈热烈，便愈陷得深，结果就愈是凶险，没有什么利益。(有人认为"无攸利"是"无攸往利"，这是错误的。如果说"无攸往利"，就不要旅行结婚度蜜月了；但是恒卦允许旅行结婚度蜜月，所以并无"往"字.)《象传》说："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这也是说：开始时就求那么深，是浚恒之凶的真正原因。贤德的父母长辈，这时要告诫新婚的子女，不可深情沉迷，要注意身体健康和精力的恢复。必要时，要强迫新婚夫妇相隔几天分居一次，以避免凶险。民间俗语戏谑地说："耕不坏地，能累死牛。"在这种时期，特别要告诫新婚丈夫，不要做个累死或累伤的牛。王弼说："处恒之初，最处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穷底，令物无馀缊，渐以至此，物犹不堪，而况始求深者乎?"(《周易注·卷四》)可见，地力也是可以损伤的，因此恒卦初六爻便也是凶了，而且是爱情愈笃愈可怕的"贞凶"。

九二：悔亡。

对于这个爻辞，人们也会产生疑问。怎么只有断语，没有记事、取象或说事之辞呢？这不与爻辞的通例不合了吗？其实，这个取象之辞应该是"中恒"，是省略了。懂得六爻的人能从卦象上看出内有"中恒"的含意。因为九二是阳爻而得阴性的中位，她是以刚强的性格和较强的性生活能力与上面的丈夫六五正应。由于丈夫六五的性格阴柔，性生活能力较弱，满足不了九二的需求，坚持夫妻的恒道必然要造成悔恨。然而，由于九二能够长久地采取中庸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丈夫，不过分地纠缠他，能够适当调节夫妻的性生活，所以虽有悔恨，却可消除。因此，无所谓吉凶，只是"悔亡"而已。所以《象传》说："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三这位妻子则与九二不同，她是阳爻又处于阳位之上，性格刚烈，性欲过于旺盛，可以说是欲海难填；由于地位又失中偏上，所以情绪极不安定。上面与其相应的丈夫上六，性格过于软弱，又处于阴柔失中的地位，性生活能力过于低下，完全不能满足自己的妻子九三。这样

就使九三更加烦躁苦闷，满腔的爱欲无处发泄，于是便想搞婚外恋，或许会被发现，承受婚外恋乃致通奸的羞耻，这样坚守纯贞的正道，就难了，所以是"贞吝"。《象传》说："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这是说：社会不容许破坏婚姻道德。这样便可能造成离婚或人命案。王弼从卦体上正确地分析说："处三阳之中，居下体之上，处上体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体，体在乎恒，而分无所定，无恒者也。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施德于斯，物莫之纳，鄙贱甚矣，故曰贞吝也。"（《周易注·卷四》）来知德说："长女为长男之妇，'不恒其德'而改节，则失其妇之职矣。既失其职，则夫不能容而妇被黜矣。"这种事情，多数发生在婚后数年而婚姻又不如意的中年妇女身上，安娜·卡列尼娜、潘金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九四：田无禽。

九四是一位性格阳刚的男子，处在阴位之上，性生活能力较强，由于地位失中在上卦中偏下，性情也不稳定，也去寻找婚外恋。但是，由于在下卦的妻子初六对他很有深情浚恒的思想，死死缠住他，不跟他离婚，九四的婚外恋也就没有发展到离婚的地步。但是这种婚外恋也只是"露水夫妻一场空"，用形象的比喻，就好比一个猎人去打猎（田），什么也没有打到（无禽）。《象传》因此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当然，有的男人达到了与前妻初六离婚的目的，与情人结婚又建立了一个新家庭，但是，这要遭到失去子女尊敬和热爱和报负，得到的是另一种"田无禽"——一场空。更为严重的是成了一个失去妻子儿女的光棍儿，情妇也不再要他，那就是完全彻底的"田无禽"——一场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过头来改邪归正行不行呢？也很难。因为他已经伤透了亲人的心。所以王弼说："恒于非位，虽劳无获也。"总之，这都是九四那特殊的地位决定了的。他不恒是由于非位，恒于非位也还是劳而无获。男子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丈夫。

六五：恒共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这位丈夫，是阴爻而居阳刚的中尊之位，性格较阴柔软弱，性生活能力也不够强。六五的妻子九二，性格较阳刚坚强，性生活能力也

较强。由于九二对丈夫能行中庸之道，所以夫妻之德便能恒久维持下去，各守正道，妇人是可得吉祥，但丈夫则得凶险。这是因为丈夫在这种婚姻生活中始终居于被谅解宽容的地位，在性生活上，常常有些自卑感，因此怕老婆，逐渐又失去了主持事务的权力，全得听老婆的。《象传》上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唐高宗李治处于武后的辖治之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夫妻之间的阴盛阳衰，对于全家来说是不吉祥的，因此"夫子凶"也就会影响到"妇人吉"，所以天下女子还是不要欺压自己的丈夫才好。欺压自己的丈夫，最终对自己也不利。

上六：振恒，凶。

上六是一个本性阴柔的丈夫，又处于阴柔的爻位上，所以是至柔。由于又失去中尊之位而偏于边极，所以性格就极其柔弱，性生活能力也极低下，他与下面的九三这位强悍而欲海难填的风流妻子相应；不仅身体受到严重的消耗，还要当王八，戴绿帽子，所以是凶险的。《象传》上说："振恒在上，大无功也。"这个上六，作为一个无能的丈夫，怎么力求振作也是无功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无功，而是大无功。程颐说："六居恒之极，在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动极……以振为恒也。振者，动之速也，如振衣、振书，抖擞运动之意。在上而其动无节，以此为恒，其凶宜矣。"（《伊川易传·卷三》）所以上六的"振恒"，其实是"无恒"的一种空虚的外表。夫妻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徒具名义而已了。

李舜臣说："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义，鲜有全吉者。盖以爻而配六位，则阴阳得失，承乘逆顺之理，又各不同故也。"李舜臣也看出了咸恒两卦卦辞与爻辞的这种尖锐的矛盾。其实，这正是恋爱与婚姻本身的矛盾的反映。恋爱之中多苦水，婚姻之中多错配。阴差阳错的不幸的婚姻，比比皆是；阴阳和合的幸福的婚姻，寥寥无几。爱情好比是黄金，而宇宙间大量存在的不是黄金，而是硅。

总之，恒卦阐述了夫妻关系之中的人生哲理，进而阐明

了阴阳关系之中的宇宙哲理。夫妻关系很难高度融洽，阴阳关系也很难高度和合。这里最需要的是中正的原则。有了这种原则，才能坚持夫妻的恒久之道，进而扩大到人事和自然中去，做一个有恒的君子，这样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夫妻之间的不和谐，不仅仅是两性生活的不和谐，常常是其它方面的不和谐，例如：精神文化生活上的不和谐，也足以导致婚外恋的产生乃至婚姻关系的破裂。因此，把恒卦卦义单纯缩小到夫妻的性生活上去，是不是太片面了？其实，这种疑问是不必要的。夫妻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最本质的关系还是在于专一持久的性生活关系。同时，易学所用的是思维代数方法。既然是代数方法，就不局限于一种关系，而是可以适用于其它一切关系，因此不存在片面的问题。因为这里只是举其一隅，应用时则可反其三隅，不就全面了吗？

33，当你必须撤退时

人生好比上战场。这种战场，可以是军事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学术的或商业的。在这些战场上，遇到强敌怎么办？硬拼就会输光怎么办？你敢于决定撤退吗？你能组织好撤退吗？撤退以后又怎么办？不想再起吗？遁卦会给你一个机智的回答。

遁  乾上 艮下

遁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三卦。

遁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象传》说："天下有山，遁。"这是说：上卦乾为天，下卦艮为山，山向上侵天，天回避山，所以叫做遁。崔憬说："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侵长，若山之侵天，君子遁避，若天之远山，故言天下有山，遁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遁，逃也。"是逃避、隐退的意思。遁逃两字相比，遁更为隐蔽，多指悄悄溜走，不知去向。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上说："楚师夜遁。"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上说："遁，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隐退之谓也。"

从卦象上来看，上下卦皆为阳卦，但是下卦艮山，初二两爻已经被侵而变为阴爻了。卦中的两个阴爻从下面依次出现，说明阴在渐长而阳在渐消。遁卦是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未之月，即夏历六月，此时也正是阴气渐长而阳气渐消之时。这就象征着小人之道渐长而君子之道渐消，君子不得不暂时退避一下。《象传》上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是说，君子对小人应该心怀戒心，敬而远之，态度庄严持重，使小人敬畏。这是孤立得势小人的最好办法。所以程颐说："远小人之道，若以严声厉色，适是以致其怨忿，惟在于矜庄威严，使之敬畏，则自然远妖。"（《伊川易传·卷三》）同时，遁卦中所讲的退避，正如军事上的战略撤退，并不是无原则的消极避世，而是暂时躲过困难时期以积蓄力量，等待来日的振兴与光复。这一点，可从卦中初六、六二两个阴爻，分别与九四、九五两个阳爻相应中看出，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

遁卦卦辞：遁，亨，小利贞。

在事情的发展中遇到强敌需要退避，这时你如果能及时采取撤退的方针，便可以亨通。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纯贞的正道也只能得些小利；想得大利，暂时还是不可能的。

那么遁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彖传》说："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这是说，遁卦亨通的原因在于："刚当位而应"。这是说，九五阳爻仍旧能够占据中正的尊位，握有领导权；在下

面，还有已经变成阴爻的六二也处于中正之位，与九五相应。因此，九五仍掌握住主动权，部署撤退，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便反攻。中国在八年抗战时不就是这样吗？这"八年"，就是"与时行也"。至于"小利贞"，那是由"浸而长"决定的。"浸而长"是说双方力量的消长都是逐渐进行的，不可能速战速决，即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项安世说："'小利贞'者，圣贤救世之微机也。阴方渐长，世道未至尽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处。天若未丧，亦有兴利反正之理。"还是对的。同时我们从中还可看出，这个"小利贞"和"与时行"非常重要，确实是圣贤救世之微机。《彖传》颂扬遁卦的时义伟大，是不过分的。

在整个大撤退之中，各种人物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命运，也都可以用遁卦的六爻表示出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敌人打来了，大撤退开始了。有条件的人相继撤退了，把平民百姓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扔到后边，成了撤退人流的尾部（遁尾），结果来不及撤退了，也就不用撤退了（勿用有攸往），当个敌占区的老百姓吧。当然很危险（厉）。这些无法撤退的老百姓，当了亡国奴，不得不说些亡国奴的话，在敌人看来是良民，可以不杀，这实际上不是也成了"小人"吗？但是这些亡国的老百姓，有许多人的亲人撤退走了，到大后方去了，因此相互暗暗想念，甚至或明或暗的还有联系，这就是初六爻与九四爻相应的具体内容吧！《象传》说："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老百姓逃而无望，便不如不逃了；不逃，还会有什么灾害吗？没有肯定的回答，这是说，一般来说是没有灾害的，但也可能有。如果遇到灾害了，就会后悔当时为何不拼命逃走了。程颐说："在前者先进，故初乃为尾。尾，在后之物也。遁而在后，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和微，既已后矣，不可往也。"（《伊川易传·卷三》）古人的看法也印证了我们的分析。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脱）。

"黄"是中色；"牛"是驯物；"黄牛之革"至为柔韧坚固。"执"为系住拉住；"之"是代词，指用黄牛之革所系住的东西。"莫之胜说（脱）"是说，

系住它之后，不让它挣脱掉。本爻爻辞为很长的取象之词，却无断词，谈不到吉凶悔吝休咎厉。

六二爻在下卦艮山中处于阴位，这就具有了重阴的特别柔顺的性格，但又处于中位，所以或是掌握地方实权的人，或是虽无实权也是地方的名流。六二爻与九五爻中正相应，所以与九五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六二爻具有了很重要的双重地位甚至双重身份与双重面貌；六二便利用极为中正柔和的黄牛之革拉住敌我双方（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象传》说：：执用黄牛，固志也。"这个"固志"，便是坚持他自己固有的志向。这样的人也谈不到吉凶悔吝休咎厉。

例如：在未能撤退的广大人流之中，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成了高级亡国奴，他们就相当于六二。敌人必须利用他们，才能管理广大的沦陷区平民百姓；同时这些高级亡国奴也必须有双重柔顺的性格才能居于六二的重柔中正之位。这些六二与撤退了仍掌大权的九五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九五和敌人都想通过六二达到自己的软化对方的目的；六二也想通过自己这种特殊的高级亡国奴的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六二的这种双重性格和特殊地位，决定他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社会上出现，所以六二是阴性的吉斯林，"小人"。但是六二本身的双重性哪方面是真的呢？有时难以看清，所以敌我双方都会怀疑他。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黄牛之革"紧紧地系住并拉住双方，使之不能胜脱才能保住自己；一旦他失去这种双重性，他便无用了，敌我两方便都不用他了。因此，对于这种处于六二地位的人，吉凶悔吝休咎厉都无法判定，因此本爻爻辞中就没有断语。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人无论站在哪一方面，都只能是具有重柔性格的软弱的人，供人驱使利用，决不能成为具有阳刚性格的人。

王弼说遁卦六二："物皆遁己，何以固之？若能执乎理中厚顺之道，以固之也，则莫之胜解。"（《周易注·卷四》）这个"物皆遁己"，便是双方都提防他又都利用他的哲理说明，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音计，是用绳子结扎住，是羁系住了，引申义为受牵累。"系

遁"是撤退时被阻挡住了，撤不走了，但又是阳刚的性格，不肯低头做亡国奴；于是上山打游击去了，成了"敌后武工队"。仍在敌占区，上山打游击，这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所以说"疾厉"。没有组成大军的可能，只能拉一个小队伍，所以说是"畜臣妾吉"。自己疲惫不堪，不可能彻底消灭敌人，只能给敌人造成一些不安和损失，所以《象传》才说："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当然，"疾厉"也可以讲成疾病和危险；"疾惫"也可以讲成疾病和疲惫。因为打游击，很容易得病。

王弼说："在内近二以阳附阴，宜遁而系，故曰系遁。遁之为义，宜远小人。以阳附阴，系于所在，不能远害，亦已惫矣，宜其屈辱而危厉也。"（《周易注·卷四》）这话也对。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好遁"便是很好地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这对于君子（军官）来说，当然是吉祥的了；这对于小人物（士兵）来说，就不那样吉祥了。九四与初六相应，说明撤退的人与广大沦陷区的老百姓有密切的联系，很多人是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日夜思念，以泪洗面。但是当官的，总还好些，再讨一个老婆，安一个字；当兵的，只抱住枪桿，当光棍了。所以《象传》也说："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小人只是遁而已，谈不到好。王弼则说："处于外而有应于内，君子好遁，故能舍之；小人系恋，是以否也。"

九五：嘉遁，贞吉。

国家君主，政府首领，撤退到大后方去，仍然是国家君主，政府首领，当然就是嘉遁了。他们经过反省，革除弊政，坚持纯贞的正道治国，可使大后方安顿下来，再蒸蒸日上，为光复故国，解放沦陷区的平民百姓，做好准备，所以说是"贞吉"。《象传》说："嘉遁贞吉，以正志也。"这就是说，"正志"非常必要。这个正志，就是反思前过，革除弊政。不进行这种必要的改革，便不可能真的复兴。当然，这种"嘉遁贞吉"也与沦陷区的六二之正应有关，有朝一日，里应外合，便可击退敌人，光复故国了。

上九：肥遁，无不利。

上九是那些无位的有钱人，撤退到大后方去，经营工商业，做些投机生意，乘机发了国难财，当然就是肥遁了，无不有利。《象传》还说："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当然，就更不必怀疑了。刘文凤说："疑，古礙字。最远于阴，故无所礙。""礙"今简作碍。这是说上九刚健而居于极，不与九三相应，又不乘柔，所以十分超脱而没有障碍。王弼则说："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周易注·卷四》)其实，这些不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隐士，也同那些不关心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商人一样，只知自己的遁而肥，别的是什么都不去管的。陶潜隐于诗，婴宁隐于笑，商人也可以隐于财。

总之，遁卦阐述了退避隐遁的人生哲理。人生在世，难免遇到阻碍。在无法前进之时，在唯有退避才能亨通的困难处境之中，就应该果断而有计划地从人生的大战场上组织撤退，以保存和蓄养力量，等待时机再转入进攻。人生好比上战场，有前进也有撤退。君子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生，不要被一时的失败撤退弄得灰心衰气。但也要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志改革，这样才能东山再起，最后的胜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34，当你实力大壮时

当你从人生的战场上战败撤退下来以后，经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你的实力便又壮大起来。这时你怎么办呢？自我膨胀忘乎所以吗？急躁妄进自取其咎吗？实力弱小，可以失败；实力壮大，也可以失败。大壮卦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

大壮 ䷡ 震上 乾下

大壮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四卦。

大壮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雷在天上，大壮。"这是说：阳气过于强盛了，以至于高亢在上，所以才叫做大壮。崔憬说："乾下震上，故曰雷在天上。一曰雷阳气也，阳至于上卦，能助于天威，大壮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

从语义上来看：汉帛《易》作"泰壮"。"大壮"一语，"大"表示阳；"壮"表示盛。《释文》上说："壮，威盛强猛之名。郑云：'气力浸强之名。'王肃云：'壮，盛也。'"所以"大壮"就是阳盛。

从卦象上来看：大壮卦由初至四，连续四个阳爻，过中而盛进于上，所以命名为"大壮"。大壮卦也是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卯之月，即夏历二月。此时是万物方春走向壮盛之时，应该尽力设法保护，勿使受害。《象传》说："君子以非礼弗履"。这是说：君子在大壮之时，必须严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便不去做。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成就伟大事业而又不陷于横暴。张载说："克己反礼，壮莫甚焉。"（《横渠易说·下经》）克己反礼才能保住大壮。

大壮卦卦辞：大壮，利贞。

大壮卦简单明白：只要坚持正道就会有利。

为什么大壮卦有这样的处境呢？

《彖传》回答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可见，大壮"利贞"的根本原因是"正大"。王弼也说："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极大，则天地之情可见矣。"（《周易注·卷四》）这个"正大"，也就是"阳盛于阴"。因为阳盛为正，阳盛于阴，古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必然有利。但是这时还是处于隐退状态，《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这

是说在隐遁之中自身大壮起来，还不适合前进，所以不说亨。

当你实力大壮之时，总的说来会"利贞"的，但是处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又有各种不同的结果：或吉或凶，或贞厉或无悔，也须用六爻表述之。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是脚指头，扩大可以指脚，引申义是在下。初九爻也在最下，用趾来象征。壮于脚，是说初九在下而强壮，这样要走动、向前进，是无法带动全身的，所以是凶险的。有孚是有诚信之心。《象传》说："壮于趾，其孚穷也。"这是说：仅仅脚趾壮，他的诚信之心也不会被承认和相信。这也就是说，在下的小人物，虽然发现了真理，但是说话不算数，不起作用，前进有凶。王弼说："夫得大壮者，必能自终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得终其壮者。在下而壮，故曰壮于趾也。居下而用壮，以斯而进，穷凶可必也。"（《周易注·卷三》）韩愈的《获麟解》一文，便用麒麟自比，说不遇圣人，便为不祥。这是感愤自己的怀才不遇。初九大壮，阳性而又处于阳位之上，正而不中，极富刚强的进取心，又与九四不相应，没有圣人的援引，所以不祥有凶。初九大壮，发现了新的真理，必然冒犯传统观念，这正如王弼所说"陵犯于物"，因此就不能"终其壮"，前进"穷凶可必"。但是这个"凶"也不是永远的凶。凶会过去。小人物会成为大人物。他的发现会被承认，他也会获得成功。所以王弼说"夫得大壮者，必能自终成也"。历史上许多被处死的发现真理的小人物"初九"，最后又都成了大人物。哥伯尼、伽利略、塞尔维等人，就是代表；陶渊明和曹雪芹，都是在世时不被承认，而死后多年才逐渐被承认的。

九二：贞吉。

《象传》说："九二贞吉，以中也。"这是说：九二虽然也是大壮的，具有刚强的性格，但是却处在阴位上，不正却中，能够采取中庸的态度，适当地节制自己，不去采取急躁冒进的举动。另外，九二还与六五正应，如麒麟遇到圣人提携，所以坚持正道便可吉祥。用九二与初九相比便可以看出：初九太刚强冒进了，又无提携，但是如果"不征"也是不

会有凶的。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孔颖达说："羝羊，羖羊也；藩，藩篱也；羸，拘累缠绕也……。"（《周易正义·卷四》）

九三也是大壮的，阳性又处于阳位之上，正而不中，过于刚毅进取，但是不安定。这时，如果九三是小人，便会自以为强壮可用而忘乎所以；如果九三是君子，便会不以为然而且视为网罗。所以《象传》才说："小人用壮，君子罔也。"这或如王弼所说：九三"处健之极，以阳处阳，用其壮者也。故小人用之以为壮，君子用之以为罗己者也。"（《周易注·卷四》）另一说则认为：小人以力为壮，君子以无畏为壮。程颐说："小人尚力，故用其壮勇；君子志刚，故用罔。罔，无也，犹云蔑也，以其至刚蔑视于事而无所忌惮也。"（《伊川易传·卷三》）两说皆可取，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处在九三这种地位都是"贞厉"的，即坚持正道也很危险，最后都象一头公羊（羝）一样，犄角插进篱巴墙（藩）上，卡住（羸）了，拔不出来，陷入困境之中。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　。

九四更是大壮的，为阳爻中的最上一爻，已经进入上卦，象征非常刚健，但是却处在阴位上，不中不正。九四如果这样不正下去，便会有悔恨；但是如果能反过来坚持正道，就会消除悔恨。羝羊所触之藩篱，也会被冲决，再也卡不住犄角了，前进再无阻碍，所以《象传》说："藩决不羸，尚往也。"从卦象上看，九四上面是两个阴爻六五和上六，阴不阻阳，邪不压正，已是定理。所以王弼也说："已得其壮，而上阴不罔已路，故藩决不羸也。（《周易注·卷四》）九四之壮，比大车（舆）的轮辐（辏）还要强壮。这就更说明可以前往了。所以王弼说："壮于大舆之辏，无有能说（脱）其辏者，可以往也。"因此就放心大胆地前进吧！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大壮达到六五这个阶段，是更为大壮了。羝羊冲出篱笆之后，毫不阻碍，跑得很远，最后在场（易）上丢失了；丢失就丢失，也不后悔。六五的大壮之所以有如此最大的力量，是由于它处于阳刚而中的尊位，

下面还有九二的正应相辅助。但是，大壮的六五其力量也还是有所不足的，这是由她的阴爻性质决定的。六五以阴爻的性质居于阳位之上，是不当位的；不当位，力量便不充足，所以管不住她的羊，造成丧（丢）羊于易（场）的事件。所以《象传》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王弼说：居于大壮，以阳处阳，犹不免咎，而况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者乎？羊，壮也。必丧其羊，失其所居也。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悔。"（《周易注·卷四》）以往的注解家一直未能讲清本爻爻辞，硬说"羊"是阳刚的象征，九三和九四都用"羊"来象征。那么初九、九二为什么不见用"羊"来象征，而上六却又出现了"羊"呢？其实，大壮卦的羊的形象，不是象征不象征阳刚的问题，而是一种力量对比的象征。这才能讲清下爻。

另外，这个"丧羊于易"和旅卦上九爻的"丧牛于易"，显然有联系。很多注解家都说这是关于殷之先王亥的故事。此说很是流行，但又有人反对，今附录于下以备考：

据高亨说，关于殷先王亥的事迹屡次见于殷虚卜辞之中，世次在成汤之前。据《吕氏春秋·勿躬篇》、《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和《楚辞·天问》等书的记载，殷先王亥的故事大略如下：王亥是殷高祖，为商始祖契的六世孙，冥之子。他秉承先王的美德，为人善良。传说他发明牛车，在部落间进行贸易，以贝为货币。他曾在黄河北岸的有易国作宾客，从事畜牧业，有仆人为他放牧牛羊。王亥有一次拿着盾牌和谐优美地跳舞，引起了有易国一个姑娘的爱慕，两个人发生了恋爱。那姑娘肌肤润泽细腻，丰满肥硕，十分漂亮。有一次，王亥正与那姑娘在床上做爱，被有易国的牧人当场杀死在床上。于是有易国的君王绵臣便得到了王亥的仆人和牛羊。后来王亥的儿子甲微又借师于河伯国，攻打有易国，杀死绵臣。高亨以丰富的史料证明：丧羊于易，是王亥死前发生的生产上的小事故，所以是"无悔"；丧牛于易，是指王亥被杀之事，所以旅卦上九说是"凶"。这个故事与周易的关系，是顾颉刚教授发现的，见其所著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很有艺术魅力，与周易大壮与旅卦也完全符合。金景芳教授不相信这个故事

和大壮与旅卦爻辞有关系。客观地对比研究，我很相信是有关系，顾颉刚和高亨的看法是正确的，与我上述解说也颇一致。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进、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上六爻当然也是大壮的，但是由于阴爻处于阴位，正而不中，为大壮卦的极点，所以力量急剧下降，降落到和九三爻相应的地位。九三"羝羊触藩，羸其角"；上六也是"羝羊触藩，不能退、不通遂"。"羸其角"，便"不能退、不能遂"；"不能退、不能遂"，便是由于"羸其角"。二者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呢？但是上六不再是九三的"贞厉"，而是"无攸利"，没有什么得利之处，只有"艰则吉"，是说经过艰苦的挣扎，才能拔出羊角来，得到吉祥。所以《象传》才说："不能退、不能遂，不详（祥）也。艰则吉，咎不长也。"这是对的。经过长久艰苦的挣扎，才能达到九四爻的水平："藩决不羸"，咎将结束，艰后出现吉，也可以前往（尚往）了。朱熹说："上六取喻甚巧，盖壮终动极，无可去处，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艰则吉者，毕竟有可进之理，但必艰始吉耳。"

总之，大壮卦阐述了退避隐遁之后实力大壮时的人生哲理。人在退避隐遁之后，便反思从前的过错并认真地改正，这样便可不断提高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久而久之，实力便壮大起来。实力壮大后是不是就一切都顺利了呢？还不是。初九征凶，九二贞吉，九三贞厉，九四贞吉悔亡，六五无悔，上六无攸利、艰则吉。由此看来，还不能盲目乐观，而应该注意研究主客观条件，尽力避凶趋吉为好。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35，当你需要晋升时

你的事业要向前推进，你的职位要向上晋升。但是怎样

去做才能成功呢？你怎样对待失败和愁苦呢？要不要有人引荐？要不要取得群众支持？怎样去寻找必要的引荐和支持？有人故意压抑你怎么办？患得患失行吗？晋卦会一一地告诉你。

晋 ䷢ 离上 坤下

晋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五卦。

晋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明出地上，晋。"这是说：光明出现在大地上，万物才能升发，所以郑玄说："地虽生万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段玉裁注曰："以日出而作会意。"这就引申到人在前进升迁。因此，晋与进，不仅音同，义也同。《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从卦象上看，太阳出现在大地上以后，逐渐上升是人臣地位不断晋升的角征。所以郭雍说："以人臣之进，独备一卦之义。"（《郭氏传家易说》）《象传》又说："君子以自昭明德。"这就是说，君子要自己显明自己那光明磊落的道德品质，让君王和天下人知道。《大学》中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而"人君者，将昭德塞远，以临昭百官。"（《左传·桓公二年》）这样公平地选任升迁百官，才算人尽其材。所以程颐说："自昭明其德，去蔽自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伊川易传·卷三》）可见自昭不是吹牛皮，而是正常的实事求是的表现。

晋卦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侯是个普通名词，是能使国家安康的诸侯。扩而大之，就是指一切贤臣。由于他政绩卓著，国王赐（锡）给他很多（蕃庶）马匹，一日之间，三次接见。这正是君主开明公正而贤臣得以正常晋升的形象与象征。

那么晋卦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景象呢?

《彖传》说:"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彖传》是这样解释:太阳从地面升起以后光芒四射,万物都顺从地朝向太阳,才被照耀得很明丽,并且很温柔地向上行进生发。所以康侯便能被君王赏识,赐给很多马匹,一日之间,三次接见。

从卦象上来看:六五居于尊位,是位温柔敦厚的弱君,下乘体性阳刚而居相位的九四,上附下顺,便可"柔进而上行"了。崔憬说:"虽一卦名晋,而五爻为主,故言'柔进而上行'也";程颐也说:"凡卦离在上,柔居君位,多云'柔进而上行'。"这样一来,康侯受赐的故事便具有了典型性,同类事件便不断发生,这也是国家康宁的一种表现。

然而,典型归典型,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事业要前进;人们的地位要升迁。但是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却有各种各样的顺利,也有各种各样的艰难。其可用六爻分别加以说明。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这是说:忽而呈现出胜利前进的样子(如),忽而呈现出摧败后退的样子,但是只要坚守纯贞的正道,就会吉祥;虽然没有威信,但是能够宽裕地自处于自己的地位之上等待任用,就不会犯错误。《象传》说:"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这是说:不管是胜利前进还是摧败后退,都能行正道,独立而不改变;裕无咎,是说初六还没有被任命担负什么责任,当然就是非常自由了。这叫无官一身轻。

那么初六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初六为阴爻,体性柔弱,但是却处在阳刚的位置上,这叫做不当位。初六与九四相应,但九四是阳爻阴位,也是不当位,不能提携初六。两爻都不中正,不稳定。所以初六忽进忽退。王弼说:"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明退顺,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又说:"方践卦始,未至履位,以此为足,自丧其长者也,故必裕之,然后无咎。"(《周易注·卷四》)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这是说：忽而呈现出胜利前进的样子，忽而又呈现出受阻忧愁的样子，但是只要坚守纯贞的正道，就会吉祥；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大福，是在于上面有老祖母的关怀与保护。《象传》说："受兹介福，以中正也。"这是说，虽然上面有老祖母关怀保护，但是享受到这样的大福，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在下行中正之道。

那么六二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六二为阴爻，体性柔弱，又处在阴柔的位置上，这叫做当位（正）而中。六二与六五不应，六五居尊位不能提携六二，所以六二不易晋升，时而愁如。因此王弼说："进而无应，其德不昭，故曰晋如、愁如。"（《周易注·卷四》）但是程颐又说："二以中正之道自守，虽上无应援不能自进，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当求之。盖六五大明之君，与之同德，必当求之，加以宠禄，受介福于王母也。"（《伊川易传·卷三》）有人说：周武王的母亲与祖母都是商女，武王克商就是受了祖母与母亲的福祐，可供参考。

六三：众允，悔亡。

这是说：众人应允，后悔之心便可去掉了。

那么六三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六三为阴爻，体性柔弱，又处在阳刚的位置上，这叫做不正（不当位）不中。六三与上九相应，但是上九是阳爻阴位，也是不中不正，因此，就不能提携六三。这样一来，六三当然要有悔了。但是六三下承初六、六二，三阴爻志同道合，都有向上晋升的愿望，所以说是"众允"。这样一来，悔恨之心便可以消除了，所以叫做"悔亡"。《象传》说："众允之志，上行也。"这就是说：大家都想上行，所以也就允许六三上行了。程颐说："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顺体之上，顺之极者也。三阴皆顺上者也。三之顺上，与众同志，众所允从，其悔所以亡也。"（《伊川易传·卷三》）李过比较坤体三爻后说："初之罔孚，众未允也；二之愁如，犹有悔也；三德孚于众，进得所愿而悔亡也。"（《周易折中》）六三确实是"德孚于众"了。由于"德孚于众"，人君才能知道六三的贤德。所以李光地也说："人臣之志，未易遽达于上，有众人信之，则

其志亦上达而信于君矣。"因此，前进升迁之道，还是在于自己是否发挥了具大的社会作用。作用发挥出来了，群众信服了，在上者便也承认你了。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这是说：前进的样子象个鼫（音石）鼠，即使坚持纯贞的正道，也很危险。

鼫鼠：古书上是指鼯鼠一类的动物，形如兔，专吃农作物，有害于农家。《荀子·劝学篇》说："鼫鼠五技而穷。"《说文解字》上说："鼫，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此之谓五技。从鼠石声。"《九家易》以五技鼠释鼫鼠，王弼从之；《荀子·劝学篇》中的"鼫鼠"原作"梧鼠"，"鼫鼠"是今人据杨倞、王念孙之说校改的。《释文》中说："鼫鼠，《子夏传》作硕鼠。"郑玄和程颐都从之，认为就是《诗经·魏风·硕鼠》中的硕鼠。据高亨描述："鼫鼠之食稼，乘人不备，出没无常，而往往被猫或人所获。进兵侵伐敌国，如乘其不备而袭之，出没无常，正似鼫鼠之食稼，即所谓晋如鼫鼠也。"（《周易古经今注》）

那么九四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九四阳爻阴位，不中不正，处在尊位之下，要想升迁，必有篡位之嫌；欲避此嫌，便不能升迁。九四虽与初六相应，但初六位低，也是不中不正，不得相辅。九四爻以鼫的形象比喻九四的晋升，十分恰当，必然是危险的，即使心地坦白真诚（贞），也还是同样的危险。所以《象传》说："鼫鼠贞厉，位不当也。"这个宰相位置，就决定他永远须处在万人之上与一人之下。想要升进，必是篡位，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朱熹说："不中不正以窃高位，贪而畏人，盖危道也。故为鼫鼠之象。"（《周易本义·下经二》）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这是说：后悔之心会消失，不要忧虑（恤）得失，有所前往吉利。

那么六五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六五阴爻，体性阴柔，却处于阳刚之位，这种不当位，会产生悔恨

之心；但是六五爻位处于离卦明体之中，便有推诚置信委任在下贤臣之明，下卦三阴虽不与应，但皆从顺，因此上下和合，皆大欢喜，所以悔恨之心便可消除，勿忧得失便可无往而不吉利。所以《象传》说："失得勿恤，往有庆也。"这个"庆"，便是吉庆。王弼说："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虽不当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术斯以往，无不利也。"（《周易注·卷四》）程颐又说出了告诫六五"失得勿恤"的原因："六五大明之王，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过，至于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这是非常正确的，处在六五的地位，不可过分明察。人至察无徒，水至清无鱼。至察便要失去追随者了。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这是说：再前进晋升，就钻进牛角尖里头去了。有所作为，也就只能用来讨伐自己属地上的叛乱，虽然有危险，但是会吉祥而不犯错误。要想坚持纯贞的正道，却很困难。

那么上九爻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上九阳爻，体性阳刚，却处于阴柔之位，这是不正（不当位）而不中。下有六三之应，但六三阴爻处于阳刚之位，也是不正（不当位）不中，不安定，又有顺从六五的需要，因此不能与上九相辅相成。上九处于离卦明体之末，本无升进之馀地，所以程颐说："角，刚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刚居卦之极，故取角为象。"（《伊川易传·卷三》）这种居刚之极的结果，就是明极将息，所以便有属邑的叛乱发生。正如《象传》所说："维用伐邑，道未光也。"王弼也说："处进之极，过明之中，明将夷焉……必须攻伐，然后肥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以正，亦以贱矣。"（《周易注·卷四》）这就是说，九五之晋，仅为退保而已，而且是属邑叛乱的发生，即使处置正当，得以平定下去，也是耻辱。总之，反过来，正过去，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光明正大。

总之，晋卦阐述了前进升迁的人生哲理。这个哲理的要

点是什么呢？项安世说是“晋好柔而恶刚”；《彖传》则说是“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因为“晋好柔而恶刚”，所以初、二、三、五柔以进；四、上刚以厉。其中“四进而非其道，故为鼫鼠；上已穷而犹晋，故为晋其角。”但是，不管是刚与柔，凡前进，都必须动机纯正，坚守正道，不要患得患失。同时，要想求得事业的前进发展，必须扎扎实实，做出实效，为广大世界所承认，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才能逐渐成功。当你做到了这一切时，自然有人会奖赏你很多马匹的，也会昼日三接。

36，当你大难临头时

太阳也会“负伤”，坠落。那时，大地上一片黑暗。魑魅魍魉，张牙舞爪；正人君子，枉受其害。有的逃亡，有的入狱，有的策略的与黑暗势力周旋。你将怎样办呢？是与黑暗势力硬拼呢，还是放弃光明理想呢？明夷卦指示你韬光养晦，乃大智慧也！

明夷 ䷣ 坤上 离下

明夷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六卦。

明夷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说：“明入地中，明夷。”这是说：太阳落了山，黑夜又来临了，所以说是明夷。

从语义上来看，明是光明，这里是指太阳。夷通痍。《说文解字》上说：“痍，伤也。”段玉裁注云：晋楚鄢陵之战，楚王痍，“王痍者何？伤乎矢也。《左传》察痍伤皆假夷字为之。”《序卦传》说：“进必有所伤，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李英豪说：“明夷‘是太阳负了伤”，所以又可说是“负伤的太阳”。俞琰说：“夷有二义：以天道言之，灭也，‘明入地中’，灭不见也；以人事言之，伤也，暗君在上，明者必见伤也。”

从卦象上来看，上卦坤为地，下卦离为日，太阳没入地下，这是光明受到创伤的象征。所以《周易正义》上说：“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象传》上说：“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是说昏君在上，政治黑暗，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要受到伤害，因此当面临群众时就要隐藏聪明智慧，故意持愚守拙，以免遭受损失，这样才是真聪明和真有道德。程颐说：“君子不极其明察而用晦，然后能容物和众，是用晦乃所以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则己不胜其忿疾，而无宽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众之道，适所以为不明也。”（《伊川易传·卷三》）

其实，人类社会很复杂、黑暗和腐败现象什么时候都有，克服腐败固然必要，但是如果过度，也会与己与人都有害。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君子“方、廉、直、光”不可不有，但又不能过分明察。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因此“难得糊涂”是有一定道理的。孔颖达说，古代帝王“冕旒垂目，黈纩塞耳。”那就是王冠前面有珠帘，垂于眼前以遮目；两边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这就是告诫帝王，耳朵和眼睛不可过于聪明，遇事装点糊涂，好些。明夷一卦，也有这种含义，叫人不要过于明察。过分地反黑暗，最后就反到自己头上了。

明夷卦卦辞：明夷，利艰贞。

这是说：在光明退去而大难临头时，如果能够艰难刻苦地坚守纯贞的正道，便有利。这是教导人们不要对光明失去信心，还要坚持光明，决心进行艰苦的斗争，便能重新迎来光明。

明夷卦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彖传》回答说：“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这是说：在光明退去而大难临头时，周文王和箕子给我们树立了两

个不同的榜样。在殷朝末年，纣王当道，政治黑暗。周文王当时是西伯，以其德行，已经握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向纣王称臣。纣王还是不放过他，把他抓起来，囚禁在麦里城。周文王便外表柔顺，表示服从，内心却怀着光明的希望，从而演出周易，这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程颐说："内卦离，离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顺之象。为人内怀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顺也，昔者文王如是。"(《伊川易传·卷三》)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由于不满纣王的黑暗政治，提出批评建议，遭到纣王的严厉打击，先是贬为奴隶，后来又囚禁于牢狱之中。这是殷朝内部矛盾，所以箕子是遭的"内难"。箕子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观点，便装疯卖傻，以避更为残酷的迫害。程颐说："不晦其明，则被祸患；不守其正，则非贤明。当纣之时，身处其国内，切近其难，故云内难，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伊川易传·卷三》)这两个人都是"利艰贞"的，能够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自己的理想，结果得到最后的胜利：周文王创建的周王朝终于推翻了黑暗的殷王朝，光明重新来到；周武王灭殷，把箕子从牢狱中释放出来，迁到镐京去，今《尚书·洪范》相传是箕子为武王而作。箕子终于成为一个伟大忠臣的典范，名垂史册。

同是处在一个黑暗时代，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遭遇。明夷卦的六爻说明了这个问题。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这是描写逃亡者的形象和处境。

太阳受了伤，黑暗来临。这时，世路不通。为了躲避伤害，保存自己，伯夷、叔齐一类的人们，便如受伤的飞鸟一样，垂着翅膀，艰难地飞向安全的去处。一路上，三天吃不上一顿饭，即使有可投奔的地方，那里的主人也是闲言碎语，说三道四，讥笑他们不识时务。《象传》说："君子于行，义不食也。"这些逃亡者，都象伯夷、叔齐那样，义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因此一路上，也不会接受那些不义者所给的食物。

那么初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初九爻是阳爻处于阳位之上，具有双重阳刚的性格，而且当位，是些首当其冲的人物。初九与六四相应，相互辅助，所以在这明夷卦开始之处，在这黑暗降临之初，既有外逃的条件，又有外逃的方便，为了避免受到损害，于是初九便逃亡了。但是，逃亡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寄人篱下的那个滋味也是不好受的。这晨只用"三日不食"和"主人有言"加以概括，非常恰当又非常简练。《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王弼说："初处卦之始，最远于难也。远难过甚，明夷远遁，绝迹匿形，不由轨路，故曰明夷于飞。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又说"尚义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于行，饥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周易注·卷四》）程颐也说："初九明体而居明夷之初，见伤之始也。九阳明上升者也，故取飞象。昏暗在上，伤阳之明，使不得上进，是于飞而伤其翼也。翼见伤故垂。"又说："君子于行，谓去其禄位而遁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穷之极也。"，"君子遁藏而困穷，义当然也。唯义之当然，故安处而无闷，虽不食可也。"（《伊川易传·卷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这是描写受迫害的大臣或地方官的形象和处境。

太阳受了伤，黑暗来临。昏君在上，明臣受害，好比是伤了左面的大腿。用来拯救他的马匹很强壮，所以吉祥。涣卦初六与此断语同。

那么六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二是臣位，古代常常用胫股比喻君主手下的大臣，所以六二便是受昏君迫害的大臣或地方官，用"夷于左股"来象征。六二是阴爻又处于阴位之上，具有双重阴柔的性格，当位而又居中，与外卦六五不相应。王宗传说这是指的周文王（西伯）："六二文明之主，又柔顺之至，非文王其谁当之？"这是对的。本卦几个典型人物：六二指周文王（西伯）被拘于羑里城，从而演出周易。周文王（西伯）由于柔顺中正，以德得天下的三分之二，犹向殷纣王称臣，又能顺从地在羑里苦度岁月，所以后来才能安全脱险，并终成有周之大业，所以说是吉。《象传》说："六二之吉，顺以则也。"这个"则"，就是指周文王（西伯）所一

贯遵遁的柔顺而中正的法则。程颐说："则，谓中正之道。能顺而得中正，所以处明伤之时而能保其吉。"王申子说："用拯之道，必健而顺，乃可以免。马，健而顺乎人者也。盖不顺则取祸；不健则失利。故曰'马壮吉'。吉者，亦免祸害而已。"

总而言之，六二不能逃亡在外。因为逃亡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这说明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六二仍能处在臣位上，但是不能行使为臣的全部职权，"夷于左股"就是这种处境的象征。所以王弼说："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壮也。"但是这种伤害还不算严重，所以孔颖达说："言左者配其伤小，则比夷右未为切也。夷于左股，明避难不壮，不为暗主所疑，犹得处位，不至怀惧而行。"（《周易正义·卷四》）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这里描写立意政变诛杀昏君暗主的情形。

太阳受了伤，黑暗来临。借着国王冬季去南方狩猎的机会，准备政变，诛杀那昏君暗主。做这样正义的事情（贞），不能操之过急（疾）。《象传》说："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这是指武王伐纣的事。程颐说："其汤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田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谓前进而除害也，当克获其大首。大首谓暗之魁首。……不可疾贞，谓诛其元恶，旧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渐；革之遽，则骇惧而不安。"

那么九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三是公侯之位。九三阳刚又处于阳刚之位，为重刚，当位而不居中，不安定，有急于上进的个性。九三处于下卦明体之极，与上六相应。九三不得不一度将明智隐藏，但其阳上制阴的本性又使它忍耐不住，所以要去谋杀黑暗的魁首"上六"。程颐说："当克获其大首，谓暗之魁首，上六也。三与上正相应，为至明克至暗之象。"《九家易》说："岁终田猎，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阳之位，故称南也，暗昧道终，三可升上而猎于五，得据大阳首位。"李鼎祚按："五居暗主，三处明终"，"以臣伐君，故假言狩。"（《周易集解·卷七》）《九家易》与李鼎祚显然是把上六误称为"九五"了。这是他们依据一般卦位五为君位，殊不

知本卦明夷没有九五，有六五而且是"箕子之明夷"，不是纣王；纣王应是如程颐所说："暗之魁首，上六也"。

但是，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本想发动政变诛杀暗主，也进行了适当准备，如始终得不到适当机会，使只好事奉这个昏君。所以马其昶说："'明夷于南狩'，事势之必然者；'不可疾贞'，则终身服事之。"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这是说，进入到左边腹部中去，获知了昏君暗主的真实心意，于是走出门庭，和家族脱离了关系。

这显然是指殷纣王的兄长和近臣微子，有机会接近纣王，多次劝谏纣王，可是纣王不听。微子了解到纣王决心荒淫残暴到底的心意，深为失望，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商族不至于灭种，才抱着祭器逃到周地去避难去了，这不就是走出门庭，与纣王家族脱离关系的表现吗？

古人对胸腔和腹腔不作细致区分，统称为腹。《说文解字》上说："腹，厚也。"段玉裁注曰："腹之取名，以其厚大。凡厚者皆可称腹。如《小雅》'出入腹我'。"《诗经·小雅·蓼莪》上说："出入腹我"，是说父母出门进门抱着我。大人抱孩子，当然孩子是处于大人胸腹之前。古人认为心在腹中，所以有"心腹"一词；心又在左侧，所以便说"左腹"。这个心，是指心意，所以《象传》说："入于左腹，获心意也。"何楷说："明夷，指纣也。明夷之心者，纣之心意也。出门庭者，遁去也。"这种解释是对的。扬时也认为六四一爻是"微子之明夷也。"完全正确。

那么六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六四爻已经进入上体坤顺之地，阴爻而居于阴位，这是当位，但是不中而且偏下。因为六四柔顺，所以可得上六之心，因此才有"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这样的爻辞。孔颖达说："凡右为用事也，从其左不从其右，是卑顺不逆也。腹者，事情之地。六四体柔处坤，与上六相近，是能执卑顺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意也。"（《周易正义·卷四》）程颐是对"左"字另有解释，他说："左者，隐僻之所也，四由隐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谓其交深也。"（《伊川易传·卷三》）这个说法与上述解释原则上仍然相同。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的故事在上面已经讲到。"箕子之明夷"是说象箕子那样由光明转向黑暗，由皇叔转为奴隶、囚徒，只要坚守纯贞的正道，便会吉祥。所以《象传》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这也就是《彖传》所说的"内难而能正其志"。只要坚持自己的光明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会得到有利的结果的。

那么六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六五是阴爻而处于阳位之上，这是不当位的。位明而性阴，阴性必晦其明位，必有晦明之象。由于五为尊位，中而不正，必然坚持光明；由于在下不应六二，必然孤立无援。虽有尊位，而无尊权。马融说："箕子，纣王之诸父，明于天道《洪范》之九畴（是位大哲学家），德可以王，故以当王，知纣之恶无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弃去（认为弃去便要暴露纣王的罪行，是讨好人民之举），被发佯狂，以明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由此看来，箕子与屈原的命运，可谓大同小异。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这是描写殷纣王的形象和处境之变化的。

殷纣王不光明，晦暗。最初登于天，当了国王；最后入于地，被推翻。牧野一战，纣兵大败，纣王逃入城中，爬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跳进火中自焚而死。武王割下纣王头，高悬于大白旗杆上示众。这不就"入于地"了吗？

那么上六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上六是纯阴的上卦最后一爻，阴爻处于阴位，黑暗和软弱已经达到极点，而且失去中位，偏执不悟。下方有九三相应，九三是正而不中，由于阳爻处于阳位，光明和刚强都已经达到极点，早就做好准备，要在南狩的时候发动军事政变，"得其大首"。因此，这种相应，是明为蜜糖，暗为砒霜，必置上九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上九，怎能不入于地呢？因此《象传》说："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项安世说："则者，道这常也。"所以"失则"就是说上六失去为君之

道。上六失去为君之道，怎么能不"后人于地"，所以朱熹说："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周易本义·下经二》)

纵观明夷卦六爻，写出六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初九为伯夷、叔齐出逃；六二为文王拘于羑里；九三为武王将伐纣；六四为微子归周；六五为箕子装疯；上六为纣王战败自焚。这些都是殷周之际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六五爻爻辞，明文写出"箕子之明夷"；其他都是根据爻辞文意分析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对于理解卦象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不可拘泥。因为六十四卦是思维代数，可代入的不止一件，须保持其空载性质才好。

总之，明夷卦阐述了太阳西落，黑暗来临，人们大难临头时的人生哲理。这个哲理的要点是要"韬光养晦"。"韬"是弓或剑的套子，可以把锋利的锋刃所放射出来的光芒套住，从而隐藏起来，以便在晦暗之中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这就是说，要隐藏才能和志向，不使之外露。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地度过这艰难时期；否则，便要受到严重伤害。当然，这又必须以坚持崇高理想为前提，因为光明终于要战胜黑暗，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和为之奋斗的坚强决心，才能不愧对历史。

37，当你回到家中时

人生在世，很多时间不如意。在外境遇不顺，心头伤痕累累，必然要躲回家中，寻求家庭的温暖。但是，有时家庭也冷冷冰冰，实在令人感伤不已。那么，怎样才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呢？怎样才能从父母、爱人和孩子那里找到爱呢？家人卦会告诉你。

家人 ䷤ 巽上 离下

家人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七卦。

家人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巽风长女，性人。《象传》说："风自火出，家人。"这是说，火燃烧时，使热气上升，形成风，造成空气流动。离火为内卦，巽风为外卦，风自火出，便是外自内出，也就是由内及外。治家之道，恰好也是由内及外，所以卦名叫做家人。正如程颐所说："火炽则风生，风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及于外之象。"（《伊川易传·卷三》）

从语义上看，家人，即一家之人，也就是家庭的意思。家人卦则是说明"治家"之道。这"治家"之道，也就是"正一家之人"的"家内之道"（《周易正义·卷四》）

从卦象上看，内卦离火以六二为中正，外卦巽风以九五为中正，两爻内外相应，象征女子主内而男子主外并能相互照应、和谐美满。《象传》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是说，君子据此而不说假话，行为端正而有恒心。荀爽说：风火相与，必附其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烁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损其热。故曰行有恒矣。"（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程颐也说："物谓事实，恒谓常度法则也。德业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谨于内也。言慎行修，则身正而家治矣。"（《伊川易传·卷三》）这是说"言有物而行有恒"则可治家。这样治家而"齐家"，"齐家"而后能"治国"，"治国"而后便可"平天下"。这就是"风化本自家中出"的含意。所以说，治家是治国的根本，正如细胞和器官能够健康，身体才能健康一样。"家庭是文明社会的细胞"。

《序卦传》说："伤于外者，必返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人在外面受到伤害，必然要返回自己的家，从家庭中得到温暖，舔干自己的伤口，消除心头的悲伤，因此明夷卦之后便应该是家人卦，这是非常合乎情理

的。

家人卦卦辞：家人，利女贞。

这是说，家人一卦，女主人守贞节便有利。这说明，主妇在家庭中非常重要。俗语说："老婆——家，老婆——家，没有老婆冷搭煞。"老婆是家庭的主妇，女主人。没有老婆就没有家，所以娶老婆就叫"成家"。但是，老婆的"有无"问题解决后，老婆守不守贞节是家庭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关键。如果主妇不守妇德，不贞节，家庭必然不能正派，便要破裂，这是卦辞的含义。

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丈夫也必须守贞节。夫妻双方都能真诚相爱，互守贞节，家庭才能和睦；否则，便要破裂。这就明，时代在进步，卦辞的历史局限性便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变通一下，但是卦义在本质上还是正确的，可以基本保持下来。

至于《彖传》，又把卦义扩展到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方面去。《彖传》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是说：家庭之内要有分工，女子管内，男子管外。男女都必须正道。父母如君主。父亲要象父亲，儿子要象儿子，哥哥要象哥哥，弟弟要象弟弟，丈夫要象丈夫，妻子要象妻子，这样家道才能正，家道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这是《彖传》的解释和发挥。

但是现代社会家庭也走向民主化了，家庭成员应平等相处，有事平等协商，不可专制独裁。这说明，时代在进步，彖辞的历史局限性便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变通一下，但是彖辞在本质上还是正确的，可以基本保持下来。总之，家庭之内，要有合理分工，要有主事的人，要有和谐的群体关系，这样家道才能端正，家庭才能和睦幸福，社会国家也才能安定。

家庭中有各种成员，家事也有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可用六爻分别加以叙述。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是木栅栏。《说文解字》上说："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是会意字，原义是闭门而以木拒之，为闲。名词转为动词用时，有防止的意思。《广韵(韵)》和《释文》都说："闲，防也。"后来便有"防闲"一词，意为防止闲邪之事，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有"，高亨认为可当"于"字讲，可以讲得通。"闲有家"就是防闲于家，这样即使有悔吝之事也可以消除。《颜氏家训》上说："教子婴孩，教妇初来。"这是说：教导子女，应在婴孩时期；教导媳妇，应在刚娶来的时候。不然的话，毛病养成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象传》说："闲有家，志未变也。"这是说：防闲于家，要在人的思想尚未变坏以前。这当然是非常对的。

为什么初九爻有这样的爻辞呢?

因为初九爻是阳爻，又处于阳位，正而不中，为卦之始爻，好动欲上，这正如小孩子的脾气，尤其是象小男孩的脾气，必须严格要求，及早加强教育，否则，坏思想、坏毛病一养成，就后悔来不及了。其他家中各咱事情和各种人物，也须防患于未然，不可疏忽大意。王弼说："凡教之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闲有家，然后悔亡也。"(《周易注·卷四》)

但是，初九爻的性质还不仅仅决定于其自身，初九爻上与六四爻相应，六四爻是阴爻阴位，是过分慈爱的老祖母，由于过于疼爱孙子初九，所以初九的教育问题便又突出起来了。这时，初九便好比是贾宝玉，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六二是家庭主妇。"无攸遂"是没有什么可自专的事情，不是想干啥就可干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实是个小媳妇。"在中馈"是说她的职务是在厨房之中，是个"锅台转儿"，主理全家的伙食，在古代还要主管祭祀，小家庭也供奉皂王爷。王宗传说："无攸遂，示不敢有所专也。妇人之职，不过奉祭祀馈饮食而已。"《诗·小雅·斯干》上说：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就是说，不要违背长辈和丈夫，不要议论是非，只管做好吃喝。媳妇，只管做饭，能守妇道，便吉祥。所以《象传》又说："六二之吉，顺以巽也。"这就是说，六二的吉祥，是由于她以巽风长

女柔顺之德顺从家中的长辈和丈夫；否则，便不吉祥。

从卦象上看，六爻阴爻又处于阴位，为双重的至柔性格，又在下卦的中正之位，恰是在中馈的形象。孔颖达说："妇人之道，顺巽为常，无所必遂；其所职主，在于家中馈食供祭而已。"（《周易正义·卷四》）

但是现代社会，妇女也在外工作了，不单纯是锅台转儿了；丈夫下班回家早了，也须当锅台转儿。夫妻二人，必须合作互助，家庭才能美满。这说明，时代在进步，六二爻辞的历史局限性便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变通一下，但是，妇女作为妻子，要柔顺地对待丈夫，厨房中的事多做一些，还是必要的。因此，六二爻辞在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夫妻能够都理解到这一点，而且都能跟上时代，互敬互让，争着做家务事，家庭才能幸福。

九三：家人嗃嗃（膏贺），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是"苦热之意"（郑玄），"严也"（侯果），"严厉貌"（《广韵》），"叫呼声"（《正韵》），"与嗷嗷相类"（程颐），就是"嗷嗷叫"；"嘻嘻"是"和乐声"（《玉篇》），"笑声"（马融），"骄佚喜笑之意"（郑玄）。这是说，当父亲和丈夫的，治家态度过严，对老婆孩子常常嗷嗷叫，过后会后悔，这是危险的，但最终还是吉祥的；相反，老婆孩子们在一起笑嘻嘻，最后再想严厉起来，就困难了。所以《象传》才说："家人嗃嗃，未失节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九三阳爻，又处于阳位，是正而不中的，重阳过刚，又居离火之上，所以好发火。王弼说："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者也。行与其慢，宁过于恭；家与其渎，宁过于严。是以家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周易注·卷四》）程颐说："嘻嘻，笑乐无节也。自恣无节，则终致败家，可羞吝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废，伦理之所由乱，安能保其家乎？"（《伊川易传·卷三》）胡炳文则细致而全面地分析说："嗃嗃，以义胜情，虽悔厉而吉；嘻嘻，以情胜义，终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刚居刚，若能严于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昵于妇子者。三在其吉凶之间乎！故悔吝之占两言之。"这话是对的。

谈到"家人嗃嗃悔厉吉"，不禁使人想起贾政管教贾宝玉那种"嗷嗷

叫"的形象，更使人想到宝玉挨打。贾政痛打宝玉，是为了教育宝玉成"人"，封建社会的"完人"；但是打重了，遭到贾母的训斥和歪派，贾政深为悔恨，这不是"悔"？宝玉伤势很重，很危险，这不是"厉"吗？但是为什么不能"吉"呢？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不好，封建政治不好。这种社会政治改变不了贾宝玉个性自由的愿望，因为这种愿望代表了未来；相反，如果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完全没有进步意义，封建的社会政治确实是真理，贾宝玉便会被教育好，这不就"吉"了吗？另外，"妇子嘻嘻终吝"，也不禁使人想到大观园中的自由生活。在贾母的慈爱之下，贾宝玉与众姐妹整天嘻嘻哈哈，不但有许多异性恋，还有几起同性恋。贾宝玉是荣国府的继承者，这样下去必然要使荣国府后继无人，走向没落。没落以后，生活十分困难，这不就是"终吝"吗？贾宝玉釜底抽薪，既抽去了荣国府那豪奢生活的政治基础，也就抽去了自己锦衣玉食的经济基础，终于落了个"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这就是"妇子嘻嘻终吝"的结局。

就贾宝玉自己来说，《红楼梦》是他自己的自叙传与忏悔录，忏悔自己在"赖天思祖德，绵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红楼梦·第一回》)但是在我们看来就不是这样。因为封建社会压抑个性自由和恋爱婚姻自由，是个不合理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贾宝玉的堕落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六四：富家，大吉。

"富"，"丰于财也"(《广韵》)；"充实之意，非金玉币帛也。"(连斗山)；借为"福"(李镜池)。俞琰则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岂以多财为吉哉！"俗语"富态"，乃是肥胖的美婉之辞，所以又叫"发福"。可见，这个"富"字，应该讲成"福"字才更恰当。全家有福，当然是大吉大利的事。六四阴爻阴位，这是得位而又至柔，已由下体进入上体。上体为巽卦，巽为长女，六四又是主爻，所以是位年长而有柔顺之德的老妇，是九三的母亲，六二的婆婆，与初九相应，是初九慈爱的奶奶，相当于荣国府中的贾母。由于有这样一位柔顺慈祥有德的老祖

母在位，家庭人口虽多也能和睦相处，所以是最大的幸福和吉祥。因此《象传》说："富家大吉，顺在位也。"这是说：六四柔顺，又当其位，所以能够"富家大吉"。如今小家庭，多有嫌婆婆者，实在是不应该的。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字，王弼训至，何楷训格，陆绩训大，引申又训为明，其实都不必；假就是假。国王并不是真到各个家庭了，而是王道来到每个家庭之中，并且居于九五尊位，就象现在每家都有领袖的画像或塑像一样，领袖思想的光辉照耀到每个家庭之中，这样一来，不必忧虑，就会吉祥。《象传》说："王假有家，交相爱也。"这是说：全家人都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当然就交相爱了。中国的传统观念，一直把家政与国政联系起来，统一考虑，这就是一个证明。一家之主并不是九三、六四和六二，而是假想的来到家中的国王，或者就是玉皇大帝的特派员——皂王爷。皂王爷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横批是"一家之主"。这个一家之主，就是九五。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有诚信的心情，有威严的仪表，这样来治家，家人都来效仿，便永远吉祥。《象传》说"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这是说：威严可以吉祥，是指能够经常反省自己，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上九显然指的是祖父，但是阳刚而居阴柔之位，已经不当位了。祖父不当位，并不是家长，而是无位的颐养天年的祖父，但是在道德上和形象上，应是全家的表率，为全家人所敬仰。

以正确的政治思想为家长，祖父诚信庄严，祖母慈祥恩爱，父亲管教严厉，母亲勤俭操劳，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便是合乎家人卦理的合睦进取的家庭。这种家庭道德伦理的理想，时至今日，基本上还是适用的。所应增补的只有两条：民主协商家事和劳动相对均摊。

总之，家人卦阐述了家庭的伦理道德。其要点是：要以共同的政治理想为基础，要遵守法律与道德，相互之间要真

诚相爱，目的是共同前进，以便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家庭既有养育的功能，又有教育的功能。养育方面，应该平等互爱，更加详细的情理，须参照颐卦才能明了；教育方面，一是容易盲目乐观，自以为自己家人，本质优秀，不会走向歧途，结果出了丑事，后悔莫及，因此必须加强教育，防患于未然；二是容易溺于亲情，其结果失之宽大，后遗恶果，不堪设想，因此宁可稍严，不可过宽，力求宽严适度，态度温和诚恳，效果才能最好。家庭教育，潜移默化，因此长辈必须诚信威严，和霭可亲，为晚辈作出表率。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模范家庭。

38，当你悲欢离合时

与人共事，不得不求同存异；人生在世，也少不了悲欢离合。同异问题，令人困惑；离合际遇，令人感伤。二者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同异问题，怎样对待离合的际遇？睽卦会使你更加达观，也勉励你苦苦地追求。

睽 ䷥ 离上 兑下

睽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八卦。

睽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上火下泽，睽。"这是说，上卦离火向上烧，下卦兑泽向下浸，两相背离。孔颖达说："上火下泽，动而相背所以为睽也。"（《周易正义·卷四》）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睽，目不相听也。"段玉裁注云："听犹顺也。二女志不同行，犹二目不同视也。"《玉篇》上说："睽，违也。"《序卦传》又说："睽者，乖也。"《玉篇》又说："乖，异也，背也。"因此孙振声说"睽"就是乖离，乖异。从卦象上看，《彖传》说："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离火为中女，兑泽为少女。二女小时同为姊妹，长则各觅夫婿，成为两家之人。所以吴澄说："居谓处父母家。行谓嫁归夫家。妇人以嫁为行。"孔颖达也说："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应同志，各自出适，志不同行，所以为异也。"（《周易正义·卷四》）

但是，睽卦的卦义不单纯是讲离异，讲乖背睽违，而是又进一步揭示了化离为合的途径和根据。因此，《彖传》又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这是说，天与地虽然分离开了，但是共同生化万物，所以程颐说："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伊川易传·卷三》）这是说，男与女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情志是相通的。所以程颐说："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伊川易传·卷三》）侯果也说：男女"出处虽殊，情通志合。"（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这又是说：万物虽然相异而各从其类，类便为同。所以睽卦的卦义讲的是同异之道。这个同异之道，是辩证法的核心。黑格尔说："对于同或同一的真正意义加以正确的了解乃是异常重要之事。为达到这目的，我们首先必须特别注意，勿把同一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异'的'同'。这是使得一切坏的哲学有别于那唯一值得称为哲学的哲学之关键。"（《小逻辑》第258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显然，《易经》便是这种好的哲学，而且《象传》说："君子以同而异"，教导人们从异中求同，从同中求异，结果是求同存异，存异求同，而达到大同小异的境界。所以荀爽说："大归虽同，小事当异。"程颐说："夫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盖于秉彝则同矣，于世俗之失则异也。不能大同者，乱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伊川易传·卷三》）由此可见，睽卦

所讲的背离乖异，是同中之异，是在时间中由统一分化出来的殊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还要归于统一，走向大同境界。所以《彖传》才歌颂"睽之时用大矣哉！"我们应该彻底掌握睽卦的同异之道，达观地对待悲欢离合，这样才能成为君子。

睽卦卦辞：睽，小事吉。

什么叫"小事吉"呢？

朱熹认为："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并不对"小"字作特殊解释，而认为"小"就是"大小"的小。

何楷对"小"字却另有解释，他说："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惟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谓。"这是把"小"字讲成阴柔。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本质上还是一致的。何楷说的"徐徐转移，以柔为事"还不是大事须化为许多小事，一个个地获得解决，集小吉为大吉吗？这不就又归到朱熹的道上去了吗？

那么睽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卦辞呢？

《彖传》解释说："说（兑悦）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庆乎刚，是以'小事吉'。"这是说：下卦是兑，是说（同悦），喜悦快活地附丽于上卦离这位明主之下，就象三妹妹高兴地附在二姐姐的身旁。两个人虽然要嫁到两家去，要分离，但是还有姐妹情谊，还有合的一面，这就叫做"说而丽乎明"；柔爻向上升进到五的尊位上去，在《易经》中一般便叫做"柔进而上行"；六五居于中位而又与下面的九二刚爻上下正应，能够相互提携辅助，这就象征君主虽然柔弱，但有明德，能够关怀臣民并得到臣民的一些支持，这就叫做"得中而应乎刚。总括以上三句话可见：乖异分离虽不可避免，但还总是处在松散的统一体之中，具有稀薄的同一性，微弱的共同利益，因此做小事是可以吉祥的；想要大事吉，暂时还不可能。

同异令人困惑，离合令人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无可奈何的人生际遇，怎样解决这些复杂的人生难题呢？睽卦以六爻分别说明如下：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这是说：有悔恨也会消除，丢失了马也不必去追寻，马会自己跑回来的；结交恶人也不会犯错误、受责备、得灾祸。

那么初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因为初九爻为阳性又居阳位，至为刚强，然而地位太低，不在中位，与九四又不相应，相当孤独，处于睽卦乖异背离之初，所以必然要有悔恨，要丢失马匹，要去见恶人。但是，问题并不严重，悔恨会自动消除，丢失的马不用找就会自动回来，结交恶人反而可以避免犯错误被害。《象传》说："见恶人，以辟咎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弼分析"悔亡"时说："处睽之初，居下体之上，无应独立，悔也。与四合志，故得悔亡。"这个"与四合志"是说，九四也是刚爻，不当其位，处睽异之时，也相当孤独，所以不得不与初九引为同志，这样悔恨就可消除了。王弼在分析"丧马勿逐自复"时说："马者，必显之物，处物之始，乖而丧其马。物莫能同，其私心相显也，故勿逐而自复也。"这是说，"马"取其引申义，代指睽异之初显露。人与人之间的离异，是私心造成的。私心刚刚显露出来，并不强烈深挚，所以离异之后，又自动回来了，好比一对夫妻，感情受伤，但并无深恨，离婚之后，又自动复婚了。王弼在分析"见恶人无咎"时说："时方乖离，而位乎穷下，上无应可援，下无权可恃，显德自异，为恶所重，故见恶人乃得免咎也。"（《周易注·卷四》）这是说，你是茕茕孑立无权无位的人，已经显示出来你那特异于人的德性，因而恶人反会敬重你；你结交这些恶人，恶人也不会加害于你，反而会保护你。程颐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则说："当睽之时，虽同德者相与，然小人乖异者至众，若弃绝之，不几尽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则失合弘之义……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伊川易传·卷三》）这是说，当你处在睽违离异的孤立处境之中时，为了避免完全孤立，与小人结交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否则，你不是到处都树敌立仇了吗？这就违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策略思想，也不能改变那些小人成为自己真正好的合作者。例如，阳货便是一个小人，季氏几代都把持鲁国的政权，是个佞臣，阳货又把持季氏的权柄，更是一个佞臣了。阳货想

要孔子来拜会他。孔子不去，阳货便趁孔子在不家的时候，给孔子送去一个蒸熟了的小猪，好让孔子到他家来道谢。可是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便去他家拜望他。结果两个人在路上碰着了，谈起话来。阳货问孔子："自己有一身本领，却听任国家丧乱，这叫仁吗？不叫。一个人想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叫聪明吗？不叫。时光不等人哪！"孔子这才说道："好吧，我打算做官了。"孟子《滕文公下》对《论语·阳货》这一段，作了说明："当时，大夫对士有所赏赐，如果士不在家，不能亲自接受以拜来答谢，便得再亲自去大夫家里去答谢，因此阳货才这样做了；可是孔子不愿见他，便也趁他不在家时才去答谢。在这个时候，阳货如果不借这个风俗，耍这个花招，而是先去看孔子，孔子哪会不去看阳货呢？"孔子虽然不愿意做佞臣阳货的助手，但也不严辞拒绝他。孔子这位大圣人与佞臣恶人阳货的这段交往，就充分说明了"见恶人无咎"和"小辟咎"的道理。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去拜见国王，由于礼之不备，不能由大庭而入正堂，只能沿着宫中小道（巷）与君主相遇。这当然不够光明正大，但是也不犯错误。《象传》说："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这也不算违背原则，不失君臣相合之正道。这是因为在乖异背离的世道之下，不允许君臣堂堂正正地以礼相会，无可奈何，才这样偷偷相遇。

《周易折中》上解释说："《春秋》之法，礼备则曰'会'，礼不备则曰'遇'。"惠士奇又解释说："巷者，宫中之道。"孔颖达注释说："主谓五。"

那么九二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九二阳爻居于阴位，六五阴爻居于阳位，两爻皆不当位，但又皆居中相应。这是柔中之主与刚中之臣相互提携辅助的象征。然而由于处于乖背睽违之时，相合的两爻也不能光明正大地以君臣之礼相会，却必须这样遇合。这不是无可奈何的事吗？王弼说："处睽失位，将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党，出门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周易注·卷四》）《周易折中》又说："睽卦皆言遇（九二、六三、九四、上九），小事吉之意也。"这是对的，可见以下各爻的解释。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见"当是其字之误（高亨）；"舆"是大车；"曳"音业，是从后面拉住；"掣"音彻，是从前面拉住；"天"是天灵盖上刺字的刑罚；"劓"音义，割鼻的刑罚。

这是说，他的车被拉住了，他的牛也被拉住了，他的天灵盖上被刺了家而且鼻子被割去了，无始有终。也就是说，六三开始时不能前进，而且受到酷刑的伤害，最终又能前进了。

那么六三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六三阴爻却处于阳位，不中不正，上面与上九相应，所以急于上进与上九阴阳和合。但是后面被九二阳爻拉住了车，前面被九四爻拉住了牛，无法前进。六三极力挣扎前进，结果受到酷刑，但终于在上九的援助下，挣脱出来，得以与上九和合了。由此可见，六三由离走向合，是非常艰难的。《象传》说："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这就是说，六三的困难处境，是由其位置不适当决定的；遇到上九的应援，才终于合志于上九。

在分析"见舆曳，其牛掣"时，程颐说："三应在上，欲进与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牵于后。车牛，所以行之具也；舆曳，牵于后也；牛掣，阻于前也。"在分析"在具劓"时，程颐又说："天，凭（音坤）首也；劓，截鼻也。三从正应而四隔止之，三虽阴柔，处刚而志行，故力进以犯之，是以伤也。"（《以上《伊川易传·卷三》》）李镜池则说：车夫本是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周易通义》）在分析"无初有终"时，王弼说："应在上九，执志不回，初虽受用，张获刚助。"（《周易注·卷四》）总之，这都是在说，六三与九二、九四都不合，与上九相应而又被阻隔，这是睽违乖异之道。睽极虽仍有终合之理，但要经过一番周折，付出惨重的代价。这都是由于六三本身性格软弱而又居于这种位置造成的。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这是说，九四在睽卦中，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是遇到了初九（元夫），相互之间虽然不相应，但是可为同志，可以以诚相见，所以有危险却不会犯错误、受责怪。

那么九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九四阳爻，却处于阴位之上，不中正，向下与初九又不相应，夹在两个阴爻六三与六五之间，非常孤立。但是初九是个大丈夫（元夫），刚性至足，只要以诚对待初九，便可引为同志，因此便厉而无咎了。《象传》说："交孚无咎，志行也。"就是说，引为同志以后，又方都能按其志向去行事。王弼说："无应独处，五自应二，三与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应特立。处睽之时，俱在独立，同处体下，同志者也。在己失位，比于三五，皆与己乖，处无所安，故求其畴类而自托焉，故曰遇元夫也。"又说："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虽在乖隔，志故得行。"（均见《周易注·卷四》）其实，易卦中的所谓应与不应，前人的解释有些简单化了。其实，内卦与外卦的爻位，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所以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便具有了相应关系。如果再加上爻性正好都相应，那当然是完全相应了；如果爻性相同而相斥，那么应该承认：在爻性不相应之中，还包含着爻位相应的因素呢，怎么能说完全不相应呢？因此，九四与初九之间，应该是爻性不相应之中还包含着爻位相应的因素。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同德相应。同德相应与阴阳相应不可能不具有同一性，截然分开不科学。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这是说，悔恨会消除，其宗族或同党必须象用牙齿咬进肌肤那样用功夫才能与其会合，前往没有错误。《象传》说："厥宗噬肤，往有庆也。"这是说，不但没有什么错误，反而有喜庆。

那么六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六五是阴爻处于阳位，中而不正，加上是阴柔软弱之人处于尊位，不免自觉惭愧，所以有悔。但是九二与六五处中相应，可以辅助六五消除悔恨。不过在这睽违乖离之时，九二要想上应六五，必须深下功夫，如用牙齿咬进其肌肤一般。所以程颐说："厥宗，其党也，谓九二正应也。噬肤，噬齿其肌肤而深入之也。当睽之时，非人诸深，岂能合也？五虽阴柔之才，二辅以阳刚之道而深入之，则可往而有庆。"（《伊川易传·卷三》）项安世则说："二以五为主，而委曲以入之，巷虽曲

而通诸道，遇主于巷，将以行道，非为邪也。五以二为宗而亲之。二、五以中道相应。当睽之时，其间也微而易合，如肤之柔，噬之则入，岂独无咎，又将有庆。"对比不同注家的看法可以看出，"噬肤"有二解：一是不容易，须下深功夫；二是容易。当此睽卦之中，凡相合都很艰难，因此一解可以成立；观各爻之间的相合，又以六五与九二比较最为容易，因此二解也可以成立。二者结合起来，才更全面。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这是说，上九爻处于睽卦的极顶，刚愎而又昏暗不明，处在离合莫测的睽违乖异的境遇之中，非常孤立。看见猪身上涂满泥巴，便怀疑是鬼怪装满了一车，于是先张开弓弦要射，后来又放开了弓弦不射了。才知道，不是强盗，而是求婚的人，前往遇到下雨就会吉祥。《象传》说："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这是说，阴阳合为雨，雨能把猪身上所涂的泥巴冲洗掉，怀疑便全消除了，便可与相应来合者合到一起了。这说明，上九处在睽卦之中，处在离合之际，需要经过一番误会、周折，才能合聚。

那么上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上九阳爻居于阴位，不当位，即不中不正，处于睽卦之极点，下与六三相应，但六三是阴爻处于阳位，也是不当位，不中不正，处于九四与九二两个阳爻之间，难以与上九应合。所以上九与六三之间的应合，便生许多波折。程颐说："上九与六三虽为正应，然居睽极，无所不疑，其见三如豕之污秽而又背负泥涂，见其可恶之甚也。既恶之甚，则猜成其罪恶如见载鬼满一车。"又说："大凡失道既极必反正理。故上于三，始疑而终必合也。先张之弧，始疑恶而欲射之也……三实无恶，故后说弧而弗射。"（《伊川易传·卷三》）丘国富说："始焉致疑则张弧，终焉释疑则说弧。知其匪为寇仇，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阴阳和畅，向之疑心群起者，至此冰释而亡矣。"

以上六爻，都取先睽后合之象，初九丧马自复，就是九四睽孤遇元夫；九二遇主于巷，就是六五厥宗噬肤；六三无初有终，就是上九张弧

遇雨。综合六爻处于睽卦之中而言，关键是在于守正道、推诚心，于委曲之中含弘大的求同求合的信念。这样一来，就可以从离异的悲伤之中走出来，达到合同的欢乐境界。

总之，睽卦阐述了存异求同与悲欢离合的人生哲理。正如同与异不可分，离与合也不可分，因此，人生的悲与欢也不可分。贾宝玉喜聚不喜散，林黛玉则说不如不聚。可是人生也总是有聚必有散。十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但在聚合之中，又是矛盾重重，纷纷嚷嚷。我们生在世界上，必须善于从异中求同，方能团结众人，扩大力量，完成事业；又须同中有异，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处世原则，不可随波逐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以诚待人，还要努力追求，细心培植这株柔弱的友爱之花，否则便是一片空虚，一片凄凉，使人悔之莫及。

39，当你陷入困境时

人生多岔路，大海多风浪，前面有一条河，后面有一座山。因此，总有人会陷入困境之中的。那么陷入困境又怎么办呢？怨天尤人，行吗？悲观失望，行吗？都无济于事，所以不行。必须找到摆脱困境的正确办法。到哪儿去找？远在天边，近在——

蹇 ䷦ 坎上 艮下

蹇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九卦。

蹇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象传》说：、山上有水，蹇。"这是说：山为险阻，水又难以涉过，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所以程颐说："山之峻阻，上复有水。坎水为险陷之象，上下险阻，故为蹇也。"（《伊川易传·卷三》）这是说雨后山路难行。

从字义上看，蹇是行动困难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蹇，跛也。"段玉裁注云："行难谓之蹇。"《序卦传》说："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周易本义》上说："足不能进，行之难也。"

从卦象上看，上卦坎为险，这是说前面有险；下卦艮为止，是在危险面前应该马上停止前进。《象传》说："君子以反身修德。"这是说，在险阻面前，君子要反过来问问自己有什么缺点，检查一下发生困难的原因究竟何在，从而修养自己的品德，以便去克服困难。所以《彖传》才说："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这个"知矣"，就是明智的意思。程颐说："君子之遇险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孟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故遇艰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时而已。"（《伊川易传·卷三》）人生在世，难能永远顺利。凡是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受到了阻碍而且得不到别人的支持从而陷入困境时，那就不能再一意孤行下去。当然也不要颓废混世，而是应该反过来自省一番，冷静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以修养自己的德性与才能，增强自己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以便不失时机地冲破艰险，走出困境。这就是由逆境又走向顺境的人生哲理。

蹇卦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西南"，是坤卦的方向，坤属阴柔，为大地；"东北"是艮卦的方向，艮属阳刚，为山峰。这一卦是说：在困境中，采取阴柔的策略，向平地走去，是有利的；采取阳刚策略，向大山走去，是不利的。并不一定是指西南方向或西北方向，更不一定是指云贵四川和辽吉黑。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在困境中，拜见大人物对你很有利，只要坚持纯贞的正道，就会吉祥。

《彖传》进一步解释卦辞说："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

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这是从卦象上看卦义。西南属坤（阴）。利西南，如同说利于居坤（阴）。九五爻居坤中，而将坤卦转化为坎卦，正好做蹇卦的上卦，因此利西南也就是指九五爻有利。九五爻是阳爻，居于刚位，尊位，这是中正，并和六二相应和，六二爻是阴爻，居于柔位，也是中正，因此有利。这是利西南的来历与原因，恰恰与《彖传》中的“利西南，往得中”相符合。尚秉和也正是这样主张的。他说：“坤在西南，五往居坤中，得中而应，故曰利西南。”（《周易尚氏学·卷十一》）蹇卦的下卦是艮卦，艮卦的方位在东北。不利东北，这是指不利在艮卦上。九三爻为艮卦的主爻，又正好在艮卦最上，多凶，所以这是指九三爻不利。这是不利东北的来历和原因，又恰恰与《彖传》中的“不利东北，其道穷”相符合。尚秉和也正是这样主张的，他说：“艮居东北，三阳穷于上而多凶，故不利东北。”（《周易尚氏学·卷十一》）

那么，应该怎样去做，才能走出困境呢？蹇卦六爻可分别不同情况告诉你——

初六：往蹇来誉。

这是说：往前走，有困难；往回来，有美誉。《象传》说：“往蹇来誉，宜待也。”《释文》上说：“张本作‘宜时也’；郑本‘宜待时也。’”这就是说，应该等待时机。从卦象上看，初六阴爻，却处于阳位之上，这是不当位，不中不正，又与六四不应，处在蹇卦困境开始之处，向上行进（往）便要更深地涉入其艰难之中。但是由于身为艮卦之初爻，有止之于初的含义，这样便可往回来，得美誉，以等待时机。程颐说：“六居蹇之初，往进则益入于蹇，往蹇也。当蹇之时，以阴柔无援而进，其蹇可知。来者，对往之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止而不进，是有见几知时之美，来则有誉也。”（《伊川易传·卷三》）这是说，在条件不具备时，便不轻举妄行，这样可有识时务的美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这是说：君王的忠臣六二处于双重的艰险之中，但不是咎由自取，也就是说，王臣陷于蹇蹇之中，不是本身（躬）的缘故。至于《象传》

说："王臣蹇蹇，终无尤也。"那是补充说明王臣对于这种甚为艰难的处境又至终没有怨尤。从卦象上看，六二以阴居阴，当位中正，但至柔无力；与九五正应，但九五又处于大蹇之中，还须六二前往救助，因此六二要陷入双重的蹇蹇之境遇。程颐的解释，与上面的解释基本相合。他说："中正之人为中正之君所信任，谓之王臣……其艰蹇至甚，故为蹇于蹇也。二虽中正，以阴柔之才，岂能易胜其任？所以蹇于蹇也。志在济君于蹇难之中，其蹇蹇者非为身之故也，虽使不胜，志义可嘉，故称其忠尽不为己也。"（《伊川易传·卷三》）这就是说，六二陷入蹇蹇，九五陷入大蹇，二者相互应援，都力图摆脱各自的困境。当然，这种应援对于君臣都有好处。王弼说："处难之时……不以五在难中，私身远害，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弼也承认六二本身处于蹇难之中，但又不曾说六二处于双重的蹇难之中。至于孔颖达，则说："王谓五也，臣谓二也。九居于王位而在难中，六二是五之臣，往应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周易正义·卷四》）这就更未提六二本身处于蹇难之中。其实，蹇卦六爻之中，九五为大蹇，六二为蹇蹇，都是蹇难深重者，其它四爻，都是往蹇，不往而来，就无蹇了，因此，上述王弼、孔颖达之说，便片面了。在六二，应强调其处蹇也往蹇的蹇蹇处境。

九三：往蹇来反。

这是说：往前走，有困难；往回来，有归宿。《象传》说：、往蹇来反，内喜之也。"这是说：不但可以回来，而且在内（下）卦中还有喜乐安舒呢？这是因为九三阳爻居于阳位，至刚而富上进之心，又应上六。不过上六至柔，无位，本身又处于蹇险之中，所以九三前往必然陷入险境，但如果返回本位，便是内卦之主，受两个阴爻的喜悦欢迎，过上稍为平安的生活。虞翻说："应正历险，故往蹇；反身据二，故来反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人》引）这是说：九三是下卦艮体中的主爻，九三一进，初六、六二想止也不能，大家便都要进入到危险之中去了；现在九三返回止而不往了，初六、六二的安全便有了保障，当然会

喜悦欢迎，有安舒的日子可过。程颐说："九三以刚居正，处下体之上。当蹇之时，在下者皆柔，必依于三，是为下所附者也。三与上为正应，上阴柔而无位，不足以为援，故上往则蹇也。来，下来也；反，还归也。三为下二阴所喜，故来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这个"稍安"很重要，说明不是彻底的安乐，而是处于蹇卦时中的一种相对平安。

六四：往蹇来连。

这是说：往前走，有困难；往回来，也有困难。"连"字本身就有艰难行车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连，负车也。从辶车。"段玉裁注曰："负车者，人辇车而行，车在后如负也。字从辶车会意。犹辇从扌车会意也。人与车相属不绝，故引申为连属字。"段玉裁又说："连即古文辇也。"虞翻注曰："连，辇，蹇，难也。"这是对的。这都是说：六四进退两难。

那么六四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这是因为：六四处于蹇卦之中，又处于坎卦之中，当然就处于双重的艰险之中了。六四阴爻阴位，性至柔，正而不中，又与初六无应，所以更加软弱无力。以六四之至柔无力之体，往前走，当然有困难；往回来，还是摆脱不了困难的处境。六四有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它本身所处地位造成的，所以《象传》说："往蹇来连，当位实也。""实"就是果实、结果。以往的注家多以"来连、为六四去连下体，其实不必那样讲，即使是那样讲，连了九三，甚至扩大连了下卦，不是仍然陷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吗？例如王弼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说："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得位履正，当本实，虽遇于难，非妄所招也。"（《周易注·卷四》）程颐说："往则益入于坎险之深，往蹇也。居蹇难之时，同处艰厄者，其志不谋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与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与三相比相亲者也。二与初同类相与者也。是与下同志，众所从附也，故曰来连。来则与在下之众相连合也。能与众合，得处蹇之道也。"朱熹也说："连于九三，合力以济。"但是结果不是谁也济不出去吗？荀爽说："往之三，不得承阳，故曰往蹇也；来还承五，则与至尊相连，故曰来连也。处正承阳，故曰位当实也。"这就把往当成是下行，来

又当成是上行了。这与易卦卦理通例往为上行而来为下行不合。总之，诸家讲法虽各有不同，但是"往蹇来连"是进退两难的结论则是一致的；最大限度，也只处在积蓄力量的阶段，无法突破困境，这也是一致的。

九五：大蹇朋来。

这是说：处在最大的困难之中，有朋友来相助。《象传》说："大蹇朋来，以中节也。"这是说：这是由于坚持中正的节操，朋友才来相助。从卦象上来看，九五阳居阳位，中正而尊，因而能够坚守中正的节操。但是这个位置又是蹇坎的中心，因此才有大蹇。王弼说："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执德之长，不改其节，如此，则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来也。"(《周易注·卷四》)那么这些朋友都是谁呢？首先是与其正应的六二，忠心耿耿以来相助；其次是上六来利见大人；其馀三爻虽然各自也都处于蹇难之中，也都尽力来助。所以赵汝楳说："朋，诸爻也。皆来宗于五，所谓'利见大人'也。"这个"利见大人"，便是卦辞中的"利见大人"。不过，九五爻的形势虽然已遇转机，但也还不能断言吉凶，因为九五仍处于大蹇之中，仍未走出最深的困境。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这是说：往前走，有困难；往回来，得硕果。吉祥，有利于拜见大人物。《象传》说："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这是说：上六的志向是倾向于内。内是什么呢？内是内卦的九三爻。上六与九三相应，所以孔颖达说："有应在三，是志在内也。应既在内，往则失之，来则得之，所以往则有蹇，来则硕吉也。"(《周易正义·卷四》)那么"从贵"是什么呢？是上六往回来在应内卦九三的路上，跟从贵人九五，为其济蹇，从而立功，得到丰硕成果。所以程颐说："六以阴柔居蹇之极，冒极险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来，从五求三，得刚阳之助，是以硕也。"这是说，在卦象上，上六以阴居阴、性至柔，处于蹇坎之极，向上无路，所以"往蹇"；回过头来，跟从九五并应求九三，才从阳刚那里得到了力量，在济蹇中获得丰硕成果。所以朱熹说："已在卦极，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与之济蹇，则有硕大之功。"(《周易本义·下

经二》）这样一来，上六当然是“吉”和“利见大人”了。上六一得吉利，走出蹇险，其它五爻便也走出蹇险，于是整个蹇卦也便走出困境，所以整个卦辞才说“利西南（坤地），不利东北（艮山）；利见大人，贞吉。”

总之，蹇卦阐述了处于困境之中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这是说，一乖离，便要遭难，便要陷入困境。那么陷入困境后怎么办呢？用刚不行，那样必折；只有用柔，积极寻求逐渐摆脱困境的道路。其关键，一是该停止做的事马上停止，然后反省检查出失败的原因，找出改正的办法，等待时机，再求前进；二是要通盘检查一下，各个方面都有哪些力量，然后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三是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在这个口子被突破后，各方面力量群集而上，困境就可以一下子摆脱了。我们应该学会这摆脱困境的办法。在困境中不悲观失望，一定会有走出困境的那一天。

40，当你解除困难时

陷入困境后，必须设法摆脱困境。这就需要找到解除困难的办法。怎么解除困难呢？着急行吗？拼死挣扎行吗？过于激进行吗？都不行。不急行吗？不去挣扎行吗？办法过于保守行吗？也都不行。那么怎样才能解除困难呢？解卦会告诉你。

解 ䷧ 震上 坎下

解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卦。

解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雷雨作，解。"这是说：雷雨交加，是天地阴阳二气之困结得以疏解的表现。王弼说："天地否结，则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周易注·卷四》）雷雨作，大自然的闭塞现象便解除了。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解，判也。从刀判牛角。"段玉裁注曰："会意。"这是说：解是会意字，意思是用刀劈开牛角。《序卦传》说："解者，缓也。"《广韵》说："缓，舒也。"《周易正义》说："解者，险难解释，物情舒缓。"可见，解字原义为分判、离析，引申为舒缓、散释。

从卦象上看，下卦坎水，上卦震雷。坎为险，如水向下泻；震为雷，动而向上升。两卦皆为阳卦，性相斥而分离，便有行动脱险的寓意。所以《彖传》说："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这又进一步从天地之解扩大到百果草木之甲坼。"甲坼"就是皮壳裂开之意。《说文解字》上说："坼，裂也。"皮壳裂开，即为萌芽生长之意。"甲坼"又写作甲宅（马融、郑玄等），宅为根，甲宅即破皮出芽生根。所以荀爽说："草木萌牙（芽）……故甲宅也。"（李鼎祚《周易集解》）这种雷雨并作，百果草木皆甲坼，正是春来的景象。《象传》又说："君子以赦过宥罪。"这是说：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缓解的精神，赦免那些没有犯罪动机的犯人（过），而且宽大那些有意犯罪的犯人。孔颖达解释说："赦谓赦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周易正义·卷四》）

解卦卦辞：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这是说：解除困难，利于遵行坤柔之道。如果不必有所往，回到原处便可吉祥；如果一定有所往，尽早前往便可吉祥。

那么解卦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彖传》说："解利西南，往得众也。"这是说：解除困难，遵行坤柔之道，减少动荡，必然会得到众人的拥护，所以有利。王弼说："解难济

险，利施于众。”（《周易注·卷四》）正是这个意思。从卦象上看，九四爻以阳居坤而成震卦，居坤便得众。所以荀爽说：“乾动之坤而得众，西南，众之象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说卦传》上说：“坤为众。”朱熹也说：“坤为众，得众谓九四入坤体。”

《彖传》又说：“其来复吉，乃得中也。”“其”是指乾阳，“来复”是返回内卦居下体，这是指九二之吉在于得中位。荀爽说：“来复居二，处中成险（坎），故曰复吉也。”王弼则说：“无难可往，以解来复，则不失中。”（《周易注·卷四》）朱熹也说：“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彖传》又说：“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这是说：因为往有功，所以有攸往夙吉。焦循说：“夙夜之夙，其义为早。凡事早则夙。速、夙，音义皆通。”在解除困难之时，要及早下手，才能有功效；反之，如果不及早下手，则要积成更大的困难。

解卦以天地阴阳二气蹇难的缓解，来象征万物生长蹇难的缓解，进而说明世道蹇难的缓解，其关键都在于一个“时”字，所以《彖传》说：“解之时，大矣哉！”这是颂扬解卦时义的伟大。

那么人们应该怎样解除困难呢？解卦以六爻分别阐述如下：

初六：无咎。

这是说：没有过错和灾难。初六阴爻，处在阳位，又与九四阳爻相应，这是柔而能刚，在解除困难之初期，当然不会犯错误。因此，《象传》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这个“义”字，是当然的意思。程颐说：“六居解初，患难既解之时，以柔居刚，以阴应阳，柔而能刚之义。既无患难，而自处刚柔得宜。患难既解，安宁无事，唯自处得宜，则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爻之辞寡，所以示意。”郭雍说：“处解之初，得无往其来复吉之义，故无咎也。”胡炳文说：“占只二字，其言甚简。象在爻中，不复言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这是说：打猎时，打到三条狐狸，得到了装有黄金箭头的箭，坚守正道便可吉祥。

九二阳爻，居于下卦的中位，这个中位又是阴位，九二与六五阴爻

又相应，所以九二也是刚柔得中的。因此爻辞中又说"得黄矢"，黄为土色，土在五行中处于中央，所以黄是中色，矢喻正直；因此《象传》也说："九二贞吉，得中道也。"这个"得中道"与"得黄矢"的含义相同，都是所以贞吉的原因。

那么"三狐"是什么呢？"田猎三狐"的取象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朱熹说："此爻取象立意未详，或曰卦凡四阴，除六五君子位，馀三阴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为卜田之吉占，亦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则天不吉矣。"尚秉和则认为"三狐"独指六五，因为六五在震体，而震在数为三。高亨说："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人猎获三狐，且拾得金矢，自是吉事。"总之，都未能说明"三狐"取象的立意。其实，这是常识中的事。狐狸很狡猾，能迷惑人，使人中邪，因此是阴柔小人的象征。何楷说："天下之难，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难者，必有以处小人然后可。"何楷认为这个"三狐"是指小人说的，《说卦传》也说："坎为狐"。因此这个三狐就是除六五居君位以外的另三个阴爻，都投靠下主九二才能获解。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这是说：一个背着包袱的小人，乘坐在车上，要招致强盗来抢他，就是坚持正道也很困难。

那么六三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六三是阴爻，却处于下卦坎的最高阳位之上，这是不当位，就好比是一个背着包袱的小人，坐在华贵的车上，要招来强盗抢劫他；又好比是一个缺德少才的小人，处在重要的职位上，必然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从而取而代之。六三爻上面是九四，下面是九二，都是刚爻，六三爻与上六虽然相应，但上六是无位的阴爻又居于阴位，无力援引六三，所以六三爻对上面的九四百般献媚，令人厌恶；六三爻对下面的九二又百般欺凌，遭到九二强硬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六三爻即使想走正道，不也是很艰难的吗？所以《象传》说："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这就是说：六三是丑恶的，咎由自取。《系辞传》中说这一爻时这样写道："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周易折中》这样解释《系辞传》：“小人得在高位者，盖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贤否而与之”这就是“上慢”，上慢就是在上者不好好收藏，所以说“慢藏诲盗”；王弼说六三“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这就是“冶容诲淫”。因为诲淫诲盗，所以贼民兴，国家受害，困难便无法解除，因此六三爻的断辞便是“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脱你身边的小人，朋友便会前来以诚相见。（而：尔，你；拇：足大趾，在下的小人。）

九四阳爻处于阴位，这是不当位，而且不居中，与六三相比，六三对九四又百般献媚；九四必须摆脱六三的纠缠，与九四相应的初六才能前来以诚相见。所以《象传》说：“解而拇，未当位也。”王弼说：“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为其拇也。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故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矣。”（《周易注·卷四》）但由于初六是阴爻，而且初六和九四都不中不正，即使二者以诚相互应见，也还是无法解除困难。

另一种解释认为：拇是指初六，因为初六在卦的最下方，相当于脚趾的位置，而解脱了与初六的相应关系，九四便可得到其同类（朋）九二的诚信。刘牧、蔡渊都这样认为。但结果一样，也还是无法解除困难。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这是说：君子有解除困难的办法，吉祥；有取信于小人的可能。（维是语助词，无义）

六五阴爻处于阳位，位尊得中，又与九二正应，刚柔相济，所以有解除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样小人便也信服而退去了，所以《象传》说：“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王弼说：“居尊履中而应乎刚，可以有解而获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小人虽暗，犹知服之而无怨矣。”（《周易注·卷四》）孔颖达则解释说：“六五有君子之德。维，辞也。有解于难，所以获吉。小人谓作难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周易正义·

卷四》)

胡炳文说:"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小人,可以来君子;五能解小人,亦可验其能为君子。"这话是对的。郑汝谐说:"益之戒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则必改心易虑,不复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犹有觊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阴柔,故有戒意。"这话也是对的。对比四与五两爻可知:四,朋至斯孚,是取信于君子;五,有孚于小人,则连小人也信服了。君子相信,便乐于相助;小人信服,则化恶为善。这样不是更有利于你解除困难吗?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这是说:大公用随身带着的弓箭射杀鹰隼,在高墙之上,获得了这只鹰隼,没有不利的。

那么上六为什么有这样的处境呢?

上六阴爻居于阴位,至柔而无位,与六三又不相应,所以本身并无解除困难的办法和能力,但是在紧急关头,仍可以助柔君六五一臂之力,鹰隼乃贪婪凶残的食肉鸷鸟,又处于高墙之上,说明是窃踞高位的乱臣贼子。大公射杀了鹰隼,就好比消灭了乱臣贼子。如"平勃之诛诸吕,王元之诛董卓,狄梁公之诛诸武,皆是。"(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卷五》)所以《象传》说:"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这说明,上六射隼之举,也是一种"解"。《系辞传》引这一爻辞之后分析说:"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姚配中说:"括,闭也。"不括,便是不闭,可解释成灵活自如。程颐则说"括"是"括结,谓阻碍"。灵活无阻,所以出而有获,这是说:君子学而能"成器",然后才能动而用之。"动而用之"就是动不动就用,也是随时可以灵活无阻地加以应用的意思。

纵上观之,解卦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表现在六爻上则是:初六无咎,九二贞吉,六三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吉,上六无不利。这六爻都处于解除困难的过程之中,只是处境和能

力各有不同，因此困难解除的程度也不同，其中还是以六五为卦之主爻，以六五与九二之相应为主力，再在另外四爻的合作之下，终于解除困难。这就说明：解除困难，只能是解卦六爻群体共同行动的结果，而这就应该克服群体之间的消极不合作因素，发扬积极合作的因素，才能更好地达到解除困难的目的。

总之，解卦阐述了解除困难过程中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这说明，也还只是一种缓解。为了缓解下去，人们只能采取柔顺的策略，才能减轻波动，从而使众人能够承受得住，获得众人的谅解和支持；否则，操之过急，波动太大，从而使众人承受不住，便要遭到众人的反对。但也须刚柔相济，遇到应该马上解的问题，便当机立断，马上解决；不然就要长久陷于困难之中。在人事关系上，必须中正廉明，任用君子，谨防小人，始终保持一股向上的正气，这才有可能逐步摆脱困难，走向正常。

41，当你遭受损失时

困难在逐渐缓解，你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马上面临的是：必须遭到损失，你才能最终摆脱困境。这又很使你为难。怎么办呢？为了减轻损失，投机取巧行吗？丧失信誉和人格，将意味着什么呢？为了不完全失败，为了能有转机，你须看——

损 ䷨ 艮上 兑下

损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一卦。

损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艮山少男，性止。《象传》说："山下有泽，损。"这是说：减损了泽中的土，增益了山上的土，这样才形成了泽与山的明显不同，这就叫损卦。孔颖达说："泽在山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周易正义·卷四》）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损，减也。"又说："减，损也。"段玉裁注云："二篆为转注。"所以程颐便说："损，减损也。"可以引申为损失、损伤、损害和贬损等。

从卦象上看，下卦兑为泽，上卦艮为山。《彖传》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具体说来就是：下卦兑，是由乾卦减损一个上爻阳变来的；上卦艮，是由坤卦增益一个上爻阳变来的。也就是说：六三爻本为阳刚，而损变为阴柔；上九爻本为阴柔，而益变为阳刚。所以李鼎祚说："坤之上六下处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损下益上也。阳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也。"（《周易集解·卷八》）王弼因此说，这是"损刚益柔"；程颐因此说，这是"损基本以为高者"。损之道，可推而广之。马振彪说："'损'之为道，重在损下益上。推此义言之，在为学，则自损其私欲，以益公理；在处世，则自损其身家，以益天下。是皆损道得其正而合于时中者。"（《周易学说》）

损卦卦辞：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音鬼）可用享。

这是说：损道，以诚信为本，就能大吉祥，无过错，可以坚守正道，有利于前进。损道有什么用场？二簋（食器）淡食，便足以奉献益上。

《象传》在解释损卦卦辞时说："损而有孚，元吉无咎"。这是说：损下益上、损私欲益公理、损身家益天下，必须出于至诚才能取信于上、取信于天下。从卦象上来看，这就是阳爻从三位进到上位，便取信于六五与六四这两个阴爻而成为上卦艮山的主爻了。所以荀爽才说："谓损乾之三，居上孚二阴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

《彖传》又说："二簋可用享"。这是说：用两个簋来盛住稻米黍稷，这在祭祀中是最简单的供品了。但还是可以用来祭祀。这就是说，在你遭到损失的情况下，祭祀也可以简单些，只要心诚就行。所以王弼说："二簋，质薄之器也。行损以信，虽二簋而可用享。"（《周易注·卷四》）而荀爽则进一步认为："二簋谓上体二阴也。上为宗庙；簋者，宗庙之器，故可享献也。"

《彖传》又说："二簋应有时"，这是说用薄礼进行祭祀，应限于特殊的情况。所以王弼说："二簋应有时，至约之道，不可常也。"（《周易注·卷四》）程颐也说："二簋足以荐其诚矣，谓当务实而损饰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复明之曰：二簋之质，用之当有时，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谓文饰未过而损之与损之至于过甚，则非也。"（《伊川易传·卷三》）

《彖传》最后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是说，刚太过度了，就应该减损；柔太过度了，也应该增益。这也都有时间因素的减损、增益、盈馀、亏缺，随着时间去演变。不掌握这个规律，就不能成事。《象传》说："君子以惩忿窒欲。"这是说：君子应当根据这个规律，要惩戒自己的忿怒，要限制自己的欲望，这才能增益天理，有利于天下。

在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情况下，损道也有不同的表现，六爻作了分别说明：

初九：已事遄（舡船）往，无咎，酌损之。

这是说：停止工作快去助人，没有过错，要酌情量力损失自己。

初九阳爻阳位，至刚，与六四相应，处于损卦之始，决于损己成就六四之功。所以《象传》说："已事遄往，尚合志也。"王弼说："损之为道，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以应其时者也。居于下极，损刚奉上，则不可以逸；处损之始，则不可以盈。事已则往，不敢宴安，乃获无咎也。"（《周易注·卷四》）程颐也说："下之益上，当损己而不自以为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则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伊川易传·卷三》）朱熹则说："初九当损下益上之时，上应六四之阴，辍所为之事而速往以

益之，无咎之道也。”（《周易本义·下经二》）孔颖达则说：“损之为道，损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损己奉上，然各有职掌若废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损之者，以刚奉柔，初未见亲也，故须酌而减损之。”从以上四家的解释中可知：王、程二家，没有对“已事”作明确解释；朱熹则解释为“辍所为之事”；孔颖达则解释为“竟事”，并说“废事而往，咎莫大焉”。实际上这种分别本身不大，关系也不大。绝对说起来，事无竟时，只能辍其事而已；相对说起来，事可告一段落。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这是说：利于坚守正道，出行有凶，不减损自己也能增益它。

九二阳爻处于阴位，又与六五相应，所以刚柔相济，不宜再损其阳了，只要守住自己的中位，坚持正道，便会有利；出行有所前往反而会有凶；九二不必损失自己，由于上应六五，也能增益六五。所以《象传》说：“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这是说：九二只要守住自己的刚柔得中的志向，就能利贞。王弼说：“柔不可全益，刚不可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损刚以顺柔，九二履中，而复损己以益柔，则剥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贞也。进之于柔，则凶矣，故曰征凶也。”（《周易注·卷四》）这种解释就又深入了一步。这是说：九二爻在下卦的中位，阴阳适中，一损便过，成为剥卦（一阳在上，五阴在下）了，因此不可损。其实，九二与六五皆刚柔适中，便不必再有损益关系发生；如硬要损益，反而都要失去平衡。因此，只要维持正常的相应关系就行了，这就是“弗损益之”。林希元说：“夫自守而不妄进，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启时君尊德乐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竞之习，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损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清风高节，披拂士习，可当此爻之义。”这是说：严光，字子陵，为刘秀少时友，刘秀当皇帝后，严光隐居富春山耕钓不仕。实际有利于刘秀的统治；桐江一丝，也利于汉朝江山的稳固。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这是说：三个人同行，则要丢下一个人；一个独行，反而得到一个朋友。

乾体是三个阳爻，好比三人同行，其中上爻损变为阴爻，这就是损一人，结果成了损卦的下体兑卦；乾体一个阳爻独上，坤体一阴爻独下，二者构成损卦的六三与上九，相应，所以说"一人行，则得其友"。原因正如《象传》所说："一人行，三则疑也。"这是说，必须有一个人独自走去，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则产生怀疑：谁与谁亲密？朱熹说："下卦本乾而损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损一人也。一阳上而一阴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周易本义·下经二》）这话很对。

六三阴爻居阳位，又不居中，与上九相应；上九阳爻处阴位，也不居中。二爻皆不稳定，损益关系须通盘考虑。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这是说：要减损其缺点和毛病，就象治病一样，愈快愈容易好，没有过错。

六四阴爻居于阴位，至柔，好比有疾病。六四与初九相应，初九阳爻居阳位，至刚，应该而且已经来增益六四了，这就给六四带来了喜和无咎。《象传》说："损其疾，亦有喜也。"王弼注曰："履得其位，以柔纳刚，能损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周易注·卷四》）朱熹也说："以初九之阳刚益己而损其阴柔之疾，惟速则善。"（《周易本义·下经二》）程颐说："四以阴柔居上，与初之阳刚相应，在损时而应刚，能自损以从刚阳也，损不善以从善也。初之益四，损其柔而益之以刚，损其不善也。故曰损其疾。疾谓疾病，不善也。损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则有喜而无咎。"可见，六四与初九的损益关系，也须通盘考虑。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这是说：有人送来价值十朋的大龟，不能违背他的好意而拒收，这就能得到大吉祥。

齐慎行说："古者以贝为货，两贝一朋。"《汉书·食货志》上说："元龟出于大山之下，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可见十朋之龟是很贵重的礼物，同时龟又是卜筮盛行时代公认的神物，这就更显得贵重了。

从卦象上看，六五阴爻居阳尊之位，得刚柔相济的中庸之道，又与

九二相应，这样便可得到天下之益，爻辞中方以十朋之龟来取象。但是，九二是"利贞，征凶，弗损益之"的，"或益之"的"或"，主要指谁呢？《象传》说："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是上九保祐了六五。上九与六五阴阳相比，对六五确有增益。查慎行也说："五之祐盖自上来也。"朱熹说："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两龟为明，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周易本义·下经二》）这里除了对"朋"有另外的解释，其它都与上述的分析一致。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这是说：不减损自己，就能增益它，没有过错，坚守正道便能吉祥，利于有所前往，使天下人臣服，不贪图家私之多。《象传》说："弗损益之，大得志也。"这是说：上九处在这种不减损自己便能增益别人的地位，是最为得志的。

上九阳爻居阴，阴阳相得，刚柔上济，但不当位而失位，与六三相应。上九当损卦之终，物极必反，改损下益上为损上益下，但又因刚柔得济而可弗损益之。弗损，就是不损自己；益之，就是应于六三又作于六五。上九本来无位，由于祐君益下，方能得臣无家。所以王弼说："处损之终，上无所奉，损终反益，刚德不损，乃反益之，而不忧于咎。"（《周易注·卷四》）朱熹说："上九当损下益上之时，居卦之上，受益之极，而欲自损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谓惠而不费者，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也。"（《周易本义·下经二》）王肃则说："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李鼎祚《周易集解》）

纵观以上六爻，凡阳爻：初九、九二、上九，皆益人（初九至刚，损己益人；九二、上九处阴位，则弗损己而益人）；凡阴爻：六三、六四、六五，皆受益（六五受益更大）。损卦之道是说：虽然遭到损失，但是，只要有一颗至诚的心，能够取得人的信任，便可大吉，无错，可坚持正道，利于前进，即使用微薄的祭品去祭祀，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说：损卦认为遭受损失本身仍有积极意义。损虽然不是益，但是包含着益的因素。因此把遭受损失本身完全看成是不幸，是祸，那就片面了。

总之，损卦阐述了遭受损失的人生哲理。家道穷必乖，乖必有难，难必有缓，缓必有失，所以《序卦传》说："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因此，遭受损失是这一连串的不幸的生命环节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损失也需量力而行，要机敏些，以便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应该用柔顺谦和的态度对待这种境遇，同时也要中正诚信，这样才能在损失中蕴育新的增益的转机。

42，当你得到益处时

在你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最后挣扎中，你遭到了一定的损失，接着，又得到了一定的益处。这使你喜出望外。可是，你怎样对待这些有益的事呢？得意忘形吗？那太不值得了。那又怎么办呢？特别是应怎样对待那些帮助过你的人？益卦会告诉你。

益 ䷩ 巽上 震下

益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二卦。

益卦下卦是震雷长男，性动；上卦是巽风长女，性人。《象传》说："风雷，益。"这是说：风送雷声，雷助风势，风势愈强，雷声愈大，风雷相激，愈演愈烈，便使气势得到增益，这便是益卦的象征。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益，饶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又说："饶，饱也。"段玉裁注曰："凡有馀曰饶。"所以益就是增益的意思，与减损恰好相反。

从卦象上看：益卦与损卦的卦形与卦意都恰恰相反，彼此是综卦。损卦的卦意是损下益上，益卦的卦意却是损上益下。所以《彖传》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这是说：统治者能够损己以惠民，民众便会无限喜悦。益卦上体巽，本是由乾变来，乾阳

从上面下到下体的初爻，这就是“自上下下”，这也就是损上益下在卦象上的表现，其结果是“益道”大放光明了，也就是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意思。虞翻说：“以贵下贱，大很民，故说无疆矣。”（《周易集解·卷八》）程颐说：“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显也，阳下居初，阴上居四，为自上下下之义。”（《伊川易传·卷三》）孟子认为民为邦本，这种损上益下的做法，恰是一种固本的治国方法，所以范仲淹说：“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范文正公集·易义》）当然，稳固邦本的结果，还是对统治阶级更有益，所以这才成为益卦的卦义。相反，损卦损下益上，正如程颐所说：“损基本以为高者，岂可谓益乎？”（《伊川易传·卷三》）因为损基本必动摇邦基，最终还是对统治阶级有害，所以那才成为损卦的卦义。损益两卦卦象与卦义的这种对比，更有助于人们认识两卦的性质。孔子在研究周易损益二卦时，深叹“自损者益，自益者损”这句话（见《说苑·敬慎篇》），认为“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间训》）这同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益损乃王者之事。其实，也不仅是王者之事，还是学者之事，甚至也是平民百姓之事。《象传》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就是在效仿益卦的精神，给人们提出的一条修身的训条。按照这一训条去做，你的道德，便可善益求善；你的学业，便可精益求精了。这不就彻底贯串了“益”的精神吗？

益卦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这是说：益卦，利于有所往，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利于从事有风险的大事业。

《彖传》在解释益卦卦辞时说：“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这是说：六二与九五两爻，都处于中位而得正，所以有庆。程颐说：“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二复以中正应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庆也。”（《伊川易传·卷三》）“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程颐认为“木”字错了，应当是“益”字。但是《说卦传》说：“巽为木、为

风、为长女……”朱震说：“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涣也、中孚也，皆巽也。”因此“木”字没有错。孙振声说：益卦“上卦‘巽’是风、木，下卦‘震’是动，被风吹动的木，象征船；因而，用有利涉过大河来比拟”。巽为木，震为东方，东方为木，所以益卦上下卦体都有木象可资，所以利于涉大川。朱熹说：“下震上巽，皆木立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周易本义·下经二》）王弼则直接认为“木”喻益，他说：“木者，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难，同乎木也。”（《周易注·卷四》）

在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情况下，益道也有不同的表现，六爻作了分别说明：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这是说：利于有大作为，大吉无过错。

初九以刚处刚，性格至刚，又有六四相应，处在下体震卦之始，为震之主爻，喜动，在益卦的开端，所以有大有作为之象，这是有利的。但是，毕竟是处于卑下的地位，没有号召力，难成大事，所以，只有遇到大吉祥时，方能成功而无过错。所以《象传》说：“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这是说：元吉的断语只是个假设的条件，有了这个元吉，才会无咎，因地位卑下，不能胜任大事。王弼说：“处益之初，居动之始，体夫刚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获大功。夫居下非厚之地，在卑非位重之处，大作非小功所济，故元吉乃得无咎也。”（《周易注·卷四》）由此看来，初九虽然前途无量，可以大有作为，但成功的时候，功不可显；失败的时候，又易招祸。因此，初九必须小心经营，一切尽可能妥贴完善，才能成功。这是每一个开始经营大业的人都要遇到的处境。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这是说：有人增益你，送来价值十朋的大龟这样厚重的礼物，不能违背他的好意而拒收，永远坚持正道便吉祥。君王用于祭祀上帝，吉祥。

这一爻辞中的“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在损卦六五的爻辞中也

出现过。六二阴居阴位，至柔，中正，又与九五相应，得上提携，所以大可受益。因此《象传》说："或益之，自外来也。"但是，六二由于至柔，又有容易动摇的毛病，所以告诫六二要"永贞"才会"吉"。君王如果祭祀，也吉祥。因为君王在祭祀时，也是屈于下位的，那时先祖或神才居于上位。所以祭祀中的君王，地位相当于六二；反之，六二，也相当于祭祀中的君王。如今身居下层而以得中正之位的经营者，要特别注意本爻，力求柔顺中正，坚持正道，经营便会吉祥。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这是说：六三爻因为出了凶事所以得到别人的帮助，没有错误。要有诚信之心，实行中庸的德行，报告于帮助你的人，要拿信物（圭）。

六三阴居阳位，不中不正；上九阳居阴位，也不中不正。两爻相应，有损益关系。但是由于两爻皆刚柔得兼，本应该不损不益。所以朱熹说："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得益者也。"（《周易本义·下经二》）但是六三还是求益，所以王弼又说：六三"以阴居阳，求益者也。"（《周易注·卷四》）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六三为什么求益呢？原来是因为六三出了凶事，遇到灾害了。这就是"益之用凶事"，"用"，王引之说当"以"字讲。有了灾害，当然应该得到别人的赈济，所以《象传》才说："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固有之"就是本来就有这样的惯例。这种赈济之益，因为是惯例，所以等于上述的不损不益，因此是无咎的。"无咎"就是没有错误，不涉及是非功过。但是，六三仍须有诚信之心，行中庸之道，拿着信物圭（方正玉器，以示诚信），去报告并感谢那些会依惯例救助你的公。这些救助六三的公是谁呢？是在上卦与六三相的六四和相应的上九。六四在九五尊位之下，故曰公；上九失位，也是公。而六四和上九救助六三之灾，是为了"警戒震动乃所以益之"（朱熹）。因为六三为震卦之上爻，不中不正，故好震动。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这是说：以中庸之德行事，可以劝告公听从，利于做迁都这样的大事。

《周易折中》的按语说："迁国，大事也。亦即卦之所谓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者也。"六四阴爻阴位，为至柔之臣，当位但不中，事事须请示于人，但又是益卦上体巽之主爻，所以所主之事无论大小，必告公从乃能施行，但是却可行大事。吴慎说："四正主于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专，必告于公也。中行则见从矣。"龚焕则说："六四之告公，以益民为志，故得见从也。"六四上从九五公意，下益初九民利，力主迁国大事，得以成行。这正合古代迁都的故事。程颐说："以柔巽之体非有刚特之操，故利用为依迁国。为依，依附于上也；迁国，顺下而动也。上依刚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顺刚阳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国邑，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者，顺下而动也。"(《伊川易传·卷三》)高亨举例说：殷之迁都；崔憬举例说：周平王东迁，晋、郑从之。便为本爻爻辞之史例。六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完成迁国这样的大业，也是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关键在于"告公从"，所以《象传》说："告公从，以益志也。"六三、六四两爻的"公"是指在上者。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这是说：有诚信的惠下之心，不用占问就知道有大吉祥；下民也有诚信惠我以德。这是上下互惠。

九五阳居阳位，中正处尊，为中实有孚之象，下与六二相应，有惠下之诚心，所以下之六二也惠九五以德，九五便可大为得志。所以《象传》说："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程颐说："五刚阳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应……以阳实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诚在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问可知。"(《伊川易传·卷三》)蔡清则说："惠心，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应也。有孚之施于下者，在我只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则为德矣，实非有二也。"此解甚确。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这是说：没有人给上九以利益，却有人给上九以攻击，没有恒心，必然凶险。

上九阳爻居阴位，又在卦之终，不中不正。本来应该损上益下，才能施行益道，但上九物极而反，损下益上，反而施行起损道来，要求别

人益他。但是与其相应的六三，处在凶事灾难之中，还需别人益之，怎能益上九？其它各爻也不能益上九，所以才说"莫益之"。不但不益之，反而攻击之。上九这种物极而反，便是无恒心，结果当然是凶。《象传》说："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来自外也。"这是说："莫益之"，是因为上九都是说的片面之辞；"或击之"，是来自外面的打击。《系辞传》在解释这一爻辞时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这是说：君子要先安定自己而后再行动，先平心静气而后再说话，先确定感情后再有所求。君子有了这三种修养，所以完全。本身危险而要行动，民众便不跟从你；本人恐惧而说话，民众便不响应你；没有交情就相求，那民众便不给与你。民众不给与你，伤害你的人就来到了。所以上九爻"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王弼则说：上九乃是"处益之极，过盈者也……无厌之求，人弗与也。独唱莫和，是偏辞也。人道恶盈，怨者非一，故曰或击之也。"（《周易注·卷五》）

纵观以上六爻，凡下体震卦三爻（初九、六二、六三），皆受益者；凡上体巽卦三爻（六四、九五、上九），皆须自损而益下者。上九不从益道，便受攻击而致凶；其它五爻则处境吉、利或无咎。熊良辅说："损益二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丧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徐志锐说："泰否为乾坤之大用，损益为泰否之大用。"二说极是。徐志锐又详细指出："损益二卦，上下二体相对，互相损益；六爻之间凡应爻两两相对，互相损益。而于损的六三与益的六四两爻论述泰否如何变成损益，两卦构成一个整体。"所以"乾坤、泰否、损益，在六十四卦中，占有重要位置。"

总之，益卦阐述了得到益处的人生哲理。家道穷必乖，乖必有难，难必有缓，缓必有失，失必有得。所以《序卦

传》才说："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因此，得到益处也是一连串的不幸的生命环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真是苦尽甜来，当思来之不易。当得到利益之时，要更加振起精神，勇于进取，更要坚持正道，诚信中正，不偏不依，重视品德；不可贪而无厌，缺乏恒心，这样才能安定吉祥而不犯过失。

43，当你必须决断时

当你的事业大有发展时，你的朋友多起来，你再也不感到孤立了。但是，却会发现有少数小人与你作对。你怎样对付这些小人呢？俗语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那么你应该怎样与这些小人决断呢？夬卦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

夬 ䷪ 兑上 乾下

夬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三卦。

夬卦下卦是乾天为父，性健；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泽上于天，夬。"这是说：泽中的水蒸发了，升到天上，遇冷便断然成雨，溃决倾泻下来。所以陆游说："水气上天，决降成雨，故曰夬。"（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夬，分决也。"段玉裁注云："古卖切"，音怪。《序卦传》上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所以"夬"即河决口的意思。可引申为溃决、果决与决断等。《集韵》上说："夬，古穴切，音玦，所以闿（开也）弦者。"孙振声据此说："'夬'本来是拉弓时戴右大拇指上的护套，弦由护套上弹离，所以有决

断的意思。大凡夬旁的字，如决、快、诀、缺等，都有离的含意。"这个解释很好。

从卦象上看，夬卦一阴爻居上，五阳爻居下，是阳刚长进至五，要共决一阴之象。所以《彖传》说："夬，决也。刚决柔也。"夬卦是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辰之月，即夏历三月，这时也正是阳决阴的最后关头。结合到人事之上，便是君子的力量空前壮大，将少数小人最后包围起来，孤立起来，并与小人进行最后的决战。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由于决降之雨，普施大地，泽及万物，惠育万民，所以，《象传》才说："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这就是说：君子应该学习决降之雨，施禄于天下，但又应决然防止人民安居其德，怠慢涣散，所以应该断然立法，以决断天下大事。所以王弼说："泽上于天，必来下润，施禄及下之义也。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周易注·卷五》) 程颐也说："施禄及下，谓施其禄泽以及于下也。观其决溃之象，则以居德则忌。居德，谓安处其德则约也。忌，防也。谓约立防禁。有防禁则无溃散也。"(《伊川易传·卷三》)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这是说：君子之道要显扬于朝庭之上，以诚信的态度宣布号令，告知有危险，告知于自己的私邑，不利于立即动用武力，利于有所往。

《彖传》在解释夬卦卦辞时说："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这是说：夬卦是刚决柔。下卦乾刚为健，上卦兑泽为说(悦)；刚健能够决断，兑悦又能相和；将君子之道显扬于朝庭之上，说明一个阴柔的小人高高地盘踞在五个阳刚之爻的君子头上，这已经就是一种罪过了。郑玄说："阴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恶上闻于圣人之象，故曰夬扬于王庭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 程颐则说："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伊川易传·卷三》)

《彖传》在解释夬卦卦辞时又说："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这是

说：以诚信的态度宣布号令，告知有危险，小人陷于危难，君子之道才能光大。程颐说："孚信之在中，诚意也。号者，命令之辞。君子之道虽长盛，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险。"（《伊川易传·卷三》）王弼则说："刚正明信以宣其令，则柔邪者危，故曰其危乃光也。"（《周易注·卷五》）

《彖传》在解释夬卦卦辞时又说："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这是说：告知于自己的私邑，不利于立即动用武力，因为只崇尚武力便要走上穷途末路。程颐说："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革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伊川易传·卷三》）王弼则说："以刚断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谓行令于邑也。"（《周易注·卷四》）

《彖传》在解释夬卦卦辞时最后说："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这是说：刚决柔的结果，便决掉了最后一个柔爻上六，于是刚爻又向上升了一步，变成了乾重卦，这就叫做"利有攸往，刚长乃终"。

夬卦的卦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情况下，又有不同的表现，可用六爻分别表述如下：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这是说：前面的脚趾强壮，前往不会胜利，是犯错误。

趾是脚趾，扩大可以指脚，引申义是在下。初九爻在最下，所以用脚趾来象征。初九阳爻阳位，至刚不中，急于向前进，而且力量很足，但是上无应爻。初九处于夬卦之初，始于刚决，失于审察策划，所以不能胜任决断小人上六的使命，便要犯错误。《象传》说："不胜而往，咎也。"王弼说："居健之初，为决之始，宜审其策而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周易注·卷五》）

对于初九的爻辞另有一种解释：认为胜负未定，如果不胜，便为咎；如果能审察策划好，也许能胜，那就不为咎了。这是单看爻辞而生的歧解，出于这样的断句："往不胜为咎"，而且心中补加一个"如果"。其实，如果全面分析初九爻便可知，它没有胜利的可能。正如徐志锐所引说："《彖传》言'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指明五刚

决一柔之时既要刚健有勇气与一柔断绝关系，又要和悦两不相伤，这就要求刚健和悦能适中。"吴澄说："偏于健则刚过而邻于暴，偏于说则刚不及而流于懦矣。"初九至刚不中壮进，是个没经验的楞头青，仅凭勇敢去闯，势必给后人当"学费"牺牲了去。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这是说：以警惕的态度宣布号令，夜晚有敌兵来进攻，不要忧虑。

九二阳处阴中之位，刚柔相济，有能进善守之象。《象传》说："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正是这个意思。程颐说："君子决小人之时，不可忌戒备也。阳长将极之时，而二处中居柔，不为过刚，能知戒备，处夬之至善也。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亦可无恤矣。"（《伊川易传·卷三》）"莫音暮，注同"（《释文》）；"恤，忧也。"（蔡渊）。

九三：壮于頄（音求，颧骨），有凶。君子夬夬（果决的样子）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这是说：强硬的态度表现在脸上，有凶险。君子果决地独自行走，遇到了雨，被淋湿而恼怒，没有错误。

九三阳爻处于阳位，至刚而不中，所以对待小人上六态度过于强硬，遭到小人的报复，所以有凶险，但是九三又是卦中唯一与上六相应的一爻，所以九三好象一个果决地独自行走的君子，遇到了雨（上六为阴），被淋湿，但九三立场坚定，并不与上六这个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恼怒，这样就不会犯错误。王弼说："頄，面权也，谓上六也。最处体上，故曰权也……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周易注·卷五》）说頄是指上六，"壮于頄"就是助柔，这是不合本爻的语法惯例的，照这样解释，"壮于前趾"怎么讲呢？但是"处刚长而助柔"又是对的，相应的两爻是有相助的关系的。九三至刚而不中，脸上对小人上六很强硬，实际上对小人上六仍然有帮助，这便是过激会帮助敌人。但是九三终于不是小人上六的同伙，他是反对小人上六的，所以《象传》才说："君子夬夬，终无咎也。"九三还是果决地走自己的路，虽然要受小人上六（阴雨）的影响，身上被淋湿，但心中有恼怒，与小人上六划清了界限，最终还是没有错误的。所以王弼又说："夬为刚长，而三独应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

也。君子处之，必能弃小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周易注·卷五》) 荀爽也说："独行，谓一爻独上，与阴相应，为阴所施，故遇雨也。虽为阴所濡，能愠不悦，得无咎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 朱熹说："九三当决之时，以刚而过乎中，是欲决于小人而刚壮见于面目也。"王安石也说："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顽者也。"朱、王二人的解释是正确的。何楷说："上六为成兑之主，泽上于天，故称雨；以其适值，而非本心也，故称遇；本非濡也，而迹类之，故称若；或观其迹，而不察其心，故称有愠。"这种细致的解释，很有助于理解本爻爻辞。总之九三爻辞，生动形象而准确地描述了既过激失中，又受敌人影响牵连的人的形象。他本身有凶，要被同营垒中的人误解，两失不得好，但最终还是无咎的。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的不少了。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肤，肉也"(《广雅·释器》)；"次且，本亦作趑趄，或作趦趄"(《释文》)，"趑趄，行不进也"(《说文解字》)。高亨说："臀无肤，其行次且，臀部受杖之象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杜注："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高亨说："《易》之牵羊，盖与《左传》同。但余疑肉袒以示愿受罚责，牵羊以云欲求免祸。古以羊为吉祥之物，《说文》：'羊，祥也。'善、美、义，皆从羊，是其证。"

这一爻的爻辞是说：屁股上没皮少肉了，走起路来趑趑趄趄，很是艰难；牵着羊便可使悔恨消除；听到别人劝告而不相信。

那么九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呢？

从卦象上看，九四阳爻处于阴位，不中不正，又处于上体兑卦之下位，兑泽少女，性悦属羊，因此阳性受制，损伤不全。形象地说，就好比臀部受到棒捶击打，无皮少肉，坐不住，走起路来也十分艰难。由此看来，九四是难以前进的了。不前进，必有悔恨；硬牵着羊前进，悔恨才能消除。那么九四与羊有什么关系呢？上面已经提到：兑卦属羊，为少女，即少阴卦。在兑卦中，上六为主爻，上六主爻为重阴，因为是阴爻居阴位；九五为重阳，因为是阳爻居阳位，但它是少阴卦中的阳爻，

也具有了一些阴性，所以是少阳；九四则为少阴，因为是阳爻居阴位，先化为少阳，又居于阴卦之中，再化为少阴。九四具有少阴的性质，所以属羊。爻辞中所说的"牵羊悔亡"，就是硬牵着九四这头羊，去与上六决断，这样便可以使悔恨消除了。同时，这条羊的少阴性格中是有阳刚性质的，所以羊性外柔而内狠，是听不进别人劝告的。你劝告它自动前进，它不会相信，只有硬牵着它走，它才走。所以《象传》才说："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再看看各家是怎样解释这一爻辞的吧！

程颐在解释"臀无肤，其行次且"时说："臀无肤，居不安也；行次且，进不前也。次且，进难之状。九四以阳居阴，刚决不足。欲止则众阳并进于下，势不得安，犹臀伤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则居柔失其刚壮，不能强进，故其行次且也。"这一解释基本正确。

程颐在解释"牵羊悔亡"时说："九四以阳居阴，刚决不足……羊者，群行之物；牵者，挽拽之义。言若能自强而牵挽以从群行，则可以亡其悔。"这一解释也基本正确。

程颐在解释"闻言不信"时说："既处柔必不能也，虽使闻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唯刚明者能之"；"处柔则逆失其正性，岂复有明也。(以上均见《伊川易传·卷三》)理由不充分。

王弼在解释"牵羊悔亡"时说："羊者……谓五也，五为夬主，非下所侵，若侵于五，则可得悔亡而已。"(《周易注·卷五》)这显然是错误的。

方孟旋说："羊还是九四，羊性善触，不至羸角不已。圣人教以自牵其间，抑其很(狠)性，则可以无悔矣。"(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六》)说羊是九四，很对；说抑羊之狠，与本爻所处爻位不合。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音现。《说文解字》上说："苋，苋菜也。"是一种野菜。程颐说："苋陆，今所谓马齿苋是也，曝之难干，感阴之多者也，而脆易折。"说这是一种含浆汁较多又易断的草。郑汝谐说："苋陆，《本草》云：一名商陆，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小人之类难绝如此。"《朱

子语类》上则说："苋陆是两物。苋者，马齿苋；陆者，草陆，一名商陆，皆感阴气多之物。"今取此说。这是说：要象苋陆那样，果决易断，实行中庸之道，便可无过错。

九五阳居阳位，中正居尊，为夬卦之主爻，但是，又处于上体少阴兑卦之中，而上六又是上体兑卦的主爻，所以九五的中正稍为受损，因此《象传》才说："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这是说九五的中道受损，未能发扬光大。程颐说："五若如苋陆，虽感于阴而决断之易，则与中行无过咎矣。"（《伊川易传·卷三》）可见，爻辞以苋陆取象，深有含义。而项安世又进一步讲"夬夬"，他说："夬夬者，重夬也。当夬者，上六也。三应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谓之遇雨，五谓之苋陆。皆与阴俱行者也。比于阴而能自决以保其中，故可免咎。"这话大体正确，但是把九五和九三受阴的影响说得大重了一些，其实二阳爻都是大体坚决夬上六小人的。

上六：无号，终有凶。

这是说：没有号叫，最终是凶。

上六阴爻处阴位，至柔不中，虽与九三相应，但九三却也至刚不中，而且君子夬夬，并不支持上六，上六处于夬卦之终，此乃穷夬之地，五刚逼来，一决雌雄，其灭亡已不可避免，所以连哭号都哭号不上来了，最终被夬掉。因此《象传》说："无号之凶，终不长也。"王弼则说："处夬之极，小人在上，君子道长，众所共弃，故非号咷所能延也。（《周易注·卷五》）

纵观以上六爻，五个阳爻共决一个阴爻上六，而五个阳爻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各有不同的表现：初九过激，九二适中，九三既过激又受上六应和影响，九四软弱，九五适中稍弱。下卦乾三爻，偏于刚决；上卦阳二爻，偏于和悦难决。但上六终于被五阳决绝，灭亡的命运已不可挽救。

总之，夬卦阐述了必须与小人决断的人生哲理。《序卦

传》说："益而不已，必决。"由于过度的增益，你的朋友很多，就会发生须与个别少数小人断然决裂的事情，其中最难的是与身居上位的小人决裂。因为小人阴险毒辣，没有正确的策略和必要的时间，你是无法制倒他的。莽撞不行，反会受害；软弱也是不行，只有忍受他的压抑。正确的办法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其中忍耐是必要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为吴王夫差。牧马尝粪，但终于灭吴。东晋温峤，外表顺从逆臣王敦，暗中准备消灭这个小人，终于得手。小人不足畏，因为他是小人，他是无法长久当道的。

44，当你邂逅相爱时

在人生的道路上，男女邂逅相遇，匆匆倾心相爱，这样的事还少么？有的是初恋，有的是恋外恋，有的是婚外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免争风吃醋，甚至导致情杀。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人生纠葛呢？姤卦作出冷静的分析，会助你走出迷津。

姤 ䷫ 乾上 巽下

姤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四卦。

姤卦下卦是巽风长女，性人；上卦是乾天为父，性健。《象传》说："天下有风，姤。"这是说：当天下有风吹起时，风可吹遍一切，与任何一物都能相遇。所以程颐说："风行地上，遍触万物，则为观……行于天下，周遍四方，则为姤。

从字义上来看，姤，音构，《说文解字》上说："姤，偶也。"《经典释文》和马王堆出土的《易经》上均作"遘"。《杂卦传》上说："遘

(姤) 遇也。柔遇刚也。"《序卦传》上说:"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不期而遇为逅,也叫邂逅。男女邂逅相求为姤。

从卦象上看,姤卦下方一阴爻,上方五阳爻,或下卦为长女,上方为父,是一女从五男或父女乱伦之象。姤卦为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午之月,即夏历五月。古代习俗或近世古朴民族习俗有:五月男女可于野外苟合。《彖传》说:"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这说明这种男女之苟合,不宜娶作家室,因为长久不了。姤卦象的另一含意是:天下风行,无孔不入,所以君王宜效法这一精神发布政令,施行教化,遍及四方,所以《象传》上又说:"后以施命诰四方。"(先周帝为后)

姤卦卦辞:姤,女壮,勿用取女。

这是说:男女邂逅相遇,情如溃堤之决水,匆匆相爱,这女人身体健壮,也不可娶其为妻。为什么呢?《彖传》说:"不可与长也。"这个"长",是"长久"之"长"。但是《彖传》又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恶,反而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这是说:天地相遇之后,才能使万物的品类都鲜明地显现出来。甚至又说:"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这是说:九五爻阳刚而又恰遇中正之位,政令教化才能普遍施行于天下。最后《彖传》歌颂男女邂逅刚柔相遇乃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其时间意义是伟大的。

五男一女的复杂关系,姤卦以六爻分述之: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柅"音你,止车的木块。"金柅",就是金属车闸。"系"是系住,即控制住,结系住。"羸豕"是瘦猪。"孚"本是诚信之意,但诚信也可以是心情焦躁,在此便当心情焦躁讲。"蹢(音义同踯)躅,即踯躅,在一个地方来回地走,也是焦躁时的行动。

初六爻辞是说:用金属车闸紧紧闸住,能守住贞节,便吉祥。有所前往,便遇到凶事。象一口发情的瘦母猪,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

初六为阴爻阳位、不当位,不居中,是姤卦的唯一阴爻,处于五阳爻之下,与九四相应,九四本应是她的情人,九四应该严格要求她,她

自己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好比用金属车闸闸住。《象传》则说是："系于金柅，柔道牵也。"以坤柔的妇道严格约束她守住贞节，就吉祥。反之，她离开情人九四很远，有所往，就要遇到凶事，即邂逅别的野男人，要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因为她象一口发情的瘦母猪一样，整日焦躁不安，蹢躅徘徊，走来走去。王弼说："金者，坚刚之物，柅者，制动之主，谓九四……柔之为物，不可以不牵，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贞，故必系于正应，乃得贞吉也……羸豕，谓牝豕也。群豕之中，豮（音加，公猪）强而牝弱，故谓羸豕也。孚，犹务躁也。夫阴质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贞之阴，失其所牵，其为淫丑，若羸豕之孚，务蹢躅也。"其实六为阴，羸为瘦，母猪愈瘦，发情愈强烈。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或为庖厨（王弼说），或为草捆（程颐说）鱼是阴物中的美味，代指初六。这是说：九二占有了初六这条鱼，没有过错，但是只宜自己独享，不利于招待宾客。九二为阳爻阴位，处下体中位，又与初六相比，就近占有了初六，所以《象传》上说："包有鱼，义不及宾也。"王弼说："初阴而穷下，故称鱼。不正之阴，处遇之始，不能逆远者也。初自乐来应己之厨，非为犯夺，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为己惠，义所不为，故不利宾也。"（《周易注·卷五》）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这是说：臀部没皮少肉，走路趑趄艰难，有危险，但没有大错。

九三阳爻阳位，但不中，性至刚而不安，坐不住，走不快。九二就近占有了初六，九三向上与上九不相应，向下追求异性初六又不可得，在旁边急得如此模样。所以《象传》说："其行次且，行未牵也。"这是说，九三的行动，没有牵制的力量，抓不住初六。王弼说："处下体之极，而二据于初，不为己乘。居不获安，行无其应，不能牵据，以固所处，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也。"（《周易注·卷五》）可见，九三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说"厉"，但又没有与初六苟合，所以"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

九二占有了初六，包中有鱼；九四失去了初六，包中无鱼。九四如

果忍受了，便没事；如果起来与九二争初六，就要遇到凶险之事。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虽与初六相应，但不能得到初六，这是因为中间隔着九二与九三，远离初六的缘故。所以《象传》说："无鱼之凶，远民也。"，民指初六。王弼说："二月其鱼，故失之也。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周易注·卷五》）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是杞柳，生长在河边的一种树，叶大，柳条味苦而柔软，可以编筐和条包；杞为高树，恰好可喻处于尊位的九五。瓜匍匐在地，甜美而容易腐烂，恰好可比喻处在九五下面的三阳一阴，正在争风吃醋。"以杞包瓜"就是比喻处于君位的九五，能够宽宏大量，包涵容忍这种男女邂逅相爱的风流韵事。"含章"是说九五内心含有中正的美德，所以《象传》才说："九五含章，中正也。"九五也是一阳爻，贪恋女色，也属自然之理，心悦初六，但碍于所处之尊位，便也不能与众阳相争，况且离初六太远，也无应比关系。九五有这等高尚志向，而又不违天命，所以必将有美女（可以贤才为代名词）如陨石从天而降。所以程颐说："九五下亦无应，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终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叶大，处高体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实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侧微之贤之象也。……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如此，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虽屈己求贤（美女），若其德不正，贤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积至诚，则有陨自天矣，犹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伊川易传·卷二》）金景芳说九五爻辞不好讲，各家认识不一致，是实际情况。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这是说：处于姤卦的最上位，如处在牛角尖里，非常孤立，距离初六更遥远了，难以相遇，所以也不会犯错误。因此《象传》说："姤其角，上穷吝也。"这是由于上九所处的地位太穷尽了，已经到了死角，所以才这样困难。王弼说："进之于极，无所复遇，独恨而已；不与物争，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周易注·卷五》）程颐则说："至刚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刚居上，故以角为象。"这种讲法基本正确。但是上九刚

居柔位，不当位，失位而无位，不为至刚。

纵观以上六爻，初六一女，邂逅于五男，五男由于所处地位与性格之不同，则有五种不同的表现，都由爻辞生动而形象地描述出来，可见周易卦爻辞很具文学色彩。

总之，姤卦阐述了男女邂逅相遇的人生哲理。这种相遇相爱乃至争风吃醋，本是人之常情，又是天地之大义。但是，"露水夫妻一场空"，终于又是"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周易讲出了这一人生哲理，并没有过分谴责的话，倒有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明确的告诫，应该防止这种邪恶的人生悲剧之出现，办法便是：这种邪恶发生之初便应受到制止，防止其扩大，更不要造成重大恶果。其中初六的"有攸往，见凶"和九四的"包无鱼，起凶"，都很值得人们警惕，这样才有利于防止情杀案件的产生。世人不可不明察！

45，当你聚会结社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生在世，不免要结交朋友，连络同志，以至聚会结社，这样才能消除孤独，并有利于事业的开展。但是，应该怎样去聚会结社呢？怎样选择和确定正义的准则？怎样看待现行法律？怎样对待聚会结社的各方力量，请看——

萃 ䷬ 兑上 坤下

萃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五卦。

萃卦下卦是坤地为母，性顺；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

说："泽上于地，萃。"这是说：水聚集在大地之上，成为沼泽，有灌溉之利。所以荀爽说："泽者卑下，流潦归之，万物生焉，故谓之萃。"（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引）

义字义上看，"萃"音翠。《说文解字》上说："萃，草貌。"段玉裁注云："《易·象传》曰：'萃，聚也。此引申之义。'"此外《序卦传》和《杂卦传》也都讲成聚。因为草貌实际上就是草丛生貌。

从卦象上看，萃卦下卦为坤，上卦为兑，象征欢悦地顺从。其中九五至刚中正，又与至柔中正的六二相应，所以能够欢聚。但是聚集得愈多，分子愈复杂，便愈容易发生内部矛盾，所以《象传》说："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是除旧更新；"不虞"是料不到的事。这是说：君子因此而修治武器，以戒备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孔颖达说："除者治也。人既聚会，不可无防备，故君子于此之时，修治戎器，以戒备不虞也。"但是郑玄、蜀才等人认为"除"是除去之意。（见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六》）那就是说：要除去武器，以戒备意外之事发生，这个讲法也很好。

萃卦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辞中有两个"亨"字。程颐和朱熹都认为萃下的"亨"字，是行文；金景芳说《经典释文》等好几种本子都没有这个"亨"字，只有王肃的本子有这个"亨"字，王弼注用王肃本，所以也有这个"亨"字。《象传》却连一个亨字都没讲。但我认为亨字不会两个都是行文。如果只有后面的一个，整个卦辞的含意并无变化，所以行文与否，可略而不计。

这个卦辞是说：人们聚集起来，亨通。国君的思想贯彻到聚会之中，利于见到大人物，亨通，坚守正道则有利。用大牲祭祀（有重大仪式）吉祥，利于有所前往。

读者请注意：国君是不会来到每个聚会的会场的，只是他的思想须贯彻到这个会场中，所以说"王假有庙"。"假"就是假，是说国君没有真来。国君的思想如果不贯彻到聚会之中，这聚会便是非法的聚会了，是凶险的，不会亨通，这一点，古代人都明白。

王弼说："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周易注·卷五》）程颐说："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庙极也。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天下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过于宗庙。"（《伊川易传·卷三》）孔颖达说："假，至也。天下崩离，则民怨神怒，虽复享祀，与无庙同。王至大聚时，孝德乃昭，始可谓之有庙矣。"（《周易正义·卷五》）在这里，王弼和孔颖达皆说国王来到了聚会的现场；程颐则说"王者之道"至于有庙，而为"极"（指导思想）。程颐是参活句；王弼和孔颖达则是参死句。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这是说：凡是聚会，其本身都是欢悦顺从的，而且其本身必是刚柔中正相应的，所以才聚合到一起；否则，便不会聚合到一起了。正因为这样，贾宝玉喜聚不喜散；林黛玉也喜聚，但因不喜散才说不如不聚。至于"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这是说：国王的思想来到聚会场所，也是表示他本人遵奉先祖遗训，这样才能统一众人的思想。"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这是说：这种聚会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因此，聚会还有合法与非法之区别呢！不可掉以轻心。"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这是说：用大牲去祭祀，仪式特别隆重，是吉祥的，利于以后事业的推进，这是统一人的思想，遵循客观规律所必需的。"大牲"，以牛为最大。萃卦下卦坤，坤为牛，用大牲牛来祭祀，虽然浪费一些，但精神上的收获是大的，所以应该这么做。

人们聚会在一起，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整个聚会，是一个过程；全部关系，分各个方面；所有的人，各处不同地位。萃卦以六爻分别论述如下。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这是说：聚会的普通参加者，都是有诚心的，但是这种诚心不能如一，相互之间不免产生疑心，所以这聚会有始而无终，其中必然有一些人要分化出去。这是一个思想混乱的聚会。所以《象传》才说："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思想很混乱。朱熹说："初六上应九四而隔于二阴，当萃

之时，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终，志乱而妄聚也。”（《周易本义·下经二》）但是，初六阴爻居阳位，九四阳爻居阴位，二者皆不中不正，但又相应。所以初六在这种情况下一大声呼号，便可震慑六二、六三，不敢与初六纠缠，也不敢阻挡初六，于是初六便可一下子转过身来，摆脱受压抑的处境与九四一握手之间便应合上了，岂不为之一笑？这时，初六不必忧虑，前进不会犯错误。可见，在聚会之初，受压抑的小人物，可以大胆争鸣，这样反而容易被在上位的人物重视提拔，或上下应合，可成大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这是说：相互牵引便吉祥，没有过错，内心诚信便可进行简单的祭祀。

六二阴处阴位，中正，又与九五正应，所以能得到九五的援引提携，这样就会吉祥，无咎。所以《象传》说：“引吉无咎，中未变也。”这是说：要使自己的中正本性不受初六和六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便可引吉无咎。所以程颐说：“引者，相牵也……二与五为正应，当萃者也，而相远又在群阴之间，必相牵引则得其萃矣。”（《伊川易传·卷三》）王弼说：“禴，（又作礿，音药）殷春祭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时，处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处薄荐于鬼神也。”（《周易注·卷五》）有人说禴是夏祭。不管是春祭还是夏祭，总之都是简单的祭祀，这一点是不变的。这种祭祀，便是指六二与九五之正应。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如，是相聚的样子；嗟如，是叹息的样子。没有利；但前往也无错误，有小的困难。

六三阴爻阳位，不正不中，与上也不相应，在聚会中比较孤立，所以嗟叹。因此王弼说：“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周易注·卷五》）但是由于对上驯顺，所以《象传》说：“往无咎，上巽也。”“巽”是顺的意思。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与初六相应，有群众基础，所以必须

在大吉的情况下，才会无过错。正如益卦的初九，在下位而有重任在身，也必须元吉才可以无咎。所以《象传》说："大吉无咎，位不当也。"这是因为九四在聚会中并不当位。胡炳文说："比卦五阴，皆比五之一阳；萃四阴，皆聚归五与四之二阳。五曰萃有位，以见四之萃非有位也。无尊位而得众心，非大吉安能无咎？"此说极为正确。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这是说：九五在聚会中有位，无过失。但不能得到完全的信任，须以至善的作为、永久的坚贞来感化聚会者，悔恨才能消除。《象传》说："萃有位，志未光也。"这是说，九五的思想未能光大。未能光大的原因是九四在聚会之中未能完全贯彻九五的思想，而九五的思想就未能为聚会者完全信服。王弼说："处聚之时，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专而据，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周易注·卷五》）那么这个九五是谁呢？显然就是"王假有庙"的王。只有王才能处于尊位。王处尊位，志又不光，正是王没有亲自来聚会的明证。只是王的思想来到聚会场所了，但由于九四未能完全贯彻，才未能光大。与家人卦相似，九五都是王的思想，做了主宰，处于尊位；真正实际管事的人，并不处于尊位。《周易折中》引王宗传的话说："五，萃之主也。当萃之时，为萃之主，莫大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则天下不我信者亦众矣。设曰匪孚，谓天下之人容有言曰：王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则未至也，故必元永贞而后悔亡。"此话正确。国王有位、有思想，但是究竟符不符合"道"？与会者还有疑问，因此"匪孚"。这种分析，极其符合实际。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赍"音基，"赍咨"是"嗟叹之词"（王肃、郑玄注）；"悲声、怨声"（马融注）。"赍"是带着的意思，引申为怀着，持着。"涕"是眼泪；"洟"是鼻涕。总之，是叹息着，流着眼泪和鼻涕，但是没有过错。

上六阴爻阴位，至柔，无位，乘应，软弱而且凄凉，孤独，又逆乘阳刚九五。正如《象传》所说："赍咨涕洟，未安上也。"这是一种处于上位而不安的形象。王弼说："处聚之时，居于上极，五非所乘，内无应

援。处上独立，近远无助，危莫甚焉。赍咨，嗟叹之辞也。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泣，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这话说得很恰当。

纵观以上六爻可知：在聚会之时，九四与初六之应为主体，九五与六二之应为主导，六三与上六无应，较为孤立，故有嗟叹涕洟。人们相聚如此，不能尽皆如意；万物类聚也皆如此，不能尽皆和谐。这就是天地万物聚集的实情，也是亦欢亦悲，亦喜亦忧的。那种皆大欢喜的聚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总之，萃卦阐述了聚会及至结社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会乃至结社，是兴旺发达的一种表现。因为合聚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有了更大的力量，事业才能更加发达。但聚合必须符合正道，才能有利，而人的聚合，还有一个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也还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种聚会结社便有凶险，因此不能不特别预以注意。

46，当你事业上升时

人们聚合以后，力量强大了，事业便要向上发展起来。这对你来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你将怎样对待这个时代？没有忠诚的事业心行吗？可是你的忠诚受到怀疑时又怎么办？有人排挤你怎么办？怎样对待虚闲无权少利的职位？升卦会告诉你。

升 ䷭ 坤上 巽下

升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六卦。

升卦下卦是巽风（木）长女，性入；上卦是坤地为母，性顺。《象传》说："地中生木，升。"这是说：从地里长出了树木，树木在不断向上升高长大。孔颖达说："地中生木，始于细微，以至高大，故升象也。"（《周易正义·卷五》）

从字义上来看，汉帛《易》作"登"。许慎《说文解字》说："升，十合也。"段玉裁注曰："升字当为登，今之礼皆为升，俗误已行久矣。按今俗所用又作陞。经有言升不言登者，如《周易》是也；有言登不言升者，《左传》是也。升或登，都是向上运动的意思。《序卦传》说："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这说明，人们聚合以后，力量强大了，所以要向上发展了，这就进到升卦了。

从卦象上来看，下卦巽为风、为木、为谦逊，上卦坤为顺，又谦逊又顺从，所以能上升。《象传》说："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是说：君子也要修养自己的和顺之德，日积小善，以成长为高大的栋梁之材。程颐也说："君子观升之象以顺修其德，积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顺则可进，逆则可退。万物之进皆以顺道也。"（《伊川易传·卷三》）当然有的版本"顺"作"慎"。朱熹说："王肃本顺作慎，今按它书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周易本义·下经二》）丁寿昌也认为："君子谨习为先，修习道德，积其微小，以至高大。案此义，顺字恐当为慎也。"（《读易会通·卷六》）

升卦卦辞：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这是说：升卦，大亨通，利见大人，不要忧虑，向南走或向上升吉祥。

"用见大人"，本应是"利见大人"。高亨引《释文》："用见，本或作利见。"高亨按语又说："作利见是也。《乾》九二、九五，《讼》、《蹇》上六，《萃》、《巽》并云'利见大人'，即其证。"

"南"为离火，火性上炎；"南"为人自然面对的方位，所以为上方。因此"南征"除了真正向南方走以外，还有向上升进的意思。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

亨。”升卦与晋卦都是讲晋升的，但时义不同，卦义也不同。晋卦下体为坤，三个阴爻都能“柔进而上行”，都能晋升；升卦上体为坤，三个阴爻却“柔以时升”，实际上是可升便升，不可升便不升。升卦的下体巽风(木)，上体坤地顺，九二和六五皆处于中位而相应，所以大为亨通。《彖传》又说：“用（利）见大人，勿恤，有庆也。”这是说：利于见大人物，不要忧虑，有喜庆之事，这与九二的《小象》所说的“有喜也”是一致而且密切联系的。《彖传》最后又说：“南征吉，志行也。”这是说：升卦的“南征吉”，也就是人的志向能够实现。

升卦卦义总体说来是大为吉祥的，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刚中而应”，是六五柔君对刚中之臣的实际需要。离开实际需要，便不能升了。

上升的这个阶段用六爻分别叙述如下：

初六：允升，大吉。

“允”是诚实可信而得当。这是说：诚实可信而得当便能上升，有大吉祥。六五阴爻阳位，不当位而偏于最下，上无应爻，无人引荐提携。然而，处于升之初而当升，于是便诚实而适当地追随在九二和九三的后面，以便一同上升。所以《象传》说：“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这就是说：要与九二、九三合志。荀爽说：“允升。大吉，谓一体相随，允然俱升。初欲与巽一体升居坤上，位尊得正，故大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这是说：诚信，乃有利于进行简易的祭礼，没有过错。九二阳爻阴位，中而不正，与六五相应，刚中之臣不能不引起柔中之君的怀疑，因此，九二唯有适当表示诚心（祭祀也是表示诚心），才能不犯过失。所以《象传》才说：“九二之孚，有喜也。”关键还在于九二本身要忠诚可信，才能有喜事而上升。

九三：升虚邑。

这是说：要上升到空虚无人的小邑去。九三阳爻阳位，至刚而不中，向上升的欲望很强。但是只能上升到上卦的坤体的下爻上去，那是

一个空虚无权而又不中正的阴位，所以上面的六五并不怀疑九三。于是《象传》说："升虚邑，无所疑也。"王弼说："履得其位，以阳升阴，以斯而举，若之违距，故若升虚邑也。"《周易折中》的按语则指出九三升虚邑之不足之处，说："诸爻皆有吉利之占，五独无之。则升虚邑者，但言其勇于进而无所疑畏耳。方升之时，故无凶咎之辞，然终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顺也。九三过刚，与柔以时升之义反，故其辞非尽善。"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这是说：王公因亨通于岐山，吉利无过错。六四阴爻阴位，至柔，在君主的尊位之下，下乘九三至刚和九二刚中，无应，因此，是难以向上升的。但是六四以至柔之性，容纳下卦三爻（初六、九二、九三），会于岐山，还是可以亨通、吉利而无咎的。高亨说这是周代初年的故事。可能是太王古公亶父由豳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四方之民均来相从；或者是王季（季历），或者是文王、武王，享祭于岐山，而不敢以天子之位去祭天；或者就是岐山之会，周文王以德感召天下，来会者不拒，顺纳其下。总之，都是未居天子位时作为王公的一种顺纳下人的举动。所以《象传》说："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王弼解释说："处升之际，下升而进，可纳而不可距也。距下之进，攘来自专，则殃咎至焉。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岐山之会，顺事之情，无不纳也。"（《周易注·卷五》）因此六四不必急于升进，而应努力打好群众基础。

六五：贞吉，升阶。

这是说：坚持正道便吉祥，如升阶一样步步高。六五阴居阳位，不正而中，下有九二相应，时时处处向六五表示忠诚，六五柔君，尚有所疑，这说明随时皆有刚中之臣可用。其它三爻（初六、九三、六四），皆顺从或无可疑，因此六五尊位稳固。所以《象传》说："贞吉升阶，大得志也。"六五大得其志，虽位已不可升，但业可节节日升如登阶一样。程颐说："质本阴柔，必守其贞固，乃得吉也……阶，所由而升也。任刚中之贤，辅之而升，犹登进自阶，言有由而易也。"（《伊川易传·卷五》）朱熹也说："阶，升之易也。"（《周易本义·下经·二》）有的注释家认为是六

五迎接刚中之臣，宾主升阶，为相见之礼，证明六五已经消除了对九二的怀疑，重用了九二，九二因此"大得志"。这是把六五的爻辞硬拉到九二的头上，完全没有根据，更无必要。升阶只能是六五本身，升阶而不升位，是说六五事业日进。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暗昧之义也。"（陆德明）上六阴爻阴位，至柔，当位而不中，与九三（升虚邑）相应，处于升极的无位之处。上六上升只能在昏暗不明中上升，不能升位，更无所谓升阶，只有自强不息地坚守正道，才会有利。《象传》说："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这是说：冥升在上者，对于财物，要消而不富。王弼说："处升之极，进而不息者也。进而不息，故虽冥犹升也。故施于不息之正则可，用于为物之主则丧矣。"（《周易注·卷五》）胡瑗也说："上六既不达存亡之几；以至于上位，固当消虚自损，不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这也是讲的消而不富。

纵观以上六爻，都处在升进这个时位之中。下体巽风（木）三爻，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虚邑，可见升势是上行递减的；上体坤地三爻，实际上是位不可升，只德业可升。因此，升卦实际上是树木（下体巽卦）可升，而地（上体坤卦）不可升的。

总之，升卦阐述了上升发展的人生哲理。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是要有所前进、有所上升的。但是，人的上升，在德行和学业上，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在社会地位上或职位上，则要复杂得多了，这要看实际的需要和援引的机遇。但是，高尚的德行，忠诚的服务精神，积极的作为，谦逊的态度，总是需要的。有了这些条件，援引的机会也就会多起来。因此人的事业的上升，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追求。没有主观努力，是无法升进一步的。

47，当你陷入穷困时

当你得意洋洋平步青云之后，便会发现自己又陷入困难之中了。也许是身穷，也许是道穷，也许是身道皆穷。这时你怎么办？怨天尤人，毫无用处；消极颓唐，愈陷愈深。穷困是艰难的时刻，又是考验你的时刻，困卦会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困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七卦。

困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泽无水，困。"这是说：水渗到下面去，泽中无水了，这就叫做困。孔颖达说："水在泽下，则泽上枯槁，万物皆困，故曰泽无水困也。"（《周易正义·卷五》）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段玉裁注曰："庐者，二亩半一家之居，居必有木，树墙下以桑是也。故字从口木。疏广所谓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也。困之本义为止而不过，引申之为极尽。"这就是说：居于原处不能自由外出为困，可引申为穷极、穷尽、困勉、困苦，皆极尽之义。

从卦象上看，《彖传》说："困，刚揜也。"《释文》解释说："揜，本作掩，虞（翻）作揜。"这就是说：困卦是阳刚被阴柔掩盖住了。下卦九二阳爻，被初六、六三两个阴爻上下掩盖住了；上卦九四、九五两个阳爻，被上六阴爻从上掩盖住了。上卦阳多阴少，为厥阳卦，又从上掩盖住了阴多阳少的少阳下卦。因此，困卦的卦义是穷困，所以孔颖达说：困是"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为困。"朱熹也说：困是"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处在困穷之中，君子该怎么办呢？《象传》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个"致命"，一说是《论语·子张》篇的第一句话

"士见危致命"的"致命"，便是献出生命，"致命遂志"便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惜牺牲性命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另一说是"推致通晓命运，以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程颐说："君子当用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伊川易传·卷四》）郑汝谐则说："知其不可求而听其自至焉，'致命'也。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则可遂，所谓从吾所好也。"看来，对"致命"的两种解释都可取，只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如何去办。

困卦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这是说：在困穷之中，能亨通，守正道，大人物吉祥，没有过错，但是说话没有人相信。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险以说（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这是说：在危险之中，仍然和悦快乐，困穷而不失去其亨通，这不是只有君子才能做得到么？至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则是说：守正道，如果是大人物，仍然是吉祥的，因为阳刚九二和九五，都处于中位之上。这就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如果是小人物，地位不中不正，就没有吉祥了。《彖传》最后解释说："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这是说：愈多言申诉或巧辩（尚口），人家愈不听，反而使自己更加困穷，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所以反不如保持沉默，不说话为好。王弼说："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其吉在于贞大人，口何为乎？"（《周易注·卷五》）

处在困穷之时，大人物和小人物处境不同，君子和小人的表现更不同，困卦用六爻分别表述如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音敌，相见之意）。

这是说：初六爻处于困穷之时，好比臀部困坐在砍伐后剩下的树桩子上，又硬又扎人，坐不安稳，更坐不长久；又好比走进幽深的山谷中，三年走不出来，见不到光明。《象传》说："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这是说幽谷里很昏暗。

初六阴爻处于阳位，不中不正，处于困卦之始，困穷至深，与九四

相应，但九四是阳爻处于阴位，也不中不正，本来就无力援救初六，又受六三的阻隔，更难来援救，因此，初六的处境就更困穷了。所以王弼说："最处底下，沉滞卑困，居无所安，故曰臀困于株木也。"又说："欲之其应，二隔其路；居则困于株木，进不获拯，必隐遁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困之为道，不过数岁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周易注·卷五》）程颐则着重于初六的本性而言其处境，说："阴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于困，则益迷暗妄动，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势，故至于三岁不觌，终困者也。不觌，不遇其所亨也。"（《伊川易传·卷四》）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这是说：九二爻处于困穷之时，仍然有足够的酒食，这当然是一种对待大人的软禁了，符合卦辞中所说的"大人吉"。"朱绂"是纯赤色的祭服，是君主祭祀宗庙时穿的服装，引义为君主的关照，这对九二来说当然就是福庆了。而这种福庆刚刚到来（方来）。九二处在软禁之中，诚心的祭祀是有利的，前往到何处去则凶险，但也无过错。所以《象传》说："困于酒食，中有庆也。"这就是说：九二是由于处于中位，才有这样的福庆。

九二阳爻处于阴位，不正而中，上与九五不应，这是有实权的地方官被软禁之象，由于刚中，而得大人之吉。王弼说："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以斯处困，物莫不至，不胜丰行，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坎，北方之卦也；朱绂，南方之物也。处困以斯，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绂方来也。"（《周易注·卷五》）《周易折中》的按语说："小人以身穷为困，君子以道穷为困。"九二则是有酒食可享而道穷的受困者。金景芳引《周易折中》里王应麟说："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谓'明虽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岂不人不能知而鬼神独知之乎！愚谓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韩子云'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这话当然是对的。我们也同意。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据"就是居。困据两句是说：向上困于石头，向下则据于蒺藜。进入到自己的宫中，又找不见自己的妻子，是有凶的。

六三阴爻处于阳位，不中不正。上有阳爻九四，所以说"困于石"；下有阳爻九二，所以说"据于蒺藜"；上无应爻，所以说"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象传》说："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六三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守不能守。那么"不祥"是什么呢？俞琰说："祥与详通。不详谓死期将至而不详审，非以'不祥'释凶字也。"《系辞传》引用本爻爻辞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在困卦的六爻之中，只有六三困刚最甚，它本身也陷入最深的困穷之中，断辞最坏，为凶。程颐说："石，坚重难胜之物；蒺藜，刺不可据之物。三以刚险而上进，则二阳在上，力不能胜，坚不可犯，盖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刚中之上，其不安，犹藉刺据于蒺藜也。进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伊川易传·卷四》）《周易折中》总结三阴时说："三阴皆非能处困者。初在下，坐而困者也；三居进退之际，行而困者也。伤于外者，必反其象，而又无所归，甚言妄行取困，其极如此。"说得非常恰当。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这是说：九四来得很慢，中途又被金色的车困住，十分艰难，但最终还是来了。

九四阳刚处于阴柔之位，不中不正，与初六相应，本该快快来援救坐困最深的初六，但是路上受到九二刚爻"金车"的阻挡，所以来得很慢。《象传》说："来徐徐，志在下也。"这就是说志在援救在下的初六。王弼说："金车谓二也。二刚以载者也，故谓之金车……志在于初，而隔于二，履不当位，威命不行，弃之则不能，欲往则畏二，故曰来徐徐，困于金车也。"（《周易注·卷五》）李光地解释车则说："四以阳在上位，当困之时，是虽无意于来，而已被招致，'来徐徐困于金车'之象也。古者车服以膺（中、黄），四位愈高，而居坎体车轮之上，故取此象。"《象传》说："虽不当位，有与也。"这个"有与"是什么呢？程颐说是九四与初

六的相应关系；苏濬和何楷说是九四与九五的相比关系。金景芳同意苏、何之说，我看也是。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程颐说："截鼻曰'劓'，伤于上也；去足为'刖，伤于下也。""赤绂"是臣下之服，"朱服"才是君王之服。所以这是说：割去鼻子，剁去脚，困于穿赤绂的臣下，乃慢慢的有喜悦，利于用于祭祀。九五阳爻居阳位，至刚而且中正，但与九二不应。九五至刚，便用严酷的刑罚对待臣民，穿着赤绂的众臣不敢接近九五，九五便被困住了，所以《象传》说："劓刖，志未得也。"九五是未能得志的。王弼也说："以阳居阳，任其壮者也。不能以谦致物，物则不附……猛行其威刑，异方愈乖，遐迩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以失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绂'也。"（《周易注·卷五》）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喜悦的，须慢慢才能有喜悦，所以《象传》说："乃徐有说，以中直也。"这慢慢能有喜悦，就是因为九五处于中正之位，行刚直之道。九五处在这种孤立被困的情况下，也只有诚心祭祀，以求上天理解他，所以《象传》才说："利用祭祀，受福也。"只有神能降福给九五。因此九五尚不能从困穷的境域中解脱出来，还须慢慢等待。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音聂物），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是葛草；"藟"（音垒）是藟草。都是蔓生而缠绕的草本植物。"臲卼"是不安定、困顿的意思。"动悔"是动辄有悔。

这是说：上六困于葛草和藟草的缠绕之中，困于不安定的情势之中，说动辄有悔，能有悔，前往便有吉祥。程颐说：动悔是"动辄有悔"，"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谓也。若能曰如是动皆得悔。当变前之所为，有悔也。能悔，则往而得吉也。"这不就完全讲明白了吗？

上六阴爻处于阴位，至柔；处卦之极，无位，受困也重；逆乘阳刚九五，再加上处位不中，所以不能安居其位；下又无应，更显柔弱无力，被葛藟弱草之蔓便已缠住。所以《象传》说："困于葛藟，未当也。"这是指上六的地位不当。王弼说："居困之极，而乘于刚，下无其应，行则愈缠绕者也。行则缠绕，居不获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但是

由于动辄有悔，又有悔改之意，前往便可吉祥。所以《象传》又说："动悔，有悔吉，行也。"这个"行"就是变通一下。陆希声说："行而获吉，故变而通也。"这种"行"之"变通"，就是阴阳爻不再纠缠在一起；一不纠缠，六爻便全可以得到解放了，但也就没有困卦了。

总之，困卦阐述了陷入困穷之中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升之不已，必困。"确实不假。你的事业不断上升，升到顶点，便要陷于困难，或者是身穷，或者是道穷，总之都要陷于困穷的境地。要想摆脱这种困穷的处境，必须明智，审慎，慢慢逐渐深求宽松，不可操之过急，要坚持中正刚直的原则，还须等待时机，最后还是能够摆脱困穷的。

48，当你渴求人才时

当你陷入困难之后，你便日夜思念能有人搭救你了。那么谁能搭救你？在现今竞争空前激烈的社会中，唯有"卓越的人才"能够搭救你。但是"卓越的人才"十分难得，这又使你陷入新的愁苦之中。然而杜康不能为你解忧，还是看看井卦吧！

井 ䷯ 坎上 巽下

井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八卦。

井卦下卦是巽风（木）长女，性人；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象传》说："木上有水，井。"这是就下巽上坎解释卦名。《彖传》说："巽乎水而上水，井。"这是说：巽木在水而引上水，所以是井。王弼解释说："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以养而不穷也。"（《周易注·卷五》）这又从"上

水之象”引申到“养”。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八家为一井。”井水养人，所以井字有井养之意。人们都好说：自己是吃家乡水长大的，因此，水的养育之恩，先于粮食。《彖传》也说：“井养而不穷也。”这是说：井水汲之不尽，可以永远养人。

从卦象上来解释“木上有水”或“巽乎水而上水”是很困难的。《序卦传》上说：“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金景芳说：“这个说法也有点牵强。”但是联系到困卦，是泽中无水，水全渗入到地下了，泽变成了一片洼地。洼地上面没有水，是困，也就是“困乎上”，于是便“反下”深挖入地见水，而成井。这不是很自然吗？有什么牵强呢？因此牵强不在这里，而在历来的许多解说上。（一）取水类：（1）桔槔说：“巽木，桔槔也。”（郑玄）巽为木，性入，因此“巽下”为桔槔之木挂桶或瓶入井之象；“坎上”为提水出井之象。所以说“巽乎水而上水”或“木上有水”。但是桔槔取水并不是井的本质特征，怎么能肯定说是井呢？这里倒是有一点牵强。（2）木桶说：说是用木桶汲水于井。井字的篆书中间有一点，井是井框，中间一点是吊着的木桶。木桶进入井中汲水，就是“巽入”；木桶中盛满水，就是木上有水。但是井卦卦辞和彖传上都说是“瓶”，而不是木桶。瓶是瓦器，木不就叉落空了吗？况且水桶中有水也不能说是“木上有水”。这里倒是有一点牵强。（3）水车说：说是井上安装有木制的水车，用以车水。但井上也可以不安水车，因此此说也牵强。（二）井底木板说：说古人造井，井底置木板以隔泥污，而木板终不朽，所以说“木上有水”为“井”。（见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六》）但是石底的井很多，怎么解释呢？（三）树木说：说是树木的根接触到土壤中的水，而水沿着树干，一直向上，达到枝头，这种情形与井水汲出相似，所以用以象征井。这种说法太迂曲了，所以也有点牵强。（四）龙卷风说：巽为风，所以是龙卷风托水而上。但这与《象传》“木上有水”相矛盾，而且落不到井上。如果说这种情形类似井，也太迂曲了，所以也有点牵强。

考虑到周易经传所采用的象征手法，那么有点牵强和迂曲也就不算

多大的毛病，因此上述诸说皆有拓广思路的好处。从井中汲水的本质特征不在于木桶、瓦瓶、水车、井底木板，而在于"绳直"，而"巽"恰恰也是"绳直"(《说卦传》)。这个"绳直"就是井字象体中的那一个点。"绳直"是曲的绳而垂直，因此也可以是木杆。木杆带着盛水器，也可以汲上水来，符合"木上有水"和"巽乎水而上水"两句话。"木上"可以讲成木向上提。

井卦卦辞：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邑"，古时八家一井，四井一邑。"汔"音契，几乎的意思。"繘"音菊，井绳。"羸"同儡（败），打破的意思。这是说：属邑可以迁移，井不能迁移，井水既不盈满，又不涸竭，人们来来往往打水，而井水还是不变，当汲水几乎到达井口，也还未把井绳拉出井口，打破，了他的水瓶，这是凶。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这是说：从卦象上来看，井卦的九二和九五两爻，都是阳爻而处于中位，具有守常不移之象，所以，即使改邑，也不改井。周易产生于殷周时代的中原地区，这里地下水位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打个很深的井便十分困难，同时，中原大陆缺水，因此便有"改邑不改井"这种情况。程颐说："井之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之也，井不可迁也。故曰改邑不改井。"又说："二五之爻，刚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与义合也。"(《伊川易传·卷四》)

至于"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则是进一步说明井之恒常。"丧"是丧失，指井水的涸竭；"得"是获得，指井水的盈满。"往来"，是指往来汲水的人很多；"井井"，是说井永远是井的老样子，并不变化。程颐说："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丧无得也。"(《伊川易传·卷四》)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孔颖达说："虽汲水以至井上，然便出犹未离井口，而钩羸其瓶而覆之也。弃其方成之功，虽有出井之劳，而与未汲不异。喻令人行常德，须善始令终。若有初无终，则必至凶咎。"(《周易正义·卷五》)这种

解释是正确的。因此君子就应该学习吉卦之常道而行井卦之常德，有始有终，使其有功。所以《象传》又说："君子以劳民劝相。"程颐解释说这就是"君子观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劳徕其民而勤勉以相助之道也。劳徕其民，法井之用也；劝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伊川易传·卷四》）

井卦之常道与常德，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人才的成长与选用之上，而成长的关键是"绳直"的校正，选用的关键是"绳直"的引荐。这又正是井道与井德的本质特征。井卦就是这样用其六爻表述其全部内容的。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这是说：井水中有泥污不能食用，废旧的井禽鸟都不来喝水。《象传》说："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这个"下"字，是说初六在井卦的最下位，也是说这种井最低下；"时舍"，是过时了，也就是旧了。初六阴爻阳位，不中不正，位最低，上无应爻，象征昏愦无用而又过时的人物，算不得人才，没人用他，他只能被淘汰了。王弼说："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时所共弃舍也。井者，不变之物，居德之地。恒德至贱，物无取也。"（《周易注·卷五》）崔憬也说："井之下无应于上，则是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涂，久废之井不获以其时舍，故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禽，古擒字。禽犹获也。"这是把禽讲成收获了。王夫之也说是"往汲而亦无所获矣。"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井谷"就是井壁坍塌而井成宽谷了，但这时的井谷仍为井中容水之处。"鲋"为小鱼。"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吕氏春秋·谕大篇》）郑注曰："所生鱼无大鱼，但多鲋鱼耳，言微小也。""射"，是用引箭射之，古有射鱼之法。但射鱼者必临乎大水，施于大鱼。左思《吴都赋》曰："虽复临河而约鲤，无异射鲋于井谷。"说明这是精稽而无必要的恶作剧，结果不但射不到鲋鱼，反而射破（敝）了汲水用的瓦瓮。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地到井中来汲水养人，反而闹起这样的恶作剧呢？《象传》解释说："井谷射鲋，无与也。"是说没有人愿意饮用这井里的水，等于没有人愿意引荐九二这个人才。九二是不是人才呢？是人才，因为九

二的井水并不浑浊，与初六井泥不食是根本不同的。九二阳爻处于阴位，为刚中之才，很难得，但是上与九五不应，无人引荐，因此九二是野处之遗贤。

九三：井渫（音谢）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是使水疏通清洁之意。这是说：把井淘干净了，可是还没有人来汲饮，是我很痛心的。王粲的《登楼赋》就说："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这是怀才不遇的话。本来是可以汲去饮用的，国王明智，及时任用了这样的贤人，对于国王和对于这位贤人本身，都是幸福。《象传》说："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这是说：过路的行人见井水清澈可饮，只是没有打水的工具（绳与瓶），感到心疼。九三阳爻阳位，性至刚，但位不中，与上六相应，但上六阴爻阴位，性至柔，位也不中。因此九三还是无人引荐。王弼说："处下卦之上，履得其位而应于上，得井之义也。当井之义而不见食，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故为我心恻也。"（《周易注·卷五》）

六四：井甃（音宙），无咎。

"甃"是井壁，用作动词，则是修理井壁。《象传》说："井甃无咎，修井也。"这都是说在修理井的内壁，没有过错。六四阴爻阴位，至柔不中，下无应爻，更加孤立，所以只好独善己身，以待时机。王弼说："得位而无应，自守而不能给上，可以修井之坏，补过而已。"

从初六到六四，皆未能用。以下一变——

九五：井冽，寒泉食。

这是说：井水清凉如寒泉之水，可食。《象传》说："寒泉之食，中正也。"九五阳爻阳位，中正处尊，能普遍施惠于众人，孔颖达说："馀爻不当贵位，但修德以待用。九五为卦之主，择人而用之，以言刚正之主，不纳非贤，必须行絜九高而后乃用，故曰井冽寒泉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后浊而温，故言寒泉以表絜也。"（《周易正义·卷五》）王弼在此是说纳贤；程颐则说九五为才德尽美之贤，他说："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尽善尽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谓甘洁也。井泉以寒为美。甘洁之寒泉可为人食也，于井道为

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为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伊川易传·卷四》）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是收获，就是指井汲取了水；"幕"是井盖子。这是说：人们不断来汲水食用，就不必加井盖子了。水质优良有确实的保证，是最大的吉祥。《象传》说："元吉在上，大成也。"这是说：上六阴爻阴位，至柔至顺，处于井道之终，井卦之上，大为吉祥，所以事业大成。王弼说："处井上极，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群下仰之以济，渊泉由之以通者也。幕，犹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则物归之，往无穷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周易注·卷五》）

《周易折中》引李过的话说："初井泥，二井谷，皆废井也；三井渫，则渫初之泥；四井甃，则比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冽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进道大成矣。"这一总结，十分恰当。

总之，井卦阐述了任用人才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当你陷入困难时，唯一的办法是到处收揽人才，以便帮助你摆脱困难。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陷于困难，一心思念贤才，才写出了《短歌行·对酒当歌》，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情，正如一个少女在思念自己的情人。其实，人才也需要找到明主，因为只有明主才能真正识别人才和任用人才，给人才以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现代各国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最多最好的人才，谁便可以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因此，陷入困难的人不要忧愁，不要悲观，只要有渴求人才之心，就会找到人才，帮助你摆脱困难。但是，这也要经过一番改革呢！

49. 当你面临变革时

在民生凋敝、小人当道的情况下，社会便需要变革了。面临这种形势，你如何选择呢？反对变革是没有前途的，逃避也不可能，参加变革既有危险又不许犯错误，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都不行。那么你怎么办？革卦会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革 ䷰ 兑上 离下

革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九卦。

革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泽中有火，革。"这是说：火在泽下燃烧，蒸发了泽中的水；泽在火上，水，浇灭了燃烧的火。水火势不两立，这就是革命、改革或变革。朱熹说："兑泽在上，离火在下，下火然（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周易本义·下经二》）正是这个意思。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从三十，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段玉裁注云："引申为凡更新之用。《杂卦传》曰：'革，去故也。'郑注《易》曰：'革'改也。'"《周易正义》说："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曰'革'也。"革字可构成革命、革新、改革、变革等词，相对地说，都具有激烈的性质。

从卦象上看，革卦离火中女在下，而兑泽少女在上，情势颠倒，不得不改变。《彖传》说："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朱熹也说："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周易本义·下经二》）二女同阴相斥，势同水火，所以必定发生激烈斗争，产生变革。《象传》又说："君子以治历明时。"这是说：君子要根据革道，整治历法，以明时变之序，顺从时变之序而与时代共同前进。所以程颐说："君子观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而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

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伊川易传·卷四》)

革卦卦辞：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这是说：变革，到了已日才能得到人们的信服，具有创始、亨通、祥和、坚贞这四种德性，悔恨也要消除。

那么"已日"是什么日子呢？历来众说纷纭，连字形都有分歧，大体可分类三类六种：

(一) 已日说。(1) 已日为终了之日说。认为到变革终于成功之日人们才会信服。王弼说："夫民可与习常，难以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周易注·卷五》) (2) 已日为时机已至之日说。时机已至，众人信服乃共举大事。干宝说："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大信著也。武王陈兵孟津之上，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未可也。'还归二年，纣杀比干，囚箕子，尔乃伐之。所谓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李简说："已日者，已可革之时也。" (3)"已日"就是浃日。"浃"，全、周遍也。按十天干记日，十日至庚而更，由庚至已十日成为一个周期，这个周期，便叫"浃日"，也就是"已日"。金景芳持此说。

(二) 己日说。己为十天干之六，已过中。朱震《汉上易说》指出："朱儒读作已事之已，当读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浃矣。"《蛊卦·彖传》上说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是讲浃日周期；《巽卦·九五爻辞》上说的"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也是讲的浃日周期。那么朱震主张这个浃日就是己日，不读已事之已，当读戊己之己。朱骏声和孙振声都从此说。

(三) 巳日说。(1) 韩永贤引《说文》："巳，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形。""巳"字之篆书为蛇形，四月天气转暖，蛇方惊蛰出洞，故巳日为蛇出洞的时候。引申为等待时间，与俟日同义。巳为俟的借字。(2) 高亨说："巳疑借为祀。《释文》："已，虞作祀。"《集解》也说"已作祀"。高亨按：此文字当作巳，

已借为祀。《革》云：'巳日乃孚。'六二云：'巳日乃革之。'并以巳为祀。余疑《周易》初本祀皆作巳，今多作祀者，后人增示旁耳。唯本卦（指损卦）与革卦三巳字……未改也。"

众说虽然纷纭，但都认为是众人相信之时，所以《彖传》才说："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这显然是相信的人付诸行动去"革"了。因此，巳日应是变革发动之时，干宝之说更正确。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又说："文明以说（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这是说：革卦的内卦离火为光明，外卦兑泽为和悦。内心光明，外表和悦，坚持正道，变革得适当，这就能大为亨通。悔恨产生后也会消除。《彖传》热情地歌颂革命之道，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用自然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来说明：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是发展过程中必需的，所以也是伟大的。"革命"一词自此始出。

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人物处在不同阶段，也须有不同的对策，革卦以六爻说明之。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这是说：用黄牛的皮革结结实实地捆扎住。巩字繁体，下有革字，本就有用皮革捆扎住的含义。黄为中色，象征中庸之德，牛性温顺，固守本分，坚韧不拔。王弼说："巩，固也；黄，中也。牛之革，坚韧不可变也；固之所用，常中坚韧，不可变也。"初九阳爻阳位，性至刚、位最低而不中，上无应爻，如处于变革开时的普通平民百姓，不可以有所作为。所以《象传》说："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王弼也说："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应变者也。此可以守成，不可以有为也。"（均见《周易注·卷五》）总之，初九的时与位决定了它，不具备首倡并励行变革的条件。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这是说：变革的时机已到，乃去从事变革，前进或出行吉祥，没有过错。《象传》补充说："巳日革之，行有嘉也。"这是说，前进或出行，会遇到好事。六二阴处阴位，至柔中正，上应于九五；九五阳处阳位，

至刚中正，下应于六二。六二辅助九五，九五援引六二，最充分地体现了革卦之精神：元亨利贞，悔亡。俞琰说："未当革而遽往，适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于已日当革之时，则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释征字，嘉释吉无咎。"因此，关键还是看时机是否已到，时机一到，以中正至柔之性对待变革，便会有嘉美之功；如果至刚过激，就须看九三了。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这是说：前进或出行有凶，坚持正道也很危险，变革的言论三次被证实肯定符合实际，则为可信。九三阳处阳位，性至刚，位不中，过激；上应上六，阴处阴位，性至柔，位不中，援引无力。没有别的办法和出路，所以《象传》说："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认为只有反复讨论确定后，才可付诸行动。程颐说："革言谓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已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则可以革矣。"（《伊川易传·卷四》）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这是说：悔恨可以消除，有诚信于革命，吉祥。《象传》说："改命之吉，信志也。""信志"是有信而得志。九四阳处阴位，刚柔相济，没有过激的毛病；不中不正，下无应爻，因此有悔，但又可以消除。在这变革时机已经成熟之时，众人相信变革，因此九四便有吉祥。张载说："约己居阴，心无私系，革而必当，见孚于众，改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横渠易·下经》）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这是说：大人的变革，有如秋天的老虎换毛后身上的纹彩更加彰明，没等占卜便使人相信。九五阳居阳位，至刚中正，下与至柔中正的六二相应，为革卦的尊主，其变革当然就会大而明，有条理，所以用虎纹作比喻。《象传》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就是说虎在秋后换毛后纹彩更加鲜明。程颐说："九五以刚阳之才、中正之德居君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当也，无不时也，所过变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变。"另外，以虎取象也有威德四方之意，所以马融

说："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这个"望风而信"就是"未占有孚"的注脚。马融又举史例说明之，他说：这种情况可"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这是说：君子的变革，有如秋天的豹子换毛后身上的斑彩更加鲜明。小人则改变态度表示顺从变革了。前进或有所前往有凶，居于原地守住正道便吉祥。《象传》说："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这是对爻辞的解释。豹的"文蔚"，比虎的"文炳"差一些，豹本身也比虎差一些，因为上六阴处阴位，至柔不中，下虽与九三相应，但九三又是阳处阳位的至刚不中之爻。这样就决定上六不能有太大的作为，但也有许多小成就。王弼说："居变之极，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能成其文。"孔颖达解释说："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故曰君子豹变也。"（《周易正义·卷五》）至于小人，王弼认为，"小人乐成"，所以会"变面以顺上"（《周易注·卷五》）现在则称其为"从众"，俗语称为"墙头草"。对这些人不可苛求，苛求反而有害。在改革成功之后，必须休养生息和坚持正道，才能有利；好大喜功和多欲妄为，便会有凶。

纵观以上六爻可知：革卦正确地说明了变革的过程。初九阶段，主观条件不具备，变革的时机也不成熟；六二阶段，条件与时机皆成熟；九三阶段，产生了过激盲动的危险；九四阶段，克服了过激盲动，可以顺利进行了；九五阶段，变革大为成功；上六阶段，则须巩固发展下去。周易能有这样正确的变革观点，其中包括改革与革命，确实伟大，值得我们重视。

总之，革卦阐述了变革、改革与革命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道讲的是从下取水养人和用贤的人生哲理。井道如果崩坏，国家政治便要黑暗，人民无所养，贤人无所用，这样必然要求变革、改革乃

至革命。《革卦·彖传》肯定汤武革命，虽然有些局限性，但是也有超旨效应，可以拓广到一切变革、改革与革命上去。革道的要点有二：一是遵循正道；二是把握时机。其结果便是"有孚"，即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信任和支持。同时，还须发挥组织的作用，其中九五，便是领袖，六二，便是各级中坚，六爻共同合作，大业方能告成。这便是革道所揭示的真理。

50，当你育才用贤时

革命成功，应着手建设。但是建设的基础是什么呢？不是教育吗？不是人才的培养吗？当今的世界，是激烈竞争的世界，激烈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为了竞争的胜利，便须育才用贤。如何育才用贤呢？鼎卦会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鼎 ䷱ 离上 巽下

鼎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卦。

鼎卦下卦是巽风（木）长女，性人；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木上有火，鼎。"这是说：木上升火，为燃烧烹饪之象。《彖传》也说："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这是说：鼎卦的卦画也与鼎的形状相似，木上再升火，象征烹饪。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鼎有两义：一是指烹饪器具，加上五味调料，把肉煮得很香；一是国家的重器，象征国家权力。例如，夏铸九鼎，传至商、周。鼎卦讲的是指前者。

从卦义上看，《序卦传》说："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杂卦传》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以鼎烹饪，化生为熟，可喻培养新的贤才。《象传》说："君子以正位凝命。"这是说：君子要学习鼎的榜样，端正位置，凝聚下来，以完成事业。王弼说："凝者，严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变者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周易注·卷五》）

鼎卦卦辞：元吉亨。

这是说：创始，吉利，亨通。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这是说：圣人用鼎来烹饪，以祭祀上帝，而大量烹饪食物，用以培养人才，成为圣贤。鼎卦内卦为巽，性顺；外卦为离，性明。培养的人才驯服而且耳聪目明，柔交上行达于尊位，成为六五，得中，而向下应于刚中之九二，君臣刚柔并济，所以大为亨通。

鼎卦说出了养贤用贤之道，这正如鼎中煮肉，鼎之足、腹、耳、盖各处不同地位，各起不同作用，于是用六爻分别说明之：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是鼎之足（趾）。鼎足颠倒了，鼎便颠倒了。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坏事，但在鼎内尚未煮物的时候，反而是好事，因为利于把鼎内的骯脏东西倒出去。这正如娶个小妾不能成为主妇主鼎，但是小妾生个儿子，就可主鼎了，所以是没有过错的。《象传》说："鼎颠趾，未悖也"，是未违背常理；又说："利出否，以从贵也"，是说初六应九四，以从贵人。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虽应九四，九四也不中不正，无力援引初六。王弼说："凡阳为实而阴为虚。鼎之为物，下实而上虚，而今阴在下，则足为覆鼎也。鼎覆则趾倒矣。否，谓不善之物也……处鼎之初，将在纳新，施颠以出秽。"（《周易注·卷五》）孔颖达又说："正室虽亡，妾犹不得为室主。妾为室主，亦犹鼎之颠趾而有咎过。若有贤子，则以子贵，以之继室，则得无咎。"（《周易注·卷五》）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腹这时装上了新的肉和汤，要烧煮了。九二为鼎腹的下部，最怕火急糊了底，这就是"我仇有疾"；但是"不我能即"，就是没能烧糊，当然是吉利的了。《象传》说："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这是说：鼎中装得实实的，要谨慎地对待以后的动向，我仇（初六）有疾（火旺），但最终没有怨尤。以此比喻培育贤才，要培养得很多（实），不要让仇人把贤才影响坏了，这就吉祥。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三是鼎腹中部。鼎耳（六五）被革掉了，于是鼎便不能搬动了，这就是"其行塞"。鼎中的美味雉肉和汤，无法吃到，当下雨时污毁了鼎中的美食，使人后悔，但最后雨水熬干，美味仍为美味，所以最终仍吉祥。《象传》说：鼎耳革，失其义也。"这是说：鼎耳出了毛病，其一连串的后果是严重的，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无法煮好肉汤，以供食。也可比喻，虽然培养了许多贤才，但都不能发挥作用，可贤才终于还是贤才，终于还是能够正确任用的。九三阳处阳位，至刚至实，正符合鼎之中腹。王弼说："三处下体之上，以阳居阳，守实无应，无所纳受。"（《周易注·卷五》）正是这个道理。胡炳文说："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为时用。井三如清洁之泉而不见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为人食。然君子能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与五不相遇，如鼎耳方变革而不可举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刚正自守，五终当求之，方且如阴阳合而为雨，始虽有不遇之悔，终当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谓王明并受其福音者，亦犹是也。"这种比较研究很好。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音素），其形渥（音握），凶。

九四是鼎腹的上部。鼎足（初六）折了，倒澈了王公的鼎中美食"餗"，鼎的外面湿渥渥，这是凶。九四阳处阴位，鼎中的肉沉底而汤都漂浮在上，这正是实处虚象。九四不中，下应初六，初六颠趾，九四折足，造成"覆公餗"的责任事故，这是九四下应小人难以成事的表现。《象传》说："覆公餗，信如何也？"实为信用不足。《系辞传》上说鼎卦九四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

其任也。”这就又失信用又自害其身。王弼说：“处上体之下，而又应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则已洁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湿之貌也。既覆公餗，体为渥沾，知小谋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周易注·卷五》）九四也可比喻贤才刚刚培养出来，但身体虚乏，未用而夭折，这难道不是倾鼎之凶吗？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六五是鼎耳。“铉”是鼎耳上的吊环。黄是中色，金是尊刚。六五阴处阳中尊位，下应九二，所以说是鼎的黄金耳铉，坚守正道是有利的。六五在虚中而有实德，所以《象传》说：“鼎黄耳，中以为实也。”中庸而又充实。王弼说：“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纳乎刚正，故曰黄耳，金铉，利贞也。耳黄，则能纳刚正以自举也。”（《周易注·卷五》）程颐、朱熹都说金铉是指的九二，王传宗认为：“在鼎之上，受铉以举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贯耳以举鼎者，铉也，上九之象也。”（《周易折中》引）金景芳同意王传宗的看法。其实，金铉是穿在鼎耳中的，是用以移鼎的，是鼎耳的附件，因此仍为六五本身，并非是九二与上九，这是我的看法。那么上九是什么呢？自有解释——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九是鼎盖。鼎盖上另外有个玉铉，是鼎盖的附件，是用以打开鼎盖的。打开鼎盖，鼎中美食便可尽情享用了，所以大为吉祥，没有不利之处。上九阳处阴位，不中正又无应，但是，正如王弼所说：“处鼎之终，鼎道之成也。居鼎之成，体刚履柔，有劲施铉，以斯处上，高不诚元，得举其任者也。应不在一，则靡所不举，故曰大吉，无不利也。”（《周易注·卷五》）

《周易折中》引丘国富的话说：“初为足，故曰颠趾，二三四为腹，故曰有实，曰雉膏，曰公餗。五为耳，故曰黄耳。上为铉，故曰玉铉。此岂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应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铉，而五亦曰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则以三无应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这个总结，忽略了以

下几个事实：二为腹底，怕的是火急焦糊；三为腹中，怕的是落雨污毁；四为腹上，怕的是倾覆澈汤。而且五之金铉，并非上之玉铉。加上这些事实，才算完全的总结。

总之，鼎卦阐述了育才用贤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能将生肉煮熟，能将腥羶闷香，这当然是一种鼎新之举；教育能将不知变为有知，庸材变成贤才，这当然又是一种鼎成之举。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鼎新与鼎成之举呢？关键在于初六，其足应稳固，以避免鼎之倾覆；其火应适中，以避免焦糊与不熟。教育之功，在于基础的坚实与普及，亦正同这个道理。最后才是六五与上九，乐亨其成，有无穷的美食可用，有无尽的贤才可使，于是革道大业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

51，当你受到震惊时

风平浪静的生活，不能锻炼人、考验人，只有剧烈的震动，才能锻炼人、考验人。那么，你受到震惊时该怎么办呢？你能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吗？你能做出或退或守的正确决定吗？为了继承大业，你应从震卦中汲取这种智慧，你将终生受益。

震 ䷲ 震上 震下

震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一卦。

震重卦的下卦与上卦都是震雷长男，性动，所以震重卦象征雷声隆隆。《象传》说："洊雷，震。"洊（音见）是屡次的意思。这就是说，雷

声相继而作，威震天下。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震，劈历振物者。从雨，辰声。"段玉裁注云："劈历疾雷之名。古谓之霆，许谓之震。引申之，凡动谓之震。《史记》：'殷武之暴雷震死，神道设教之至显者也。'"震本是名词，当雷霆讲，引申为动词震动，进而可引申为地震。

从卦象上看，震卦是一阳爻生于二阴爻之下，必然要动而上进，所以是震动；二阴爻反过来又压迫一阳爻之上进，阴阳相互激荡，必有声，所以成为雷。雷上有雷，雷后有雷，所以是雷声隆隆，使人恐惧。《象传》说："君子以恐惧修省。"这是说：君子恐惧了，便能够修身反省。程颐说："君子观游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饬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惊惧之事皆当如是。"（《伊川易传·卷四》）

震卦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这是说：震卦是亨通的。震声一来，令人恐惧，然后言笑自如。震声响彻百里，而主持祭祀的人还是不失常态一心祭祀神灵。"虩"音细。《说文解字》上说："虩，蝇虎也。（段玉裁注：'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虩虩"，亦作"愬愬"（履九四：履虎尾愬愬），恐惧也。"《释文》上说："哑哑，笑声。""匕"是羹匙；"鬯"音唱，是香酒。王夫之说："匕为取鬯酒之器也。"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这是说：震声一来，令人恐惧，这恐惧，能给人带来幸福。恐惧之后，又言笑从容自若，这说明能够惧所当惧，安所当安，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行为便有准则了。王弼说："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故曰震来虩虩，恐惧之貌也。震者，惊骇怠惰，以肃解慢者也。故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这是说：震声响彻百里，远处为之震惊，近处为之恐惧。这种处于万钧雷霆震撼之中而能不失常态一心祭祀的人，可以出来守住宗庙国家而成为祭主了。"震为长男"，长男为王位的继承者，

也就是祭主。程颐、郭京认为《彖传》在"出"字以前漏掉了卦辞中的"不丧匕鬯"四字，是对的。朱熹说："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伤匕鬯从长子言也。"(《周易本义·下经二》)"秬"音巨，是黑黍，可造酒。"郁金"是芳草。以黑黍秬和郁金香造的酒便是"鬯"。

震动有中心区和边缘区之分，有震源与受震者之分，这些，都由六爻表述之。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传》说："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正合初九爻辞。

初九阳处阳位，当位至刚不中，急于上进，为震下卦主爻，也是震重卦主爻，所以恰好体现了全卦卦义，因此爻辞、小象与卦辞、彖传基本相同。还是：震声一来，令人恐惧，这能给人带来幸福，后来又从容言笑起来，因为掌握了行为的准则。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这是说：震声来时有危险，猜会丧失资财，逃到高山上去避难，不必去追赶，七天就可复得。六二阴处阴位，至柔中正而无应乘刚，所以受到的震动最大，最危险。因此《象传》说："震来厉，乘刚也。"这就是说，震声来时有危险，是由于紧挨着震中地区初九。六二作为柔爻，只是避震者。程颐说："六二居中得正，善处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刚。九震之主，震动而上奋，孰能御之？厉，猛也，危也。彼来之猛，则己处危矣。亿，度也，贝，所有之资也。"对于"亿"字，各家讲法不同。王弼认为无义；查慎行认为是万、亿、兆之"亿"。还是程颐的看法好些，说是"猜度"，乃推测之辞。程颐又说："跻，升也；九陵，陵之高也……以震来之厉，度不能当而必丧其所有，则升至高以避之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终，时即易也。不失其守，虽一时不能御其来，然时过事已，则复其常，故云七日得。"可见这个"七日得"，是指整个震动事件结束之后，并不是死死就指七天。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是神气缓慢自失的样子，程颐、朱熹都这样认为。惠栋认为："苏苏犹索索。"徐志锐认为："苏苏，犹俗语所谓吓酥骨不能动。"我说是吓得哆哆索索。这是说：震声一来吓得哆哆索索。为躲震灾，便赶快到安全处去避难，没有过错和灾难。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又无应，处在两震之间，所以《象传》说："震苏苏，位不当也。"因为六三所处地位不当，所以才有如此可怜遭遇。王弼也说："不当其位，位非其处，故惧苏苏也；而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行而无眚也。"（《周易注·卷五》）

九四：震遂泥。

"遂，荀本作队。"（《释文》）队就是古坠字。震遂泥，就是震坠泥。这是说：雷声坠入泥沼之中。这样的雷，声音必然闷而不响；如果是地震，也是个中级馀震了。所以《象传》说："震遂泥，志未光也。"是说雷声响不起来，如人的志向未能光大。九四阳居阴位，不中不正无应，又陷入上下四阴之间，真如陷入泥沼之中。程颐说："九四居震动之时，不中不正……陷溺于重阴之间，不能自震奋者也。故云遂泥，泥，滞溺也。"（《伊川易传·卷四》）胡炳文也说："初与四，皆震之所以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于阴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这是说：有震，前往和回来都有危险，猜度不会丧失什么，仍有祭祀之事在身，即卦辞中所说"不丧匕鬯"。《象传》说："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这正是说：在震期里，出行有危险；六五所承担的事情，是在位守中，看守住，才不会有大的丧失。六五阴处阳尊中位，下无应而且逆乘阳刚，有失位的危险。如果震来便逃走，尊中之位就要被人夺去；如果震来不逃走，也有受震的危险。因此，六五爻的断辞便是"厉"（危险）。俞琰说："有事谓有事于宗庙社稷。"《春秋》中，凡是祭祀都说成是"有事"，可为旁证。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这是说：震声一来吓得哆哆索索，眼神惊惧不定，闪闪发光，前往有凶。震动不是出其本身，而是出其邻人，没有过错。亲戚们会有怨

言。

"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目不专之容。"（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五》）六五阴处阴位，至柔不中无应，力量最弱，胆子最小，虽然处于震之边极，远离震中，但听到一点震声，就吓得这个样子。如果逃跑，当然是凶的。所以《象传》说："震索索，未得中也。"这是因为六四未得中位。王弼也说："居震之极，求中未得，故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身也，已处动极而复征焉，凶其宜也。"

但是，上六虽然遇震，但震不出其身，只出其邻人，便无过错。所以《象传》说："虽凶无咎，畏邻戒也。"是因为畏惧邻人而提高了警戒。这个受伤的邻人是谁？是"震遂泥"的九四。在上卦中，六五为君，九四与上六皆为臣，臣臣为邻，因此九四为上六之邻。

"婚媾有言"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指上六与九四的关系。上六为阴，九四为阳，阴阳形成婚媾关系。九四并不是要以近臣的资格去倾轧陷害重臣上六，而是要向上六求婚。你看：九四是个不响的闷雷，"震遂泥"；上六也不必害怕，而逃跑（征）必有凶，等着求婚才无过错。

纵观以上六爻可知：震卦的卦义是教人受震惊而知危惧，从而认识客观规律以避凶趋吉。其中阳爻皆为震源，初九为强震，九四为弱震；阴爻皆为受震者，六二、六三躲避强震则吉，六五、上六守在原地则无丧无咎。六二、六五得对待震惊的中正之道，六三、上六则不得中正之道。全卦无应爻。

总之，震重卦阐明了对待震惊的人生哲理。或雷震，或地震，或意外祸福为你带来的震惊，都是人生中会遇到的。革卦言变革创业，鼎卦言育人用贤，震卦则言长子（震）继承王位以守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在巨大震惊中仍泰然自若不丧匕鬯的沉着冷静的人物才行，一遇巨震就"苏苏"、"索索"的懦弱人物，是不应继承王位的。现今世界也是一样，必须

选择大智大勇的人物继承遗业。因此，我们就须从震卦中取得智慧，做一个受震不惊的大智大勇者。

52，当你需要停止时

当你受到震惊后，是否会感到正在进行的事业应该马上停止？如不马上停止，就要遭到灾难，这可怎么办？如果马上停止，又要遭受损失，那又怎么办？在时间还允许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停止的时机？这一问题事关重大，艮卦会使你更聪明些。

艮 ䷳ 艮上 艮下

艮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二卦。

艮重卦的上卦与下卦都是艮山少男，性止，所以艮重卦象征停止不动。《象传》说："兼山，艮。"程颐解释说："上下皆山，故为兼山。此而并被为兼，谓重复也，重艮之象也。"（《伊川易传·卷四》）《象传》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就是说：艮是停止的意思。到了该停止之时就停止，到了该前行之时就前行。运动和静止都不违背它的时义，其前途便光明。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也。不相下也。"段玉裁注曰："目相匕即目相比，谓若怒目相视也。"高亨说："许解迂曲而无当"认为是"从目从人"，"艮即见之反文"，"艮者顾也"，"顾为还视之义"，"引申为注视"，"本卦艮字当训顾"。《象传》、《说卦传》、《杂卦传》和《序卦传》皆曰："艮，止也。"高亨又认为："当谓目有所止耳。"但我认为：许慎说的"艮，很也"还是对的。段玉裁注曰："很者，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一曰盭也。艮，止也，止可兼很三义。"艮是违背之义，可引申为停止、怨恨、坚硬等意义，但基本引申义

还是停止。

从卦义上看，艮卦象征双重的停止。《象传》又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就是说：君子应该从艮卦中得到启发，领悟抑止邪欲的道理，所以人的思想不应该超越其所处的地位。因此程颐才说："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伊川易传·卷四》）因此，这里所说的"止"，便是"适可而止"的"止"，"适可"才是它的精髓。

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这是说：停止其脊背，不能获得其全身的停止以为相应；客人行走在主人的庭院中，不见主人前来相接应。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那么卦辞中的"艮其背"和《彖传》中的"艮其止"是什么关系呢？朱熹的《周易本义》引晁说之说认为："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项安世又认为："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说，今按古文背字为北，有讹为止之理。"其实，"止"与"背"在这里都是指艮卦山体最上面的阳爻。这个阳爻是山的"脊背"，又是山的至高处"止"。这个"背"或"止"，就是"止其所也"的"所"，是应该停止的所在。从全卦六爻的关系上看，只有相敌而无相应，所以叫做"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这种"敌应"与"不相与"，就是同性相斥。初六与六四，六二与六五，九三与上九，都同性相斥。在这种情况下，一爻停止，不能获得全卦身相应协调的停止，就叫做"不获其身"，这就好象客人来了行走在庭院中却见不到主人来接应。这种一部分停止而其余部分却不能相应协调的停止，当然就不能算是一种最佳的停止，所以就达不到吉、利，仅仅是个不犯错误而已，卦的断辞就只能是个"无咎"。《周易折中》上说："此是以卦体爻位解释卦辞。以卦体言，阳上阴下，止其所也；以爻位言，阴阳无应，不相与也。艮其背，内兼此二义，故其止所者，为不获其身；不相与者，为不见其人。孔氏（颖达）所谓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者，极为得之。"

在艮卦中，有六种不同情况的停止，便由六爻爻辞分别表述如下：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这是说：停止其脚趾，没有错误，利于永久坚持正道。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无应，处卦体之下，相当于人的脚趾，引申为动之初。在停止（艮）之时，脚趾能首先停止，当然是很重要的了。脚趾一停，便可占住正位，所以《象传》说："艮其趾，未失正也。"这当然就不会有过错了，只要永远坚持正道就会有利。程颐说："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动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动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伊川易传·卷四》）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这是说：停止其腿肚子（腓），不能拯救其随着颤动的性质，所以其心不愉快。六二阴处阴位，中正无应，至柔，如腿肚子在走路中不停地颤动，很难停止。现在要停止腿肚子，但是不能改变腿肚子好随着颤动的性质，所以心中不愉快。《象传》说："不拯其随，未退听也。"这是说腿肚子未能退听安静不颤动。总之，六二之停止，是处在事情发展阶段中，这是很难骤然完全停止的。由于停止得不够协调一致，所以没有吉凶等断辞，只说"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列"为裂；"夤"为腰脊上的肌肉。

这是说：停止其腰部（上下体的界限），腰肌上下分开了，危险，心中火烧火燎。九三阳处阳位，当位至刚而不中，急于向上又无应。其下为下卦艮山之山体，其上为上卦艮山之山体。处于上下两山体之间，正是处于山腰，上又不能上，令其停止，岂不危险？见不心急如焚？所以《象传》说："艮其限，危薰心也。"王弼解释说："限，身之中也。三当两象之中，故曰止其限。夤，当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体而分，故列其夤而忧危薰心也。艮之为义，各止于其所，上下不相与，至中则列矣。列如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忧，乃薰灼其心也。"（《周易注·卷五》）《周易折中》上说："震之九四，不当动而动，此爻则不当止而止；咸之九四感之妄，此爻则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说得非

常确切。这就是说：事情发展到中途就不得不停下来，当然是危险而又令人忧心如焚的。

六四：艮其身，无咎。

这是说：停止其胸背部，无咎。六四进入上体，相当于胸背部，所以《象传》说："艮其身，止诸躬也。"这"身"、"躬"，就是指胸背部。六四阴处阴位，至柔当位不中而无应。下体艮山已完，上体艮山方始。方始便停，总算符合情理，所以甘愿停下，也就无咎了。王弼说："中上称身，履得其位，止求诸身，得其所处，故不陷于咎也。"(《周易注·卷五》)六四爻辞，与卦辞相似，可见，最能体现卦义。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这是说：停止其嘴巴，言语有顺序，悔恨消除。六五阴处阳位，刚柔相济，处尊守中。如果不停止其嘴巴，任意说话，便要啰啰嗦嗦，语无伦次，影响很大，必有悔恨；今停止其嘴巴，便迫使六五言语精练有序，悔恨便可消亡。所以《象传》说："艮其辅，以中正也。"这是让他以中正之道指导自己的言论。孔颖达说："辅，颊车也，能止于辅颊也。言有伦序，能亡其悔。"(《周易正义·卷五》)由于艮其辅，只能令其言有序，还不能保证其内容的敦厚，所以还不能达到吉的境界。

上九：敦艮，吉。

上九阳处阴位，阴阳相济，不中不正不尊，处于艮卦止道之极，能够敦厚地止之全卦六爻，再无升进的可能，所以断辞为吉；因六爻之间仍不能相应相与，所以不能元吉。《象传》说："敦艮之吉，以厚终也。"也就只能如此了。王弼说："居止之极，极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周易注·卷五》)项安世说："上九与三相类，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当上下之交，时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当全卦之极，时可止而止，故吉。"说得十分正确。

纵观以上六爻可知：事情终止时停止，吉；开始时停止，无咎利永贞；阶段开始时停止无咎，其它中间停止，难以真正停止，所以效果不佳，最大限度也只是个"悔亡"(六五)。因此，我们办事应当慎重虑始，否则，便要遭受损失。

总之，艮重卦阐明了需要停止的人生哲理。事情需要停止，都是因为出了故障，才不得不停止。如不停止，便有凶事发生；如果当机立断，采取急煞车的办法，凶事虽可避免，损失难免发生。因此，为了避免损失，必须慎重考虑一切计划，不当执行的，便不去做，这才能根绝后患。

53，当你需要渐进时

受到震惊，你便急剧煞车，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总不能永远停驻下去，待情势好转，又须开车，你便须缓缓启动，渐渐加速，适可方能安全向前。女子出稼，寻找人生归宿，情理同此，必须深得渐道，否则痛悔一生。因此渐卦，不可不学呀！

渐  巽上 艮下

渐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三卦。

渐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巽风（木）长女，性入。《象传》说："山上有木，渐。"这是说：山上有树木，渐渐成长，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形象。

从字义上看，《玉篇》上说："渐，进也。"《广韵》上说："稍也。"渐是稍有进之意。孔颖达也说："渐者，不速之名也。"

从卦义上看，《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杂卦传》又说："渐，女归待男行也。"胡瑗解释说："天下万事莫不有渐，然于女子尤须有渐，必须问名、纳采、请期以至亲迎，然后乃成其礼而正夫妇之道。"这是说：女儿出嫁，必须循礼渐行。扩而大之，

《象传》又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这是说:君子也是渐渐地积累贤德,渐渐地改善风俗。程颐说:"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必有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伊川易传·卷四》)

渐卦卦辞:渐,女归吉,利贞。

这是说:实行渐道,女子出嫁吉祥,坚持纯贞的正道有利。

《彖传》解释卦辞时说:"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女子出嫁,便是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孔颖达解释说:"归,嫁也。女子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妇人之嫁,备礼乃动,故渐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归吉也。"(《周易正义·卷五》)《周易折中》引郭雍说:"进之渐者,无若女之归。女归不以渐则奔也。渐则曰归、速则为奔。故女归以渐为吉。"归与奔在此是有原则区别的,而且关系重大。查慎行说:"从来风俗之美恶,视男女之贞淫。人其乡而嫁娶以正,婚姻以时,则风俗之善可知。"

至于"进得位"和"进以正",则都是指在"渐进之时而阴阳各得正位,进而有功也"。(程颐《伊川易传》)还有三种由否、涣、旅三卦变为渐卦的讲法:否卦䷋下坤上乾,三、四两爻交换,则成渐卦䷴;涣卦䷺下坎上巽,二、三两爻交换,也成渐卦䷴;旅卦䷷下艮上离,四、五两爻交换,也成渐卦䷴。这种交换的结果,都是"进得位"、"进以正",所以检查一下便可知道:否、涣、旅三卦交换的两爻,都是不得位的、不正的,而交换以后,渐卦中间四爻皆得位、皆正。女归吉,进得位,成为妻子、主妇,当然就是"往有功"了。这种标准的婚姻,"进以正",扩大言之,可以正国家,所以说"可以正邦"。从渐卦的卦象上看,九五阳刚而居尊中之正位,所以便说是"刚得中";下卦为艮山,性止,上卦为巽风(木),性入,山上有风(木),当然运动(成长)可以是无穷的了。

对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渐卦选取鸿雁渐渐远行的形象,以六爻为

次序，分别描述如下：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干”是河岸。《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便可为诗证。“小子”是幼小的儿童，可指幼雁。这是说：鸿雁渐行于河岸之上，幼雁有危险，有怨言，没有过错。初六阴处阳位，不当位，不中，无应，处于渐进的起点，刚从河中游上来，走上河岸，幼雁体小力弱，怕跟不上雁群，所以有危险，有怨言，但是从道理上讲，是无咎的。因此《象传》才说：“小子之厉，义无咎也。”张载说：“鸿为水鸟，渐进之始，出至于干。”（《横渠易说·上经》）程颐说：“小人幼子，唯能见已然之事，从众人之知，非能烛理也，故危惧而有言，盖不知在下所以有进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应所以能渐也，于义自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是磐石，大石。“衎”音看，快乐的样子。这是说：鸿雁渐行至大石之上，和乐地饮食，吉祥。初二阴处阴位，当位得中，上应九五。《象传》说：“饮食衎衎，不素饱也。”这是说：六二不白吃饱，而是能辅佐九五。程颐说：“二居中得正，上应于五，进之安裕者也，但居渐，故进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滨所有。象进之安，自干之磐，又渐进也。二与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应，其进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饮食和乐衎衎然，吉可知也。”（《伊川易传·卷四》）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食，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这是说：鸿雁渐行于陆地之上，丈夫远行不归，妇人怀孕生下婴儿却不能养育，凶，利于防御敌寇。鸿雁本是水鸟，进入大陆之上，自然凶多吉少。鸿雁会遇到敌害，所以防御敌寇才能有利。所以《象传》说：“利用御寇，顺相保也。”这个“顺相保”，就是群雁应该和顺，相互保护。

那么，“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怎么讲呢？原来九三阳处阳位，不中无应，但至刚躁进，违背了渐卦卦义，男女婚配，不依礼法渐行，始乱终弃，所以“夫征不复，妇孕不育”，都是凶。那夫是谁、妇是谁呢？程颐说：“四阴在上而密比，阳所说也；三阳在下而相亲，阴所从也。二爻

相比而无应。相比则相亲而易合，无应则无适而相求，故为之戒。夫，阳也。夫谓三。三若不守正而与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复。征，行也；复，反也。不复谓不反顾义理。妇谓四。若以不正而合，则虽孕而不育，盖非其道也。如是则凶也。"这种解释被各家肯定引用，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每爻皆为雁群，并非是一只雌雁或雄雁，而且从六四的爻辞上也看不出有"妇孕不育"的含义。所以"夫征不复，妇孕不育"都是九三爻本身的事，与六四相比没关系。六四合于渐道，也不会与九三"奔"。因此《象传》才说："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这是说：九三这群鸿雁，有雄雁（夫）远行而不回来，离开其群类（丑）了；也有雌雁（妇）孕而不育，失其"渐女归吉利贞"的正道，所以是有凶的。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音决，方形的椽子，此指平柯。这是说：鸿雁渐行于树木之上，或者可以得到一平柯而可安居，没有过错。六四阴处阴位，当位至柔不中无应，下乘至刚九三，难以安居，这正可象征水鸟鸿雁，栖于树枝之上不能得安；但是六四又为上体巽卦之主爻，又可象征或得平柯（桷），方能苟安。所以《象传》说："或得其桷，顺以巽也。"《周易折中》引房乔的话说："进而渐于木，失所也；或得劲直之桷，可容网足而安栖，谓上附于五，故无咎。"李光地又说："六四亦无应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阴承阳，合于女归之义矣。顺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是高山。这是说：鸿雁渐行于高山之上，妇人三年不怀孕，最终没有人能胜过她，吉祥。九五阳居阳位，中正至尊至刚，下有六二相应。程颐说："陵，高阜也。鸿之所止最高处也，象君之位。虽得尊位，然渐之时，其道之行固亦非遽。"（《伊川易传·卷四》）这个"非遽"，就是指的"妇三年不孕"，这是一种"渐道"，所以"终莫之胜，吉。"这是说"妾媵不得以不孕之故而夺其正也。"（刘文凤），也就是《象传》所说的："终莫之胜，吉，所得愿也。"程颐认为这个"非遽"是指九五与六二虽然

中正相应，但中间被三、四爻隔着。三与二相比，四与五相比，九五与六二便不能相合，所以"妇三岁不孕"。这个说法是不通的。因为爻辞明明只说"不孕"，并没说"不合"。由"不孕"推断"不合"，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合也照样不孕的事情多着呢！所以还是刘文凤的讲法可取。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这是说：鸿雁渐行于大陆之上，其羽毛可以用来做仪法，吉祥。上九阳处阴位，不正不中，下无应爻。处巽之极，刚柔相济而驯顺；处渐之极，刚柔相济而得渐道，永远飞行、着陆，再飞行、再着陆……。鸿雁靠振羽飞行，所以其羽可为人之仪表，则吉。《象传》说："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这是说：只要不乱了雁行队列的次序，其羽可用为仪则吉。

历来的注释家有不少人认为"鸿渐于陆"与九三爻辞"鸿渐于陆"重复，所以一定是出了错字。胡瑗说以"陆"为"逵"，认为"逵"是云路。程颐、朱熹都从胡瑗说。程颐说："安定胡公，以'陆'为'逵'。逵，云路也……'逵'通'达'……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进，是出乎位之外……鸿之离所止而飞于云高，在人则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进至于是而不失其渐，贤达之高致也。故可用为仪法而吉也。羽，鸿之所用进也，以其进之用，况上九进之道也。"（《伊川易传·卷四》）而惠士奇则直接说："陆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陆西路。"徐志锐也认为惠氏说法正确。其实，"逵"也只是四通八达之路，与"陆"字一样，都不是大畜卦上九爻辞中的"何天之衢"。这里的"天衢"和"云路"，不是"陆"或"逵"字义中本来就有的，也没有引申的渠道，而是根据爻辞中"鸿渐于干——磐——陆——木——陵"的趋向顺推出来的，根据并不充分，只是富有意义。因此李镜池的《周易通义》又认为"陆"应是"阿"；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又认为"陆"应是"陂"。当然，根据同样不充分。孔颖达认为："上九与三皆处卦上，故并称陆。"金景芳同意此说。其实，"天衢"和"云路"是不必说出的。因为鸿雁是长于飞行而不长于走路的水鸟。鸿雁从河中游到河边又走上河之干，是实际情况。如果磐石距离河之干很远，鸿雁只能飞去。可以合理地推论：鸿雁是起飞——停于磐——再起飞——又停于

陆——又起飞——又停于木——又起飞——又停于陵——又起飞——又停于陆的。"天衢"和"云路"对于鸿雁来说，能是第一次才遇到吗？而且把上九爻辞维持原文"鸿渐于陆"，与九三爻辞"鸿渐于陆"在文字上相同，还可有一种周期推进的含义，这就可使渐卦的循序渐进之道获得一个完整的意念，这不是更好吗？

鸿雁着陆又起飞，起飞又着陆，如此循环往复，周期推进，是最得渐道之完整深意的，所以其羽毛都放起光辉来，可作为我们人生的仪法与楷模，难道还不吉利吗？难道还有比整队而飞的鸿雁更令人赞叹的哲理形象吗？所以渐卦上九爻辞才说："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传》又说："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纵观上述六爻，六二、九五和上九，由于得渐道、合渐义，断辞皆为吉；初六、六四，差一些，也能无咎；唯九三不得渐道，凶。由此可见：渐道对于完成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对于女子出嫁就更重要，否则，违背渐道，一切事业便都不能成功，女子出嫁匆匆，离异又匆匆，便会造成终生痛苦和悔恨。因此，应该深入研究体会渐道之真谛，方会有益于人生。

总之，渐卦阐述了循序渐进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人们受到震惊之后，马上急煞车停止下来。但是不能永远停下去，当形势好转之后，还须开车。这再次开车，便须由慢而快，渐渐增速，不可突然开起快车，因为那样一定又要造成损失。体现渐道真谛的，莫过于女子出嫁，渐卦着重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深望天下女子在婚姻大事上恪守渐道，都能找到自己真正可靠而美满的归宿。

54，当你终于出嫁时

无论恪守渐道与否，女人终须出嫁，寻找人生归宿。那么你将得到一位怎样的男人呢？你万万想不到：自己竟然做了第三者，男人也有假货，自己怎么反被遗弃？有的找不到男人，有的下嫁，有的早死，有的不育……归妹卦向你展示了不同的命运。

归妹 ䷵ 震上 兑下

归妹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四卦。

归妹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泽上有雷，归妹。"这是说：泽中之水随着泽上的雷而震动，象征一个少女要嫁给一个长男。程颐说："雷震于上，泽随而动，阳动于上，阴说（悦）而从，女从男之象，故曰归妹。"（《伊川易传·卷四》）

从语义上来看：古人称女嫁男为归，少女为妹。所以"归妹"即为嫁出少女的意思。王弼说："妹者，少女之称也。兑为少阴，震为长阳，少阴而承长阳，说（悦）以动，嫁妹之象也。"这就又联系到卦象。

归妹卦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

这是说：归妹，前进或出行有凶，没有利。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悦）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这是说：少女出嫁找到人生归宿，这是天地之大义。天地不交而万物也不能产生。少女出嫁找到人生归宿，是少女时代的终结和做妻子时代的开始，这是女子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变。程颐在论述这种转变时说："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继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继不穷，是人之终始也。"（《伊川易传·卷四》）这话说得很恰当。兑泽在下为说（悦），震雷在上为动，少女以喜悦的心情嫁给长男，这就是归妹。归妹"征凶"，

这是因为“位不当”。这个“位不当”是指少女本该嫁给少男，今嫁给长男，两个人年龄不相当，从卦象上来看，就是六爻的中间四爻，皆不当位，所以“征凶”。这个“无攸利”是从“柔剩刚”来的。下卦兑泽为少女阴柔，上卦震雷为长男阳刚，这本是柔承刚，但是按归妹卦的六爻，又都是柔爻在刚爻之上，所以反过来又是柔剩刚，这是“无攸利”的“凶”象。项安世说：“二、四以阳居阴，有男以不正从女之象；三、五以阴居阳，有女以不正从男之象。行皆失正，故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妇、妇制其夫之象，故为‘无攸利’”。总之，从卦象上来分析，不仅是少女与长男年龄悬殊，而且有少女先去追求长男，结果造成妇制夫、男从女的关系，这种婚配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所以卦辞的断语是“征凶”和“无攸利”。《象传》说：“君子以永终知敝。”这是说：君子应当有远大的目光，事先看破结果之弊害，而能事先谋划好，以求得克服弊害，使事情能永远坚持下去。程颐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君子观男女配合生息相续之象，而以永其终知有敝也。永终谓生息嗣续、永久其传也；知敝谓知物有敝坏而为相继之道也……又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必知其有敝坏之理而戒慎之……不独夫妇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终有敝，莫不有可继可久之道。观归妹则当思永终之戒也。”（《伊川易传·卷四》）归妹既然已经陷入在这种忘年之恋的旋涡之中，程颐依卦义是替当事人想出办法了，不是完全摆脱，而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处境令这种婚姻能永终。

那么，这种少女主动热烈追求长男而又控制长男的不正常的婚姻是怎样造成的呢？在古代，这种情况多为娣侄制度造成的。娣侄制度便是妹妹（娣）或侄女（侄）做陪嫁的制度。一个女子出嫁时，要带着妹妹或侄女做陪嫁，这妹妹或侄女便是那男子的小妾了，因此与那长男的年龄相差悬殊些，而小妾在这种情况下，便只好凭自己的年轻去主动追求那个男人，有时还真能控制那个男人。所以这种婚姻就总体上来讲，既合乎天地之大义，又充满争风吃醋的凶险，实在没有办法。

娣侄制度除了在贵族中盛行外，在民间也存在着，请看新疆民族《马车夫之歌》：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
西瓜大又甜啊。
那里住着的姑娘辫子长啊，
两只眼睛多漂亮。
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请你一定嫁给我。
带着万贯财宝，领着你的妹妹，
坐着我的马车儿走。

这个妹妹坐着马车去了以后，不当小妾当什么呢？

在现代社会中，娣侄制度没有了，但是少女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事仍不少，便也属于这种情况；反之，少男追求有夫之妇，也同样会有。这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忘年之恋。这种婚恋虽然有凶无利，但是当事人已经迷恋上了，无力自拔，也就只好听天由命。

这种忘年之恋，也有种种不同处境，可用六爻表述如下：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凶。

这是说：少女出嫁找到人生的归宿，却是以偏房的身分，这就好比一个跛子，也能走路，前进也是吉祥的。初九阳处阳位，至刚，富有进取的毅力，但又处于全卦最下的爻位，虽当正位而不中，上无正应，这就象征去做偏房。程颐说："女之归居下而无正应，娣之象也。刚阳在妇人为贤贞之德，而处卑顺，娣之贤正者也。"（《伊川易传·卷四》）因此《象传》才说："归妹以娣，以恒也。"这归妹与那男子（姐夫或姑父），并不是做"露水夫妻"，而是永恒的妾，终身陪伴。孔颖达说："少女谓之妹，从姊而行谓之归。初九以兑适震，非夫妇匹敌，是从姊之义也。"这从姊，就正是《象传》所说的："跛能履吉，相承也。"这个"相承"，就是"相从"，遵从丈夫和正妻，便是为妾的本分和唯一能够取得的婚恋空间。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这是说：虽然瞎了一只眼，还有一只眼能看见，利于坚守幽闭深闺中的贞节。九二阳处阴位，不当位，却得中，并且与六五相应，可有正

当的配偶。但是六五是阴处阳位，不当位，是个柔弱的丈夫，完全没有性机能，所以九二虽然做了妻子，实际上还是一个姑娘，真是好比瞎了一只眼，只有坚守当姑娘的贞节才有利。《象传》说："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这个"常"，就是九二出嫁前做黄花姑娘幽居深闺之"常"。程颐说："九二阳刚而得中，女之正者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之质，动于说者也。乃女贤而配不良……五虽不正，二自守其幽静贞正，乃所利也。二有刚正之德，幽静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贞者，利言宜于如是之贞，非不足而为之戒也。"（《伊川易传·卷四》）这说明九二是真正的贞节之女。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这是说：少女出嫁找到人生的归宿，却是以贱妾（须）的卑下身分，后来又以陪嫁女娣的身分被休回娘家。

程颐说："'须'，待也。"《史记·天官书·娶女注》："'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从本卦"归妹以娣"、"归妹以须"和"反归以娣"的句法上看，"须"应为名词，意义与"娣"相似，才为合理；不应为动词，因为动词"等待"，不仅与此处句法不合，而且也是"愆期"归嫁之义，与本卦九四爻辞"归妹衍期"重复。因此，应取"须女"之义，才算合理。

"反归"是被丈夫休了又回到娘家来。惠士奇说："'反归'，出也。《谷梁传》云：'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范注云：'反谓夫家所遣'。"

那么六三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幸无归宿的处境？这是因为六三为阴处阳位，不中不正无应，又为下卦兑悦的主爻，是个好卖弄风骚以向男子取悦的女子，所以以贱妾（须）的身分做陪嫁到丈夫家之后，由于生活作风犯了错误，又被丈夫以陪嫁女（娣）的身分休回来。原因正如《象传》所说："归妹以须，未当也。"即由于未当位即位不中正造成的。朱熹说："六三阴柔而不中正，又为说（悦）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为未得所适而反归为娣之象。或曰须女之贱者。"（《周易本义·下经二》）这种说法，大体正确。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这是说：少女要出嫁找到人生归宿，但是拖延了时期，成了大龄未

婚女子，当然最后还是出嫁了。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而且无应，所以出嫁愆期。但是性本阳刚，为上体震卦主爻，有贤女贞洁之象，可以等待佳配而迟嫁。因此《象传》说："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程颐说："九以阳居四，四上体，地之高也。阳刚在女子为正德贤明者也。无正应，未得其归也。过时未归，故云愆期……待得佳配而后行也。"（《伊川易传·卷四》）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泰卦六五爻辞也说："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是殷高宗，为纣王之父。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周文王姬昌。姬昌是一位有能力的人物，这当然是件吉祥之事。小畜卦上九爻辞也说："月几望"。"月几望"就是"月既望"，即阴历十六，月亮已经圆满，当然也是阴极阳消之时，月盛而敌日，即妇盛而敌夫，这对于女子来说，是吉。由于贵女下嫁，尚其尊位与礼仪，而不尚其服饰，随嫁的娣侄不为正配，则往往以华丽的服饰取宠，因此，君主之女的服饰（袂）反而不如随嫁娣侄的服饰更精美。程颐说："六五居尊位，妹之高贵者也，下应于二为下嫁之象……贵女之归，唯嫌降以从礼，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饰以说（悦）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饰为事者也。衣袂所以为容饰也。六五尊贵之女尚礼而不尚饰。"（《伊川易传·卷四》）所以《象传》才说："帝乙归妹，不如其娣其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这是说：六五柔处刚尊之中位，是以贵人身分行事的，所以才不尚服饰。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刲"音盔，割的意思。这是说：女子捧着空筐，男子杀羊不见血，没有什么利。古代举行婚礼时，女子须捧着一个筐，内装枣、栗子和干肉。枣、栗子，取其谐音"早立子"；干肉也象征吉祥。这些东西是拜见公婆的礼物。男子在婚礼上须割羊见血，作合卺时饮交杯酒的菜肴。本爻"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是结婚典礼上的不吉利之象。这时二人尚未成夫妇，所以还只说"女"与"士"，而不说"夫妇"。可见，上六阴处阴位，至柔不中，下无应爻，是个虽然订婚，但却未能如愿结婚的形象。朱熹说："上六以阴柔居归妹之终而无应，约婚而不中者也。故其如

此而于占为无所利也。”(《周易本义·下经二》) 丁寿昌则进一步说:“古者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女氏之党，未庙见仍称女也。”(《读易会通·卷七》) 李镜池说这是梦占之辞，爻辞描述的是梦境，而不是真实的情境。但这梦占还是象征着不能顺利结婚，即使结婚也还是不能生育，不能久长，必将离异。

纵而归妹卦六爻，不完全是讲娣侄，所以金景芳说归妹一卦讲的是娣侄，是不全面的。归妹一卦讲的是女子虽能恪守渐道但终须出嫁寻找人生归宿，结果就出现了“不同的命运”。初九成了小老婆（娣侄）；九二虽为正妻，但丈夫不够个男子汉；六三连小老婆都当不长，被休回娘家；九四成为大龄女，很晚才出嫁，空度了青春年华；六五是贵女下嫁庶人，不能门当户对；上六订婚后便身亡，只空做了一场结婚之梦。这里只有两爻（初九、六三）是讲了娣侄，六五只捎带了娣侄，另外三爻（九二、九四、上六）根本与娣侄无关。由此可见，金景芳先生说“渐卦讲嫡，归妹讲侄娣”，是片面的。《周易折中》引张振渊的话说:“妹乃少女，而从长男，又其情以说（悦）而动，是其情胜而不计乎匹偶之宜者，故以归妹。所归在妹，不正而知，故凶而无所利也。”这种说法也有片面性。“其情胜而不计乎匹偶之宜者”恐怕与六爻都不相合，以九四来说，就完全不合。实际情况是：女子出嫁，阴差阳错，很难匹偶适宜。俄国民俗：女子出嫁时，成群的女伴为她唱《苦哇鸟》这首悲伤的歌。南美洲谚语说:“女人的爱情就象湿木柴，一边流泪，一边熊熊地燃烧。”《周易·归妹》卦辞说:“征凶，无攸利。”这是哲学的大智慧，真把女人的爱情看透了。因为现实无法实现爱情理想，而爱情又总与理想不可分。

总之，归妹卦阐述了女子出嫁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归妹卦与渐卦是相反的综卦，但不是说女子恪守渐道，就不会有归妹凶而无利的结果。其实女子恪守渐道，最终也还是要得到归妹凶而无利的

结果。这才叫必然性。但是你也不要把问题看绝对了，在归妹的“凶而无利”的总的结果中，包含初六与六五之吉和九二之利，九四也只是愆期晚婚而已，终得佳配。因此，女人的爱情是凶中有吉，无利中有利，苦中有甜，流泪伴着熊熊的燃烧。就某些人来说，也确实能够得到完全满意的接近理想的婚姻归宿。

55，当你事业丰隆时

人生有了归宿以后，事业便逐渐走向丰隆。然而，丰隆中仍包含着各种危机，这些危机预示着你的失败乃至灭亡，使你不寒而慄。事业的丰隆，并不能消除你的孤独，反而会加重这种孤独。你该怎样应付这种胜利的考验？丰卦会如实告诉你。



丰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五卦。

丰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雷电（火）皆至，丰。”这是说：霹雷闪电（火）同时发作，雷声沉沉，电光闪闪，声势极为盛大，既威又明，这就是丰。孔颖达说：“雷者，天之威动；电者，天之光耀。雷电皆至，则威明备，足以为丰也。”（《周易正义·卷五》）

从字义上来看，《说文解字》上说：“丰，豆之丰满也。”段玉裁注曰：“谓豆之大者也。引申之凡大皆曰丰。《方言》曰：‘丰，大也。’《周颂·丰年》传曰：‘丰，大也。’”又，“豆，古食肉器也。”段玉裁注：“《左传》曰：‘四升为豆。’”《释文》引郑玄语：“丰之言腆，充满意也。”《彖

传》与《序卦传》皆以'大'训'丰'。所以丰是多、大、盈、足的意思。

从卦象上看，丰卦下卦离火为明，上卦震雷为动，以光明的德行去行动，必然会使事业丰盛。天上的太阳得丰道，因为太阳光明常照于正中之天；人间的帝王得丰道，因为帝王道德盛美可以明察人间。所以《象传》说："君子以折狱致刑。"这就是说：君子要学习丰道，光明正大地决断狱讼，致有刑罚。孔颖达说："明察而决断，用刑以明威。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罚亦当文明以动，折狱断决也。断决狱讼，须得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若动而不明，则淫滥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周易正义·卷六》)

丰卦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这是说：丰卦，亨通。君王之德光普照，不必忧愁，宜于日居中天。

《彖传》解释卦辞时说："王假之，尚大也。"这是说：君王之德光照耀到这里，这里才能丰盛，这是崇尚盛大的。又说："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这是说：丰道，宜于如太阳正当中午，普照天下，这样便可无忧无虑。然而，《彖传》又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说：太阳升到中天，则要渐渐西斜；月亮盈满之后，则要渐渐亏食。天地的盈满与虚亏，与时间共同向前推移，这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何况是人类呢？何况是鬼神呢？都不能例外。

周易也言鬼神，但是鬼神实际上就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奇妙的规律。程颐认为鬼神不过是"造化之迹"；朱熹也认为"天地举全体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为者。"这个"似"字，用得很好，说明是"似"，而非"是"。实际上是没有人格化的鬼神去主宰，而是自然界本身在有规律的变化。张载则认为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之良能"，是物质的阴阳二气在矛盾运动。

丰道离不开政治，所以卦辞中说"王假之"。这个"王假之"的范围，大于"王假有家"(家人卦·九五)和"王假有庙"(涣卦卦辞与《礼记·祭统》)。因为这个代词"之"字，超出了"家"与"庙"，而是一切丰道所至

之处，就象太阳所照之处一样。但是丰道所至之处，也各有不同情况，这就用六爻分别表述了。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这是说：丰道伊始，便遇到与其相匹配的主人，虽然双方势均力敌却仍无过错，如果前往，还会得到礼遇迎尚。初九阳处阳位，当位不中，至刚勇进，但处位最低，上又无应爻，所遇到的是与其相匹敌的九四，也是阳处阳位当位不中，至刚勇进。但是初九与九四虽不阴阳相应，却可明动相资。这里的"配主"，就是指的九四。初九以客的身分，认九四为配主，前往上行，会得到九四的礼遇迎尚。《释文》："旬，均也。"所以"旬"可当势均力敌讲。势均力敌，反而无咎。所以《象传》又说："虽旬无咎，过旬灾也。"这是说：在丰道之中，各爻都得丰道，如不相敌，则必有一未得丰道，所以便会有灾。程颐说："初九明之初，九四动之初，宜相须以诚其用，故虽旬而相应。位则相应，用则相资，故谓初四为配主，己所配也，配虽匹称，然就之者也。"（《伊川易传·卷四》）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这是说：六二丰其遮篷（蔀），在太阳正当中午之时就昏暗无光而可以看见北斗星了，六二如果前往，会受到六五的猜疑疾恨，但如果有诚心去启发六五的心智，就会吉祥。"蔀"音部，草席子。王弼注说："蔀，覆暧彰光明之物也。"高亨说："蔀者，盖院中架木上覆以席，所以蔽夏日者也。"若，代词，此指六五。六二阴居阴位，至柔，当位，中正，上与六五不应而敌，所以说六二是个独居而不适时的人物。王弼说："处明动之时，不能自丰，以光大之德，既处于内，而又以阴居阴，所丰在蔀，幽而无睹者也……日中者，明之盛也；斗见者，暗之极也。"（《周易注·卷六》）六二处于六五阴柔之君的下面，向上便要受到猜疑和疾恨，还必须以诚感发六五，才能吉祥，所以《象传》说："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这就是要以诚信启发六五的心志。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这是说：九三丰其幡幔（沛），在太阳正当中午之时就昏暗无光而可以看见斗杓后小星了。折断其右臂，无过错。

王弼说："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惠栋说："沫者，斗杓后小星。小星见则日全蚀矣。"九三阳处阳位，至刚，当位，不中，上应上六。上六阳处阴位，至柔，当位，不中，是一个凶爻，所以九三也"折其右肱"，但仅仅不至于有过错。《象传》说："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这是说：九三处于这种昏暗的时期，不可成大事，也终不可用，只有折断自己的右臂（喻无所事事），方能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这是说：九四丰其遮蔽，在太阳正当中午之时就昏暗无光而可以看见北斗星了，遇到与其相平等的主人，吉祥。

程颐说："夷主，其等夷也，相应故谓之主。"朱熹说："夷，等夷也。"孔颖达说："据初适四，则四为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则初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等夷也就是匹敌。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无应有敌。但九四与初九可以明动相资，因此，处在这丰盛之时，迎尚初九来会，可以吉祥。但是，九四所以能有这样的处境，《象传》说是："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这是说：九四在这丰盛之时，由于所处地位之不当，所处时代的黑暗，只好出行，与初九相资助，方能吉祥。程颐说："初四皆阳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应之地，故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贤，同德相辅，其助岂小也哉，故吉也。"（《伊川易传·卷四》）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这是说：到下边来搜求章美的贤士，则有喜应和美誉，吉祥。六五阴处阳尊之中位，虽下无应，但总还有中庸之德。六五只要诚心招贤，便可得辅弼。程颐说："五以阴柔之才为丰之主，固不能成其丰大。若能来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则有福庆，复得美誉，所谓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伊川易传·卷四》）《象传》说："六五之吉，有庆也。"这正是说：六五本身阴柔不明，本无吉可庆，是六二能够"有孚发若"，"信以发志"，才给六五带来喜庆。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阒其户，闚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这是说：上六丰其房屋，把房屋盖得很大，又用草席子遮蔽了自己的家，阒视其窗户，只见屋里空无一人，三年都没有看见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是有凶。

"阒"音去，形容静寂空荡；"觌"音敌，相见的意思。虞翻说："阒，空也。"《象传》说："丰其屋，天际翔也；阒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这是说：处于丰隆之时，把房子盖得很高很大，自己住在其中，好比可以一飞冲天，称王称霸，不可一世，结果是日益昏庸、看不见丰隆中隐藏的危机，完全迷失于自己的盛大之中。然而一旦失势，逃之夭夭，阒视那高大房屋的窗户，只见屋中并无一人，方知主人已经弃房逃走，自己隐藏起来了。上六阴处阴位，至柔而不中，下应九三，阳处阳位，至刚而不中。九三不可大事，折其右肱，终不可用，方可无咎，损失是相当惨重的。上六虽然处于丰卦的最高位，实际上却是因失位而无位，与九三相应，也只好自去隐蔽深藏。故王弼说："虽阒其户，阒其无人，弃其所处而自深藏也。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既济而犹不见，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周易注·卷六》）干宝说："上六盖记纣王之事。社稷既亡，宫室虚旷，故曰阒其户阒其无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一》）扬雄说："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就是说丰卦上六这一爻的。

纵观丰卦六爻，正如熊良辅所说："以不应为善。初四皆阳，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阴，二曰有孚发若，吉；五曰来章有庆誉，吉。三与上为正应，三不免于折肱，而上则甚凶。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阴阳之应也。"（《周易折中》）

总之，丰卦阐述了盛极必衰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人生有了归宿之后，必然盛大，这个盛大，就是丰。丰卦以天象中的日蚀取象，说明丰盛之后必然要出现衰败的迹象，而且这种衰败的迹象还会发

展，最后完全走向衰败。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如果能用平衡守中的适当办法，保持盛大的局面，即使不能永远保住，也可尽量延长时间。这种办法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终归不能避免盛必转衰的必然规律。这就是说：规律是客观的，只能适当利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

56，当你羁旅在外时

事业有了极大发展之后，人也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因此，人应毅然弃位从旅，过一段自由的旅人生活，以便恢复自己已被扭曲的人性。但是旅途又是艰辛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你将陷入孤独之中，唯有金钱能救你，看了旅卦，你会不寒而慄。

旅 ䷷ 离上 艮下

旅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六卦。

旅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山上有火，旅。"这是说：山上有火，不停地蔓延着，正如同人的旅行。孔颖达说："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久留，故为旅象。"（《周易正义·卷六》）

从字义上来看，《说文解字》上说："旅，军之五百人。"段玉裁注云："凡言羁旅。义取手庐。庐，寄也。"羁旅就是寄居在外。庐是宾客住的宿舍。《周礼·地官·遗人》上说："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周易正义》上说："旅者，客寄之名，意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卷六）

从卦象上看，山上有火，必失其居，固然呈现旅象，但是艮山性

止，离火性附，所以有停留和附丽于光明之上的含意。因此《象传》又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是说：君子应该从旅卦中受到启迪，要明察狱案，谨慎用刑，处理案件，决不拖延。张英也说："犴狴桎梏，淹滞拘留，或为无辜之株连，或为老弱之累系，动经岁时，宜仁人君子隐恻于此。然非至明至慎，亦不敢轻言决狱。能明慎而不留狱，斯可谓详刑矣。"(《易经衷论》)这是旅卦的引申之义。

旅卦卦辞：旅，小亨。旅贞吉。

这是说：旅，有小亨通。旅行时坚守正道就吉祥。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这是说：柔爻六五在外卦离中得中尊之位，而且顺乎上下阳刚上九与九四；内卦艮山性止而且附丽于光明之上，所以才"小亨旅贞吉"。项安世说："知止，则自处者正；丽乎明，则所依者正。旅必如是而后得吉。"这是对的。因此《彖传》才歌颂说："旅之时义大矣哉！"项安世又说："赞其时义之大，使学者思之至难处者旅之时，至难尽者旅之义。"晋文公重耳出亡十九年，终于又能回到晋国并成了五霸之一，这就足以证明旅的时义是很大的。

旅道的时义，在旅卦中有不同的表现，可用六爻表述如下：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这是说：在旅途上，猥猥琐琐，吝啬小器，这就要自招灾祸。初六阴处阳位而居下，不中不正；上应九四，九四阳处阴位也不中不正。这就象征羁旅在外者人穷志短，又无有力的应援，所以陷入这种困境。《象传》说："旅琐琐，志穷灾也。"也是说因志穷而有灾。王弼说："最处下极，寄旅不得所安，而为斯贱之役，所取致灾，志穷且困。"(《周易注·卷六》)但是王弼把"琐琐"讲成"为斯贱之役"，是不恰当的。至于郭京、王应麟等又把"斯"字作㖞，讲成贱字，也是不必要的。"斯"就当此讲。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这是说：在旅途中，到达旅社，怀揣着钱财，得到童仆的真诚照顾。六二阴处阴位，中正，至柔，无应。这就象征羁旅在外者到达旅

社，身上带着足够的钱财，又有忠诚的童仆照应着，可以至柔顺上（九三）。王弼说："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怀，来也。得位居中，体柔奉上，以次寄旅，必获次舍，怀来资斧。"（《周易注·卷六》）王弼是把这位羁旅者看做是商人了，把"怀"字讲成来，就是挣来。其实，大可不必。"怀"就是怀揣着，可以扩大为随身带着。至于"得童仆之贞"，非常重要。《象传》说："得童仆贞，终无尤也。"这是说：最终不会有怨尤。王弼说："旅不可以处盛，故其美尽于童朴之正也。过斯以往，则见害矣。童朴之正，义足而已。"（《周易注·卷六》）这是说：在旅途中，得童朴之正（贞），就足够了，这是实在话。胡炳文说："旅中不能无赖乎童仆之用，亦终不免乎童仆之欺，惟得其贞信者，则无欺而有赖。"这话说得很实际。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朴，贞厉。

这是说：住的旅馆失了火，丧失了童仆，就是坚守正道，也很危险。九三阳处阳位，至刚不中，无应，上承刚爻九四，下乘柔爻六二，不奉上而惠下，有喧宾而夺主，所以遭到此祸。《象传》说："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这是说：所住的旅馆失火，自己便也受到伤害；在旅途中还大摆主人的架子，这不仅丧失了主仆之情义，还会引起当地主人对你的怀疑与陷害呢。王弼说："居下体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与萌侵权，主之所疑也，故次焚、仆丧而身危也。"（《周易注·卷六》）历来的注释家都未能清楚地指出九三奇特的处境是怎样造成的。其实，九三作为一个旅人，是有主客的双重身分的。九三对于自己的童朴来说，是主人，可行为主之道，应当用刚；九三对于旅居地的主人来说，又是客人，应行为客之道，应当用柔。如果九三能够处理好这种复杂的关系，便不会遭此祸。但九三由于至刚不中，大摆主人的架子，不以柔道对待当地的主人，所以当地的主人以为这位客人有侵犯他主权的危险，便派人焚烧了这位旅人投宿的旅社。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这是说：九四旅居一处，得到他的钱财和用以安居的斧头，但是我

心中还是不愉快。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虽有初六之应，但初六软弱无力，无法依靠。所以《象传》说："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这种"未得位"，才是九四心不快的真正原因，虽得资斧，也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王弼说："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虽处上体之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获平坦之地，客于所处，不得其次，而得其资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周易注·卷六》)张载认为"所应在初，初为琐琐，志穷卑下，不能大助于己，但得其资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心不快。"(《横渠易说·下经》)蒋悌生则说："九四虽得其处，姑足以安其身而已，岂得尽遂其志?"这种解释是恰当的。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这是说：射野鸡，丧失了一支箭，终于有了荣名。六五阴处阳位，不正而中尊，下无应爻，处于上九和九四两个刚爻之间，为上体离卦之主爻。正如《象传》所说："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胡瑗）。野鸡的羽毛光彩鲜明，可以比喻离卦之明。六五是旅居在外之王储，如重耳之亡十有九年，但终于回到晋国，成了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这就是"射雉"（希图得到君位），"一矢亡"（暂不可得），而终于有了荣名。王弼说："射雉以一矢而复亡之，明虽有雉，终不可得矣。寄旅而进，虽处于文明之中，居于贵位，此位终不可有也。"(《周易注·卷六》)王弼这是说"雉终不可得，位终不可有"。这个"终"字用得不对，应改为"暂"。《周易折中》的按语说："此爻虽不以君位言而亦主于大夫、士之载贽而获乎名位者"，这正是一位流亡旅居中的君王形象。"终以誉命"虽然没有明确说"终于得雉"和"终于得位"，但是包含这种可能性。只是限于本卦是个旅卦，暂时只言旅道，多的不便涉及了。王弼又说："以其能知祸福之萌，不安其处以乘其下而上承于上，故终以誉而见命也。"(《周易注·卷六》)这还是说：六五在上九与九四两个刚爻的中间，由于刚柔相济而实行中道，结果还是很好的，与上述的解释也不矛盾。程颐说："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失位流亡于旅途的人君，仍为人君，还有可能再复位。本爻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中于易，凶。

这是说：鸟巢着火烧毁了，旅人先笑后来号咷大哭，牛在场（易）上丢失了，有凶。上九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与九三不应而敌，处于旅卦的最高位，就象鸟儿在高处筑巢。旅卦以柔顺谦和为得旅道，今上九阳刚居上，过于自傲，所以有灾。《象传》说："以旅在上，其义焚也。"所以用"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来"来取象，贴切而生动。"丧牛于易"，与大壮卦的六五爻"丧羊于易"有关系。据高亨的详密考证，是殷高祖王亥旅居黄河北岸有易国为宾客，与美丽的易国姑娘有私情而被杀失牛之件事，当然就是"凶"了。程颐说："鸟飞腾处高者也。上九则不中而处最高又离体，亢可知，故取鸟象。在旅之时，谦降柔和，乃可自保，而过刚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鸟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又说"轻易以丧其顺德，所以凶也。牛，顺物，丧牛于易，谓忽易以失其顺也……终莫之闻，谓终不自闻知也。"（《伊川易传·卷四》）程颐由于不知道"丧牛于易"与殷先王亥的关系，所以后一句只从字面上解释。不过这种解释也有参考意义。至于《象传》说的"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则是说牛终于不知去向，这是就本爻含意说的，不一定死套殷先王亥死后之事了。至于王念孙又说："闻犹问也。谓相恤问也。"是说上九穷愁潦倒于旅途，无人恤问他，这样讲可以通顺。

纵观旅卦六爻，分别论说了六种处境的旅人：初六猥琐卑下，受辱取灾；六二至柔中正，平安通达；九三至刚偏激，横遭驱逐；九四体刚用柔，郁不得志；六五体柔用刚而位尊，由穷而达；上九体刚用柔而无位，由达而穷。由此看来，旅道喜柔顺、中正、尊贵、殷富，恶刚直、偏激、卑下、贫穷。现代的旅游事业也欢迎前一种旅人，而不欢迎后一种旅人。所以旅卦处在丰卦之后，当人们的事业丰隆昌盛以后，再去旅游，因此，一国旅游人口之多少，也是一国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总之，旅卦阐述了羁旅在外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丰卦的上六爻"丰其屋，

蒂其家，阒其户，闵其无人，三岁不觌，凶"，原来是这个人过于丰大，结果走上穷途末路，被人民打倒，逃亡了。这位逃亡者，便走上了人生的旅途。旅居在外者，孑然一身，失去亲友，投靠他人，寄人篱下。卑屈了，遭人侮辱；高傲了，遭人驱逐。有钱时，可进旅社酒家，有人笑脸接待；无钱时，便要流落街头，还要遭到斥骂。当然，处于丰卦之中，六爻表述了六种人；处于旅卦之中，六爻又表述了六种人。这六种人，各有不同的处境，但总的来说，多半是由于失业、失意或躲避追捕，当然也可能是富裕而快乐的旅游者。但是，不管是什么人，在旅途都不能大亨，最多能有小亨，还必须旅贞才能吉祥。

57，当你寻求知音时

在漫长的旅途中，即使身有所容，心也有所容吗？于是你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孤独者，面对那陌生的世界。这使你不能长久忍受下去，于是你便想进入到别人的心中去，找到自己的知音。但是你怎样才能找到这条通往别人心坎的路呢？请看巽卦。

巽 ䷸ 巽上 巽下

巽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七卦.

巽重卦的下卦与上卦都是巽风长女，性人。《象传》说："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程颐说："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所以说：风随着风，不断地吹，这就是巽卦．君子应当向"随风"学习，在传

达命令时，要再三叮咛告诫（申），然后再去施行。《彖传》又进一步去说："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这是说：相重迭的两个巽单卦表示再三申明命令的含义，发布命令的人是九五刚爻，在上卦巽中得中正之位，行中正的原则，所以九五的志向可行于天下。有人认为"重巽"又是人民顺从而又顺从，这则是一种补充性的解释，从文句上则看不出。

从字义上看，甲骨文中的巽字，字形象二人一同跪下，篆文则是象二人跪在小几上，表示顺服。《杂卦传》说："巽，伏也。"《说文解字》上说："巽，此《易·巽卦》为长女、为风者。"段玉裁注云："巽，乃逊之假借字。逊，顺也。顺故善入。"《序卦传》和《说卦传》都说："巽，入也。"顺才被接纳。《周易正义》上说："巽是象风之卦，风行无所不入，故以'入'为训。若施之于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然'巽'之为义，以卑顺为体，以容入为用，故受'巽'名矣。"

巽重卦卦辞：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这是说：巽卦，有小的亨通。利于有所前往，利于见大人物。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这是说：柔爻都顺乎刚爻，在刚爻的下方，所以亨通。但是由于过度柔顺，所以只能有"小的"亨通。

巽重卦是谦逊而又谦逊，顺从而又顺从，但是由于各人有不同的体性、不同的处境，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便由六爻表述出来。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这是说：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能坚持军人的正道，就会有利。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无应爻，又是巽重卦的最低一爻，所以过于谦卑了，因而进退都缺乏必要的信心。这当然不好，所以告诫初六，要具有军人的果敢精神，坚持正道，勇于进退，才会有利。程颐说："阴柔之人，卑巽太过，则志意恐畏而不安，或进或退，不知所从，其所利在武人之贞。若能用武人刚贞之志，则为宜也。勉为刚贞，则无过卑恐畏之失矣。"（《伊川易传·卷四》）

但是，巽重卦又有行令的含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则如王弼所

说："处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进退也。威命齐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贞，以整之。"孔颖达也说："武非行令所宜，而言利武人者，志在使人从治。故利武人；犹《蒙卦·初六：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周易正义·卷六》）

不论从那个方面去讲，《象传》说的"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都是一个意思，符合上述两种解释。这是说：由于"志疑"，必须想办法使"志治"，于是便应学习具有"武人之贞"的品性，才会有利。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这是说：跪伏在床下，用祝史女巫敬神那种虔敬的态度进行盛大的祈祷，吉祥而无过错。九二阳处阴位，中而不正，上与九五不应而敌，受到九五的怀疑，不被接纳，于是便用上述那种过于谦卑柔顺的态度，去祈求九五的信任接纳，结果能够成功。《象传》说："纷若之吉，得中也。"这正说明：九二之吉，是由于它能处于中位。九二刚柔相济，卑顺本不过分，只是由于与九五相敌，才被迫拿出这种过于卑顺的态度，说明这不是其内在本性的自然表现，而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向史巫学习。"史"是祝史，掌管祭祀；"巫"是女巫，掌管通神。人过于卑顺并不好，但是向神祇祈祷，则无所谓过，而且会吉祥。王弼说："处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复以阳居阴，卑巽之甚，故曰巽在床下也。卑顺失正，则入于咎过矣。能以居中而施至卑于神祇，而不同于威势，则乃至于纷若之吉而亡其过矣。故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也。"（《周易注·卷六》）王弼除了忽视九二本身的阳刚性质而外，其它论述还是正确的。荀爽则进一步指出九二是军中之象，他说："床下以喻近也。二者军师，三者号令，故言床下，以明将之所专不过军中事也。史以书勋，巫以告庙，纷变若顺也。谓二以阳应阳，君所不臣，军师之象。征伐既毕，书勋告庙，当变而顺五则吉。"（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荀爽这种说法有道理，讲出了阳阳相敌的原因是"将在外，有君令不受"；但是战役结束以后，又须以阴应阳，用史巫纷若，方能吉无咎。这正符合九二阳处阴位的实际情况。

九三：频巽，吝。

这是说：九三频频地表示谦逊顺从，结果处境还是艰难。这是因为九三阳处阳位，至刚不中，有激进的本性。上与上九不应而敌，所以它频频表示的谦虚顺从是虚伪的，露了马脚。上九本来是阳处阴位，而且失位无位，本与九三相敌，又看出九三的虚伪，就更加相敌了，因此，九三频巽，结果还是吝。《象传》说："频巽之吝，志穷也。"这是因为九三的志气已经穷尽了。苏浚说："巽而频焉，则振作之气不足，其志亦穷而无所复之矣。"这种志气穷尽，并不是九三至柔的表现。因为至柔善人，早被接纳了。这种志气穷尽，反而正是九三至刚的表现。因为至刚难人，长期不被接纳，才表现为虚伪的频巽，结果还是难人——吝。

赵汝楳讲得好："频巽者，既巽，复巽，犹频复也。"可是结果，还是一个"吝"字。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这是说：有悔恨，可以消除；打猎时能够获得很多猎物，包括可用于祭祀、款待宾客与自己食用的三种品级。古代天子和诸侯打猎时，猎物分为三品：射中心脏的，为上杀，晾晒干了以后，可做祭品；射中腿部的，为中杀，可用以宴享宾客；射中肚肠的，是下杀，只能自己食用。六四阴处阴位，至柔得正但不中，与初六不应而敌，因此产生悔恨，但能以至柔顺处于九五至刚尊位之下，下面又能乘九三之刚，因此，悔可消除并能田获三品。王弼说："得位承五，卑得所奉，虽以柔御刚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周易注·卷六》）程颐说："四之地本有悔，以处之至善，故悔亡而复有功。"沈该说："田获三品，令行之效也。田，除害也；获，得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将以兴利除害也。害去利获，令行而功著，是以田获三品也。"《象传》概括地说："田获三品，有功也。"是对的。六四本性至柔，又能乘刚奉刚，深得巽顺之道，怎么能无功呢？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这是说：坚守正道便吉祥，悔恨可以消除，没有不利。开初不好，

最终好。命令下达之前，先叮咛告诫三天；命令下达之后，等待人们都熟悉了命令，再叮咛告诫三天，然后再去正式实行，这样才会吉祥。九五阳处阳位，至刚中正而位尊，是位君王。但是下与九二不应而敌，这说明，这位君王想要得到臣民的心，实现巽人之道，也是不容易的。而君王取得知音走进民心，也就是他的政令会得到臣民的拥护，所以爻辞中才说要"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十分慎重地颁布政令。臣民开始时不能很好理解，执行的效果也不会怎么好，所以叫做"无初"，但是终久会收到好效果的，所以叫做"有终"。除此而外，爻辞中则全是断辞：吉利悔亡，但是也必须坚守正道"贞"。《象传》说："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王弼在论述本爻时说："化不以渐，以刚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说（悦）也。终于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终也。"又说："申命令谓之庚。夫以正齐物，不可卒（猝）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后，复申三日，然后诛而无咎怨矣。"（《周易注·卷六》）

程颐在论述本爻时说："命令之出有所变更也。无初，终未善也；有终，更之使善也。若已善，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又说："甲者，事之端也；庚者，变更之始也。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事之改更，当原始要终，如先甲后甲之义。"（《伊川易传·卷四》）

朱熹在论述本爻时说："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巽体，故有悔；以有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似无初也，亡之是有终也。"又说："庚，更也，事之变也。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宁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变之后。有所变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则吉也。"（《周易本义·下经二》）

蛊卦卦辞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是说事情已坏，要整治一番，使之振兴起来；巽卦九五爻辞言"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这是颁行法令，使之变通合适。甲是十天干之首符，象征事情的发端，所以说它终则有始；庚是十天干之过中之符，象征事情应该变更了，所以说它无初有终。巽卦的九五是蛊卦六五的变化。蛊卦以适事立论，所以取甲符；巽卦以更事立论，所以取庚符。《周易》在甲庚两符的选用上，都说先后三日，这是因为圣人对于事情的"始终"是非常谨慎的。（参用胡炳

文、张清子说）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这是说：跪伏在床下，丧失了钱财和用以安居的斧头，即使坚守正道也仍然有凶。上九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与九三不应而敌。由于上九处于巽卦之极，本性阳刚又乘于九五中正至刚之上，更为九五所怀疑，所排斥。上九处于这种艰难的境遇之中，便只好抛弃自己阳刚的本性，以过于谦卑的假面目出现。在九五的命令到达之时，跪伏于床下，表示由衷地顺从。然而与九二不同，上九无史巫的疏通，九五仍不能相信容纳上九。《象传》上说："巽在床下，上穷也。"上九真是走上了无人理解又无人容纳的穷途末路。在这种情况下，上九又如处于军旅中的人，丧失了自己的钱财和借以安身的斧头，这就更加寸步难行，而且无处可以安身。《象传》说："丧其资斧，正乎？凶也！"这是说：上九丧失了自己的钱财和斧头，这是在守正道吗？是有凶啊！（此取蔡渊说："正乎，问之辞也；凶，答辞也。"）王弼说上九"处巽之极，极巽过甚，故曰巽在床下也。斧，所以断者也。过巽失正，丧所以断，故曰丧其资斧贞凶也。"（《周易注·卷六》）

纵观巽卦六爻，都千方百计地企图进入他人的心坎，取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找到自己的知音。九五处于君位，要申命取信于臣民，以光大帝业，稳固邦基；臣民从各种不同的地位出发，真真假假地显示了自己不同的性格，目的也是为了取得别人，特别是君王的理解和信任。但是结果是不同的。其中上九遭到最惨重的失败，贞凶；九三其次，志穷而吝；初六只利武人之贞，须更决断些才好；九二经过努力，可达吉无咎；六四至柔，深得巽入之道，悔亡有获有功。所以说：天涯海角觅知音，知音最难寻。人与人之间，是很难于相互理解的，正因为这样，伟大的学者和艺术家有可能终生不被世人理解，穷愁潦倒，死后千百年还是不能被世人理解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人文学家，负有重大的研究使命啊！

总之，巽卦阐述了寻求知音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这是说：人生不能永远漂泊。即使人身能为旅社所容，人心也能为旅社所容吗？崔涂的《春夕旅怀》歌唱道：

水流花谢两无情，
送尽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
杜鹃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
华发春催两鬓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
五湖烟景有谁争？

这首七律中唱尽了旅人心头的寂寞，而人心之所以找不到归宿，主要是因为人间充满了残酷的竞争。

58，当你寻求和悦时

为了摆脱孤独，找到真正的知音，你必须和悦地对待别人，这样别人才能和悦地对待你。但是怎样和悦地对待别人呢？没有一颗至诚的心，能换来别人至诚的心吗？溜须拍马、胁肩谄媚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细研兑卦，它会给你深刻的启示。

兑 ䷹ 兑上 兑下

兑重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八卦。

兑重卦的下卦与上卦都是兑泽少女，性悦。《象传》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这是说：两个泽并列相连，相互浸润，所以为兑（悦）；君子以朋友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思想、相互学习而喜悦。孔颖达说："两泽相连，润说之盛，故曰丽泽兑也。"又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周易正义·卷六》）俞琰进一步说："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论语》以'学之不讲'为'忧'，以'学而时习'为'说'，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乐'。"（《周易集说》）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兑，说也。"段玉裁注云："说者，今之悦字。"《唐韵》上说："说与悦通"；《韵会》上说："悦或作说，亦作兑"，又说"悦，喜也。"《尔雅·释诂》上说："悦、乐也，又服也。"《序卦传》、《说卦传》和《彖传》都说"兑"为"说"；《杂卦传》说"兑"为"见"，是相见而喜悦。"兑"是向别人笑而说话的意思。

从卦象上看，下兑上兑，说明了相见欣悦的道理。《序卦传》说："人而后说之"这是说知音相互走进对方的心坎，所以喜悦。

兑重卦卦辞：兑，亨，利贞。

这是说：兑卦亨通，利于坚守正道。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这是说，兑重卦的上下两个兑卦，都是以刚爻居中，而以柔爻居上。刚爻居中，象征心中刚正；柔爻居上，象征外表温柔和悦。这样为人处世交友，才会得到好的结果，所以说，利于坚守正道，能顺乎自然规律（天），又能合乎人情世故。用这种和悦的办法去引导人民做事，人民高兴，会忘掉疲劳；用这种和悦的办法去引导人民冒险犯难，人民也愿高兴跟从，忘掉死的可怕。由此可见，和悦是很重大的，它能够劝勉民众。

人与人之间相互和悦才能搞好人际关系。然而、人们由于性格和地位之不同，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也不同，于是便收到不同的效果，有的甚至很坏，细心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这与寻求和悦的动机有密切的关

系。兑卦用六爻表述了不同的情况。

初九：和兑，吉。

这是说：与人和颜悦色，便能吉祥。初九阳处阳位，正而不中，处兑卦之始。远与九四，同阳不应；近与九二，同阳不亲比。因此初九刚正而孤独，无私情可牵引，只有与人和颜悦色，结果吉祥。《象传》说："和兑之吉，行未疑也。"这是说：无人怀疑初九行为的动机。王弼说："居兑之初，应不在一，无所党系，和兑之谓也。说不在谄，履斯而行，未见有疑之者，吉其宜矣。"（《周易注·卷六》）程颐也说："初虽阳爻居说体而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说而无偏私者也。以和为说而无偏私，说之正也。阳刚则不卑，居下则能巽，处说则能和，无应则不偏，处说如是，所以吉也。"（《伊川易传·卷四》）

九二：孚兑，吉，悔亡。

这是说：有信用而且对人和颜悦色，吉祥，有悔恨也会消除。九二阳处阴位，中而不正，近比六三，所以有悔。但是又由于上无九五远应，本性又刚直，心有诚信（孚），所以吉祥，悔恨也可以消除。《象传》说："孚兑之吉，信志也。"这个"信志"，就是志信，志在诚信。程颐说："二承比阴柔，阴柔小人也，说之则当有悔。二刚中之德，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说而不失刚中，故言吉而悔亡。"（《伊川易传·卷四》）龚焕则说："九二阳刚得中，当说之时，以孚信为说者也。己以孚信为说，人不得而妄说之，所以吉也。"

对比初九、九二两个阳爻：初九至刚不中，九二刚柔相济而得中；"初去三远，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于可疑；二去三近，行虽不免于可疑而志则可信。"（《周易折中》引何楷语）因此初九、九二，二者性质与处境大同小异。

六三：来兑，凶。

这是说：六三回过头来取悦于九二，有凶。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与上六不应而敌，下比九二，所以来取悦于九二。已失中正，下求悦于人，所以必有凶祸。《象传》说："来兑之凶，位不当也。"程颐说："六三阴柔不中正之人，说不以道者也，来兑就之以求说也。比于在

下之阳，枉已非道，就以求说，所以凶也。"(《伊川易传·卷四》)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这是说：究竟怎样寻求或承受和悦，心中嘀嘀咕咕，始终拿不定主意，所以未能安宁，介于刚健与柔邪疾患之间而有喜事。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与初九不应而敌，与六三相比，六三为阴邪小人，有意上达九五以便取悦，九四介于中间，所以拿不定主意。但九四刚中柔外的本性不变，所以还是有喜。王弼说："商，商量制裁之谓也；介，隔也。三为佞说，将近至尊，故四以刚德裁而隔之，匡内制外，是以未宁也。处于几近，闲邪介疾，宜其有喜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不能决而商度未宁，谓拟议所从而未决，未能有定也……人有守节谓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远邪恶，则有喜也。"(《伊川易传·卷四》)朱熹也认为"介"是"介然守正而疾恶柔邪也。"这种不同的讲法未能改变大意。

九五：孚于剥，有厉。

这是说：相信于阴柔的剥阳小人，有危险。九五阳处阳位，至刚不正，下与九二不应而敌，显得孤立，近比阴柔的小人上六（剥），所以有危险。《象传》说："孚于剥，位正当也。"这是说：因为九五处于中正的尊位，下无应，便容易相信身边阴柔小人的话。王弼说："比于上六而与相得，处正之位不说乎阳而说信乎阴，孚于剥之义也。剥之为义，小人道长之谓。以正当之位，信于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当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剥者，消阳之名，阴消阳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剥则危矣。以五在说之时而密比于上六，故为之戒。"(《伊川易传·卷四》)楚怀王亲靳尚远屈原，就是犯了"孚于剥，有厉"的错误。因此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千万警惕身边那些甜言蜜语的小人，否则便会被欺蒙。

上六：引兑。

这是说：引诱别人喜悦。上六阴处阴位，是个至柔不中而又无应的小人，密比九五，便极力引诱九五喜悦。这是一种不择手段取悦于九五的小人，由于心术不正，手段卑劣，所以是令人讨厌的。邱行可说："三

以柔居刚，动而求阳之悦，故曰来兑；上以柔居柔，静而诱阳之悦，故曰引兑。来兑之恶易见。"但是引兑的结果如何呢？《象传》说："上六引兑，未光也。"是说上六"未能光大"。因为九五"孚于剥，有厉"，九五对上六的态度如何，尚无法确定，所以上六的吉凶便也无法确定。《列子·说符》中有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卖艺的人，以技艺求见宋元君。他"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宋元君赞叹他的技艺超绝，立刻赏给他金帛。另一个卖艺者听说后也以技艺求见。他在长竿子上倒挂其身，如燕子在飞。宋元君大怒，说：那人向我所献之技，平淡无奇，正赶上我心情好，所以给予重赏。你又来献技，必定是也想得赏。下令抓起他来，打算杀了，一个多月后才释放。足见取悦于权贵，不一定有好下场，因此上六爻无断辞。

纵观兑卦六爻可知：以刚正的态度和颜悦色地对人，是好事；以阴邪的心术狐媚谄笑地取悦于人，则是坏事。同时又警告有权有势的人，不要被这等阴邪小人所迷惑。程颐说："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

总之，兑卦阐述了寻求和悦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这是说：走进他人的心坎之后，你便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这时你心中充满了喜悦。大家相互理解，人际关系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取得事业的胜利。但是有的人心术不正，故意利用这个机会，巧为钻营，取悦于人，其阿谀谄媚之丑态，令人作呕。这等小人如果蒙蔽了当权者的眼睛，会带来极大的恶果，因此必须十分警惕。

59，当你面对涣散时

在相互理解与和悦的气氛中，人们便容易涣散。但是，

你将怎样看待涣散呢？涣散，就一定没有一点好处吗？相反，合聚就一定没有一点坏处吗？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涣散的好处，而又克服涣散的坏处呢？涣卦会恰如其分地告诉你。

涣 ䷺ 巽上 坎下

涣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九卦。

涣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巽风长女，性入。《象传》说："风行水上，涣。"这是说：风在水上吹过，水面波浪遂起，由近及远，离散乃至消失。孔颖达说："风行水上，激动波涛，散释之象，故曰：风行水上，涣。"（《周易正义·卷六》）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涣，散流也。"段玉裁注云："各本作流散。今正。分散之流也。"《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是溱水与洧水，三月冰融水流淌。《序卦传》也说："涣者，离也。"所以冰融解破裂也是涣。《释文》上说："涣，散也。"

从卦象上看，坎水在下，巽风在上，风吹水动波兴，虽有涣散之象，但如果阳刚前来居阴柔之中而不困穷，阴柔获得正位于外而上与阳刚之志协同，这样阴阳虽散而心神聚通。所以涣卦揭示了形散与神聚的相互关系，便有挽救涣散的立意。《象传》说："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这是说：古代帝王看到人民散居各处，为了统一民心，便祭祀天帝，建立宗庙，这便是在挽救涣散的民众，使之一心一德。

涣卦卦辞：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这是说：涣卦，亨通。君王之德光照耀宗庙，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利于坚守正道。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这是说：水冻成冰后，由动转为不动；冰涣散为水后，由不动又转化为动。不动的冰，为穷；流动的水，为亨通。又一解释是：涣卦与节

卦属爻变化便象征着卦义变化。节卦（䷻）的兑泽在下面，坎水在上面，水在泽中受到节制，有穷困不通的含意；节卦反转过来便成为涣卦（䷺），坎水转到下面，巽风处在上面。这时，节卦上体坎水的主爻九五，转到涣卦下体坎水后为主爻九二，刚爻由上到下，这就叫做"刚来"，变为涣散的水，所以就流动不穷了。节卦下体兑泽的主爻六三不得位，转到涣卦上体巽风后为主爻六四，则得位于外卦，并且上承二刚，阴阳相得，故言上同。节卦向涣卦的这种转化，便是亨通的原因。

《彖传》在解释卦辞是说："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君王本身不一定来到宗庙，而是其德光普照宗庙，假位立于宗庙，这是从精神上团聚民众的无形力量。王乃在中，是指九五居上体巽卦的中位，这是主导全卦的主爻。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最后说："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涣卦的上体巽卦，为风为木，木可利涉大川；涣卦的下体坎卦，为水。因此涣卦有木行水上之象。在水结为冰时，木舟不行行车；如今涣卦冰融为水，涣散流去，所以说"乘木有功"。

挽救涣散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下也有不同表现，涣卦用六爻表述之：

初六：用拯马壮，吉。

这是说：用来拯救他的马匹很强壮，所以吉祥。明夷卦六二断语与此同。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与六四不应而敌，处于涣卦之始，离散之初，其涣散的程度还较为浅，用强壮的马便可拯救，所以吉祥。那么这匹马是指什么呢？是指九二爻。程颐说："马谓二也。二有刚中之才，初阴柔顺，两皆无应。无应则亲比相求。初之柔顺而托于刚中之才，以拯其涣，如得壮马以致远，必有济矣，故为吉也。"（《伊川易传·卷四》）《象传》解释说："初六之吉，顺也。"明夷卦六二爻的《象传》是说："六二之吉，顺以则也。"这个"则"，是指六二柔顺的中正法则；本爻只说一"顺"字，则是指要顺应客观的形势变化而去行动。可见也基本相同。两卦两爻都是要拯求于危难，所以才这样相似。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这是说：在涣散之时要快速到可以安身之处，悔恨便可消除。何楷说："机即几也。《说文》云：'踦几也'。象形。古人坐于地，几，坐所凭也。"所以这"机"就可代表安身之处。九二阳处阴位，不正而中，上与九五不应而敌，只好与初六密比相求，方能得到安全。所以《象传》说："涣奔其机，得愿也。"这是说，九二实现了他的愿望。但是这个"机"究竟是指谁呢？是指初六。王弼说："机承物者也，谓初也二俱无应，与初相得，而初得散道，离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亡也。"（《周易注·卷六》）程颐也说："在涣离之时而处险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则得悔亡也。机者，俯凭以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涣散之时，以合为安，二居险中，急就于初求安也。赖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愿也。"（《伊川易传·卷四》）根据程颐的这种说法，"二目初为机，初谓二为马"，其实，不这样讲本也可以通。郭雍说："九二之刚，自外来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义，故有奔其机之象。惟得中就安，故《彖传》所以言不穷也。"王宗传也说："当涣之时，以阳刚来居二，二，安静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均为《周易折中》所引）这就是说："机"就是九二本身，而不是初六；同理，"马"也不必是九三，就是初六本身。"马"与"机"都是取象，并不需要实指什么。

六三：涣其躬，无悔。

这是说：涣散达到其本身，没有悔恨。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应上九。可是上九无位，处于更深的涣散状态，无力提携六三克服自身的涣散状态。但六三仍能舍其本位而上从上九去济涣，所以无悔。《象传》说："涣其躬，志在外也。"这个"志在外"，就是六三从上九去济涣。荀爽解释说："体中曰躬，谓涣三使承上为'志在外'，故无悔。"（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王弼也说："涣之为义，内险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与刚合志，故得无悔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三在涣时，独有应与，无涣散之悔也。然以阴柔之质、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岂能拯时之涣而及人也？止于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涣字，在涣之时，躬无涣之悔也。"这话对。

在《周易》中，六三应上九者，少有吉义。只有涣卦例外，六三有

忘身循上之象。与蹇卦的六二相比，很有相同之处。蹇卦六二爻辞为"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五爻辞为"大蹇朋来"，二者也是相应的。因此，可参照理解。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这是说：涣散达到其群体，大吉祥。在涣散之时而有如山丘之聚集，不是平常的人所能想到的。六四阴处阴位，至柔，得正而不中，上承九五，为忠臣之位，但下与初六无应而敌。这说明：六四是没有群众基础、但却受君王信任而能够帮助君王济天下之涣散的人物。朱熹说：六四"居阴得正，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者也。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占者如是，则大善而吉。"又说："涣有丘"，乃是"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则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周易折中》的按语说："孔安国《书·序》云：'丘，聚也。'则丘字即训聚。'涣有丘，匪夷所思'，语气盖云：常人徒知散之为散，不知散之为聚也。散中有聚，岂常人思虑之所及乎？"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这是说：当天下涣散之时，象出汗不能再收回一样宣布其重大政令，分散国君的权力和积蓄，便可无过错。

九五阳处阳位，至刚中正处尊。下与九二无应而敌，却可与六四密比得助。因此，九五的政令必须坚决，还须大散资财于民众，方能使民众团聚，从而使自己处尊而远过失。唐代名臣陆贽曾经说过："散小储，成大储。"这和本卦六四爻"散小群，成大群"的含义正相对应，正是君臣共济涣散的良策。《象传》说："王居无咎，正位也。"这是说：君王的权力与财富虽然处于涣散之时，受到一些削弱，但王位可保，不会有错，这是因为九五的爻位中正。《九家易》说："谓五建二为诸侯，使下君国，故宣布号令，百姓破译，若汗之出身不还反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引）朱熹则说："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与其居积……涣王居，如陆贽所谓散小储而成大储之意，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周易本义·下经二》）王弼则说："为涣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正位不可以假人。"（《周易注·卷六》）这则是讲"王居无咎，正

位也。”

为了弄清问题，在此需要对本卦爻辞中的“涣”字的两种用法加以说明。“涣”字作动词用的，直接讲成“涣散”，如“涣其躬”、“涣其群”、“涣其血”和“涣王居”，“涣”字后皆为代词或名词性词组，“涣”字肯定作动词用，后接宾语，为动宾结构。“涣”字作副词时间状语用的，用在动词之前，如“涣奔其机”、“涣有丘”、“涣汗其大号”，“奔”、“有”为动词，“汗”是名词动用，所以“涣”字应讲成“处在涣散之时”。把语句弄清楚，才能彻底明白其含义。

上六：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这是说：涣散达到其流血的伤口，就应该离去远（逖）出而避害，便可无过错。上九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应六三，志在援外，但是上九处涣卦最上，离下体坎险最远，便有远出避害之象。《象传》说：“涣其血，远害也。”也正是这个意思。王弼说：“逖，远也。最远于害，不近侵克，散其忧伤，远出者也。散患于远害之地，谁将咎之哉？”俞琰说：“上居涣终，去坎至远而无伤害，故其象为涣其血，其占曰无咎。”（《周易折中》引）

纵观涣卦六爻，下体坎险三爻，皆未能脱离涣散；上体巽风三爻，皆能脱离涣散而合聚。这正说明，涣散能够亨通，合聚也能够亨通，二者相反互补而成涣卦亨通之道，利涉大川而利贞。

总之，涣卦阐述了对待涣散的人生哲理。对于涣散，也应辩正地看待。一切都把得死死的，事物便象严冰一样死板，没有活动馀地，这便无法发展了；相反，一切都放得散散的，事物便象沙粒一样散落，没有紧密联系，也便无法发展了。要想发展，就得走出冰原，走出沙漠，在疏松的土壤中，播下你的种籽。民主和法制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这样，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序卦传》说："说（悦）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过分的喜悦，会使人涣散，真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

60，当你需要节制时

自由度过小，如板结的土壤，不利于植物生长；自由度过大，如流散的沙漠，也不利于植物生长。为了克服涣散，就需要适当的节制。那么怎样去节制呢？节制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这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课题，节卦会把基本原则告诉你。

节 ䷻ 坎上 兑下

节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十卦。

节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象传》说："泽上有水，节。"这是说：大泽上有水，需要筑堤防以节制水流，防止水患。侯果说："泽上有水，以堤防为节。"（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引）朱震又进一步说："泽之容水，固有限量，虚则纳之，满则泄之，水以泽为节也。"（《汉上易传·卷六》）

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上说："节，竹约节。"段玉裁注云："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引申为节省、节制、节义。"竹节，一段段分开，有止的含义。所以孔颖达说："'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

从卦象上看，泽上有水，泽对水有节制作用，这就是节制的象征。《象传》说："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这是说：君子应当从节卦中获得启示，制定礼数制度、评论德行，从而节制人的行为。进一步分析，节卦是"以泽节水"来立意，除了消极的节制作用以外，还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这从下体兑泽专论通与塞而上体坎水专论流与止中，可以明显看出。

节卦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

这是说：节制，可以亨通。过分节制，不可作为正道去坚守。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节卦之所以亨通，是由于上体阳刚的坎卦与下体阴柔的兑卦分开了，这就叫做"刚柔分"；是由于九五、九二两个刚爻分别占据了上下两卦的中位，这就叫做"刚得中"。王弼说："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而为制主，节之义也。节之大者，莫若刚柔分、男女别也。"（《周易注·卷六》）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王弼解释说："为节过苦，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不可复正也。"（《周易注·卷六》）俞琰也说："节者，约也……节之过，则为吝啬，非通行之道也。"（《周易集说·卷十》）王弼说"节操"，俞琰说"节约"，总之都是"节制"，说得很全面。孔颖达说："为节过苦，不可为正，若以苦节为正，则其道困穷。"（《周易正义·卷六》）虞翻则从节卦上六苦节分析："位极于上，乘阳，故穷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苦节，是一种不中正的极端行为。不中正，则不能顺乎天理；不中正，则不能合乎人情。天理不顺，人情不堪，便难于实行，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最后反而背叛了节道。节操反成失节，节约反成浪费，一切都走向其反面了。所以黄淳耀说：节道如果"合于中，即甘即亨；失其中，即苦即穷。苦与甘反，穷与亨反。"这话是正确的。

《彖传》又说："说（悦）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这话怎么讲呢？朱熹说：这是"又以卦德卦体言之，当位中正指五。"但是正如李光地所说：对于这一句话，"先儒说义未明"。其实，节卦本身就"有阻塞难行之象"，这就是所谓的"险"。然而节卦之所以亨通，则是因为"其有安适之善而无拘迫之苦"，这就是所谓的"说（悦）"。"当位"，是指九五的中正处尊而言，因为当位，所以才"有节天下之权"；"中正"，才能"通天下之志"。因此，上述这一句话，是"孔氏为总申《彖辞》之义"而说的。由于"说（悦）"，则不苦；由于"通"，则不穷。所以上述那句话，既是"以全卦之善言之"又是"专主九五及卦德以申之"的。因此，在这一

点上，节卦"正与渐卦同例"。李光地的这一总结性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

《象传》在解释卦辞时最后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说：自然界行节道，而形成四季；人类社会行节道而建立各种制度，则既不伤财，又不危害民众。孔颖达说："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周易正义·卷六》）由此看来，节道是非常重要的。

节道如此重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去实行节道，又会有不同的结果。节卦用六爻分别加以表述如下：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门"与"户"同类有别。单扇为户，双扇为门。"不出户庭"是不出内院。内院，即户外的庭院。这一爻的断辞是没有过错。初九阳处阳位，性至刚，位正而不中，积极上进；上应六四，也有外援。但是初九处于节卦之始，前面受到九二的阻塞，所以只好"不出户庭"，因此就不会犯错误。所以《象传》才说："不出户庭，知通塞也。"这个"塞"，就是九二。

九二：不出门庭，凶。

这是说：不出外院，断辞为凶。九二阳处阴位，不正而中，上与九五不应而敌，处于节卦下体兑泽之中位，本就应该疏通，前面二阴也不阻塞，更应畅通无阻，然而仍然不知变通，拘于节制，心怀失正无应之忧虑，"不出门庭"，所以有凶。《象传》说："不出门庭，失时极也。"这是说：九二丧失了时机而走向极端了。苏轼说："水之始至，泽当塞而不当通；既至，当通而不当塞。故初九以不出户庭为无咎，言当塞也；九二以不出门庭为凶，言当通也。至是而不通，则失时而至于极。"尚秉和则说："二比重阳，阳遇阴则通；通则利往，乃竟不出，是失时也，故凶。"（《周易尚氏学·卷十六》）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若"是语助词，当"样子"讲。这是说：不能节制的样子，则又表现

出嗟叹忧伤的样子，没有过错。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与上六不应而敌，孤立软弱，担当不起本位阳刚的责任，所以才有这种表现和断辞。《象传》说："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是说没有人怪罪他。张载说："处非其位，失节也，然能居不自安，则人将容之，故无咎。"（《横渠易说·卷二》）李彦章说："临之六三，失临之道而既忧之；节之六三，失节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补过为善者也。"（《周易折中》引）六三不能节，正是九二当通不通而致凶的结果：泽水上溢，六三的泽岸节制不住泽水之泛滥了。

六四：安节，亨。

这是说：安然节制，所以亨通。六四阴处阴位，正而不中，下应初九，上承九五，有安然行使节制之象，所以亨通。王弼说："得位而顺，不改其节而能亨者也。"（《周易注·卷六》）俞琰说："六三失位而处兑泽之极，是乃溢而不节；六四当位而顺承九五之君，故为安节。（《周易集说·卷十》）所以《象传》说："安节之亨，承上道也。"程颐说："四能安节之义非一，《象》独举其重者，上承九五刚中正之道以为节，足以亨矣。"这话也对。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这是说：节制能令人感到甜美，有吉祥，前进会得到人们的崇尚。九五阳居阳位，至刚中正，处尊，为节卦主爻。《象传》说："甘节之吉，居位中也。"也强调甘节吉的原因是位中。王弼说："当位居中，为节之主，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之谓也。为节之不苦，非甘而何？术斯以往，'往有尚'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九五刚中正居尊位，为节之主，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则安行，天下则悦从，节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则有可嘉尚也。"（《伊川易传·卷四》）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这是说：节制能令人感到痛苦，即使坚持正道也有凶，但是悔恨可以消除。上六阴处阴位，至柔，正而不中，下与六三不应而敌，乘九五之至刚，居节卦之极，所以既软弱孤立，又过分节制，痛苦不堪，已与

天理人情相违。《象传》说："苦节贞凶，其道穷也。"这个"道穷"，就是说在道理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做不到。王弼说："过节之中，以致亢极，苦极者也。"（《周易注·卷六》）至于为什么说"悔亡"呢？程颐解释说："固守则凶，悔则凶亡。悔，损过从中之谓也。节之悔亡与它卦之悔亡，辞同而义异也。"其实这种解释违背了语义，是宋人不研究语言学而空论易辞结果脱离文义的又一例证。人守贞而致凶，当然会产生悔恨，但是因为是守贞，问心无愧，所以悔恨自然又会消除。因此这个"悔亡"，与它卦的"悔亡"一样，不存在"辞同而义异"的问题。

纵观节卦六爻，下体兑泽讲塞与通，上体坎水讲止与流，二者是对应的。九五、六四，当止则止，一吉一亨；六三当通则通，无咎；初九当塞则塞，也无咎。唯上六当流则止，九二当通则塞，都凶。这都是合乎规律的。丘富国说："《彖传》当位以节，故节之六爻以当位为善，不当位为不善。"（《周易折中》引）这种说法是不合乎实际的。因为上六阴处阴位，是当位的，不是贞凶吗？丘富国误解了《彖传》上的"当位以节"这句话，以为是指六爻中一切当位之爻；其实，只指九五一爻。

总之，节卦阐述了需要节制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这个"离"就是涣卦。事物不能永远涣散分离下去，所以需要节制一下。这种节制，是应该节制时的适度节制，因此，它的灵魂是适中。节卦强调节制的适中，这不是什么保守的折中主义，而是基于凡事皆须适度的这种客观规律，因节制的过与不及，都会造成伤害和损失，苦节不就是一例吗？

61，当你恪守诚信时

对于自己，必须善于节制；对于别人，必须恪守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进而完成事业。否则，

言而无信，行而不果，必然要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人们还是常常放松自己，失信于人，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孚卦会详细告诉你。

中孚 ䷼ 巽上 兑下

中孚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十一卦。

中孚卦下卦是兑泽少女，性悦；上卦是巽风长女，性人。《象传》说："泽上有风，中孚。"这是说：泽上的风，无所不及，无所不入，就象心中诚信，广施于天下一样。孔颖达说："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故曰'泽上有风，中孚。'"（《周易正义·卷六》）

从语义上来看，《说文解字》上说："孕，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徐锴曰："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鸟抱恒以爪反复其卵也。"总之，这都是说："中孚"的"孚"字，本义是孵卵的"孵"字。段玉裁注说："鸡卵之必为鸡，鸭卵之必为鸭。人言之信如是矣。""中"是心中，"中孚"便是心中诚信。《杂卦传》说："中孚，信也。"

从卦象上看，《彖传》说："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这是说：中孚卦的卦画，六爻之中，上下两爻皆为刚，中间两爻皆为柔，刚爻在上下体中皆居中位，这就有心中信实之象。下体兑泽性说（悦），上体巽风性谦。上谦逊对下，下悦服奉上，这也是诚信的表现。实行诚信之道，才能教化国家。所以程颐说："二柔在内，中虚为诚之象；二刚得上下体之中，中实为孚之象。卦所以为'中孚'也。"又说："上巽下兑，为上至诚以顺巽于下，下有孚以说（悦）从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国也。"（《伊川易传·卷四》）《象传》说："君子以议狱缓死。"这是说：执政者行中孚之道，应该适当地审案量刑，尽量减缓死刑。孔颖达说："中信之世，必非故犯，过失为幸，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议其过失之狱，缓舍当死之刑也。"（《周易正义·卷六》）程颐说："君子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其恻而已。故诚意常

求于缓。缓，宽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前其大者也。"(《伊川易传·卷四》)

中孚卦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豚鱼"是什么呢？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江豚鱼"。江豚，实际不是鱼类，而是哺乳类，体形似鱼，长约四尺许，长江中有。当江面起风时，便浮出水面。南风，则口向南；北风，则口向北，从不失信。唐代诗人许浑曾有这样一句诗："江豚吹浪夜还风"，就是指守信于风是江豚的习性。有人便用江豚有信来解释中孚卦卦辞，说：如江豚鱼那样守信，便吉祥。俞琰说："豚鱼即江豚也。出则泽上必有风，未尝失信，许浑诗谓'江豚吹浪夜还风'是也。"(《周易集说·卷十九》)但是，人们都知道：《易经》卦辞产生于殷周之际，当时殷周处于黄河中下游，怎么可能用自己看不到的长江中的江豚取象呢？因此，豚鱼不可能是指的"江豚"。

王弼主张"豚"和"鱼"是两种东西。豚是小猪；鱼就是鱼；《礼记·王制》中说："庶人夏荐麦，秋荐黍。麦以鱼，黍以豚。"这是说：平民在夏秋两季用鱼和豚祭祀丰收。《国语·楚语》也说："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所以王引之说："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经义述闻·一》)

豚和鱼是微薄的祭品，但是由于祭祀的人心中诚信，仍然可以得到吉祥。所以《彖传》说的"豚鱼吉，信及豚鱼也。"这就是说：诚信之心，达到了豚与鱼的身上。但是，有人在这里又生出另外的讲法，说豚和鱼都是微隐之物，极端愚蠢，难以感动，然而有了中孚之心，还是感动了豚和鱼，所以才吉祥。孔颖达说："鱼者，虫之幽隐；豚者，兽之微贱。人主内有诚信，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矣。"程颐也说："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所以吉也。"

由此看来，中孚卦辞是说：心中诚信，达到豚鱼，吉祥。利于涉过大江大河，利于坚守正道。这样译述，可以容纳上述的两种解释。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这是说：中孚

卦画，外实内虚，另外，中孚卦上体巽为木，下体兑为泽，木中虚而行于水上，便是舟行水上之象，所以利涉大川。程颐说："卦虚中，为虚舟之象。"俞琰也说："巽木动于兑泽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阳在外而内函二阴，有舟虚之象。舟虚则无沉溺之患而利于涉险也。"（《周易集说·卷十九》）

《彖传》最后说："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这是说：中孚而利于坚守正道，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为人必须讲究诚信。但是，处在不同的地位之上，却会有不同的效果。这种种复杂情况，在中孚卦中，便由六爻分别说明之。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字的本义是"驺虞"，一种有黑纹的白虎，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见《说文解字》）《诗经·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驺虞"则是指猎手。段玉裁注曰："此字假借多而本义隐矣。凡云乐也也安也者度娛之假借也；凡云揆度也者，以为度之假借也。"因为有这两类假借，本爻辞也有两说。程颐和朱熹，把"虞"字讲成"度"，即忖度、推测；荀爽则把"虞"字讲成"安"。"燕"字也当安字讲，各家没有分歧。

按照荀爽的解释是：安守诚信，便吉祥；别有它想，则不得安宁。荀爽说："虞，安也。初应于四，宜自安虞，无意于四，则吉，故曰'虞吉'也。有意于四，则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

按照程朱的解释则是：忖度对方，如可信便相信，这便吉祥；一旦相信，便不再有它想，如有它想，则不得安宁。

上述这两种解释，差距不大，大体上又可以相容，因此，可以根据情况兼收并蓄。《象传》说："初九虞吉，志未变也。"这个"志"，便是指"诚信之志"，即"中孚"之志。《象传》的这一解释，与上述两种解释都符合。项安世说："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初九安处于下，不假它求，何吉如之。苟变其志，动而求孚于四，则失其安也。"这是对的。中孚一卦是讲信守中道，所以连斗山说："诸爻之所当孚者，皆以其近于中者为孚，而不以相应者为孚也。"因此初九亲比九二为得中道，吉祥；与六四正应结交便为有它志，对于中道便不能安心。

中孚卦名爻间的这种性质，便是受“中孚”的含义决定的。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是说：鹤在阴处鸣叫着，它的子鹤也应和它叫着，我有一大杯好酒，我与你分享它。这是用比兴的手法，用鹤的和鸣，喻人的共饮。人在饮酒时是真诚互让的。九二阳处阴位，又在二阴六三、六四之下，二阴六三、六四与九五构成艮山，所以九二便处于山阴之位。九二与九五不应而敌。那么九二在这里与谁和鸣共饮呢？是与初九。这是中孚卦的亲比关系。张浚说：“二处二阴下为在阴；其子和之，谓初。”《周易折中》引完张李光地补充说：“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这是对的。朱熹说：“九二中孚之实，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实应之。”这是不对的。《象传》说：“其子和之，中心愿也。”这是说：初九与九二之应和，不是出于虚假，而是出于心中的诚意。九二爻辞表面上看只是取象之辞，似无断语。但是细心研究，可以看出其蕴含的断语。《系辞传》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而加乎民，行发乎迩而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因此，这一切还要看言行才能决定断辞的内容。君子行中孚之道，则言行为善，必有同德相应。所以孔颖达说：“处于幽昧而行不失信，则声闻宇外，为同类所应焉”；韩康伯则说：“我有好爵，与物散之，物亦善应也”。总之，断辞便是蕴含的“同德相应”。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这是说：得到匹敌，或者击鼓进攻，或者停止后退；或者悲哀哭泣，或者高兴唱歌。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与上九相应，又与六四同性相斥成为匹敌。因为六三不得中孚之道，缺乏诚信之心，有躁动不安之象，所以击鼓欲进攻六四；但六四所处爻位柔正，六三不能取胜，便只好疲惫而退；由于害怕六四反击，所以悲泣；然而六四柔正，并不反击，所以又高兴而歌。荀爽说：“三、四俱阴，故称敌。”敌就是指同性相斥。俞琰也说：“敌，匹敌也。六三与六四，两阴相并而成匹敌，故曰‘得敌’。与艮之‘敌应’之敌同。彼以应言，此以比言。”（《周易集

说·卷十》）六三这样变化无常，是怎样造成的呢？《象传》说："或鼓或罢，位不当也。"是由于处位不当。刘牧则说："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间变动不常如此。"（《周易折中》引）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六三爻辞中只有说事之辞，而无断辞，但是细看，又全为断占之义。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这是说：月亮已经圆满，马匹走失，没有过错。这里需要再次说明："月几望"就是"月既望"。高亨引《释文》："几，荀作既。"高亨说："几、既，古通用。几读为既。月既望者，十五日以后也。筮遇此爻，在月之十五日以后，丧失马匹，可无咎，其马当复得也。故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周易古经今注》）小畜卦上九爻和归妹卦六五爻都有"月几望"三字，都作"月既望"讲。六四阴居阴位，正而不中，下应初九，上承九五。六四至柔得正，由于接近九五，便断绝其匹配，这就象征着良马亡失匹配。《象传》说："马匹亡，绝类上也。"这个"绝类"，就是断绝匹配；这个"上"，就是上亲比九五。那么这个匹配是指哪一爻呢？一说，指初九。程颐说："绝其类而上从五也；类谓应（初九）也。"朱熹说："六四居阴得正，位近君位，为'月几望'之象；马匹，谓初与己为匹，四乃绝之，而上以信于五，故为'马匹亡'之象。"（《周易本义·下经二》）另一说，指六三。李光地说："三与四，皆卦所谓中虚者也。其居内以成中虚之象同，其得应而有匹敌者亦同。然三心系于敌而四志绝乎匹者，三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应上九者多凶，易例如此。"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匹"一辞，在此有特殊含义。俞琰说："古者驾车用马，不能用纯马，则两服、两骖各一色，又大小必相称，故两马为匹。"俞琰因此也认为"三与四比，自以为'得敌'，四守正而不与三比，则'马匹亡'矣。"以上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是不妨大体，与卦象和《象传》都符合，因此可以并存，互相作参考。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是牵系的意思。《说文》上说："挛，系也。"李光地说："挛如，谓固结而不可解也。"这是说：能够以诚信之心，广泛牵系天下人之心，这样就不会有过失。九五阳处阳尊之位，中正显贵，当然就会有这样的

结果。所以《象传》才说："有孚挛如，位正当也。"说这是由于"位正当"决定的，但也应该看到阳爻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朱熹认为：九五爻"下应九二，与之同德"，所以"挛如"是专指与九二的关系；徐志锐认为：九五爻亲比"绝类"而"上"的六四，所以"挛如"是专指与六四的关系。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九五处于君位，"有孚挛如"天下之人才更全面。所以程颐说："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结如拘挛然。"这其中，当然六四最为主要，因为六四是至柔的重臣，而且位正；九二虽然不应而敌，但处于中孚卦中，爻位关系主在亲比，次在应敌，所以也包括九二。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是天鸡。《说文解字》上说："翰，天鸡也。赤羽。"段玉裁注曰："一名山鸡。……其鸟强羽、赤羽，故其字从羽不从鸟。又，翰，高也，谓羽长飞高，此别一义。又，翰，飞鸟之豪俊也。"《玉篇》上说："翰，飞也。"《礼记·曲礼下》说："凡祭宗庙礼……鸡曰翰音。"朱震说："巽为鸡，刚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鸡振其羽翮而后出于声，翰音也。"因此，这句是说：飞鸟的鸣叫声虚升于天，即使坚守正道也还是有凶。这是因为上九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应六三，六三又是阴处阳位，也是不中不正，上九又下乘九五，居于无位之地，处在中孚一卦之极，因此，上九便有上述结果。王弼说："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周易注·卷六》）上九的中孚诚信之道已经达到终期而衰竭了，所以上九的"翰音登于天"与九二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形成鲜明对比：得不到响应。因此《象传》说："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翰音登天不可长，上九的中孚之随便只好衰竭，有信也就变成无信了，因此即使自己仍坚守正道，人们也不会再相信你。

纵观中孚卦六爻，都是讲恪守诚信之道。恪守诚信，完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的应援，因此，六爻的关系重亲比、轻敌应。初九诚信而不疑，所以吉；六四、九五也诚信，仅得无咎；九二也诚信，有人和之；六三动摇不定，不知所措；上九诚信衰竭，贞凶。由此可见，诚

信是改善人际关系的保证，须从本身做起。自己对人诚信，才有可能换得对方对自己也诚信；自己对人虚伪，迟早要遭到人们的唾弃，那时再坚守诚信，也无人相信你了。

总之，中孚卦阐述了坚守诚信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由涣散，到节制；由节制，又到诚信。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金景芳说《序卦》有些牵强，我看并不牵强；康有为说《序卦》有些肤浅，我看并不肤浅。"……涣——节——中孚……"体现了一种必然性。例如：一个大企业涣散了，便须用坚强的手段对之加以节制。这种节制就是一种整顿。经过整顿以后，这个企业内部必须建立起诚信的关系；这个企业外部也必须建立起诚信的关系。由于讲究诚信，产品受到社会的信任，这个企业方能复甦。这不是一种必然性吗？在社会上，要想做一番事业，必须恪守诚信的"中孚之道"，这一点，难道还需要解释和论证吗？

62，当你矫枉小过时

有了坚定的信念，便要付诸行动；思想付诸行动，难免就要过度。因为绝对适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某些小的过度行为？对于有益的怎样利用？对于有害的怎样避免？怎样相机灵活行事？看看小过卦，你会大开眼界。

小过 ䷽ 震上 艮下

小过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十二卦。

小过卦下卦是艮山少男，性止；上卦是震雷长男，性动。《象传》说："山上有雷，小过。"这是说：山顶上响起雷声，象征着小有过越。程颐说："雷震于山上，其声过常，故为小过。

从语义上看，汉帛《易》作"少过"。因此可知，"小过"就是稍稍有些过度之意。

从卦象上看，全卦六爻之中，四个阴爻对两个阳爻，这是阴过。阳大阴小，所以阴过就叫做"小过"；其次，四阴对二阳，阴过甚小，刚刚偏过正中，所以也叫做"小过"；最后，对于这种小过，需要加以矫正，可是矫枉必须过正，矫小过，又必须小过，所以还是叫做"小过"。由于以小过矫正小过，才能使事情反归于中，因此小过是必要的。《象传》说："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这就是说：君子的行为过于谦恭了，反而更好，因为不过于谦恭便不足以显示谦恭；君子在丧事中过于悲哀了，反而更好，因为不过于悲哀便不足以显示情深；君子的用度过于节俭了，反而更好，因为不过于节俭便不足以显示节俭。世界上的事情，确实有稍稍过分反而更好之理，这就正合小过卦的卦义。晁说之说："时有举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矫之以循墙；时有短丧之宰予，故高柴矫之以泣血；时有三归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矫之以敝裘。虽非中行，亦足以矫时厉俗。"（《周易折中》引）这莫敖循墙，就是正考父矫正他，使他"行过乎恭"；这宰予泣血，就是高柴矫正他，使他"丧过乎哀"；这管仲敝裘，就是晏子矫正他，使他"用过乎俭"。这就恰如《象传》所说。事实证明：过，可以归中；小过，更可以归中。因此，过也不为过，这便是矫枉过正的合理性。

小过卦卦辞：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这是说：小过卦，亨通，利于坚守正道。可成小事，不可成大事。飞鸟留下的鸣叫声，不宜向上，适宜向下，大有吉祥。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

行也。"这是说：办小事情，有小小的过分，可以亨通。同时，这种小小的过分，不违背正道，便有利。当然，也要顺应适当的时机。朱震说："盖事有失之于偏，矫其失，必待小有所过，然后偏者反于中。谓之过者，比之常理则过也。过反于中，则其用不穷而亨矣，故曰小者过而亨也。"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这是说：小过卦的上体震雷与下体艮山，都是阴爻处于中位，所以小事吉祥；小过卦的两个刚爻，都没占据中位，所以不可成大事。朱熹说："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二四，皆以刚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俞琰也说："小过之时，可过者小事而已，大事则不可过也。"（《周易集说·卷十一》）李光地说："大事，谓关系天下国家之事；小事，谓日用常行之事。"其实，家事国事都各有大小。

《彖传》最后说："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程颐说："'有飞鸟之象焉'此一句不类彖体，盖解者之辞误入彖中。"金景芳认为"有可能是这样。六十四卦的《彖传》中，没有这样的句子。"但是也有人不同意程说。其实小过卦的卦画，二刚如鸟身，在中间；四柔在两旁，如鸟翼。另外，初六、上六两爻，也都以鸟取象。因此上句即使是误入彖中的行文，也无关宏旨，并不改变这里彖辞的大意。王弼说："飞鸟遗其音，声衰以求处，上愈无所适，下则得安。愈上则愈穷，莫若飞鸟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鸟飞迅疾，声出而身已过，然岂能相远也！事之当过者亦如是。身不能甚远于声，事不可远过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鸟音取宜顺之义。过之道，当如飞鸟之遗音，夫声逆而上则难，顺而下则易。"（《伊川易传·卷四》）这都是说：鸟在空中飞翔啼叫，其声音传到地面被人听到时，鸟飞过去不会太远，这正合乎小过卦的卦义：小小过越。鸟飞得愈高，这种过越便愈扩大；鸟飞得愈低，这种过越就愈缩小。因此，不宜上宜下，上是逆而下是顺。上逆背离小过卦义，当然是凶；下顺符合小过卦义，当然是吉。下顺的极限，则由小过接近于中了。这个中，便是节卦的节制中和中孚卦的信守中。反归于中，才算达到矫枉过正的目

的。

小过卦的亨通吉利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又有不同的表现，这可由六爻分述如下：

初六：飞鸟以凶。

这是说：飞鸟上翔而有凶险。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应九四，有刚阳上逆之势，所以有凶险。王弼说："小过，上逆下顺。而应在上卦，进而之逆，无所措足，飞鸟之凶也。"（《周易注·卷六》）《象传》说："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何楷解释说："'以凶'者，自纳于凶也。孽由自作。'如何'哉，莫救之辞也。"（《古周易订诂》）初六处于小过一卦之始，过越的限度很小，稍加矫正便可归中，稍加逆反便愈过越。正如鸟，不飞则已，一飞便有凶，这是上逆太过之象。这是无可如何之事，因为是鸟总要飞翔。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这是说：越过祖父，遇到祖母；没达到君主，遇到大臣。没有过失。详细地说是：要办事情，需要同在上之人商量请示。结果怎样呢？在家事方面，越过了与祖父商量的机会，却遇到了与祖母商量的机会，结果只能成小事，不能成大事；在国事方面，没有见到君王的机会，却有遇到大臣的机会，结果还是只能成小事，不能成大事。由此看来，将国事说成大事，将家事说成小事，是不尽恰当的。国与家，都有大事与小事。占到此爻，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

六二为什么有这种取象之辞呢？六二阴处阴位，至柔中正，正是《象传》中所说的"柔得中，是以小事吉"。祖为初始，妣为二。六二过初六，就是"过其祖"；居二位，就是"遇其妣"，"遇，当也。"（程颐）。六二与九五不应而敌，所以就是"不及其君，遇其臣"。这个"遇其臣"便是返居二位，所以"遇"，还是"当也"。这样，在这一句话中，"遇"字两次出现，才能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可是，《象传》又说："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臣"就是指九三和九四了，特别是指九三，因为九三与六二亲比。因此，卦中的臣位有三爻：二是地方权臣，与君位可应；三是地方高臣，不近君位；四是近君宰臣。五为君

位。王弼也是这样解释前半句的。他说："过而得之谓之遇。在小过而当位，过而得之之谓也。祖，始也，谓初也；妣者，居内履中而正者也。过初而履二位，故曰'过其祖'而'遇其妣'。"虞翻也这样解释后半句。他说："五动为君，晋坤为臣，二之五隔三艮为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体姤遇象（邂逅相遇的形象），故'遇其臣'，无咎'也。"虞翻在此只是未能说明二也是臣，反居二位也是"遇其臣"。但是总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只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无所谓吉，只不过是无过错而已。

程颐却另有解释，他说："阳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为祖。二与五居相应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从于三四，故过四而遇五，是过其祖也。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在他则阴阳相求，过之时必过其常，故异也，故二从五亦戒其过。"又说："谓上进而不凌及君，适当臣道，则无咎也。遇，当也。"前后解释一致。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这是说：不过分地防备它，跟从它或许要被它戕害，有凶。九三阳处阳位，性格至刚，地位不中，上应上六，有从上六高飞之象，在这不宜上的小过卦中，如果不过分防备上六的引诱，而跟从在上六之后，便有可能被戕害，整个说来有凶。《象传》说："从或戕之，凶如何也。"何楷说："凶当如何？谓凶不可测也。"九三在阳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仅仅以自己的过刚去矫正全卦的阴柔过中之势，真是太冒险了，所以其凶不可测。朱熹说："小过之时，事每过当，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周易本义·下经二》）又有人说："上六小人最居高显，而复应而从焉，其从之也，则有残害之凶至矣。"（《周易正义·卷六》）尚秉和又认为六三如果应从上六，"则四或害之也。"（《周易尚氏学》）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从或戕之，凶"一句中，"或"为不定之辞，全句也是在告诫，所以程颐说："小过，阴过阳失位之时，三独居正，然在下无所能为，而为阴所忌恶，故有当过者，在过防于小人。若弗过防之，则或从而戕害之矣，如是则凶也。三于阴过之时，以阳居刚，过于刚也。既戒之过防，则过刚亦在所

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义。能过防则免矣。"这是对的。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这是说："没有过错。不过分地就合它，前往有危险必须警戒，不用永远固守正道。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应初六，有"宜下"之象，所以断辞为无咎。九四不过刚，在这小过之时，众阴害阳之际，九四刚柔相济，不过分地就合应爻初六，不永远固守正道而是能够随机顺处，方可得"宜下"之道；否则积极前往遇合初六，必有危险，应该警戒。因此《象传》才说："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这是说：九四由于处位不当，不中不正，便只能采取极端谨慎戒惧的态度去与初六遇合，因为那有一定的危险性。唯有无所作为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正道；相反，积极与初六遇合，自己的正道便"终不可长"了。李光地说："三四皆'刚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纯刚，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义。然质本刚也，故又戒以当过遇之为善。遇者，合人情、就事理。过遇，朱子所谓加意待之者是也。"这一对比，就更清楚了。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这是说：密云从城西向我飘来，却还未下雨。王公大人用系着细绳的箭在洞穴中猎取到狡兽。"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小畜卦的卦辞。意思是说：阴阳二气未能和顺，积蓄的力量尚未达到饱合状态，所以还不能下雨；云从西向东飘，是好天气，不会下雨。总之，这是雨前的醞酿时期，密云还在从属阴的西方向东飘来，说明阴气盛过了阳气。《象传》："密云不雨，已上也。"这是说：六五已经在上了，是小过于上，即使不动也离开了中道，它只有往下降才能反归于中，而趋向于吉。"公弋取彼在穴"是说六五可以有小收获，这就体现了"可小事，不可大事"这句话，也有消除隐患之意，这当然也是完成一件小事。俞琰说："《易》中大事称王，小事称公。小过之六五可小事不可大事，故不称王而称公。弋，小器，仅取近，非远到之物。取彼在穴，此亦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谓。"（《周易集说·卷十》）总之，六五阴柔而居阳刚中尊之位，不正无应，力不从心，有小过之想，却无大成之望，所以才有上述取象与记事

之辞，而无断辞。从后句记事之辞中只隐约感到有小成的寓意，正合小过之道。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这是说：不能就合却只能过越它，象鸟一样穷飞而罹难，有凶。这是天灾和人祸。上六阴居阴位，至为阴柔，处于小过卦之极，下应九三。《象传》说："弗遇过之，已亢也。"这是说：上六已经达到穷极。俞琰说："六五曰已上，谓其已过也；上六又过甚，故曰已亢。"王弼说："小人之过，遂至于上，极过而不知限，至于亢也。过至于亢，将何所遇？飞而不已，将何所托？灾自己致，复言何哉！"（《周易注·卷六》）吴澄说："上六弗与九三遇也……过越九三而居极高之位。"（《易纂言·卷二》）"离"一说通罹，指遭受灾难。孔颖达说："以小人之身，过而弗遇，必遭罗网；其犹飞鸟，飞而无托，必离矰缴，故曰飞鸟离之凶也。过亢离凶，是谓自灾而致眚。"（《周易正义·卷六》）程颐则认为"离"是远离，他说："如飞鸟之迅速，所以凶也，离之过远也。"（《伊川易传·卷四》）

纵观小过卦六爻，都是讲矫枉小过而归于中道的。其中六二与六五最得卦义，矫枉小过后而反归于中，但也皆只能成小事，得无咎；初六与上六最违背卦义，过中后不能矫枉，所以均得凶；两个阳爻，均不及中，九三至刚过激盲动而遭凶，九四刚柔相济、谨慎知戒而随和，所以无咎。六爻均未能充分体现卦辞、卦义，因为阴差阳错的缘故啊！

总之，小过卦阐述了矫枉小过反归中道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这是说：信心付诸行动，就难免要过度。但是，对于这种过度要作具体分析。小过卦具体分析了矫枉过正中的小的过度行为，发现这种小过常常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也应该避免其消极和不利方面。对于这些，都应该相机灵活运用，才会有利。

63，当你事业完成时

小过是小小的过度，也是小小的通过。这小小的通过加起来就成了既济，因此既济就是最后的成功。但是成功以后又会怎样呢？从此便可一劳永逸地享清福了吗？不是的。成功原来又是一个新的旋涡，会使你灭顶。那么你将怎么办呢？请看——

既济 ䷾ 坎上 离下

既济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十三卦。

既济卦下卦是离火中女，性附；上卦是坎水中男，性陷。《象传》说："水在火上，既济。"这是说：水在火上，说明烹饪已经完成，引申为事情已经完成。《杂卦传》说："既济，定也。"这是说大功已成，大局已定。

从语义上看，"既，已也，尽也；济，度也。"（郑玄）"济者，渡水已竟之名。"（吴澄）"既济"就是大江大河已经渡过去了，引申义也是完成。

从卦象上看，既济一卦阴爻在阴位，阳爻在阳位，六爻都当位有应，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系统。这就说明全部矛盾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事物的发展到了穷尽的地步，一切都最后定下来了。当然，创业维艰，但是，守成也不易。维持这种完整和谐的关系，实际上很困难。因此《象传》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就是说：君子应该认识到患难就在眼前，要时时想到它并预防它，这样才能减轻祸患，延缓灭亡。

既济卦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这是说：既济卦，亨通小利于坚守正道。起初吉祥终了动乱。

可是"亨小利贞"有文字和断句的问题。

(1) 俞樾认为："小"字为行文。理由是：《彖传》说："既济，亨，小者亨也。"（《群经评议》）可是汉帛书《易》上也有"小"字。所以俞樾之

说似不能成立。

(2) 虞翻说:"亨小,利贞。"金景芳、徐志锐皆从此说。

(3) 朱熹说:"小亨,利贞。"并认为《象传》"既济,亨"之"亨"字前当有"小"字,作"既济,小亨。"(《周易本义·下经二》)这就改动太大了,似不可能有这样多的脱误。

(4) 毛奇龄说:"亨,小利贞。"高亨、孙振声从此说。

以上诸说最后集中为"亨小"与"小利贞"之分歧。对于"亨小",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等于"小亨"。可是有人对于"亨"小与"小亨"也有不同解释。

一说:大(阳)小(阴)皆亨通。"既万事皆济,若小者不通,则有所未济。故曰'既济,亨小也。'小者尚亨,何况于大?则大小刚柔名当其位,皆得其所。当此之时,非正不利,故曰'利贞'也。"(《周易正义·卷六》)

一说:只能小亨。朱熹说:"亨小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言,时当然也。"(《周易本义·下经二》)俞琰说:"六二之柔爻为卦主,是以仅能小亨时,虽既济唯能以正道固守则利,故戒之曰利贞。"(《周易集说·卷十》)

实际上"亨小利贞"不管怎样断句和解释,都是一个"小亨利"。因为"亨"小"利"必也小;"利"小"亨"必也小。"亨"与"利"不可能相反分开。我们就这样理解卦义吧!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这是说:既济表示大业已经完成,但是,守成也还要遇到新的艰难,因此既济的亨通,只能是小的亨通,而且需要坚持正道才能有利。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从卦象上看,是刚爻和柔爻都能中正、当位,而且全能构成相应相比的关系,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独一无二的。有了这种妥贴和谐的关系,才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种稳定在开始时是吉祥的,这是因为六二柔爻能够得到中位,以行适中的柔道。但是稳定又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停滞便要产生积弊,有了积弊就要坏事,坏事又要引起斗争,斗争就要带来动

乱，所以稳定终于又要转化为动乱，这是“其道穷”的具体表现。

既济一卦，说明功成名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出现各种矛盾，这都可由六爻分别加以说明。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王申子说：“曳，牵引也；濡，浸湿也。”这是说：牵引大车的轮子，浸湿了（狐狸）尾巴，无咎。初九阳处阳位，至刚当位但不中，上应六四，有猛进之势。如象大车过河，必须牵引它的轮子，又象（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经过这样艰苦的努力，才能没有过失。《象传》说：“曳其轮，义无咎也。”义无咎，就是当然应该无咎。朱熹说：“轮在下，尾在后，初之象也。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周易本义·下经二》）陈梦雷说：“狐必揭其尾而后济，濡尾则不掉，不速济也。”（《周易浅述》）这“不速济”比“不济”更为恰当。应劭说：“狐欲过河，无如尾何。”（《风俗通义》）以上是说初九有谨慎守成之象，它的努力都是在克服冒进。但徐志锐从相反的方面看出，不仅不是克服冒进，反而是积极推进。认为“它是最后努上一把力取得了成功”，“到达了彼岸”。（《周易大传新注》）细心分析这两种相反的解释，其实又是统一的。因为在成功之初，既要谨慎守成、防止冒进，又要积极努力完成收尾的工作，好比“大车过河虽然已到达了彼岸，但车轮仍陷在泥水里，仍须用力牵引才能登上陆地。”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音伏，古代车上的遮蔽物，孔颖达疏之为蔽饰。古代男人乘车时站着；女人乘车才坐着，车上须有遮蔽物，如果没有，就不能前进。马其昶说：“妇人乘车不露见，车之前后设障以自隐蔽，谓之茀。”很多注释家都从此说，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便应说“妇丧其车之茀”；直接说“妇丧其茀”，这个“茀”应是妇人随身带的东西。

“茀”又通髴，是女人的首饰。是什么首饰呢？旨假发。《释文》上说：“茀，首饰也，子夏作髴。”高亨详细考释后认为“即今所谓假发也。”（《周易古经今注》）妇人丧失了她的假发，这种说法是自然合理的。

因此六二爻辞应是说：妇女丧失了她的假发，不必追着去找，七天

以后会复得。六二阴处阴位，至柔中正，上应九五，但是丢失了自己的首饰假发，不能更好地打扮自己，以显露自己的美丽与才华，使九五对她倾心相爱，这就要怀才不遇。不过，也不必去追着寻找，七天以后会再次复得那假发，受到九五的怜爱和提携。那么，为什么说必须七日呢？因为一卦由六爻构成，每爻为一日，由六二开始，经过一巡之后，第七日又回到六二，所以才说七日。刘沅说："六二柔中得位，上应九五中正之主，光明中正，不以去茀为嫌，静以俟之，此柔中之最美者。"（《马振彪《周易学说》引）与这种解释相近的还有朱骏声之说，认为是《尔雅》之"祎"。李镜池认为"祎"是妇女的头巾。如果把"茀"讲成女子所乘之车之蔽饰，只是说车不能行走，无法去主动靠近九五，从整个爻义来看无大改变，因此这些不同解释可以兼收并蓄，以供参考。《象传》说："七日得，以中道也。"这是说六二奉行中道，因此，接近九五的机会可失而复得，只需等待一时就行。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这是说：殷高宗武丁讨伐边疆异族猃狁（匈奴）部落之一鬼方，据《竹书纪年》载，自武丁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终于打败鬼方。战后，对于立过战功的小人，只给重奖，而不在政治上加以重用。《象传》说："三年克之，惫也。"这是说三年战争很使军民疲惫。《淮南九师道训》上说："鬼方，小蛮夷也；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九三阳处阳位，至刚位正而不中，上应上六，有急于进击之象。处事成之时，便急于消除外患，结果必然劳民伤财。利用小人，重赏小人，但不重用小人，又是守成定国之妙方。总之，九三爻辞说明：在事业大成之中尚有隐患，消除旧的隐患又会产生新的隐患，因此必须想尽办法预防隐患。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说文解字》上说："繻，缯采色也。从系需声，读若繻有衣。"又说："缯，帛也。"又说："袠，敝衣。"段玉裁注曰："袽者，敝衣；帑者，敝巾；絮者，敝絮。各依所从而解之。《易·既济·六四》：'繻有衣袽。'虞翻曰：'袽，败衣也。'然则袽即袠字。系部引《易》：'需有衣絮'，又见袠

与絮可通用也。晁说之曰：'袧又作袈'。玉裁谓袧、袈，皆絮之误字耳。"因此六四爻辞是说：华美的衣服虽然有，却穿破衣服，终日警戒着。王弼却说："繻宜曰濡；衣袧，所以塞舟漏也。"何楷也说："袧通作帤，塞漏孔之敝帛即敝衣之帛也。"这是说：行船时带些破衣服，以备船破漏水时用之堵塞，这是有备无患。程颐、金景芳、徐志锐等以此说。但这是错误的。这一句单从名词上讲，分歧很大，王弼等人又说"繻"是"濡"的错字，分歧就更大了。其实，既济一卦有三个"濡"字，未济一卦有六个"濡"字，都不错，单单一个"繻"字是错的，这可能吗？其次，"有"字是动词，"衣"字是名词动用，这很合理。如果按王弼的讲法，"漏水有衣服去堵"，这个"濡"字是浸湿，不是漏洞进水，无法去堵；这个"衣"也讲不成敝衣；这个"袧"也不宜作动词用。可见，王弼等人，不研究语言学，又任意改字解经，牵强附会。同时，即使按王弼等人的讲法，六四爻辞的大意也还是没有增加什么积极的含义，因此王弼之说只可供参考，大可不从。六四阴处阴位，至柔，正而不中，下应初九，这是一个下有民众拥护的权臣形象。有华美的衣服不穿，却发扬艰苦朴素的老传统穿破旧的敝衣，终日在那里警戒着，这正是在守成时警惕腐败的表现。因此《象传》才说："终日戒，有所疑也。"这是怀疑怕出问题。六四这种守成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禴"音药，"禴祭"是春、夏五谷未收时简单的祭祀。（见《萃卦·六二》）这是说：东边的邻家杀牛祭祀，不如西边邻家的薄祭实在受到神的福佑。《象传》解释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这是说：祭祀不在于祭品之丰盛与否，而在于适时与否。实受其福就是有吉祥不断降临。这显然是告诫九五，现在处于守成时期，要适时祭祀，而且不必铺张浪费，这样吉祥便可不断降临。九五阳居阳位，中正处尊，下应六二，是一位至刚而得到拥戴的君王。这样的爻辞，便是对他的警告，很正确也很必要。

那么东邻与西邻是否有所指呢？程颐和朱熹认为：东为阳，指九五；西为阴，指六二。朱熹说："东阳西阴，言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

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周易本义·下经二》)郑玄又进一步认为:"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西邻禴祭,则为豕。言杀牛而凶,不如杀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俭而敬也。"(丁寿昌《读易会通·卷八》引)潘士藻则认为:"五以阳刚中正,当物大丰盛之时,故借东邻祭祀以示警惧。夫祭,时为大,时苟得矣,则明德馨而黍稷可荐,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在于合时,不在物丰也。东西者,彼此之词,不以五与二对言。"姚舜牧也说:"人君当既济时,享治平之盛,骄奢易萌而诚敬不足,故圣人借两邻以为训。若曰东邻杀牛,何其盛也;西邻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彼杀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实受其福。信乎享福者,在诚不在物;保治者,以实不以文。此盖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均《周易折中》引)总之,东邻与西邻是假设的彼此之称,意在告诫为君王者,祭祀重诚与时,不在乎奢。今日之人虽不祭祀,但在守成之时也应注意不可骄奢傲慢。这正如《泰卦·九三》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坚持正道,不要忧虑别人信任与否,自己本着一颗诚心做事,便可有福食,这就是保持隆盛的好办法。

上六:**濡其首,厉。**

这是说:(狐狸)过河,湿了它的头,有危险。《象传》说:"濡其首厉,何可久也!"这是说:不能持久下去,这就象征守成之时,必须谨慎,到守成的末期,如陷入灭顶之灾,难以持久,就又要发生动乱了。上六阴处阴位,至柔,虽正不中。由于处在既济之终,济极则乱,所以王弼说:"处既济之极,既济道穷,则之于未济。"(《周易注·卷六》)朱熹说:"既济之极,险体之上,而以阴柔处之,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周易本义·下经二》)对比初九和上九,朱震说:"以卦画言之,初为始、为本,上为终、为末;以成卦言之,上为首、为前,初为尾、为后。"初九"濡其尾",上六"濡其首"。这距离《大过·上六》之"过涉灭顶凶"也不远了,因此说:"濡其首厉"。

纵观既济卦六爻,以成功开始,以失败告终。在守成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矛盾和艰难,五爻之中没有一个吉利,只是"无咎"、"复得"、

"勿用"、勿奢等警戒之辞。然而一旦守成期过，形势急转直下，便面临灭顶之灾了。因此，既济一卦六爻，恰恰是一个朝代兴亡的缩影，实在令人感叹。

总之，既济卦阐述了守成不易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这是说：一个一个阶段都能依次分别经过（小过）了，便等于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就是既济。既济是最后取得的成功。人们对于成功，是兴高采烈的。如同一般迷航的大船，终于望到了海岸，船上的人以为终于有救了，于是拼命要靠岸登陆。可是登陆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死亡之岛。瘟疫与瘴气使这些人一个个死去，人们才知道原来如此。人对于功名，总是引领翘望，及至功名到手，却味同嚼腊，方知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既济卦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但也别因此走向悲观主义才好。

64，当你事业未成时

当你完成一件事时，便又有另一件新事出现；当你结束一个阶段时，便有另一个新阶段又开始。事物发展无止境，人的事业无尽头。因此，有谁不抱恨死去呢？又有谁的事业无人继承呢？六十三卦都已读完，最后看看未济一卦，会使你大彻大悟。

未济 ䷿ 离上 坎下

未济卦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

未济卦下卦是坎水中男，性陷；上卦是离火中女，性附。《象传》说："火在水上，未济。"火的性质是向上燃烧，水的性质是向下流淌。水火不能相交相容，不能发挥济物的功效，所以叫做未济。程颐说："水火不交，不相济为用，故为未济。"

从语义上看，"济"是渡水已竟，"未济"就是渡水未竟的意思，引申为未完成和未定。

从卦象上来看，未济卦的六爻都不正，象征一切都未能调整顺当，一切都应调整和发展。六十四卦发展到既济卦，一切矛盾都解决了，发展的一个大周期已经完成，但是发展并不停止，新的周期还要开始，因此六十四卦便为未济卦。这是在说明周而复始。所以《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未济卦上体为离火，下体为坎水，水火不能相交，因此《象传》说："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这是说：君子应当慎重地辨别物性并把它放到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去，这样物才能咸济。(侯果)

未济卦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汔"音气，庶几、接近的意思。这是说：未济卦，亨通，小狐狸渡河快要成功时却打湿了尾巴，没有什么利益。朱熹说："汔，几也。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周易本义·下经一》)那么为什么说"小"狐呢？程颐说："狐能渡水，濡尾则不能济。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小者则未能畏慎，故勇于济。"(《伊川易传·卷四》)高亨则认为小狐无知，遇水直渡，陷入危险，喻庸人无能而蛮干以招祸。(《周易大传今注·卷四》)这里对小狐狸性格的描述，很真切生动。

《彖传》在解释卦辞时说："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这个"柔得中"是说：六五阴爻而在上体的中位，能够实行中庸之道，所以未济卦可以亨通。这个"未出中"是说：九二阳爻而在下体坎险的中位，所以未能出险，这正是小狐狸正在水中的遭遇。程颐说："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刚而应，刚得柔之中也。刚柔得中，处未济之时，可以亨也。"又说"二以刚阳居险中将济者也，又上

应于五，除非可安之地，五有当从之理，故果于济，如小狐也。既果于济，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险中也。"(《伊川易传·卷四》)这个"不续终"是说：初六濡尾，由于力量弱小，未能持续坚持至终，于是使九二也难于出险，从而济事不能完成。陈梦雷说："不续终，指初也，初下在，为尾。二所以不能出险，以初阴柔力微，故首济而尾不济，不能续其后也。"(《周易浅述》)最后，《彖传》说：未济一卦六爻，虽然都不当位，但是刚柔都能相应。因此，这就能使未济达到既济。所以未济卦既是未济的，又是可济的。它是可济而未济的。王弼说："位不当，故未济；刚柔应，故可济。"(《周易注·卷六》)孔颖达也说："今日虽未济，复有可济之理。以其不当其位，故即时未济；刚柔皆应，是得相拯，是有可济之理。故称'未济'，不言'不济'也。"(《周易正义·卷六》)

未济一卦，说明尚未成功而又即将成功之时的处境。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动荡时期，本身又分几个阶段，可用六爻分别表述如下：

初六：濡其尾，吝。

这是说：(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前进得很艰难。初六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应九四，有进取精神。但是本身性质阴柔，力量微弱，处于坎水险境，竭力向上争扎以应九四，缺乏谨慎持中的态度，而九四也不中不正，缺乏援引初六的力量，所以初六取象便如其爻辞。《象传》说："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什么是"极"？朱熹说："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程颐说："不度其才力而进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极也。"这是说当"极点"讲。惠栋则说："古训极，中也。初失位不中。"这是说初六不得中道。总之，三家说虽各有不同，但结论大体一致，都是说未能敬慎得中。程颐说："六以阴柔在下，处险而应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行于上。然已既阴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济也。"(《伊川易传·卷四》)陈梦雷说："此则才柔不正，坎险之下又当未济之时，冒险躁进，则至于濡尾而不能济矣，故吝。"(《周易浅述》)卦辞中所说的"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正指初六，所以初六一爻的爻义与未济一卦的卦义后部相同。

九二：曳其轮，贞吉。

这是说：大车过河，拽大车的轮子，坚守正道吉祥。九二阳处阴位，中而不正，上应六五。六五阴处阳位，也中而不正。九二、六五，皆能刚柔相济，所以九二既能进取，又能行中道，既不冒险前往，又不保守落后，因此能控制住大车之轮，便得此象，并断贞吉。《象传》说："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也是说中行正道。王弼说："体刚履中而应于五。五体阴柔，应与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济之时，处险难之中，体刚中之质而见任与拯救危难，经纶屯蹇者也，用健拯难，靖难在正而不违中，故曳其轮贞吉也。"(《周易注·卷六》)这里强调处在坎险之中，是对的；又说九二正不违中，这就不确切了。项安世也说："其位疑于未正，故加'贞'字者，中则正在其中，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大确切的。我们要问：那么中正与中而不正是否有区别呢？其实九二是因为处于中位而行正道的，就其爻体质而言是不正，有偏离正道的因素，因此才告诫它："贞吉"。尚秉和认为："以位言，九二中而不正。兹曰行正，以正释贞也，非谓位正。"这种说法才是确切的，而王弼和项安世等人，则忽略了位与体的区别，因此说得糊涂。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这是说：未能渡过，出征有凶，利于涉过大江大河。朱熹看到"征凶"与"利涉大川"有矛盾，便怀疑"利"上有"不"字。尚秉和也说："按《象》云：'位不当'，则不利也。缺以俟知者。"其实，这里的矛盾虽然不可忽视，但统一则更为重要。六三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应上九，然而上九阳处阴位，也不中不正，缺乏援引六三的力量。九三处于下卦坎险之末期，《象传》说它"未济征凶，位不当也。"固然是事实，但六三却也得到脱离坎险进入上体的良好机遇。如果能够善于谋划，分析眼前的凶险之情，善于发扬自己阴柔的体性，暗暗偷渡过去，便可完成伟大的事业，这不就是利涉大川吗？王弼承认"利涉大川"没有错，他说："二能拯难，而己比之。弃己委仁，载二而行，溺可得乎？何忧未济？故曰'利涉大川'。"(《周易注·卷六》)其实不必从九二那里寻找依靠，六三本身在"位不当"和"未济征凶"的情况下，靠自己的本性和特定地位，就能

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是什么意思？高亨疑为人名，是周国之臣。郭琛说震是挚伯的名字。"大国"是指殷国，周人往往我殷为大邦，而自称为小邦。高亨说："《即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与此所记为一事。盖殷高宗伐鬼方之时，因鬼方为西北狄国，与周接壤，亦周之强敌，故周君命震率师伐之，即所以助殷亦所以自为也。……三年之后，既克鬼方，高宗嘉震之功而赏之。"程颐则说震是威武的意思，把它当成形容词。

这是说：坚守正道吉祥，悔恨可以消除，震（威武地）去讨伐鬼方，三年得到宗主大国的奖赏。九四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应初六，初六却正濡其尾，在艰难中挣扎，无力上辅。九四虽已逃出坎险，处于离火之下实之位，但由于本身不中不正，如坚持正道以求渐升，便困难重重，所以只有从军讨伐边疆异族，才能发挥自己阳刚本性的特长。这样悔恨才能消除。当然，仍须坚守正道才能吉祥。所以《象传》说："贞吉悔亡，志行也。"这是说，九四这样做，是在实践自己的志向。朱熹说："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则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资，欲勉而非极其阳刚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我伐鬼方，三年而受赏之象。"（《周易本义·下经二》）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这是说：坚守正道便吉祥，没有悔恨，君子之德光，有诚信便吉祥。六五阴居阳中之尊位，但不正，下应九二，九二也中而不正；六五还兼与九四亲比。因此，六五无悔，有君子之德光，只要守正有信便可吉祥。《象传》说："君子之光，其晖吉也。"这是说：君子之光本身就辉耀吉祥。王弼说："夫以柔顺文明之质居于尊位，付与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斯诚君子之光也。"（《周易注·卷六》）程颐则说："君子积充而光盛，至于有晖，善之至也。故重云'吉'。"（《伊川易传·卷四》）俞琰说："不曰'天子之光'而曰'君子之光'，谓承乘应皆阳刚君子，相助以为明也。"这是说：六五承上九，乘九四，又应九二，三个阳

爻君子辅助这位阴柔之君，共同来济险。所以六五是焦集了三个君子之光。李光地说："自未济而济，则光辉倍盛，如焚赭之余而生草木，雷雨之后而见青天，其光采必逾倍于常时也。人之出于磨厉与国家兴于忧危，理皆如此。"因此，六五一爻的爻义与未济一卦的卦义前部"未济亨"相同。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这是说：怀着至诚之心而饮酒庆祝升平，没有过错；但如果（就象小狐狸过河）濡湿了它的头，就是怀着至诚之心也失于正道。上九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应六三，六三阴处阳位，也不中不正，在未济的坎险之中"征凶而利涉大川"，正在冒险行事，无力辅助上九。因此，上九在未济卦的极，便忽而既济，"有孚于饮酒无咎"，又忽而"濡其首有孚失是"。既济成功与未济失败，二者转化可在一席酒宴之间，该是多么快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上九阳刚失位，不知节制自己。所以《象传》说："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虞翻说："若殷纣沉缅于酒，以失天下是也。"（《周易集解·卷十二》引）朱熹也说："若从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周易本义·下经二》）李简说得更好："未济之终，甫及既济，而复以'濡首'戒之，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学易记》）

纵观未济卦六爻，正如丘富国所说："内三爻，坎险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轮之贞，三有征凶，位不当之戒，皆未济之事也，外三爻，离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赏，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饮酒无咎，则未济为既济矣。"这里讲的，大体正确，唯上九一爻，忽略了另一面"濡首失是"，而这一方面，也十分重要。

总之，未济卦阐述了事无止境、终则有始的人生哲理。《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谓完成，只是其中一个阶段的完成，因此又是下一阶段的开始。人生，也是一个发展

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周而复始循环进化的。人生是一条弯曲的大道，这条大道的宽度，也就是人们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限度。因此，绝对化的宿命论认为一切都已先定，这是犯了绝对化的错误；绝对的自主论认为一切都由己定，也是犯了绝对化的错误。人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才有必要认识命运并进而掌握命运。《周易哲理与现代人生》探讨六十四卦的奥秘，就是想要帮助人们认识命运与掌握命运，从而改善我们这个不能尽如人意的人生。

结论　各卦综合用法

六十四卦是可用于预测的。但是怎样应用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让我们首先讲个故事。

秦朝有个人，名叫邵平，被封为东陵侯。秦亡后，邵平失去了尊贵的地位，穷困潦倒，在长安城东种瓜。瓜有五色，味美，当时人称之为东陵瓜。

有一天，邵平到当时有名的占卜专家司马季主那里去算卦。司马季主是楚国人，精通天文星历之学，汉朝初年在长安城卖卦。宋忠、贾谊等名人，都曾向司马季主请教过。司马季主见到邵平，问他说："君侯为什么算卦呀？"东陵侯邵平说："久久躺着的人想要起来，久久蛰居的动物想要蛰醒过来，久久憋懑的人想要打喷嚏。我听说这样的事：水蓄积到极点则要洩出去，闭塞到极点则要通达，热到极点则要刮风，壅塞到极点则要畅通。一冬便有一春，屈曲后没有不伸长的；一起便有一伏，过去后没有不复返的。我私自暗想心有所疑，希望你多多指教。"司马季主回答说："是这样，可君侯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为什么要算卦呢？"东陵侯说："我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希望先生最终为我解释明白。"司马季主于是说："哎！天道亲近谁呢？唯有亲近有德的人。鬼神有何灵验？只是因人而有灵验。那蓍草，不过是枯草罢了；龟

甲，不过是枯骨罢了。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不听信自己，反而听信于物呢？况且君侯为什么不想想过去呢？有过去就必然有今天。因此，破碎的瓦砾和倒塌的墙壁，是过去的歌楼舞馆哪；荒凉的榛木丛和折断了的枝梗，是过去的美玉般的花叶与树木呀；露水草丛中的蟋蟀和风中的蝉鸣，是过去的凤笙龙笛的交响啊；荒坟上的鬼火和萤火，是过去的金灯银烛哇；秋天吃的苦菜和春天吃的荠菜，是过去的象鼻、驼峰珍奇美味呀；红色的枫叶和白色的荻花，是过去的绫罗绸缎哪。过去所没有的，今天有了，不算过分；过去有的，今天没有了，不算不足哇。因此，一昼一夜，花开花谢；一秋一春，旧物更新。在激湍水流之下，必然要有深潭；在高山之下，必然要有深谷。君侯也是知道这些的，为什么还要算卦呢？”

司马季主是位算卦的专家，名噪一时，还这样看待算卦。因此，对于周易的应用，历来有两种看法。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是说：学习《易经》，可以使人避免犯大错误。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又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引《易经·恒卦·九三》的爻辞，说：“人没有恒心，可能招致羞耻。孔子说：无恒心的人不必占卦了。”因为他即使坚守正道，也只能是困难重重，这叫做“贞吝”，不会有吉。这就是说：如果通晓了周易哲理，又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只要一分析就会明白，不必去占卦了。荀子也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历来儒家易学都注重周易经传卦、爻

辞的教育意义，而不一定去占卦，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可以一面熟悉周易哲理，一面联系人生实际，这样便可以提高自己对于人生的认识。这里的关键是个人角色的多重性问题和各卦综合运用的问题。

人，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具有多重性。例如，一个从事开创事业的人，可以联系到乾卦的龙的形象，再根据自己事业进展的程度，比如，正如处在九三爻的阶段，"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但是，这个人又可能是一个创作集体中的副手，因此，又具有坤卦的性质。他需要与这个创作集体中的正手搞好关系，要适当地柔顺，否则，便可能与正手闹翻，被排挤出这个创作集体，失去开创宏业的机遇了。另外，他们这个创作集体又可能需要反对盲目自大，以便更好地汲取别人的先进经验，这样就又与谦卦联系起来了。总之，人，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具有的多重性，细致分析起来可能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运用各卦进行综合研究，找出综合处方，就象抓一副中药那样，进行方药配伍，才能达到综合施治的目的。

当然，在哲理透明的情况下，如果想算一算卦，当然也未尝不可。这样，既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机遇方面的信息，供你参考，又是一种娱乐。因此，下面也对占筮方法做一简单介绍。

附录　占筮方法简述

司马迁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四川凉山彝族，自称是伏羲、女娲的后代，用八条绳索占卜。总之，占筮方法很复杂，它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考古项目，也是一个社会调查项目。这里，仅就历来常用的六十四卦占筮方法，分成四个小题，简要介绍如下:

一、正式筮法

用具: 蓍草或竹签，五十根。

(一) 成卦步骤:

(1) 总共用五十根，先拿出一根摆在一旁，始终不用，用以象征浑沌未开之太极。

(2) 把其馀的四十九根，任意分为两组，分别握在左右两手中。其左手，象征天; 其右手，象征地。

(3) 从右手中抽出一根，夹在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象征人。

(4) 放下右手中的，用右手去数左手中的，每四根为一组，象征四时，最后剩下四根或不足四根，夹在左手无名指与中指之间，象征闰月。

(5) 再用右手拿起方才放下的，用左手去数，方法同(4)，最后剩下四根或不足四根，夹在左手中指与食间之

间。

(6) 把夹在左手中的三组加在一起，必定是九或者五，记在纸上。

以上是第一变，完；以下开始第二变。

(1) 先把上述九或者五根除掉，用馀下的四十或四十四根，任意分为两组，分别握在左右两手中。

(2) 重复第一变 (3) 的动作。

(3) 重复第一变 (4) 的动作。

(4) 重复第一变 (5) 的动作。

(5) 重复第一变 (6) 的动作，但加在一起，必定是八或四，记在纸上。

以上是第二变，完；以下开始第三变。

(1) 先把上述八或者四根除掉，用馀下的三十二或三十六或四十根，任意分为两组，分别握在左右两手中。

(2) 重复第二变 (2) 的动作。

(3) 重复第二变 (3) 的动作。

(4) 重复第二变 (4) 的动作。

(5) 重复第二变 (5) 的动作。

以上第三变，完；纸上共计记有三个数字。其中九与八，为多数；五与四，为少数。两个多数、一个少数，则记为“——七”叫做少阳，简称为“单”；两个少数、一个多数，则记为“——八”叫做少阴，简称为“拆”；三个少数，则记为“——九”或“□”叫做老阳，简称为“重”；三个多数，则记为“——六”或“×”叫做老阴，简称“交”。这样，便求出了初

爻。

重复以上三变的动作共五次，分别依次求出二、三、四、五、上爻。总计共十八变，分别依次求出六爻，完成一卦。

(二) 变卦法

老阴可能变成老阳；老阳可能变成老阴。但少阴与少阳则不能互变。一个卦中的六爻，有少无老，便为不变的卦；有老，便为可变的卦。可变的卦，原卦为本卦，变以后的卦叫做"之卦"，"之"是动词，当"前进"讲。不变的卦，用卦辞解疑：有一个变爻的卦，用变爻爻辞解疑；有两个以上的变爻，仍用卦辞解疑。乾坤两卦，如果六爻皆老能变，则用"用九"解疑。本卦卦爻辞，为解疑的基本根据；之卦卦爻辞，为预测发展趋势的参考根据。

二、简易筮法

工具同上。

(一) 成卦步骤

(1) 同正式筮法第一变 (1)。

(2) 同正式筮法第一变 (2)。

(3) 同正式筮法第一变 (3)。

(4) 放下右手中的，用右手去数左手中的，每八根一组，数尽不留，馀下的加上小指夹的一根，合计为一时，为乾卦；合计为二时，为兑卦，三为离卦，四震卦，五巽，六坎，七艮，八坤，这样只须一次，就可成下卦。

再用四十九根，以同样方法，求出上卦。

再用四十九根，任意分握在左右手，由右手中取出一根，夹在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再数左手中的，六根一组，数尽不留，馀下的加上小指夹的一根，合计为一时，初爻为变爻；为二时，二爻为变爻；为三时，三爻；为四时，四爻；为五时，五爻；为六时，上爻。

(二) 变卦法

基本上与正式筮法的变卦法相同，只是只求出一个变爻。

三、掷钱法

工具：三个铜钱。

(一) 成卦步骤：

(1) 把铜钱放在两手合扣的空隙中或卦筒中，静默思考所求的疑难问题，约一分钟以上，便可掷出铜钱。

(2) 检查结果，求出一爻：

三个背，为老阳；

一个背两个面，为少阳；

一个面两个背，为少阴；

三个面，为老阴。

以上步骤重复六次，即求出六爻，完成一卦。

(二) 变卦法同上。

系辞上传今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出来，贵贱就有位置了。动静有常规，刚柔就能断定了。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就产生了。在天在地都各成形象，变化就表现出来了。因此，刚柔相摩擦，八卦相激荡。以雷霆鼓动它，以风雨润泽它。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主创始，坤作成万物。乾以平易成为可知，坤以简约成为可能。平易则容易知道，简约则容易顺从。容易知道则有亲近的人，容易顺从则有功效。有亲近的人则可以长久，有功效则可以光大。可以长久则是贤人的德性，可以光大则是贤人的事业。平易简约才能掌握天下事物的法则。掌握了天下事物的法则，就能在事物中占主动地位了。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

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于此而说明吉凶。刚柔相推动而产生变化。因此，吉凶，是失得的象征；悔吝，是忧虞的象征；变化，是进退的象征；刚柔，是昼夜的象征。六爻的变化，是天地人三才最高的规律。因此，君子安于所居的，是卦爻变易的次序；所乐于玩味的，是卦爻之辞。因此，君子居处时就观察卦爻的取象而玩味卦爻辞，行动时就观察卦爻的变化而玩赏他的占卜，因此自有上天保祐他，吉祥无不有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是说卦象的；爻，是说变化的；吉凶，是说失得的；悔吝是说小毛病的；无咎，是说善于补过的。因此，分列贵贱的，在于爻位；等同大小的，在于卦；分辨吉凶的，在于卦爻辞；忧患悔吝的，在于小处；动而无咎的，在于改悔。因此，卦有大小，卦爻辞有危险平易。卦爻辞，各指出它所去的方向。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

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易道"是天地的准则，所以能包罗天地万物的规律，仰而观察天文，俯而观察地理，因此知道阴阳变化的原因。推原事物的开始又复归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生死不外乎阴阳变化之合离。精气是物质的，游魂是物质的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周知于万物而能以规律济助天下，所以不犯过错；可以应变而不产生流弊，乐观地对待天道和命运，所以不忧愁。随遇而安宽厚于仁德，所以能爱。包括天地之变化而不超越，随机成就万物而不遗失，通晓昼夜转化规律而有知，所以神奇的变化没有方所而《易》没有形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道的，是善；完成道的，是性。仁者见道把道叫做仁；智者见道把道叫做智，百姓天天运用道而不自知。所以君子对于道的学问也很少。在仁中显现道，在运用中隐藏道，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一同忧患，盛德大业到了极点。富有叫做大业，日新叫做盛德，生生不息叫做易，形成物象叫做

乾，效法物象叫做坤，极尽数知未来叫做占，通晓变化叫做事，阴阳变幻不测叫做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地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道"是宽广的、博大的。往远说则无止境，往近说则静止而正确，以天地之间来说则无所不备。乾，它静止时是专一的，其运动时是直的，所以能大生万物。坤，它静止时是闭合的，其运动时是辟开的，所以能广生万物。广大匹配天地，变通匹配四时，阴阳的含义匹配日月，易知简从的至善之理匹配至高的德性。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孔子说："'易道'，它是至高无上的！""易道"，是圣人用以提高德性而扩大业绩的。知识崇高执礼卑顺。崇高效法天，卑顺效法地。天地设定位置，而'易道'便流行于其中了。成物的性质存在又存在下去，这就是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文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拟议以成其变化。“鹤鸣在阴，其子和子。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借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贵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人小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圣人有以所见的天下之玄理，而拟定它的形容，象征它的相应物性，因此叫做象。圣人有以所见的天下之变动，而观察它的会通，以推行其典章礼仪，用文辞加以说明以断定其吉凶，因此叫做爻。讲述天下之至深玄理而不可厌恶；讲述天下之复杂变动而不可

混乱。比拟之而后讲述，议论之而后变动，用比拟议论以完成其变化。“仙鹤鸣叫在山阴，仙鹤幼子和其声。我有好酒一大杯，我愿与你共沉醉。”孔子说：“君子居住在他的室中，说出话来良善，则千里之外都有人应和他，何况他附近的人呢？居住在他的室中，说出来的话不善，则千里之外都有人反对他，何况他附近的人呢？言语出于本身，加于人民。行为发生在近处，见于远处。言行，是君子的中枢机关。中枢机关的发动，是荣辱的主体。言行，是君子所以动天地的，可以不谨慎吗？”“同人先号咷则后笑。”孔子说：“君子之道，或出任官职或隐处于家，或沉默或发言。二人同心，其锋利可以切断金属。同心之言，其气味如兰花。”初六：“铺垫用白茅草，无过错。”孔子说：“但错置茅草于地而就可以了，用茅草铺垫，有什么错误呢？谨慎达到极点了。茅草它是微薄之物，而使用得很贵重。以后总是谨慎行事，那就无过失了。”“有功劳仍谦虚，君子有终结，吉祥。”孔子说：“有功劳而不夸耀，有功劳而不自居，是忠厚之至了。是用这话说那有功甘居人下的人。有德之言盛大，有礼之言恭敬。谦逊的人，是致力于恭敬以保存其地位的人。”“亢龙有悔。”孔子说：“尊贵而无地位，高高在上而失去民众，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助，所以是动辄有悔。”“不出门户庭院，无过错。”孔子说：“乱子之所以产生，则是以言语为阶梯。君主不保密则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则失去自身安全，机密之事不保密则妨害成功。所以君子要慎重保密而不出口。”孔子说：“作《易》书的人，他了解强盗吗？《易》书说：‘背负着包袱而且乘车，招致强盗来。’背负东西，是小人做的事；车子，是君子的器物。小人而乘君子的器物，强

盗就想抢夺他了。在上位的怠慢而在下位的强暴，强盗就想攻伐他了。轻慢收藏是叫人来盗取，妖冶姿容是叫人来奸淫。《易》书上说：'背负着包袱而且乘车，招致强盗来。'是强盗的招引者。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加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总共天地之数五十五。这就是所以完成变化而驱使鬼神的。大衍之数五十（五），其运用的有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征两；挂一以象征三；揲之以四以象征四时；归奇于扐象征闰月，五年有两个闰月，所以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共计三百六十策，正相当年周期的日数。二篇之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相当万物的数目。因此，四度经营而完成一次变易，十八次变易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易道。引而伸之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能相互转化，天下之可能发生的

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了。显现易道神意和德行，因此，可以连通卜筮者，可以连通保护神。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他知道神的所做所为吗？"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与于此？参伍其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熟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易》书具有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用其语言的崇尚其卦爻辞，用其变动的崇尚其卦爻的变化，用其制作器物的崇尚其卦象，用其卜筮者崇尚其占卦。所以将要做什么事，将要到哪里去，用占卜问卦而以卦爻辞给予回答。其受命如响之应声，没有远近幽深的区分，都马上能知道未来的事情。不是天下最为精密的东西，它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参互五个数的变化，把这些数错综开来，通过它的变化，就完成了天下的文采；极尽其数，就确定了天下的形象。不是天下绝对变化的东西，它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易》书不思考，无作为，寂然不动，感应了就能贯通天下的事理，不是天下的至上神圣，它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易》书，是圣人的穷极精深而研究细微的著作。唯其精深，所以才能开通天下人的心志；唯其细

微，所以才能完成天下的事物；唯其神圣，所以不着急而迅速，不进行而达到目的。孔子说："《易》书具有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就是说的这些。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敦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孔子说：《易》书的作用是什么？《易》书揭示事理完成事业，概括天下之道，是如此而已的东西。"因此，圣人用以开通天下人的心志，用以成就天下的事业，用以决断天下人的疑惑。因此，蓍草的德性，圆满而神奇；卦象的德性，方正而智慧；六爻的含

义，是以变易提供信息。圣人以此洗心，退藏到静密之处，或吉或凶与民众同患难。神奇用以预知未来，智慧用以收藏往昔。那么谁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古代的聪明睿智神化武功而不事杀伐的人哪！所以明了天道规律，而又考察了百姓的事理，这就创造出神奇之物以提前供给民众使用。圣人因此斋戒，用神来说明其德性。因此，合上门户叫做坤，打开门户叫做乾。一合一开叫做变，往来不穷叫做通。能看见乃叫做形象，有形体乃叫做器物，制作而且应用它叫做法，利用出入，百姓都用它叫做神。因此，易有太极，它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断定吉凶，吉凶生出大业。因此，有形象可供效法的没有大于天地的，变化穷通没有大于四时的，悬垂形象彰明昭著的没有大于日月的。崇高没有大于富贵的，准备物资以供使用，建成器械以为天下谋利，没有大于圣人的。探求玄理追索隐密，钩取深意推致广远，以确定天下的吉凶，促成天下人奋勉不止的，没有大于蓍草灵龟的。因此，天生神物，圣人以它为法则。天地变化，圣人效法它。天悬垂形象，表现吉凶，圣人以它取象。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圣人以它为法则。《易》书有四象，是用它来显示的；系辞于其上，是用它来告知的；确定吉凶，是用它来决断的。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这，吉无不利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

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书说："由天保祐，吉祥没有不利。"孔子说："保祐，就是帮助。天所帮助的是顺从；人所帮助的是诚信。履行诚信，思想顺从，又崇尚贤人，所以由天保祐，吉祥没有不利。"孔子说："书不能穷尽其言，言不能穷尽其意。"这样一来则圣人的意思，岂不是不可见的了吗？孔子说："圣人建立形象而能穷尽意念，设计卦画而能穷尽真伪；系辞于此而穷尽其言，使之变化而且通达而尽得其利，不断鼓舞他们而穷尽神妙。乾坤是"易道"的蕴藏吗？乾坤成为系列而"易道"便立于其中了。乾坤毁灭了则无处可以看见"易道"了。"易道"不可看见，则乾坤或者几乎息灭了。因此，形而上的东西叫做道；形而下的东西叫做器；转化而制约叫做变；推行变叫做通；让天下百姓都能采取并施行"易道"，叫做事业。因此，那形象，圣人有以所见的天下之玄理，而拟定它的形容，象征它的相应物性，因此叫做象。圣人有以所见的天下之变动，而观察它的会通，以推行其典章礼仪，用文辞加以说明以断定其吉凶，因此叫做爻。极尽天下之玄理的，

在于卦象；鼓舞天下之人行动的，在于卦爻辞；转化而制约，在于变；推行变，在于通。达到神妙的境界而又能明了它，在于个人；沉默而能成全它，不说话而能让人相信，在于德行。

系辞下传今译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八卦排成序列，卦象在其中了；因而重迭它，爻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动，变化在其中了；系上文辞而说明变化之理，行动准则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产生于刚柔运动。刚柔，是立卦的根本；变通，是追随时间的；吉凶，是居于正位就得胜的。天地之道，是居于正位就展示于人的；日月之道，是居于正位就明亮的；天下事物之运动，居于正位的只有一个。乾刚健，示人以平易；坤柔顺，示人以简约。爻是效法这些的；象是肖像这些的。爻象变动于内，吉凶呈现于外，功业见于变化，圣人的心情表现于卦爻辞。天地之大德在于生成万物；圣人之大宝在于地位。何以能守住地位在于仁德；何以能得到民心在于生财。管理财务端正辞令，禁止民众为非作歹就叫做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古代包牺氏为天下之王时，仰首则观察天象，俯首则观察地理，观察鸟兽之文采与地理环境相适宜，近取之于本身，远取之于它物，于是创作了八卦，以通晓神明之德性，以分类归纳万物之情状；开始结绳而为网罟，用以田猎和捕鱼，大概是取象于离卦。包牺氏去世，神农世兴起，砍斲木头为犁头，揉曲木头为犁柄，把犁耕之利，传授给天下人，大概是取象于益卦。日当中午为集市，招来天下之民众，聚集天下之财货，相互交易后而退去，各得其所需，大概是取

象于噬嗑卦。神农氏去世，黄帝、唐尧、虞舜兴起，通晓其变化，使民众不倦怠，使它神奇而富于变化，使民众适应它。"易道"表明，穷尽了就变化，变化了就通达，通达了就长久。所以由天保祐，吉祥没有不利。黄帝、唐尧、虞舜，开始制作衣裳垂示百姓而天下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坤两卦。剖挖木头做成舟，削尖木头做成楫，舟楫的利用使不通的水域能渡过，到达远方以利于天下，大概取之于涣卦。用牛马驾车，引载重物达到远方，以利于天下，大概取之于随卦。设门重重又击柝巡夜，以防御强暴的外来人，大概取象于豫卦。截断木头做成杵，挖掘地面做成臼，万民以杵臼之利渡日，大概取象于小过卦。以丝弦曲木做成弓，削木做成箭，以弓箭之利威震天下，大概取象于睽卦。上古住在洞穴或旷野，后世圣人用宫室代替它，上有栋梁下有四壁，以防风雨，大概取象于大壮卦。古代安葬死人，用薪柴厚厚覆盖尸体，葬在荒野中，不造坟不植树，丧期没有期限，后世圣人用棺椁代替它，大概取象于大过卦。上古用结绳记事，后世圣人用刀刻木简以文字记事代替它，设百官以治国，以监察万民，大概取象于夬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因此，《易》书，是象征。象征，是像似。彖，是裁决卦义的。爻，是效法天下事物之运动的。因此，吉凶产生而悔吝显现出来。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何故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那是什么原因呢？阳卦以一奇为主，阴卦以一偶为主，其卦德的实质如何呢？阳卦一个君王而两个民众，行君子之道；阴卦两个君王而一个民众，行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失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

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石如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易》书说："憧憧往来心意不足，朋友跟你想到一起。"孔子说："天下之事何须思虑？天下之事殊途同归，思路尽管有百条结论却只有一个。太阳落了则月亮升起，月亮落了则太阳升起，太阳月亮往来相推而产生光明；寒冷过去则暑热又来，暑热过去则寒冷又来，寒暑往来相推而形成年岁。过去是屈，来则是伸，屈伸相互感应而产生利益。尺蠖之屈，是以求伸；龙蛇之入蛰，是以存身。精研义理入于神妙境界，是以致用。有利于应用又可以保全自身，是以此提高德行。超过这些以外，或者还有所不知道的。穷究神妙了解变化，是最高的德行。"《易》书说："困于石头挡路，据于蒺藜刺身，进入到他的宫室，不见他的妻子，有凶。"孔子说："非其所当困而困于此，名誉

必遭耻辱；非其所当据而据于此，本身必遭危险。既遭到耻辱又遭到危险，死亡的日期将要到来，妻子他还能见得到吗？”《易》书说：“王公大人射鹰隼在高高的城墙之上，射着了，没有不利。”孔子说：“隼，是飞禽；弓箭，是器具；射它的，是人。君子在身上藏着武器，等待时机而动用，有什么不利的呢？动用武器不受拘束，所以射出箭而能射中，这就是说：是有现成武器而动用的呀！”孔子说：“小人不知羞耻不行仁德，不知畏惧不行道义，不看到利益就不努力干，不威严就不知惩罚的厉害。小的惩罚而成为大的告诫，这是小人的福份。《易》书说：‘脚穿上木制刑具看不到脚趾了，没有过错。’就是说的这个。善不积累起来，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起来，不足以灭身。小人以为小善是无益的而不去做，以为小恶是无害的而不去掉，所以恶积累起来而不可掩盖，罪大起来而不可解脱。《易》书说：‘荷着木制刑具看不到耳朵了，有凶。’”孔子说：“危险，是能安定其地位的；灭亡，是能保住其存在的；动乱，是能有其太平的。因此，君子在安定时而不忘危险，在存在时而不忘灭亡，在太平时而不忘动乱，所以就可以使本身安全进而使国家政权可以保持住。《易》书说：‘灭亡！灭亡！系结在柔弱的桑树上。’”孔子说：“德行微薄而地位尊贵，智能短小而谋划大事，力量微小而担负重任，少有不招致祸乱的。《易》书说：‘鼎折断了足，倾倒了王公的肉粥，鼎外面湿渥渥，有凶。’这是说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孔子说：“知道事物变化的几微，它是多么神妙啊！君子对上交往不阿谀谄媚，对下交往不轻慢，他是知道事物变化的几微。几微，是变化的苗头，吉祥的最先表现。君子见到苗头就去做，不等待到明日。

《易》书说：‘立疆界如石头，不可终日，坚守正道就会吉祥。’立疆界之石如此，哪还用得终日？断然可以识别。君子知道微小和显著变化，知道柔和刚，万人都仰望他。”孔子说：“颜氏之子（回），他几乎这样了。有不善他未尝不知道，知道了它未尝再去做。《易》书说：‘不远便复归，无大悔恨，有大吉祥。’”天地之气缠绵交密，万物变化凝结。男女合精，万物变化生成。《易》书说：“三人行走，则损失一人；一人行走，则得其朋友。”这是说要归于一致。孔子说：“君子安定其本身而后行动，平易其心而后说话，确定其交情而后求人帮助。君子修养了这三项，所以安全。危险而行动的则人民不跟随；恐惧而说话，则人民不答应；无交情而求人帮助，则人民不给与。没有人给与你，则伤害你的人就来到了。《易》书说：‘没有人补益你，或许有人攻击你，立心无恒，有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孔子说：“乾坤，它是《易》书之门吗？乾，是阳物；坤，是阴物。阴阳性质相合，而刚柔就有了形体，以体现天地之作为，以通达神明之德性。其名称，复杂而不超越范围。考察其分类，它是有衰落时代的意味吗？《易》书能彰明往事而沿察未来，而显现微小阐发幽隐，开列而且适当命名各卦并辨别它所代表的事物，正直地说出断辞，无不具备。其所取名

称小，其所取类比大；其旨意深远，其辞句文采；其所言委曲而中肯，其论事恣肆而隐约。因应贰断以帮助人民行动，以说明得失之报应。”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书之兴起，它是在中古吗？作《易》书的人，他有忧患吗？因此，履卦，是道德之基础；谦卦，是道德之把柄；复卦，是道德之根本；恒卦，是道德之巩固；损卦，是道德之修善；益卦，是道德之扩充；困卦，是道德之分辨；井卦，是道德之土壤；巽卦，是道德之自制。履卦，祥和而能达到目的；谦卦，受尊敬而能光大；复卦，从细小苗头而能分辨事物；恒卦，在复杂环境中而能从善不厌；损卦，先艰难而后容易；益卦，德行长进宽裕而不造作；困卦，身穷而道通；井卦，居其所而能迁其水养人；巽卦，既已称扬而又隐藏。履道以和平途径去实行；谦道以制定礼仪而去实行；复道以自觉精神去实行；恒道以始终如一去实行；损道用以远离灾害；益道用以增加利益；困道用以减少怨恨；井道用以分辨道义；巽道用以进行权衡。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

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之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之作为一部书是不可远离的，作为客观规律是不断变化的。变动不固定，周流于六个虚位，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相互变易，不可作为主要典型，只适应变化。其出入依据法度，外内使人知道戒惧，又能明察于忧患的原因，没有师父保姆，如同在父母膝下。开始依循其卦爻辞而推断其方向，终于有典型常法可供遵循。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易道不就虚行了吗？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作为一部书，以推究事物的开始探求事物的终结为本质。六爻相互错杂，只代表一定时间中的事物。其初爻难以知晓，其上爻容易知晓，这是本末呀。初爻爻辞比拟它，最后完成其终结。至于错杂物象说明性质，分辨是非，则非有中间四爻便不完备。有人想求得存亡吉凶，则坐在家中就可知道。有智慧的人观察卦辞，就能了解一多半。二与四爻功能相同而位置相异，其善性不同。二爻多美誉，四爻多恐惧，是离得近了。柔爻的规律不利于疏远，其主要

目的是避免过失，其效用是柔和中庸。三与五爻功能相同而位置相异。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的区别。其柔位危险，其刚位就胜任吗？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易》之作为一部书，内容广大无不具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有三才而又两分它，所以为六。六不是别的，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动，所以叫做爻。爻有等级，所以叫做物。物相错杂，所以叫做文。文不正当，所以吉凶就产生了。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书之兴起，正当于殷朝的末世，周之德业兴盛之时吗？正当于文王与纣王之间发生事端之时吗？因此，其文辞隐含危机。危机感，能使人平安；平易感，则使人倾覆。其道甚为广大，所有事物无不包含。以恐惧的态度贯彻始终，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过失，这就是所谓的"易"之道。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

①王弼《周易例略》引此句并无"侯之"二字，张载、朱熹皆认为"侯之"为错简衍文。故应作"能研诸虑"，与"能说诸心"句法一致。

吉事有祥。象事之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①

乾，是天下之至健，性质表现为永恒平易，所以知道危险；坤，是天下之至顺，性质表现为永恒简易，所以知道阻碍。能取悦于人心，能揣摩人的思虑，断定天下之吉凶，促成天下人奋勉不止。因此，变化和语言行为，吉祥都有先兆。根据卦象所象征的事物便可知道器具的制作方法，根据占筮所询问的事情就可知道未来。天地设立位置，圣人作《易》以完成其功能，沟通了人与鬼的谋虑，百姓都能参与。八卦以卦象宣告事物的形象，卦爻辞以情状说明事情的真情。刚柔两种爻画交错杂居，而吉凶就表现出来了。变动用利害去说明，吉凶因情况而变迁，因此，爱与恶相互攻击而吉凶就产生了；远与近相互求取而悔吝就产生了；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利害就产生了。凡是《易》书上讲的真情，相接近而不相得的则凶，或者有害，后悔而且艰难。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语有惭愧的意味；心中有疑惑的人，他的言语模棱两可；有善德的人言语少；浮躁的人言语多；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语游移不定；失其操守的人，他的言

①以上关于"六辞"的六个分句，与上文不相衔接，疑断简后附。

语屈从于别人。

说卦传今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从前圣人之作《易》书，暗中赞助于神明而产生了揲蓍之法。三天两地而立数字，观察变化于阴阳而确立卦，发挥于刚柔的作用而生出爻，和顺于人的道德，而不乱于处世之宜，穷尽事理和物性，以至于命运。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从前圣人之作《易》书，将以顺应人性天命之理，所以立天之道叫做阴与阳，立地之道叫做柔与刚，立人之道叫做仁与义，兼有三才而又两分它，所以《易》书六个爻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天与地确定位置，山与泽贯通一气，雷与风相互搏击，水火不相入，八卦相互交错。历数往昔为顺推，预知未来为逆推，因此，《易》书是逆推未来和历数往昔的。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

之，兑以说（悦）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雷足以萌动万物，风足以舒散万物，雨足以润泽万物，日足以照晒万物，艮足以阻挡万物，兑足以和悦万物。乾足以主宰万物，坤足以藏养万物。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悦）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造物主出于震，万物齐生于巽，纷相呈现于离，致力用事于坤，喜悦于兑，战斗于乾，劳倦于坎，成功于艮。万物出生于震，震，是东方。齐生于巽，巽，是东南。齐，是说万物之清新整齐。离，是光明，万物皆纷相呈现，是南方之卦。圣人坐北向南而听天下大政，向着光明而治理国家，大概是取象于此卦的。坤，是地，万物都从大地获得营养，所以说："致力用事于坤"。兑，正是秋天，是万物之所喜悦之时，所以说："喜悦于兑"。战斗于乾，乾，是西北之卦，说明阴阳相互搏斗。坎，是水，正北方之卦，是劳倦之卦，是万物之归宿，所以说："劳倦于坎"。艮，是东北之卦，是万物之终结而又开始，所以说："成功于艮"。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神，是指使万物神妙变化而说的。震动万物的，没有迅疾于雷的；挠曲万物的，没有迅疾于风的；干燥万物的，没有热于火的；欣悦万物的，没有欣悦于泽的；滋润万物的，没有润于水的。终结万物而又开始万物的，没有盛于艮的。所以水火不相互逮及，雷风不相互悖逆，山泽贯通一气，然后才能产生变化，生成万物。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

乾，是健；坤，是顺；震，是动；巽，是入；坎，是陷；离，是丽；艮，是止；兑，是说（悦）。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是马，坤是牛，震是龙，巽是鸡，坎是猪，离是山雉，艮是狗，兑是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是头部，坤是腹部，震是脚，巽是大腿，坎是耳朵，离是眼睛，艮是手，兑是嘴。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是天，所以称作父亲；坤，是地，所以称作母亲。震是坤求取乾来交于初爻，所以叫他长男；巽是乾求取坤来交于初爻，所以叫她长女。坎是坤求取乾来交于二爻，所以叫他中男；离是乾求取坤来交于二爻，所以叫她中女。艮是坤求取乾来交于三爻，所以叫他少男；兑是乾求取坤来交于三爻，所以叫她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为龙；为直；为衣；为言。①

乾是天，是圆形；是君王，是父亲；是玉石，是金子；是寒冷，是冰；是大红色；是良马，是老马，是瘦马，是红色马；是树木结的果实；是龙；是直的；是上衣；是言语。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坤是地，是母亲；是广泛分布；是铁锅；是吝啬，是平均；是母牛犊；是大车；是文采；是民众；是把柄；其于地，是黑土；是雌性；是迷失；是方形；是囊袋；是下衣；是黄色；是丝织品；是浆水。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

①依九家本增，下同。

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为玉，为鹄，为鼓。

震是雷；是龙；是玄黄色；是布敷；是大路；是长子；是决断躁动；是幼竹，是芦苇；其于马，是善于鸣叫，是右后蹄白色，是脚步轻快的，是白脑门儿的；其于庄稼，是先往下长后往上长的；其终究，又是健壮，是草木蕃育新鲜；是玉石，是鸿鹄，是鼓。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为杨；为鹳。

巽是树木，是风；是长女，是绳直；是工匠；是白色；是长，是高；是进退；是不果决；是气味；其于人，是头发稀少的，是宽脑门的，是多白眼的；是可得近于三倍的利润于市场上的；其终究，是急躁的卦；是杨树；是鹳鸟。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illegible]，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为宫；为律，为可；为棘；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坎是水，是沟渎；是隐伏；是矫曲为直或揉直为曲，是弓与轮；其于人，是增加忧愁，是心病，是耳朵痛；是血卦，是红色；其于马，是脊背美，是心里着急，是低着头，是蹄子磨薄，是拖着蹄子走；其于大车，是破车多出事故；是通达；是月亮；是强盗；其于木，是坚硬多心的；是宫室；是法律；是可以；

是栋梁；是有刺灌木丛；是狐狸；是蒺藜；是柽桎。

离为火，为日，为雷；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为牝牛。

离是火，是太阳，是闪电；是中女；是甲胄，是刀枪；其于人，是大肚子；是乾卦；是鳖，是螃蟹，是螺，是蚌，是龟；其于木，是空心枯槁；是母牛。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为鼻；为虎，为狐。

艮是山，是小路，是小石头；是门楼；是果蓏；是宫门守卫和宦官；是指头；是狗，是鼠类，是黑嘴猛兽之类；其于木，是坚硬而多节子；是鼻子；是老虎，是狐狸。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为常；为辅颊。

兑为泽，是少女，是女巫；是口舌；是毁坏折断，是依附枝上的果实坠落；其于地，是坚硬的盐碱地；是妾；是羊；是西方神；是嘴巴子。

序卦传今译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有了天地，然后万物产生于其间。充盈天地之间的东西唯有万物，所以接着它的是屯。屯，是充盈；屯，是物的开始产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产生必然蒙昧，所以接着它的是蒙。蒙，是蒙昧，是物的幼稚。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物幼稚不可不养育，所以接着它的是需。需，是饮食的产量。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饮食必然有争讼，所以接着它的是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争讼必然有众人起来，所以接着它的是师。师，是众人。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众人必然有所亲近，所以接着它的是比。比，是亲近。

比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

亲近必然有积蓄，所以接着它的是小畜。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

物积蓄然后有礼仪，所以接着它的是履。履，是

礼仪。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有了礼仪而康泰，然后平安，所以接着它的是泰。泰，是通达。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永远通达，所以接着它的是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不可以永远阻塞，所以接着它的是同人。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与人和谐共处，物必归顺，所以接着它的是大有。

有大者不可盈，故受之以谦。

有大事业的人不可自满，所以接着它的是谦。

大有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事业而能谦逊必然安乐，所以接着它的是豫。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安乐必有追随者，所以接着它的是随。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以喜悦之心追随别人必生事，所以接着它的是蛊。蛊，是事端。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有事端而后可成大业，所以接着它的是临。临，是大人物的事情。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物大了以后可供观摩，所以接着它的是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可观而后才有人来和合，所以接着它的是噬嗑。嗑，是合。

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物不可苟且和合，所以接着它的是贲。贲，是文饰。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过分文饰然后亨通则走到尽头，所以接着它的是剥。剥，是剥落。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物不可以永远穷尽，向上剥穷尽了就要返回向下，所以接着它的是复。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回复则不会虚妄了，所以接着它的是无妄。

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不虚妄，物然后可以积蓄，所以接着它的是大畜。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

物积蓄然后可以养育，所以接着它的是颐。颐，是养育。

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不养育则不可行动，所以接着它的是大过。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物不可以永远过度，所以接着它的是坎。坎，是陷。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陷落必有所附着，所以接着它的是离。离，是附着、附丽。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仪才有所建立和实施。

夫妻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妻关系不可不长久，所以接着它（咸）的是恒。恒，是永久。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

物不可以永久处在原处，所以接着它的是遁。遁，是退避。

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

物不可以永久退避，所以接着它的是大壮。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物不可以永久壮大，所以接着它的是晋。晋，是前进。

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

前进必然有所伤害，所以接着它的是明夷。夷，是受伤。

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在外受伤必然反回家中，所以接着它的是家人。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家道一穷必然乖离，所以接着它的是睽。睽，是乖离。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乖离必然有困难，所以接着它的是蹇。蹇，是困难。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物不可以永远困难，所以接着它的是解。解，是缓解。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缓解必然有所损失，所以接着它的是损。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损失不停必然增益，所以接着它的是益。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增益不停必然溃决，所以接着它的是夬。夬，是溃决。

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溃决必有际遇，所以接着它的是姤。姤，是不期而遇。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物相遇而后聚集，所以接着它的是萃。萃，是聚集。

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集而向上叫做升，所以接着它的是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上升不已必然进入困境，所以接着它的是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在上困难必然反回下面，所以接着它的是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使用井不可不经常淘，所以接着它的是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改变食物不如用鼎煮，所以接着它的是鼎。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

用鼎祭祀是长子的责任，所以接着它的是震。震，是震动。

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永远震动，要停住它，所以接着它的是艮。艮，是阻止。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物不可以永久停止，所以接着它的是渐。渐，是渐进。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前进必然有所归宿，所以接着它的是归妹。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得到归宿的必然盛大，所以接着它的是丰。丰，是盛大。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大到穷极必失去其原位，所以接着它的是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行而无处容身，所以接着它的是巽。巽，是进入。

入而后说（悦）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进入之后就会喜悦，所以接着它的是兑。兑，是喜悦。

说（悦）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喜悦而后便涣散，所以接着它的是涣。涣，是离散。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物不可以永远离散，所以接着它的是节制。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节制而能使人相信，所以接着它的是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有信用的人必定行得通，所以接着它的是小过。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

能够通过的人必然能够渡过，所以接着它的是既济。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物不可穷尽，所以接着它的是未济而终于此处。

杂卦传今译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主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饬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乾卦刚健，坤卦柔顺。比卦欢乐，师卦忧愁。临观二卦之义，或给与或索求。屯卦显现而不失其安身之所，蒙卦繁杂而效果显著。震卦是开始，艮卦是终止。损益二卦是盛衰的开始。大畜卦须遇时，无妄卦也有灾。萃卦聚集，升卦不能下来。谦卦轻己，豫卦懈怠。噬嗑卦咬食，贲卦无色。兑卦显现而巽卦隐伏。随卦无故追随，蛊卦有因整饬。剥卦腐烂，复卦返回。晋卦是白昼，明夷卦诛东太阳。井卦通畅而困卦阴阳相遇。咸卦迅速，恒卦久远。涣卦分离，节卦

制止。解卦缓解，蹇卦艰难。睽卦离别在外，家人卦相聚在内。否泰两卦相反其类。大壮卦适可而止，遁卦则退避。大有卦得到群众，同人卦朋友相亲。革卦去故，鼎卦取新。小过卦过度，中孚卦诚信。丰卦多变故，亲友少是旅卦。离卦上升而坎卦下沉。小畜卦力量不足，履卦不安出走。需卦有险不进，讼卦彼此不亲。大过卦倾倒，姤卦是有遇，是柔遇刚。渐卦是女儿等待寻男人出嫁。颐卦是养育正当。既济卦是安定。归妹卦是女子终于有了归宿。未济卦是男子穷途末路。夬卦是决断，刚决断柔，君子之道伸张，小人之道忧愁。

错综卦统计

错卦是阴阳爻相反的卦，计有：

乾与坤；小过与中孚；离与坎；
大过与颐；渐与归妹。

综卦是上下卦相反的卦，计有：

比与师；临与观；屯与蒙；
震与艮；损与益；大畜与无妄；
萃与升；谦与豫；噬嗑与贲；
兑与巽；剥与复；晋与明夷；
井与困；咸与恒；涣与节；
解与蹇；睽与家人；大壮与遁；
大有与同人；革与鼎；丰与旅；
小畜与履；需与讼；姤与夬。

错卦兼综卦，计有：

随与蛊；否与泰；既济与未济。

孔颖达总结卦序时说："二二相耦（偶），非覆即变"。"覆"，就是两卦卦画互相颠倒，相当于上述的综卦；"变"，就是两卦卦画完全相反，相当于上述的错卦。错卦兼综卦，又可简称为错综之卦，则是"即覆又变"之卦。可见，上述总结与孔颖达之说是完全一致的，反映了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

跋

易学，是一门庞大复杂的符号哲学，周易只是其中的主要一支。周易固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它如果停止发展与衍生，它便要逐渐丧失其生命力，也不会有今日易学的庞大复杂的体系。因此，易学本身必须首先变易，易学本身不变易，便是"易而不易"，便不成其为易学了。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便时时沉浸在玄妙的哲学思考之中。老子、周易与黑格尔是我不断研究的课题。但我却立志建设新的易学——不再是中华本土的狭小易学，而是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新易学。这种新的易学，应该没有卜筮的残馀，却有科学研究的使命与业绩。

考虑到易学是集辩证法与系统论于一身的符号哲学，因此，这种新易学便应是一种新的辩证系统论符号哲学。旧易学以"爻—象—卦"为基本范畴；新易学则以"环—链—网"为基本范畴。因此，与八卦—六十四卦相对应，新易学便有链系统论与网系统论两大部分。1988 年 10 月，我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章法学概论——论诗文著作结构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一书，首次公开发表链系统论及其的实际应用——文章结构链系统论。1992 年 6 月，我又最终完成《新易学：环—链—网辩证系统论符号哲学》一书，并在这本书中首次提

2 019 4490 4

出一门新的历史哲学——世界史周期网系统论。这样一来，我的宿愿，便在它萌生的四十年以后，终于基本实现了。于是，我又趁此闲暇，将我历年来研读周易书籍的种种心得体会，写在这本书中，希望能够将它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写作《周易哲理与现代人生》这本书，使我不得不回顾了自己那惨淡的人生旅途，从而慨叹创业之艰难，世态之炎凉和心灵之寂寞。旧易学的创作者们是不留名姓的。所以《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去年10月，在国际周易研讨会上，我与全体与会者参观羑里。站在文王演易台前，我不禁想起自己被拘禁二十三年从而也演起新易的经历，于是模仿刘禹锡诗，顺口占之曰："白山黑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中国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我们便应该再说："人生忧患创作始。"因此，没有那"凄凉地"，没有那"弃置身"，不但没有新易学，也不会有此闲暇写作这《周易哲理与现代人生》了。所以，我们应该热爱羑里，热爱那第一座中国国家监狱，是它那冰冷的镣铐和凶狠的狱卒锻炼了我们民族的灿烂文明呢！

中国文明，一直是苦难的文明，因此它才是深沉的文明。但我宁愿抛弃这深沉的文明，连同制造它的苦难。

温振宇　1993年2月6日上元爆竹声中
于开封河南大学铁塔三街71—8号寓所